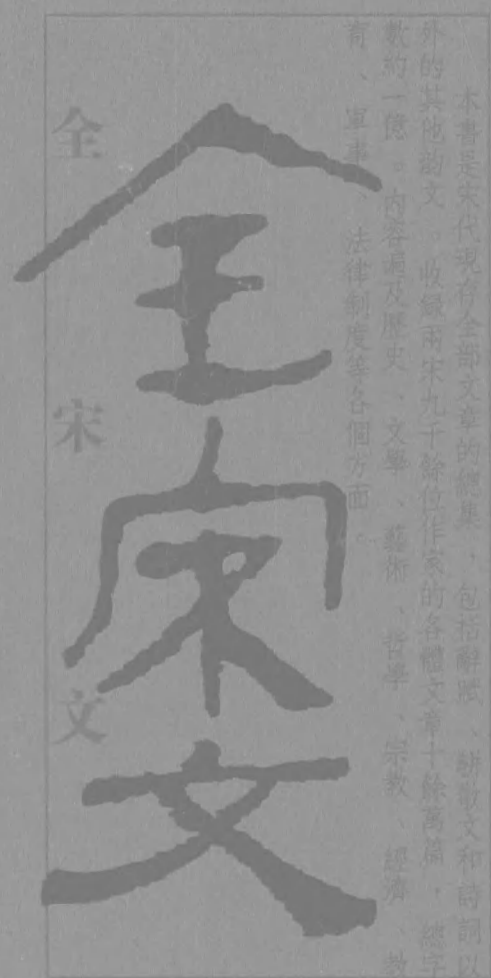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一七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二七册



目錄

全宋文卷四八〇八

周麟之一

檻泉賦 并序

立皇子詔

皇太后慶壽詔

賢良詔

郊祀赦文

御札

賜崇慶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敕書

賜南平王李天祚曆日敕書

賜安慶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敕書

賜南平王李天祚加恩制詔

除楊存中少師制

除沈該特進制	八
除皇叔士衍特授崇慶軍節度使制	八
除湯思退特授左正奉大夫制	九
沈該加食邑制	一〇
除楊存中加食邑制	一一
吳益加食邑制	一一
普安郡王加食邑制	一二
除皇叔士衍加食邑制	一三
除皇叔士錢安慶軍節度使加食邑制	一三
除劉錡加食邑制	一四
除李顯忠加食邑制	一四
除鄭藻加食邑制	一五
除張子蓋加食邑制	一六
除韓公裔加食邑制	一六
除劉寶加食邑制	一七
除南平王李天祚加食邑制	一七

除闍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加食邑制	一八
除沈該觀文殿大學士宮觀制	一八

全宋文卷四八〇九

周麟之 二

林大鼐兼侍講制	二〇
又林大鼐除吏部尚書制	二〇
陳相除權吏部侍郎制	二一
宋樸除御史中丞制	二一
史才除右正言制	二二
魏師遜除殿中侍御史制	二二
祕閣修撰致仕劉一止除敷文閣待制制	二三
宋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制	二三
莫濛再任大理評事制	二四
施鉅除監察御史制	二四
知常州錢周材除集英殿修撰制	二四
太府卿徐宗說除權戶部侍郎制	二五

曾慥知廬州制	二五
朱斐除大理少卿制	二六
陳夔除太常少卿制	二六
湯思退除權禮部侍郎制	二七
林機除起居舍人制	二七
孫汝翼除成都府路運副制	二八
史才除右諫議大夫制	二八
魏師遜除侍御史制	二九
王珏除湖北運判制	二九
丘礪除福建運判制	三〇
湯允恭除都大提舉四川茶馬制	三〇
張澄知福州制	三〇
張宗元知洪州制	三一
李琳除吏部郎官齊旦除駕部郎官劉澈除都官郎官李泳除比部郎官制	三一
程厚除直徽猷閣制	三二
張子顏子正子仁並除直顯謨閣制	三二

高百之除浙東提舉制	三三
楊愿知建康府制	三三
章夏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制	三四
林大甬除諫議大夫制	三四
吳秉信除右文殿修撰知常州制	三五
凌景夏除直龍圖閣知信州制	三五

全宋文卷四八一〇

周麟之 三

湯鵬舉兼侍讀制	三六
楊椿兼侍講制	三六
楊偁除祕書少監制	三七
霍蠡除直寶文閣知潭州制	三七
熊彥詩除西京運判制	三八
金安節除大理少卿制	三八
張綱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制	三九
陳康伯除參知政事制	四〇

王師心除吏部尚書制	四〇
賀允中除給事中制	四一
羅孝芬除祕書丞制	四二
劉卓除起居郎制	四二
王晞亮除左司郎官黃祖舜除右司郎官制	四三
康執權落致仕知泉州制	四三
陳正同權刑部侍郎制	四四
朱倬除右正言制	四四
周綰除國子祭酒制	四五
葉義問除殿中侍御史制	四六
曾幾除祕書少監制	四六
凌哲除權吏部侍郎制	四七
辛次膺除給事中制	四七
陳康伯兼侍讀制	四八
賀允中兼侍講制	四八
姚仲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元府制	四九

全宋文卷四八一一

周麟之 四

凌哲除敷文閣待制知台州制	五〇
王師心除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制	五一
賀允中除權吏部尚書制	五一
沈介除祕書少監制	五二
王剛中除中書舍人制	五二
黃中除國子司業制	五三
周必大試中詞學循一資制	五三
洪遵除起居郎制	五四
張孝祥除起居舍人制	五四
葉義問除侍御史制	五五
趙令報除權戶部侍郎制	五五
何溥除左正言制	五六
謝芷除國子錄程大昌除太學正制	五六
唐堯封史浩並除太學博士制	五七

任古除監察御史制	五七
辛次膺差知泉州制	五八
呂廣問除江東提舉制	五八
徐林除權戶部侍郎制	五九
黃章除國子監簿制	五九
沈樞除御史臺簿制	六〇
陳良翰除江東提刑制	六〇
施鉅除知洪州制	六一
蔣璨除敷文閣待制制	六一
凌景夏就差知襄陽府制	六二
周操都絜並除吏部郎官季南壽除考功郎官張孝祥除禮部郎官制	六二
楊椿除給事中制	六三
周執羔復祕閣修撰改差知池州制	六三
華顥除司農寺丞余良弼除將作監丞制	六四
張燾除端明殿學士依舊知建康府制	六四
陳誠之除知樞密院事制	六五

程臨知夔州制 六五

王綸除同知樞密院事制 六六

全宋文卷四八一二

周麟之 五

孫道夫除權禮部侍郎制 六七

魏良臣知宣州制 六八

王師心除給事中制 六八

王綸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制 六九

趙逵除中書舍人制 六九

徐林除刑部侍郎制 七〇

唐文若除起居郎王剛中除起居舍人制 七〇

葛立方除吏部侍郎制 七一

蘇簡除直祕閣知廣州制 七一

榮薊除權戶部侍郎制 七二

張偁除知臨安府制 七二

李文會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制 七三

趙子瀟除直祕閣兩浙運副制	七三
參知政事湯鵬舉除知樞密院事制	七四
陳誠之除權禮部侍郎制	七四
韓仲通除權刑部侍郎制	七五
余堯弼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制	七五
張杞除祕書少監制	七六
巫伋兼侍講制	七六
葛立方除考功員外郎孫仲鼈除司勳員外郎制	七七
湯鵬舉除直顯謨閣差知婺州制	七七
段拂除給事中制	七八
敷文閣直學士晁謙之磨勘制	七八
知臨安府榮薏職事修舉轉行一官制	七九
康執權落致仕與郡制	七九
鄭望之落致仕召赴行在制	八〇
蕭振職事修舉轉四官制	八〇
汪勃知湖州職事修舉特轉三官制	八一

洪遵除起居舍人制	八二
洪邁除祕書省校書郎制	八二
王剛中除起居郎制	八三

全宋文卷四八—三

周麟之 六

王彥差知金州制	八四
劉章除權工部侍郎制	八四
路彬除刑部郎官制	八五
胡棣除兵部郎官制	八五
周綰除吏部侍郎制	八六
陳正同除敷文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制	八六
楊揆除權刑部侍郎制	八七
湯允恭除權兵部侍郎制	八七
林安宅除廣東運判李植除湖北運判制	八八
李琳除敷文閣待制知湖州制	八八
許尹李莫並除直祕閣制	八九

胡彥國除直祕閣知潼川府制	八九
王之望除直祕閣成都府運副制	九〇
鄧祚除廣西運判制	九一
林栗除太學正制	九一
榮薺除權兵部侍郎制	九二
湯允恭除權戶部侍郎制	九二
向伯奮除湖北提刑制	九三
余時言除國子監簿制	九三
莫伯虛除刑部郎官制	九四
楊邦弼陳俊卿並除著作郎制	九四
曾幾除權禮部侍郎制	九五
李莊除兩浙運判樓璿除淮南運判制	九五
知潼川府沈該差知夔州制	九六
御史中丞宋樸兼侍講制	九六
王珏除湖南提舉制	九七
趙子厚依舊直祕閣知饒州制	九七

賈直清除江西提刑吳傳除江東提刑制	九七
陳相除左司郎官制	九八
齊旦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制	九八
江西運判盧奎利州路提刑路彬潼川府路提刑劉瓌並令再任制	九九

全宋文卷四八一四

周麟之 七

宋棐除太府少卿制	一〇〇
李庚除兵部郎官制	一〇〇
褚籍除工部郎官制	一〇一
趙沂除夔路運判制	一〇一
宋之才除知衢州制	一〇二
鄭知剛除太府寺丞歐陽當世除軍器監簿制	一〇二
黃應南差江西提刑制	一〇三
李若川除江西運判制	一〇三
王揚英除成都府路運判制	一〇四
李如岡差知襄陽府制	一〇四

徐康除浙西提刑制	·····	一〇五
羅孝芬除直祕閣湖北運判制	·····	一〇五
續霽除潼川府路運判制	·····	一〇六
李如岡改差知靜江府制	·····	一〇六
徐度除江東運判制	·····	一〇七
鄭知剛除浙東提舉吳巘除淮東提舉制	·····	一〇七
陳機復直祕閣知衢州制	·····	一〇八
孟處義除淮南運判制	·····	一〇八
蘇欽除利州路運判制	·····	一〇九
鄭知剛除宗正寺簿制	·····	一〇九
湯圻除江西運判制	·····	一一〇
唐堯封除軍器監簿制	·····	一一〇
路彬除直祕閣利路提刑制	·····	一一一
符行中除太府少卿四川總領制	·····	一一一
正任承宣使士洪士嶷諳各轉官制	·····	一一二
蘇曄奉使回轉官制	·····	一一二

楊傑進韻略補特轉一官制	·····	一一三
安定郡王令矜轉承宣使制	·····	一一三
權禮部侍郎賀允中磨勘轉官制	·····	一一四
王俟轉一官制	·····	一一四
喬昌時等轉一官制	·····	一一五
知泉州宋之才磨勘轉官制	·····	一一五
李琳奉使回轉一官制	·····	一一五
葛立方奉使回轉一官制	·····	一一六
梁份奉使回轉一官制	·····	一一六
高公海於橫行上轉行一官制	·····	一一七
宋鈞奉使回轉官制	·····	一一七

全宋文卷四八一五

周麟之 八

王循友知建康府制	·····	一一八
趙不群除兩浙運副制	·····	一一八
章夏除御史中丞制	·····	一一九

宋樸除殿中侍御史制	·····	一一九
鄭璵章岵並除大理寺丞制	·····	一二〇
都絜除將作少監制	·····	一二〇
喻樾除工部郎官陳祖言除比部郎官制	·····	一二一
陳山除祕書省正字制	·····	一二一
潘莘除樞密院檢詳制	·····	一二二
鄧根除江東運判制	·····	一二二
范如圭除直祕閣江西提舉制	·····	一二三
趙善繼除直祕閣制	·····	一二三
盧奎除湖北運判制	·····	一二四
湖南運判楊邦弼除祕書丞制	·····	一二四
張晟除將作監制	·····	一二五
吳武陵除司封郎官劉嶸除司勳郎官楊倓除都官郎官制	·····	一二五
劉嶸除福建提舉制	·····	一二六
王珪除太常少卿制	·····	一二六
都民望除監察御史制	·····	一二七

張宗元除將作監制	一二七
劉度除太學博士制	一二八
逢汝霖除太府少卿依舊湖廣總領制	一二八
李邦獻除直敷文閣江西運副制	一二八
王正臣該第一賞轉一官特與轉遙郡刺史制	一二九
知樞密院王綸前任經修仙源積慶圖特轉一官制	一二九
起居郎王剛中經修神宗寶訓轉一官制	一三〇
楊椿磨勘轉左朝奉郎制	一三〇
李琳磨勘轉左朝議大夫制	一三一
王仰心磨勘轉左太中大夫制	一三一
葛立方磨勘轉左朝散大夫制	一三二
韓仲通進茶鹽法轉官制	一三二
梁汝嘉磨勘轉官制	一三三

全宋文卷四八一六

周麟之 九

資政殿學士楊愿以本官職致仕制	一三四

龍圖閣學士程瑀轉一官致仕制	一三四
資政殿學士何鑄致仕制	一三五
敷文閣直學士吳表臣轉一官致仕制	一三五
資政殿學士程克俊守本官職致仕制	一三六
中書舍人趙逵轉一官致仕制	一三六
張綱特轉一官致仕制	一三七
孟忠厚加太保致仕制	一三七
蕭振轉一官致仕制	一三八
康執權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在外宮觀制	一三八
徽猷閣直學士向子諲贈四官制	一三九
蕭振上遺表特贈四官制	一三九
敷文閣直學士致仕蘇符贈官制	一四〇
洪興祖特贈直敷文閣制	一四〇
万俟卨贈少師制	一四一
孟忠厚贈太傅制	一四二
葉夢得贈官制	一四二

皇太后故曾祖冀王韋舜臣追封吳王制	一四三
皇太后故曾祖母冀國夫人段氏贈魏國夫人制	一四三
皇太后故祖封贈制	一四四
皇太后故祖母封贈制	一四四
皇太后故父封贈制	一四五
皇太后故母封贈制	一四五
少師錢忱故曾祖封贈制	一四六
少師錢忱故曾祖母封贈制	一四六
少師錢忱故祖封贈制	一四七
少師錢忱故祖母封贈制	一四七
少師錢忱故父封贈制	一四八
少師錢忱故妻封贈制	一四八

全宋文卷四八一七

周麟之 一〇

論乞修神宗以後寶訓	一四九
論乞製造靈芝旗	一五〇

論禁小報	一五〇
論戒守令遵守成法	一五一
論臣僚奏對令備錄聖訓詳盡	一五二
論命令必經兩省	一五三
論禁傳寫先朝實錄	一五四
論變文格	一五四
論乞進讀本注音切	一五六
論乞與四川進士父母年高者先次補官續行照驗	一五七
論守應之策	一五七
論革續降之弊	一六〇
論定歸正人補官之法	一六一
論放行從軍人磨勘	一六二
論乞置巡綽私渡軍	一六二
論華泉司弊劄子	一六三
論乞給告降下諸州就付老人	一六四

周麟之 一一

論賞罰名實	一六六
封事	一六七
除起居舍人辭免劄子	一七二
辭免差兼實錄院同修撰劄子	一七二
辭免同修國史劄子	一七三
辭免除兵部侍郎直學士院劄子	一七三
辭免除給事中劄子	一七四
乞宸翰劄子	一七五
乞以御書上石劄子	一七五
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一七六
初除乞減支賜銀絹劄子	一七七
乞在外宮觀劄子 一	一七七
乞在外宮觀劄子 二	一七八
乞在外宮觀劄子 三	一七八
乞在外宮觀劄子 四	一七九

輪當轉對奏狀	一七九
繳進郊祀慶成詩狀	一八〇
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奏狀	一八〇
辭免修國史奏狀	一八一
謝宣召入學士院奏狀	一八一
辭免兼侍讀奏狀	一八二
謝賜御書奏狀	一八三
繳進封事奏狀	一八三

全宋文卷四八一九

周麟之 一二

進茶鹽法表	一八五
請皇帝御正殿第一表	一八六
請皇帝御正殿第二表	一八六
請皇帝御正殿第三表	一八七
賀表	一八七
賀正表	一八八

謝除中書舍人表	·····	一八八
謝除兵部侍郎表	·····	一八九
進徽宗實錄表	·····	一九〇
謝除給事中表	·····	一九一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	一九二
謝除翰林學士表	·····	一九二
謝兼侍讀表	·····	一九三
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表	·····	一九四
除同知樞密院事謝表	·····	一九四
謝賜生餼表	·····	一九五
到筠州謝表	·····	一九六
賀殺獲敵主完顏亮表	·····	一九七
車駕巡幸視師起居表	·····	一九七
賀車駕巡幸視師回鑾表	·····	一九八

全宋文卷四八二〇

周麟之 一三

天中節賀表	一九九
賀立皇太子表	一九九
賀皇帝登極表	二〇〇
賀太上皇帝傳位表	二〇一
賀今上皇帝上太上皇帝尊號表	二〇一
賀太上皇帝冊尊號表	二〇二
會慶節賀表	二〇三
天中節賀表	二〇三
會慶節賀表	二〇四
歸常州謝任便居住表	二〇四
太上皇帝賀表	二〇五
今上皇帝賀表	二〇五
上尊號表	二〇六
皇后賀皇帝郊祀禮成表	二〇七
太上皇后賀牋	二〇七
今上皇后賀牋	二〇八

乞罷趙善繼以爲中外之戒奏	二〇八
措置官戶限外田產攤役事宜奏	二〇八
乞申嚴國書之裝璜用紙書寫諸事奏	二一〇
景德二年後止有差注學官格法奏	二一〇
論大金起居稱賀使不當遣奏	二一一

全宋文卷四八二一

周麟之 一四

見孫尚書啓	二二三
見張侍郎啓	二二四
代回福建提舉杜朝請到任啓	二二五
代回賀臨安張待制啓	二二五
代回舒守張朝奉啓	二二六
上徽州胡提舉啓	二二六
徽州鄭通判啓同官	二二七
回祁門知縣啓	二二七
除著作佐郎謝啓	二二八

代七兄監酒謝湯漕啓	二一九
代年節賀州府啓	二二〇
回常州周守啓	二二〇
回蔣龍圖啓	二二一
初除中書舍人回趙提官啓	二二一
回張通判啓	二二二
回淮西張運使啓	二二二
賀左相啓	二二三
賀右相啓	二二三
賀知院啓	二二四
回洪帥折樞密啓	二二五
回洪帥折樞密啓	二二五
回孫尚書啓	二二六
回狀元啓	二二六
回第二人啓	二二七
回陳先輩啓	二二八

全宋文卷四八二二

周麟之 一五

回荆南劉太尉啓	一二九
回越帥王尚書啓	一三〇
回狀元梁先輩啓	一三〇
回狀元許先輩啓	一三一
回第三人丁先輩啓	一三一
回前宰執啓	一三二
賀宰執啓	一三二
賀汪參政啓	一三三
回莫子中謝中詞科啓	一三三
謝除正字啓	一三四
賀宰相轉官啓	一三五
上張魏公啓	一三六
賀史參政啓	一三七
賀左相除特進啓	一三八

賀右相啓	……	二三九
賀洪周樞啓	……	二四〇
賀周參政啓	……	二四一
任便居住謝宰相啓	……	二四一
賀湯左相啓	……	二四二
賀張右相啓	……	二四三

全宋文卷四八二三

周麟之 一六

御書玉堂跋尾	……	二四五
跋先君講春秋序後	……	二四七
跋德友兄所藏後湖貼	……	二四八
跋李侍郎青龍詩後	……	二四八
跋張參政墨跡	……	二四九
跋張參政兄弟唱和詩	……	二四九
仁宗皇帝賜楚建中御飛白記	……	二四九
圓通閣瑞光記	……	二五一

景鐘銘 二五二

宋故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食邑一萬五千七百戶食實封六千六百戶致仕追封循王謚忠烈張俊神道碑 二五三

全宋文卷四八二四

周麟之 一七

葛文康公神道碑 二六〇

中書趙舍人墓誌銘 二六七

祭竈文 一 二七〇

祭竈文 二 二七一

郊祀冊文 三首 二七二

聖祖 二七二

昊天上帝 二七二

皇地祇 二七二

永祐陵殯官修換神帳表文 二七二

郊祀禮成奏謝諸陵表文 二七三

天申節茅山崇禧觀開建祝聖壽道場青詞 二七三

太一宮開啓天申節道場青詞	二七三
太一宮介福殿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二七四
郊祀大禮太一宮青詞	二七四
郊祀大禮宮觀青詞	二七四
郊祀大禮元天大聖后青詞	二七五
太一宮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二七五
天慶諸觀恭謝道場青詞	二七五
郊祀大禮前三日寧壽觀祈晴青詞	二七六
太一宮介福殿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二七六
郊祀大禮奏告祝文	二七六
天地	二七六
宗廟	二七七
別廟	二七七
社稷	二七七
郊祀天大禮前二日奏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侑祝文	二七七
朝獻景靈宮侍從官分詣祖宗帝后前行禮祝文	二七八

郊祀大禮前一日朝饗太廟七祀祝文	二七八
輓祭祀文	二七八
天申節內中祝皇太后聖壽道場齋文	二七九

全宋文卷四八二五

周麟之 一八

乾龍節疏語	二八〇
天申節疏語	二八〇
乾龍節疏語	二八一
天申節進功德疏文	二八一
天中節三省開啓滿散功德疏文	二八二
開啓	二八二
滿散	二八二
進疏右語	二八二
乾龍節三省開啓滿散文并功德疏右語	二八三
開啓	二八三
滿散	二八三

功德疏右語	二八三
天申節進功德疏文	二八四
會慶節功德進疏	二八四
天申節功德疏	二八四
會慶節功德進疏	二八五
皇后生辰功德疏	二八五
天申節三省開啓滿散并進疏右語	二八六
開啓	二八六
滿散	二八六
進疏右語	二八六
三省提點以下疏語	二八七
到筠州生日醺謝青詞	二八七
夫人生日小醺青詞	二八八
壬午生朝玉隆宮設醺青詞	二八八
生日醺青詞	二八九
夫人生日設醺青詞	二八九

神功妙濟真君殿還醮疏文	二八九
神功妙濟真君祝香文	二九〇
歲旦祠五福太一文	二九一
初除同知樞密院告家廟祝文	二九二
初封三代祭告遠祖祝文	二九二
焚黃祭告家廟祝文	二九二
先考諱日誦金剛經薦疏文	二九四
天申節集英殿大宴樂語	二九五
教坊致語	二九五
口號	二九五
勾合曲	二九六
勾小兒隊	二九六
隊名	二九六
問小兒隊	二九六
小兒致語	二九六
勾雜劇	二九七

放小兒隊	二九七
勾女童隊	二九七
隊名	二九八
問女童隊	二九八
女童致語	二九八
勾雜劇	二九八
放女童隊	二九九

全宋文卷四八二六

史堯弼 一

聖主明日達聰賦	三〇一
太學教化之宮賦	三〇二
代柳觀察謝御書表	三〇三
代張觀察賀皇帝幸學表	三〇三
賀晁子止除合州啓	三〇四
謝解啓	三〇五
通青城程宰啓	三〇六

謝王郎中啓	三〇七
謝李守啓	三〇七
代朱綿州回蘇邛州季文啓	三〇八
代張承務謝試官啓	三〇八
考試省闈謝丞相啓	三〇九
代人上楊節使書	三一〇
與張丞相	三一二
與張丞相子欽夫	三一二
與李久善參議	三二三
答張德明求誌銘	三二四
與邛守蘇季文	三二四
與邛守蘇季文	三二五
與邛守蘇季文	三二五
代兄伯振上秦相書	三二六
賀董都運啓	三二九
賀李守啓	三二九

謝監司薦舉啓	三二〇
赴任與鄰守啓	三二〇
代張丞相德遠賀秦丞相除太師啓	三二一

全宋文卷四八二七

史堯弼 二

策問	三二二
均稅策	三三七

全宋文卷四八二八

史堯弼 三

冗官策	三四〇
私試策問	三四三
屈宋楚詞與後世「七」體	三四三
課吏四善二十七最九等賞功十二轉三陣三資法	三四五
王導謝安兼統內外	三四八
三國六朝都建康攻守人物謀議如何	三五二

全宋文卷四八〇八

周麟之一

周麟之（一一一八——一二六四），字茂振，海陵（今江蘇泰州）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應博學宏詞科試合格，除左修職郎。歷著作郎、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二十九年，除翰林學士。次年，權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受命使金，以辭行罷政，責授左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隆興二年卒，年四十七。著有《海陵集》二十三卷。見《宋名臣言行錄》上卷三，《宋史翼》卷一三。

《海陵集》爲其子準編。前有周必大序，稱「準哀遺稿得二十三卷」。現存本亦作二十三卷，蓋猶舊帙。今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標點。原書收文四百六十篇，新輯佚文六篇，釐爲十八卷。

檻泉賦 并序

陽羨祖塋之左，有泉正出，蓋《詩》所謂「潄沸檻泉」者也。暇日往觀，感而賦之。

君山之陽，大城之阜，松楸城乎其中。有泉出焉，于蒼龍之首，隱若靈湫，豁若智井，吹波若魚目，沸涌若湯鼎。吁，此何水也，若是其異乎！山人告予曰：「維山之顛，峨峨巍巍。三峰環峙，中窪如卮。萬斛之水，漭而爲池。蛟龍之所蟠，神物之所司。水滔天兮不溢，旱竭澤兮不虧。下灌注乎山隴之脉，上潛通乎天潢之湄。森若陂浸之在望，常未雨而生雲霓。泓泓兮淵淵，行地中兮冥然。值冲秀之所萃，乃奮迅而出焉。稽之古詩，是名『檻泉』。其正出也，萬竅互發，蘊淪洄漩，迸澄沙之金碎，激浮漚之珠圓，吹噓乎管灰之飛，眩轉乎風蓬之旋。其洩流也，澗道委蛇，如玄雲之觸石，遏流不平而鳴，鏗鏘乎佩玉之音，悠揚乎宮徵之聲。擁山川之秀潤，朝鬱鬱之佳城。若乃陰伏陽亢，害於有秋，萬壑源斷，千畦塹浮，火雲晝燎，燭龍夜游，山岳焦，金石流。則是泉也，其澤涓涓，其聲濺濺，走餅綆於百里，溉稻秫於平田。其羨流餘浸，猶足以已道渴而灌蔬園也。出山隈，踰南阡，斯前抵于大澗之濱，而下會乎東瀉之川。則其澤物之功，豈淺淺哉？」予乃撫然曰：「夫天下之水，殊源異族。注川曰谿，注谿曰谷。仄出而泛則爲汎，懸出而溜則爲沃。湧輪口而凌空，則爲汾陰之漢；下萬仞而曳練，則爲匡廬之瀑。弱水則鴻毛莫載，湯泉則不火而燠。或止或行，或見或湫。各隨物以賦形，紛莫數乎衆目。茲檻泉之瞢沸，不槩見于編牘。豈先德之涵潤，故於此發長源而兆吉卜也。」因相與植杖而坐，挹泉而飲之，且歌曰：「泉之流兮流祖之德，肆其後兮沐靈澤。泉之清兮爲文英，泉之涌兮騰仁聲。世世兮承休，與茲水兮同流。」《海陵集》卷一。又見《海陵文徵》卷三，《歷代賦彙》補遺卷四。

立皇子詔

朕荷天右序，承列聖之丕業，思所以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寧。永惟本支之重，強固王室，親親尚賢，厥有古義。普安郡王，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鞠于宮闈，嶷然不群，聰哲端重，閱義有立，克于宗藩。歷年滋多，厥德用茂，望實之懿，中外所聞。朕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立愛之道，始于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者也。稽考前憲，非朕敢私。其以壽皇爲皇子，改賜名壽皇。

《海陵集》卷一一。又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海陵文徵》卷二。

皇太后慶壽詔

朕恢崇孝治，斐迪民彝。考立教之經，親其親而爲大；推廣恩之道，老吾老以及人。方奉東朝之尊，以光南面之履。躬循至行，日對慈顏。侍膳問安，靡違以溫清；備物博施，期展于愛欽。當歲籥之肇新，欣鴻算之方永。就諏元吉，祇闡曠儀。介壽稱觴，侈萬年之景貺；示民錫類，洽四表之歡心。爰酌邦條，式敷惠澤。皇太后仁德天祐，聖壽無疆。新歲八十，朕於宮中行慶賀之禮，當與普天同慶。使爲子者同樂以致其養，居鄉者尚齒而達於尊。文母思齊，遂及古人之無斁；魯君燕喜，亦惟

庶士之咸宜。咨爾多方，體予至意。《海陵集》卷一一。

賢良詔

昔漢設賢科，欲聞大道之要；唐闔制舉，以得非常之才。沿及本朝，參用前憲，故所得多天下豪傑之士，而所言皆國家治亂之端。其在當時，豈云小補！朕自紹履休運，旁招俊能。圖治功者逾三十年，猶懼有闕；下郡國者已八九詔，未見其人。屬當大比之期，敢廢詳延之舉？凡茲邇列，各爲明揚，俾衰然而造廷，將諏爾以當務。必有崇論竝議可行於今，庶幾博問遐觀無愧於古。《海陵集》卷一。又見《玉海》卷二〇二，《八代四六全書》卷一，《海陵文徵》卷二。

郊祀赦文

朕欽紹慶基，肅遵昭式。謂因天事天而因地事地，有丘澤之合祠；惟以聖繼聖而以明繼明，宜祖宗之並侑。每躬三歲之祀，茂輯百神之釐。茲益勵精，更思圖乂。體覆載無私之德，廓示大公；奉燕詒有永之謀，丕釐庶政。中外闡懌，顯幽統和。靈臺申偃伯之占，砥路息鳴桴之警。象載昭察，甫田登成。既膺眷佑之休，當極齊明之報。是用肸飾鸞路，涓熙紫壇。斂帝籍以供粢盛，裁天歌以序金

石。祇見恭館，裸將太宮〔二〕。遂迎景至之長，載歲郊禋之吉。大宗祈而燕饗，嚴陟配以延釐。實俎膳膏，旅令芳之嘉薦；展詩應律，鏘皦繹之和聲。精意洞乎九垓，祥光襲乎五瑞。清明邕矣，事既底於備成；福履綏之，美敢矜於專鄉。誕受函蒙之祉，溥施曠蕩之恩，可大赦天下。於戲！馨香感于神明，哀對一純之祐；恩膏洽乎黎庶，丕轅四極之熙。尚賴輔弼同寅，官師率職，協亮有邦之采，永恢長世之圖。《海陵集》卷一一。

〔二〕裸：原作「裸」，據《周禮·天官》「裸將之職」改。

御札

朕宅天休命，纂國丕圖。永惟燕翼之謀，允重欽柴之祭。自紹開于景運，累謁款于熙壇。祇荷博臨，益恢隆施。五兵不試，既茂迪于民康；百穀用成，亦屢書于歲有。宜候迎陽之旦，載躬類帝之禋。合鏘玉之和聲，備潔粢之令薦。庶申吉報，仰達精誠。資肸飾于上儀，覬函蒙于多祉。特敷大號，明戒先期。朕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有事于南郊，咨爾攸司，各揚厥職，相予肆祀，罔或不恭。

《海陵集》卷一一。

賜崇慶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敕書

朕以士衍席慶皇支，庀司宗事。久賴董齊之力，率歸振厚之風。爰錄顯勞，遂陞齊鉞。以彼樂土，爲之价藩。既大號之播敷，諒群情之交慰。《海陵集》卷一一。

賜南平王李天祚曆日敕書

朕協用五紀，底綏四方。當歲事之嗣興，必人時之欽授。爰頒新曆，式寵外藩。其恪守於世封，以懋經於邦務。今賜卿曆日一卷，至可領也。《海陵集》卷一一。

賜安慶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敕書

朕以士錢皇屬近支，戚藩英望，典司宗事，更閱歲勞，爰錫命于齊壇，俾建旄于鉅鎮。諒聞廷渙，式慰民瞻。今特授士錢安慶軍節度使。《海陵集》卷一一。

賜南平王李天祚加恩制詔

朕寅承帝饗，翕受神釐。禮有賑膳，恩均遐邇。眷時藩服，爲我世臣，特頒綸渙之章，用致筐將之實。宜祇眷渥，益懋忠勤。《海陵集》卷一一。

除楊存中少師制

門下：總千廬而爲衛，式隆上將之元；班九棘以在朝，允重孤卿之冠。睠時宿望，祇扈嚴除。爰稽崇德之儀，用畀疇庸之典。誕敷褒冊，孚告治廷。少傅楊存中義槩傳家，忠謀許國。自筮迹風雲之會，嘗策勳帶礪之盟。晉臣萃美於一門，蓋本戎昭之緒；漢將聯華於三組，亦惟世載之承。夙提微道之師，內壯宸居之衛。紀綱七萃，不違李法之嚴；錯綜五權，自得姜韜之祕。賴握兵而寢久，嘉積閱以彌深。念當偃革之期，思謹勸功之式。惟邊陲徹警，閭閻無萬戶之封；故歲月序勞，將帥有十年之賞。矧重臣之兼領，宜徽數之申頒。夏篆建壇，進陟維師之亞；駢旄導節，益彰制閫之雄。增采戶以陪敦，疊恩章而寵拜。於戲！修和有夏，文王資禦侮之臣；肇敏戎公，召虎佐興衰之略。能助迪於彝教，斯對揚於王休。彌勵壯猶，永綏多祉。可。《海陵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八。

除沈該特進制

門下：朕欽承景祚，紹闡彌文。叙奕世之璇源，昭若慶圖之揭；述詒孫之寶範，坦然明訓之垂。繫鉅典之交修，賴元臣之董正。誕敷制綽，孚告廷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沈該，才高而智周，器博而用遠。推十翼以研道妙，深窮理物之幾；陳五利以邕人和，首贊休兵之策。迨敷求於時望，旋進秉以國成。玄齡持美效之君，雖善謀而靡恃；魏相總職稱其上，非故事而不行。圖回大政之餘，典領群儒之作。自藝祖恢拓天統，嘗參著於本支；及裕陵丕顯聖謨，亦具存於疊矩。併加哀次，汔用備成。上憲赤文，彪列星潢之派；旁搜金匱，彙分雲漢之章。並躬覽於昕筵，各安寧於禁宇。允協三靈之喜，重宣一代之光。惟祖宗積累之休，幸發揮於盛旦；皆輔相經綸之助，當褒顯於成勞。沓進崇階，用申特禮。載衍爰田之賦，益增揆路之華。於戲！披皇圖而稽帝文，若睹龜龍之秘；穆天綽而經國體，尚資鼎鼎之和。勉迪令猷，共彰洪業。可！

《海陵集》卷一一。

除皇叔士衍特授崇慶軍節度使制

門下：立愛而始家邦，莫尚敦宗之懿；同姓以鎮天下，尤嚴制閭之雄。睠我近支，久司屬籍。宜

序勞而進律，用敷號以揚廷。皇叔保寧軍承宣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衍，體備中和，才高肅父。作善而心最樂，挺有祖風；好文而識不群，鬱爲宗傑。洊被展親之渥，分提糾族之權。躬承內睦之恩，宣猷於外；累閱終更之秩，率職如初。穆然信厚之咸孚，嘉爾訓齊之甚力。乃疇俊望，遂峻徽章。六纛多儀，趣領少府之節；十連寵寄，畀總元戎之麾。加爵邑之新封，示親賢之異數。於戲！周以大宗維翰，兼彼价藩；漢雖支庶畢侯，矧予族老！圖壯本根之輔，助成形勢之彊。勉服令猷，益綏蕃祉。可。《海陵集》卷一一。

除湯思退特授左正奉大夫制

門下：丕后繼前人之志，篤成烈而作孚先；大臣倡當代之文，闡舊章而裁義類。考百王之懿範，嚴萬世之信書。爰嘉次輔之英，茂輯先猷之懿。既助揚於達孝，宜褒答於殊勞。咨爾在廷，聽予敷號。左通奉大夫、尚書右僕射湯思退，材全而能鉅，量遠而器閎。高明道乎中庸，發爲經世之學；德業志乎久大，僉曰立邦之賢。迨進秉於國均，彌燮和於天緯。同心以輔予政，職有領而咸修；善斷以濟其謀，功不言而自著。凡經國贊元之用，惟重規疊矩之循。朕仰徽考之烈光，紹累朝之熙洽。深仁厚澤，結四表之歡心；醴化懿綱，邁三皇之遐武。纂斯大典，繫我鴻儒。馬遷放失舊聞，遂致科條之備；韓愈增修前錄，又加詮次之精。鑑奏篇而愴思，襲延閣以寅奉。允協羹牆之念，繼序不忘；載稽

筆削之勤，懋功惟賞。進崇階之二等，陪采戶之多畬。茲爲至公，并示優寵。於戲！文謨丕顯，若日月之光四方；周道復明，似《春秋》之大一統。成予遵制之美，賴爾襲經之傳。益勵交修，永毗燕翼。可。《海陵集》卷一一。

沈該加食邑制

門下：萬物本乎天，義尚精禋之報；五經重於祭，恩先惠餞之敷。朕祇適燕謀，肅稱嚴祀。登大禋於寧神之宇，致高煙於類帝之丘。觀熙事之涓成，賴元臣之秉禮。迨錫饗承之祐，首稽商賚之章。誕告群工，丕敷顯冊。特進、尚書左僕射沈該，瞻智周物，全材憲邦。讀《易》陳謨，頤義曉天人之際；定議固好，仁風孚南北之民。自晉接於台衡，能鼎新於政紀。百度惟正，普陶簫韶之和；三年有成，復見豆籩之飭。方秩文於大祭，實領使於先期。崇壇八觚，儼陪陟降之序；美樂六變，具奏翕純之音。柴燎升而雲杳冥，靈旂位而星錯落。惟顯相有肅雝之助，致休嘉多砰隱之符。享洽誠陳，事昭福舉。乃增封於采戶，仍衍食於菑畬。式彰邦教之隆，併示神釐之貺。於戲！聖人爲能饗帝，敢忘奉若之誠；宰相所以代天，共謹時幾之戒。益恢茂烈，永佐昌圖。可。《海陵集》卷一一。

除楊存中加食邑制

門下：朕穆卜天正，具嚴帝裡。參周典之一純二精，昭饗承於上象；倣漢儀之千乘萬騎，肅屯衛於中營。惟時首棘之臣，扈我屬車之蹕。靈祠拜貺，渙號疏恩。少師、寧遠軍節度使楊存中，識洞五權，義循七德。智能自奮，屢陳頗、牧之功；方略如神，匪泥孫、吳之學。被以三孤之黻冕，總吾七萃之紀綱。比協康年，恭修毖祀。倚虢師以禦侮，助寢威而展容。路寢齋居之初，董千廬而密護；甘泉法駕之內，按五仗以齊驅。汜熙典之備成，與福疇之敷錫。載陪多邑之賦，式廣大封之仁。於戲！多績紀于太常，備見勲勞之著；惠術行於餽俎，益彰政事之均。服我寵光，共茲純嘏。可。《海陵集》卷一一。

吳益加食邑制

門下：祝嘏以降上神，事莫嚴於帝饗；賀慶以親異姓，禮具著於邦彝。朕習卜歲祥，欽修郊類。嘉時協贊之懿，與有趨承之勞。爰告治廷，誕揚褒律。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吳益，器範閎凝，材猷膚敏。飭己以謙，居靡椒房之恃；奉朝惟恪，每聯槐位之趨。善慶光乎一門，英

風表於四姓。會茲景至，對越天儀。供元純以效功，方資予內德之茂；握齋旄而陪祀，有若爾同支之良。矧兼領於秘祠，復從行於靈時。欽柴已事，徹俎均釐。載敦井賦之腴，申衍戶租之實。式光乃服，用溥吾恩。於戲！上帝惟下土之臨，朕敢專於祉福；興王有外戚之助，汝母替於寅恭。共對靈休，往圖慶譽。可。《海陵集》卷一一。

普安郡王加食邑制

門下：朕潔粢酌之具，嚴郊宗之祠。象載垂光，仰日星之明朗；神祇安坐，聽鐘石之昭融。惟歆馨顧德之潛交，乃降嘏產祥之並貺。念宗藩之有相，宜祭福之爰轅。具諗朝倫，式敷贊冊。檢校少保、常德軍節度使、普安郡王，器資凝重，襟量粹夷。學舉六經，每篤藝文之好；才追二獻，更勤禮樂之修。自啓宇以疏封，能奉朝而率履。闔制導辭旄之節，官儀聯夏篆之車。屬天元之上辰，助帝饗之能事。葱珩有度，恪陪鳴玉之趨；桂酒其芬，參侑薦匏之酌。儼若卯階之登降，訖茲辰牡之備陳。嘉爾賢勞，序之慶典。斥爰田而衍賦，示惠餒以均釐。於戲！神嘉虞而申貳觴，允有肅雝之賴；澤汪濊而輯萬國，敢遺敦睦之恩！共對靈休，永綏吉祿。可。《海陵集》卷一一。

除皇叔士衍加食邑制

門下：朕鳴玉鸞于郊，被龍卷以祭。大音融洽，嘉廣樂之四陳；休氣晏溫，邁神光之三燭。哀對高靈之祐，沛施群辟之恩。矧在懿親，宜加褒律。皇叔崇慶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士衍，賦資穎悟，植德溫恭。伯仲承芳，韡有棣華之慶；親賢著望，信多麟趾之風。自分糾于宗盟，旋進膺于闔制。追敷裡賚，祇協典彝。雖清廟執籩，莫預六旄之列；而大廷輯瑞，當從五玉之封。載衍腴租，式彰惠術。於戲！堯親九族，德蓋自於克明；漢秩百神，福靡矜於專鄉。往祇猷訓，益迓寵靈。可。《海陵集》卷一一。

除皇叔士錢安慶軍節度使加食邑制

門下：修德固宗，允賴价藩之助；勵賢予祿，式嚴帥節之頒。粵有近支，久分隆寄。爰加制闔之命，誕布告廷之章。皇叔定江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錢，令德韜和，英姿稟粹。身得用彝之善，識推閱理之多。父祖積仁，世享真王之履；弟昆聯事，參釐屬籍之司。豈惟增華萼之輝，固已厚本根之庇。自糾宗於京輔，迨今八年；嘗典祀於濮園，亦既再歲。宜考屢書之績，遂膺明陟之科。并鉞參

旗，庸峻十連之授；金枝玉葉，益隆九戩之瞻。仍舊爵於通侯，衍新畬於多邑。斯顯訓齊之效，並申敦叙之恩。於戲！周建懿親，倚作干城之重；漢封同姓，輔成磐石之安。尚懋汝猷，以承予獎。可。

《海陵集》卷一一。

除劉錡加食邑制

門下：朕就陽而兆於郊，作樂以薦之帝。觀干戚之舞而知武事，道固備於弛張；聽鼓鼙之聲而思將臣，恩豈殊於中外！爰均祭惠，式渙褒綸。太尉、武泰軍節度使、知荆南軍府事劉錡，身蹈儒規，學探世略。臨戎之機好整暇，多算無遺；爲將之道能柔剛，有功不伐。屢策勳於盟府，久席寵于齋壇。鵠印本兵，尚倚威名之壯；虎符作鎮，益嘉信義之孚。比展褻容，肆敷鴻祐。乃陪敦於井賦，俾增重於戎弢。於戲！寧神得四表之心，朕不忘于固圉；歸賑交諸侯之福，爾毋怠于尊王。思勉壯猷，對揚休命。可。

《海陵集》卷一一。

除李顯忠加食邑制

門下：朕闡俟景之門而躬祀事，集禮神之囿而擁靈休。髦士奉璋，莫匪秉文之懿；虎臣持節，蓋

多承德之恭。爰舉豐章，用疇壯略。寧國軍節度使、充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顯忠，智優排難，勇擅冠軍。衽革顏行，素號萬人之敵；韜弦徼道，分提七萃之師。方一純祗薦於壇陔，以六引備陳於仗衛。軍裝有肅，既安黃道之行；蹕路無譁，遂訖紫營之享。洎均釐而惠下，乃進律以旌勞。復舊聯於廂部之華，衍新渥於爰田之賦。式遵彝矩，併示優恩。於戲！歌大呂而舞雲門，已備升禋之奏；帶干將而秉玉戚，實嘉禦侮之勞。服我寵光，勉而忠槩。可。《海陵集》卷一一。

除鄭藻加食邑制

門下：朕肇道德之精，敦典禮以秩元祀；蒙天地之貺，思斂福而錫庶民。矧時左城之良，克相上儀之備。誕敷制綽，孚告廷紳。保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鄭藻，詳練有材，敏通多識。抗壇于外，身兼五善之能；秉鉞在廷，職總九賓之禮。雖承榮乎鐘鼎之胄，每勵志於夙宵之勞。當大藏於宗祈，實首參於奉引。鳴玉祇導，既靡忒於令儀；執蹕寵頒，宜遂膺於徽數。爰加采戶，併衍真租。共服靈釐，式彰慶典。於戲！明昭上帝，具拜康年之休；錫予善人，均承大賚之渥。往欽予命，益懋爾猷。可。《海陵集》卷一一。

除張子蓋加食邑制

門下：朕卜豐犧之上辰，具華玉之嘉薦。熙紫壇之路，用逆釐于三神；御丹闕之門，敷大賚于四海。乃眷价藩之舊，肆頒恩綍之新。安德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提舉佑神觀張子蓋，體負趨材，識明善志。建旄受任，是爲帥閫之臣；束髮從戎，蓋本勳家之子。方聯華於廂衛，仍均佚於內祠。迨舉嚴禋，式覃慶澤。載衍圭畚之賦，膺增節鉞之光。於戲！天子祭天，既被執幡之錫；將門有將，毋忘濟美之圖。益懋忠勞，欽承渙渥。可。《海陵集》卷一一。

除韓公裔加食邑制

門下：朕丕戴帝禋，顯承天祐。觚壇奠璧之次，光穆穆而月升；黼席畢觴之餘，瑞穰穰而山委。均時嘉祉，賁我舊人。華容軍節度使、提舉佑聖觀韓公裔，迪德有常，秉心無貳。依光潛邸，素同七姓之盟；受命价藩，晚建十連之節。雖奉祠而處內，能謹度以班朝。眷言欽燎之成，允賴忠勞之助。併加爵邑，具協典彝。於戲！蘋蘩蕝藻之可羞，矧備展牲之禮；煇胞翟闈之有畀，豈遺執轡之臣！其對恩輝，以綏福履。可。《海陵集》卷一一。

除劉寶加食邑制

門下：朕揆吉天元之旦，承裡帝時之陽。三靈嘉虞，並舉瘞燔之禮；萬福降輯，俯同軍國之休。念列將之撫師，錫大廷之孚號。安慶軍節度觀察使、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寶，忠謀自奮，勇略無前。任總戎弢，擁十連之戟纛；威行軍市，肅萬竈之貔貅。干戈既戢於邊陲，部曲自安於次舍。屬修郊報，阻持節以侍祠；載考國章，宜徹疆而均惠。用賁陪敦之數，式彰曠蕩之恩。於戲！受朕執膳，既等祀戎之事；敦詩說禮，無忘德義之經。茂對榮懷，益圖整暇。可。

《海陵集》卷一一。

除南平王李天祚加食邑制

門下：朕明德恤祀，欽柴宗祈。承靈億以賓八鄉，既備宣延之禮；轅孝熙而撫四極，爰加布護之恩。乃發號於明廷，用賦釐于藩服。推誠順化崇義懷忠，保信嚮德安遠承和，秉禮歸仁功臣、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兼御史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南平王李天祚，誠心蹈義，令德思恭。襲帶要裳，克紹世封之履；航琛贊賁，每勤時事之歸。奠國壤於南交，炳官儀於外服。方紫壇

錯事，茂承主日之祠；想丹徼聞風，彌洽望雲之喜。宜趣盼於惠餒，式增衍於圭畚。併加功號之崇，均示慶餘之渥。於戲！震來致福，夙嘉享上之誠；雲施咸亨，誕受昭天之澤。益圖忠順，懋對寵靈。可。《海陵集》卷一一。

除闍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加食邑制

門下：朕承天之序，享帝于郊。潔普淖以薦芳，丕擁下臨之貺；舉洪頤而升燎，聿瞻南燭之光。宜渙渥恩，用旌遐服。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琳州諸軍事、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闍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蒙承世德，志慕華風。撫茲丹徼之邦，知方自守；占彼青雲之呂，嚮化惟勤。舊秉節旄，仍分茅社。矧在熙成之旦，當加慶賚之章。申衍戶封，式洪郊霈。於戲！昊天有成命，敢忘昭受之休；中國有至仁，斯被函蒙之祉。欽承明訓，益懋永圖。可。《海陵集》卷一一。

除沈該觀文殿大學士宮觀制

門下：輔相彌綸庶務，實關治忽之宜；帝王體貌大臣，當極始終之遇。睠時魁望，久服冢司。俄

釋秉鈞之勞，趣頒上印之寵。其敷予命，以告在廷。特進、尚書左僕射沈該，蚤負通才，寢膺劇寄。謂天之將降大任，嘗拂亂其所爲；而古亦惟求舊人，可共圖於有政。屬予更化，召自典藩。首能副當，寧思賢之心，亟使居奮庸熙載之地。宅我百揆，迄今三年。試之以股肱康庶事之能，每克勤於小物；責之以夙夜事一人之道，正當惜於分陰。何懿績之未凝，致煩言之有嘖。既洊披於彈疏，亦頻緘於遜封。內循補袞之疏，力丐懸車之佚。平津謝病，位高自以爲無功；石慶告歸，年老不能與於議。姑遂便私之志，特推均逸之恩。錫秘殿之隆名，俾真祠之顯祿。蓋遵彝矩，庸示眷懷。於戲！慮天下之安危，本欲任賢而注意；全人臣之進退，敢忘加禮以勸忠？往即里居，尚勤猷告。可。《海陵集》卷一一。

又見《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六。

全宋文卷四八〇九

周麟之二

林大鼎兼侍講制

王人求多聞，惟師古以建事；儒者學古訓，貴陳善以告君。朕臨大昕之朝，處幾政之暇，每延鴻博，用廣緝熙。具官某窮經造微，論事據正。擢陞憲府，美公議之有歸；入侍諫垣，信直臣之無隱。既位諍臣之首，宜參講席之華。陪予燕閒，賴爾宏益。尚究淵源之蘊，毋忘紬繹之勤。可。《海陵集》卷一三。

又林大鼎除吏部尚書制

天官六職之尊，周總以建邦之典；吏部三銓之首，唐兼於議政之臣。自非詳練之才，曷稱久虛之

選？具官某蘊雅亮之職，持清恪之心。風采素聞乎搢紳，羽儀備見於臺省。紀綱是任，嘗深嫉乎官邪；議論不阿，方力陳乎治要。今置之於喉舌出納之地，且觀汝以權衡銓綜之公。諒夙負於遠猷，固不嫌乎詳試。然流品具乎法，而鑑裁存乎人。爾惟明何事劇之難精，爾惟正何吏奸之弗戢。往率厥屬，尚其懋哉。可。《海陵集》卷一三。

陳相除權吏部侍郎制

中臺之設六官，允釐庶務；小宰之叙群吏，實號貳卿。必求才諳之優，用付銓衡之重。具官某器能精博，襟度粹夷。省戶爲郎，已著清華之望；樞廷列屬，益高慎密之風。迨釋轡于使駢，旋服寮于宰士。彌綸左右，辨治雍容。宜升禁橐之聯，往贊天官之治。爾其盡鑑裁之妙，使吏畏而不欺；致流品之清，使法行而無壅。勉助而長，益觀汝能。可。《海陵集》卷一三。

宋樸除御史中丞制

風憲之司，體嚴望峻。在漢侍書之任，或周歷於三臺；有唐執法之臣，至踐更於五院。蓋賢者能勝其任，故用之必盡其才。具官某寡慾而得剛，在約而彌厲。拙處于下位，而無滯淹之嘆；立登乎要

路，而無躡進之嫌。歲中超遷，尚念相見之何晚；仗下執奏，灼知所蘊之素深。俾以薦冠，徧儀烏府。惟昔賢之踐橫榻，不累月而必升；矧今日之缺中司，在長材其何忝！往振紀綱之治，副予推擇之公。可。《海陵集》卷一三。

史才除右正言制

朕闡廣言路，延登正人。冀聞讜辭，裨我治道。一士諤諤，庶令見之。以爾清才粹文，雅有紀行，學古從政，士林仰焉。年之彌高，位則未稱。應臺端之辟，司柱後之書，固已小進之矣，然在朕意終不欲以法吏之責煩老成也。來居諫省，補過拾遺。搢紳之有忠邪，政事之有得失，言之毋隱，朕所樂從。可。《海陵集》卷一三。

魏師遜除殿中侍御史制

御史耳目官也，自六察而上皆吾遴選而入殿內，糾非法、肅百寮于交戟之下者。職益近，望益崇，固不可以非其人也。爾局量渾厚，風槩嚴慤，踐更中外，端操有聞，服于臺寮，有察必舉，是真得吾御史之職矣。今橫榻既已叙進，而副端不可久虛。汝以次升，實爲因任。一賢用而紀綱舉，一言

進而朝廷尊。是所望焉，毋隳爾守。可。《海陵集》卷一三。

祕閣修撰致仕劉一止除敷文閣待制制

朕閱《清風》之頌，喜周道之復興；采《鹿鳴》之歌，思漢儒之間作。念獲成于大業，敢自眩于成功！有嘉侍從之臣，能繼聲詩之體。具官某學而筮仕，老不廢文。雖久伏於林丘，實舊聯于簪橐。脫冠謝朝列，方自樂於餘年；摘藻挾天庭，猶未忘于夙習。比覽奏篇之善，益知歸美之誠。此盛德之事，其何足以當之；庶一代之文，有可傳于來者。爰升次對，用賁褒章。尚保令名，以光晚節。可。

《海陵集》卷一三。

宋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制

朕以本兵之地，實關大政之原。秉國元樞，既有賴於一德之輔；贊吾密命，亦當求不貳心之臣。思得其人，與之共治。具官某年高而德劭，見博而智明。樂道固窮，嘗寄懷於丘壑；得時則駕，遂接武於夔龍。惟平居之所養者厚而不爲苟求，故今日之所用者優而猶恐弗及。宜釋紀綱之寄，與參帷幄之機。壹乃志，毋或蹈于二三；慎乃猷，毋或隳其終始。往祇朕命，益懋汝爲。可。《海陵集》卷一三。

莫濛再任大理評事制

今之廷尉平，其員省，其事劇，其秩滿而遷者，蓋勞閱之深者也，不則補外者多矣。如爾之才敏而無滯，不自用於吏牘之繁，宜其願留，再踐厥次。因能而用，何異於遷。尚殫爾能，以俟褒陟。可。《海陵集》卷一三。

施鉅除監察御史制

朝廷綱紀，屬在憲臺。六察之官，皆吾耳目。考擇惟慎，每歎才難。以爾嘗膺選掄，入踐烏府，局量方雅，朕固器之。茲擁州麾，渴見風矩。爰畀賜環之命，復歸峨廡之班。望實素孚，中外自肅。尚殫所蘊，以稱簡知。可。《海陵集》卷一三。

知常州錢周材除集英殿修撰制

朕迹漢家之治，觀樂府之歌。崇禮官，考文章，時則有從臣之頌；宣上德，盡忠孝，時則有刺史

之詩。於今求之，見此作者。以爾文兼麗則，學造精深。四戶聯榮，嘗高潤色之譽；一麾出守，久著承流之功。能於畫諾之餘，述是形容之美。謚章來上，嘉歎不忘。進升祕殿之班，增重專城之寄。往祇予渙，益懋爾猷。可。《海陵集》卷一三。

太府卿徐宗說除權戶部侍郎制

中臺六職，分庶務之宏綱；民部貳卿，參從臣之高選。爰稽已試，蓋得其人。具官某以敏識達事經，以通才了邦計。長于貨府，謹頒受之惟時；攝是版曹，嘉幹旋之有素。凡嚴三歲之祀，實董一司之繁。迨此涓成，允宜褒陟。夫禹疇用政，足食爲之先；周典建官，理財居其半。惟得裕民之要，是誠富國之方。其悉乃心，以稱朕意。可。《海陵集》卷一三。

曾慥知廬州制

朕惟兵休以來，淮西數千里之地脫於戰衝，拊摩歲深，民亦用乂。今廬江雖號方面，然事簡而官最逸，俗淳而教易孚，典藩之臣可卧而治。以爾學廣器裕，優於牧民。自荆易夔，卓見才刃。深惟制閩之舊，久矣祠庭之間。老而撥煩，尚有餘地。矧是肥水，豈勞剗裁。爾惠下，則流移復而戶口增；

爾敦本，則耕稼興而田野治。勉集斯效，竚觀厥成。可。《海陵集》卷一三。

朱斐除大理少卿制

皋陶以刑教祇德，用不犯于有司；文王之法立準人，罔攸兼于庶獄。朕深惟民命，繫在理官。安得直寬之流，副予欽恤之意。以爾德優而毅，心和而平。以古義決獄疑，久踐揚于棘路；以儒術飾吏事，嘗趨走于丹墀。遂由星省之華，升處月卿之次。念持平之有素，豈閒退之可安。趣下贊書，俾還舊服。庶革舞文之弊，益觀請讞之精。務究乃猷，往祇厥叙。可。《海陵集》卷一三。

陳夔除太常少卿制

朕修禮樂以交三神之歡，酌情文而成一代之典。奉常實掌斯事，少列必惟其人。以爾風規粹清，問學淵奧。早揭儒範，嘗參憲綱。以十翼之辭，論辨乎經幄；以二省之要，審閱乎宰司。言績並優，見于詳試。進貳卿寺，僉曰汝宜。朕將祇卜靈辰，展采于層陛；爾其講明熙事，治儀于曲臺。濟予休成，明其褒寵。可。《海陵集》卷一三。

湯思退除權禮部侍郎制

朕惟周之禮樂庶事備，而治神人，和上下，莫重于春官。維時貳卿，司是容臺，當郊之歲，尤慎擇人。爾詞華邃精，德蘊深茂。學殖之富，見推士林。曩由石渠，載筆入侍。朕閱圖書之整，而知其有典章練達之識；嘉記注之嚴，而知其有夙夜直清之資。肆盼命書，升亞宗伯。噫！一陽大報，已戒涓休；三歲上儀，毋忘肸飾。懋乃攸績，往哉惟寅。可。《海陵集》卷一三。

林機除起居舍人制

朕觀古之帝王，言而爲命令，動而爲法則，布在方冊，粲然可觀。非夫載筆之臣密侍左右，從而紀之，則何以垂勸戒、詔萬世哉！以爾儒林之英，沈靜寡欲。置在東觀，有太史氏之長才；升之南宮，有尚書郎之清望。記注之任，命汝司焉。有舉必書，入直螭頭之下；在法當從，出聯豹尾之中。纂修所聞，毋替厥守。可。《海陵集》卷一三。

孫汝翼除成都府路運副制

朕審處群材，遞更劇寄。乘輶之吏，或剖符而臨帥藩；顓閫之臣，或分道而將使指。所用雖異，均爲得人。以爾學富才通，志操廉亮。頃由奎府，三易外臺。蒞事剛明，累著風績。擁麾南夏，報政有成。惟石門劍閣之名區，距荆非遠；有流馬木牛之舊制，於蜀可稽。趣駕星車，往其護漕。祇予成命，毋憚遠勞。可。《海陵集》卷一三。

史才除右諫議大夫制

朕稽古父政，臨朝聽忠。念侍從之臣，惟諫大夫實專於論議；而治安之世，雖明天子不廢於箴規。我得其人，登于近列。具官某學篤自信，行高弗渝。譽素聞乎膠庠，身幾老于州縣。比直諫省，屢陳讜言。宜陞禁路之華，俾服爭臣之首。隆寬廣直，朕方推延納之誠；糾謬繩愆，爾尚罄切劘之義。懋迪予訓，益殫厥心。可。《海陵集》卷一三。

魏師遜除侍御史制

朝廷類群才，而升處憲臺者必端方之士；御史分三院，而治位橫榻者稱雄劇之官。既遴簡之匪輕，亦褒遷之有序。爾論必據正，氣能養剛。頃繇六察之聯，共持平邦法；今以副端之望，獨糾於官邪。踐歷有聞，深嘉乃績。宜進司於柱下，益增重於朝端。國之紀綱繫爾正而中外肅，予之耳目繫爾明而賢佞分。往惟勉哉，毋替厥守。可。《海陵集》卷一三。

王珏除湖北運判制

部使者之設，或總漕計，或按祥刑，或經理財貨。第其能者，各以次升。用人之方，朕心庶幾矣。爾名臣之胄，家學未淪。自勵其才，志乎興利。及按浙右，吏奸慝焉。徙之湖湘，能以靜治。輸將之寄命汝，恪守詔條，毋爲民擾。可。《海陵集》卷一三。

丘礪除福建運判制

閩粵之地，東南奧區。物夥俗蕃，號爲劇部。其有素官于彼而周知民之利病、吏之良否者，朕以漕臺之節付之。爾儒雅之才，由郎歷郡。建安之政，迨今誦之。朕常屬汝以刺舉之權，就按一路。以財則阜，以刑則清。命之將輸，因其能也。官望益重，宜思所以裕吾民焉。可。《海陵集》卷一三。

湯允恭除都大提舉四川茶馬制

衛之騶牝，魯之驕皇，作《詩》者美之，以其國富而用足也。國家以茶市馬，成憲具在，刺舉之任，亦繫乎得人。朕以爾方叱馭遵塗，平反一路。長才遠用，固宜以全蜀之權畀之。惟鬻于外者，無號噉之耗，爾之職也，其尚勉哉！可。《海陵集》卷一三。

張澄知福州制

建旄顓閩，夙稱可帥之才；分虎牧民，更懋惟良之績。宜頒譽命，易畀名藩。具官某識瑩事幾，

材周世用。總地官而濟劇，邦有餘財；莅天府以撓奸，廷無留牒。暨膺龍水之節，旋擁洪都之麾。五袴之詠已騰，三年之計斯最。俾以六纛，鎮于七閩。惠愛黎元，朕方垂寬大之詔；廣宣風化，爾尚播中和之詩。益勵乃勤，以承予訓。可。《海陵集》卷一三。

張宗元知洪州制

朕觀漢時號良二千石者，必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蓋居者閱累年，以因能而職治；去者更數郡，以易地而惠均。朕之於帥臣，用斯道也。具官某，厯艾之德久矣，簪橐典藩，試之吳門，其政清，徙之桂林，其治靜，用之閩粵，其民安。今斂此三鎮之惠，使致於大江之西。俗雖剽輕，孰不從化？尚務綏撫，體吾愛民之心。可。《海陵集》卷一三。

李琳除吏部郎官齊旦除駕部郎官劉澈除都官郎官李泳除比部郎官制

敕具官李琳等：文昌總庶務，列宿分諸曹，事任雖殊，均爲華選。朕慎置郎吏，考覈群才，欲觀

其長，預使之攝，得於已試，然後用之。以爾琳心醇行夷，明允有守；以爾旦風規粹整，謹畏自將；以爾澈年耆而處己清；以爾泳識邃而慮事審。並揚休問，假罷中臺，久則爲真，因爾能也。欽哉！叙流品以公，飭駕乘以備。恪司都隸，慎總比計。職仍其舊，命則惟新。毋廢成勞，以祇茂獎。可。

《海陵卷》卷一三。

程厚除直徽猷閣制

樂史采詩，第從臣之嘉頌；禁庭隸職，嚴列聖之寶儲。非擅美才，曷膺優獎。以爾心精辭綺，學廣聞多。頃參鷺羽之行，嘗典螭坳之記。言語妙乎天下，智略湊于朕前。自違載筆之司，益富揆庭之藻。奏篇來上，雅致可觀。爰陞內閣之華，用作名儒之寵。勉思端操，茂服渙恩。可。《海陵集》卷一三。

張子顏子正子仁並除直顯謨閣制

朕惟宿將重望，以功名自全。眷禮不忘，往幸其第。諸子儼列，閭閻焉有嚮儒之風。朕甚嘉之。西清謨訓之藏，中祕圖書之府，爾固嘗寓直乎其間矣。六閣之設，名器有差。顧雖時髦，必以序進。

今茲超授，式表異恩。勉其操修，服我褒寵。可。《海陵集》卷一三。

高百之除浙東提舉制

兼督兩司，外臺所重；分使諸道，近甸爲優。自非開敏之才，曷副束求之意？以爾吏能強濟，戚畹之良。早以廉稱，總茲賈舶。載錄幹旋之效，改陞刺舉之權。惟食足貨通，則民賴其利；惟令行禁止，則官修其方。恪守彝章，往祇寵寄。可。《海陵集》卷一三。

楊愿知建康府制

瀕江要地，金陵標虎踞之雄；作屏陪都，帥守握麟符之重。疇咨宿望，允屬時英。用煥綸章，俾分閫寄。具官某職閎而靜粹，材劭而疏通。賢路蜚聲，蚤踐清華之貫；樞廷接武，久參宥密之謀。自均逸於真祠，旋鎮麾於近服。承流千里，治行已孚；斂惠一州，遠猷未究。肆頒書命，徙鎮鄰藩。境列屯營，式資於綏附；任嚴管鑰，仍畀於居留。尚懋汝爲，趣承予訓。可。《海陵集》卷一三。

章夏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制

朕惟常德立武事，既恢偃革之功；守成責儒臣，益賴本兵之助。疇惟邦獻，登與政機。具官某志端而量夷，行潔而才茂。蚤潛心乎大業，致策足於要津。考之以言責則議論諤諤，有古諍臣之風；付之以憲綱則威聲稜稜，得中執法之體。朕方收天下之兵柄，敷七德以靖邦；範斗中之樞躔，幹萬微而齊政。輒自南司之峻，進陪西府之崇。簡在朕心，式孚衆論。雖方隅底定，靡勞罇俎之折衝；而夙夜惟幾，當叶廟堂之成算。其懋乃德，永孚于休。《海陵集》卷一三。

林大鼎除諫議大夫制

朕勵精而求治道，虛己以聽讜言。諫大夫掌議論之官，能爲朕別白忠邪，指陳得失，毅然以言責自任者，蓋未嘗不親信而樂從之。具官某稟資粹清，有「匪石」之操；履位正直，有《羔羊》之風。頃由曲臺，入踐烏府。論事侃侃，開吾聰明。立三院之中，既善持乎綱憲；進七人之首，將近取於箴規。其思盡忠，輔予不逮。《海陵集》卷一三。

吳秉信除右文殿修撰知常州制

朕以公恕之道待臣下，思其始則必欲全於終，罹於咎者，猶或錫之福，自一命以上，予奪不敢輕也，況吾侍從之列乎！具官某以儒學之舊，致身近班。載筆演綸，皆所更踐。茲又進天官之貳，亦云寵矣。贊書未下，已投佩而去之，質於人言，朕所深惜。然人之才知亦各有長，苟適於用，其可以請廢哉？俾聯書殿之華，付以專城之寄，往思自效，益勉後圖。《海陵集》卷一三。

凌景夏除直龍圖閣知信州制

事君者不擇事而安。聯簪橐於中，則有論思之責；擁輜蓋於外，則爲師帥之官。出處雖殊，其任一也。爾以儒業自奮，踐揚清華，固嘗繇郎曹紆郡紱矣。肆茲召還，游致法從。今又以被劾補外，尚思有以勉之，峻直龍圖，用爲爾寵。往祇朕命，毋貳乃心。可。《海陵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四八一〇

周麟之三

湯鵬舉兼侍讀制

朕仰三朝之大訓，實萬世之宏規。我祖詒厥子孫，罔敢失墜；其政布在方冊，皆可舉行。爰命耆儒，以時進讀。具官某以直道扶世，以正色立朝。多聞極乎高明，浩養全乎剛大。既踐烏府，振紀綱於頽弊之餘；宜登清華，抗議論於顧問之際。將從容而諮訪，益啓迪於聰明。爾固嘗告乃后之嘉猷，更期有補；朕因得鑑先王之成憲，庶幾無愆。尚罄忠言，以裨治道。《海陵集》卷一四。

楊椿兼侍講制

朕聽朝之暇，玩意群經。尊聖道以表章斯文，咨儒臣以折中其義。邇英密侍，尤慎選掄。具官某

早以粹文，傑出乎萬人之上。通經博古，籍甚英聲。今由蓬山，進位持橐。夫以投戈息馬之時而任武部，以崇化厲賢之地而兼師儒，勸講經帷，無以易汝。爾其探索六義之旨，發明三百篇之辭，以助成溫柔敦厚之教。朕所望也，爾惟懋哉！《海陵集》卷一四。

楊傑除祕書少監制

朕蒐輯遺文，紹聞祕府。念圖書既備，豈惟號群玉之山；而英俊所儲，又以比藝林之圃。惟能啓發篇章而充其所未見，以是涵養器業而用之無不宜。顧方多士之朋來，孰非一時之遴選。以爾志學無勌，業儒有聞。凡所踐揚，莫匪清望。昔已寓石渠之直，今猶分星省之光。宜即仙蓬，遂陞少令。爾其廣聞見以藝文之富，究淵源於宏達之群。使仕學之兼優，則聲實之彌茂。往欽是訓，期稱所蒙。

《海陵集》卷一四。

霍螽除直寶文閣知潭州制

潭爲南國一都會，介長江上游，水陸輻湊，素號鉅鎮。近時置帥尤慎，地望益雄。如秉旄鉞參樞機之臣，皆嘗相繼在此選。今也久缺，甚難其人。以爾有閎辨通敏兼人之才，爲當世撥煩吏。游刃所

至，目無全牛。頃由郎曹，踐歷卿寺。將使指於外，類能勸功樂進，不避劇，不容奸，今畿右之政猶爾也。凡所條奏，切於爲民，授之虎符，才望咸允。夫長沙距所部爲近，而延閣比曩職益高，朕故併以是命之。毋乏兵農，毋擾獄市。明不在於苛察，嚴不在於峻文，介不在於崖行。三者爾所長也，尚當慎之，以抑其過。典聽朕訓，往即撫綏之功。《海陵集》卷一四。

熊彥詩除西京運判制

朕以畿右諸郡創殘歲深，民雖息肩，未洽於澤，今欲復戶口，闢田野，使守令各盡心悉力拊摩之，亦必賴部刺史班宣六條，省察治狀。然其所隸，不過數城，時方省員，一漕臺足辦吾事。以爾儒學吏治，號爲兼通。才刃恢然，見於江夏。洗手奉職，規模一新，剔其類紛，補弊苴漏，郡事既飭，民情亦紓。宜改命於臺使，觀風於鄰部。爾當戒疆場之吏毋生事，諭師帥之官毋擾民。惟招徠逋亡，惟存問疾苦。斯乃計最，往其懋功。《海陵集》卷一四。

金安節除大理少卿制

刑所以弼五教之敷，獄所以司萬民之命。要其效，則如臯陶之淑問期于無刑；得其情，則雖子路

之片言可以折獄。念此久矣，非古之所謂賢大理者，孰能副朕意哉！爾鯁亮廉明，夙有清操。頃嘗執御史之簡，立仗下，糾非法，朕固已識其人矣。久去軒陛，安於山林。比分左符，復攬轡于畿右。廷尉之任，汝誠其人。夫吏端則刑清，法立則民慤。益慎乃辟，往哉惟欽。可。《海陵集》卷一四。

張綱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制

舊德爲元龜，時乃格王之丕訓；故國非喬木，視吾當世之老臣。雖或去而莫留，亦所臨而增重。宜極股肱之遇，式昭體貌之隆。具官某持身安和，立德敦大。學皆本乎六藝，疏通知遠而深於書；文自成乎一家，左右逢原而造於道。早魁俊造之選，徧歷清華之塗。服兩禁論思之勞，久參聯於簪橐；行二疏止足之計，嘗息駕於林丘。屬當更化之初，惟務招賢之廣。特起壽隤，以尊公朝。昔投佩而去甘泉，已高風之可仰；及鳴騶而出幽谷，斯衆望之咸歸。擢自從班，入陪機政。以妙用彌縫之密，知期年協贊之多。俄游貢於奏章，至力辭於著位。溫言加勞，雅志莫回。既俯徇於懇祈，仍曲加於眷禮。是用通籍祕殿，剖符近藩。尚冀聞君陳之嘉猷，入告于內；亦徒得汲黯之重望，卧治斯民。示予有志於貪賢，想爾未忘於報國。儻能共理，何異在廷。《海陵集》卷一四。又見《海陵文徵》卷二，《宋四六選》卷二。

陳康伯除參知政事制

朕延登弼諧，協贊治道。謂天下本無事，莫如有德之能安；惟國人皆曰賢，斯見真材之可用。槩其僉論，得於在廷。具官某負博達之材，蘊深湛之量。心平不競，每休焉如有容；宇定而光，蓋淵乎其似道。早陪鵷鷺之武，已識棟梁之姿。去國十年，以復來而望重；效官六列，以素宦而識明。洊升喉舌之司，益懋經綸之業。覽條綱之備舉，嘉品覈之咸精。施設有方，靡不合中和之度；剿裁多事，未嘗見喜愠之容〔一〕。矧惟大官，實冠卿位。周總以建邦之典，唐兼於議政之臣。宜副邦瞻，遂躋政路。噫！朕欲以更化善治，正猶琴瑟之張；爾尚其協恭和衷，毋替股肱之喜。往祇譽命，共即康功。

《海陵集》卷一四。

〔一〕愠：原作「溫」，據文意改。

王師心除吏部尚書制

中臺總庶務之綱，選部據群材之會。尚鑑裁則人爲重，故晉人以一字被才；論資格而法益繁，故

唐法以三銓分注。朕襲用前制，疇咨列卿。必欲任賢而使能，庶幾興滯而補弊。具官某恭寬容物，敏辨過人。美矣器資，雖錮玉蒙金而莫掩；恢然才刃，當盤根錯節而有餘。比以甘泉之舊人，起於荆水之遐服。訪論議則樂聞其侃侃，考事功則詳試於多多。委以版曹，不逐利於理財之末；升于瑣闥，不邀名於批敕之間。惟宿望之甚高，故數遷而靡吝。宜付天官之治，遂登常伯之尊。夫七司之繁，條章莫不備具；四選之會，流品欲無混淆。惟疏通可以振滯淹，惟詳審可以察奸弊。朕不多訓，汝其懋功。《海陵集》卷一四。

賀允中除給事中制

惟時論駁之司，實關政事之本。漢開青瑣，有夕拜之舊儀；唐隸鸞臺，有塗歸之故事。屬此虛位，艱於用人。自非得直諒剛明之才，何以爲論思獻納之助。具官某好古博雅，奉身清高。卓爾多聞，蓋先朝館閣之士；浩然遠引，爲累歲山林之遊。知否泰之有時，故卷舒而自得。遂以拔茅之卜，副予仄席之求。既回翔乎侍從之班，講摩是賴；能拔飾我禮文之事，清直無渝。茲有望於老成，顧豈容於久次。宜峻甘泉之秩，遂升左省之聯。朕方樂受盡言，具修廢事。凡詔敕之不便，能勿憚于封還，則朝廷之所行，舉皆協于公議。朕所期者，爾枕念哉！《海陵集》卷一四。

羅孝芬除祕書丞制

學所以爲忠孝，善事其親者必善事其君。人雖難知，行實可考。頃爾之居州里也，有母眉壽過於期頤。躬營甘旨，左右就養，不肯一日屑屑，從吏役而違膝下之奉。終始弗懈，逾二十年。風槩凜然，一方畏慕。是其素志，豈苟爲高者。朕固知其爲忠孝人也。今朝廷蒐聘賢雋，乃得爾于薦士之章。義當移忠，可以仕矣。然則舉者謂爾氣節剛正，學術深醇，其皆本諸此乎？召見之初，丞于中祕。矯薄厲俗，予將汝觀。可。《海陵集》卷一四。

劉卓除起居郎制

古者左右史分記言動，若《書》之與《春秋》，莫得而一也。今其官次雖各隸兩省，然入侍禁廷則遞爲之直，退操汗簡則迭爲之書，與古少異矣。至于從容造前，時得以論天下之事，則其爲職親望重，又豈止記注而已也。以爾學識淵源，士之掄魁。言揚于朝，累踐華貫。比以才望，貳于蓬山。一時大雅之群，無不浩然歸重。夫以石渠之領袖，視螭陛之班聯，其序列固不等也。然而秉筆赤墀下，實綴吾侍從之臣。朕親拔老成，期以自近，而仍使資高者居此選，其意顧不厚哉！勿替論思，將觀所

守。《海陵集》卷一四。

王晞亮除左司郎官黃祖舜除右司郎官制

文昌天府，庶務之淵，分之以六官，而總之於宰士。凡自部而上之省者，無不關焉。蓋所以佐丞轄而理曹事，自昔多以周材之敏識，望實俱稱者爲之。今吾尚書郎如晞亮之精詳審明，祖舜之爽達彊濟，皆宿儒也。或久與典選，或屈于司儲。爰嘉已試之能，並正彌綸之任。夫省闈乃要地，都官爲劇司，惟得其要在於提綱之間，則居其劇無不迎刃而解。往承厥叙，益究汝心。《海陵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康執權落致仕知泉州制

國莫先於貴老，治尤急於綏民。念八十者常珍，當具高年之禮；而二千石共理，必圖舊德之人。雖已投簪，尚堪懷綬。具官某材全肅父，學造精微。早魁上舍之群英，晚作西清之故老。宣勞兩禁，歷更吾道之艱難；謝事十年，猶想是翁之矍鑠。朕固不忘於黃髮，爾寧無意於蒼生！宜趣駕於安車，姑就頤於燕寢。昔散金娛老，欲終廣受之高；今分虎牧民，佇上龔黃之最。往攄素蘊，益懋來勤。

《海陵集》卷一四。

陳正同權刑部侍郎制

昔臧哀伯以德諫君，聞之者固知其有後；孫叔敖盡忠爲上，思之者猶幸其復生。惟效見於仁人之言，故寵加乎賢者之嗣。朕慨然遺直，詢求老成。得此典刑之英，用爲名節之勸。具官某器質端亮，材猷粹清。父教之忠，恪守《詩》《書》之遺訓；世濟其美，多通臺閣之舊章。昔爾先人，時惟正士。攘袂抗議，極治亂之本原；著書立言，辨君臣之名分。每有犯而無隱，今雖死而不忘。幽光既發於九原，公論不移於千載。賞里革而藏斷罟，方見其心；愛召公而及甘棠，矧惟其子！茲久勞於省屬，宜進貳於卿聯。惟能持公平於三尺之間，斯可盡忠孝於一門之內。往祇厥叙，勿隕其聲。《海陵集》卷一四。

朱倬除右正言制

朕挈天下之賢雋而材諸位，未有不由推轂進者，曾何疏遠之間哉！公也。惟一時諫官、御史，居耳目之寄，必朕所親擢，此無非祖宗之意，亦公也。觀本朝故事，自雍熙改拾遺舊稱，而明道有宸選

之論。踐斯職者，或自山林起，或以下次升，舉出于人主自擇。蓋不如是不足以聳動四方之觀聽，而託之以至公焉。如爾之鯁亮純誠，不苟求于世，人罕知者，而朕實知之。故昔之分守符而行，則留汝爲成均之助；今之將使指於外，則命汝以言責之官。皆於陞辭聞爾讜論，深惜其去，不旋踵而改除。惟古諍臣，厥蹟可考。爾尚無隱，裨予聰明。《海陵集》卷一四。

周綰除國子祭酒制

朕釁甲敦儒，崇建黌舍，勸學以爲天下先，十數年于茲矣。今園冠峨如，大裾襜如，閭閻乎其中者日益衆。欲使之業不荒于嬉，行不毀于隨，則必有諸老先生相與倡率而作成之，此所謂四海淵源者也。以爾學贍文蔚，今之耆儒。自初效官，卓爾有立。雖事功之所閱歷，不過於惠一州肅一路，而辭華之敏妙，行實之方嚴，見稱於士大夫久矣。比自外臺入對，朕始識之，喟然有見晚之歎。肆予命爾掌教成均，爲師儒之長。朕方兼兩科以造士，談經者戒其迂，體物者尚其則。爾惟正訓誘之無不迪，爾惟明考閱之無不精。往其念哉，以稱朕意。《海陵集》卷一四。

葉義問除殿中侍御史制

憲府紀綱之地，自昔居殿內糾非法者，必以二御史爲之。蓋欲廣視聽，尊朝廷也。朕自厲精政事，延見群材，開納讜論，得其人久矣，奈何使其拙于外乎？爾以高明挺拔之資，穎出土類，持論據正，直聲隱然。自其奮身，固已有敢言之氣，而頡頏州縣，義不苟求。召對之初，一見嘉歎。朕以其容臺之席未溫，而星輅已駕也，今召歸而用之，貳于臺端，蔽自朕志。夫當正色之地，而處盡言之朝，遇其時如鵬鶚之在秋天，見無禮如鷹鷂之逐鳥雀。古有明訓，爾惟懋哉。《海陵集》卷一四。

曾幾除祕書少監制

東壁主天下圖書，古之典星者又以是爲國家多君子之應。今吾中祕篇籍略備，棟宇之麗同於木天，真所謂道家蓬萊山也。而比年四方秀文之士接武於其中，瀛州之目幾充焉，必得耆儒爲之領袖，垂象之著明於此占之。以爾齒戟行尊，心精辭綺。名在館閣垂四十年，識竹簡之舊文，習麟臺之故事。昔雖久勞於外，人皆謂之行祕書，再召而來，聲猷愈偉。俾以少令，儀於英躔。朕欲哀遺編於五厄之餘，追勝觀於三閣之富，訂魯魚之譌謬，別朱紫之混淆。爾其繼安世而誦亡書，效世南而寫逸

傳。助我文治，而惟汝能。可。《海陵集》卷一四。

凌哲除權吏部侍郎制

能官人之道，其要本於知人；善論事之臣，不如措諸行事。朕循名而責實，納言以試功。得茲通務之才，屬以典銓之寄。具官某直方有守，閭侃自將。人即而溫，渾然不見圭角；躬行所學，叩之皆有淵源。比由憲府之聯，旋歷爭臣之列。去邪指佞，坐肅百僚之師師；陳善納忠，喜聞一士之諤諤。每於議論之際，得爾鑑裁之公。念言責不可以久勞，況材能當見于實用，宜進升于禁路，俾分治於天官。夫貳卿之華，左選惟劇。然奸吏巧舞，足以致有司之疑；則繁文多拘，或至爲仕者之病。茲乃前弊，爾嘗具陳。其殫汝心，以辨邦治。可。《海陵集》卷一四。

辛次膺除給事中制

朕載整頹綱，茂凝庶績。念東臺之要地，開萬務以尤嚴；如黃闥之從臣，殆十年而不置。必得直方之彥，冀聞封駁之公。具官某業履粹夷，器資端亮。昔焚諫草，論事有爭臣之風；晚卧隱廬，持身得君子之守。尚想心存乎魏闕，亦知名震于京師。爲爾特招，副予虛佇。屈從近郡之師帥，來作清朝

之羽儀。雖春官見已試之才，未攄素蘊；而夕瑣乃久虛之席，其遂延登。惟故事之有塗歸，惟前人之有批敕。往振斯職，用殫爾心。《海陵集》卷一四。

陳康伯兼侍讀制

朕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深惟政化之原，具載祖宗之訓。迄今二百載，更列聖以遵承；凡此三十篇，賴純儒而闡繹。具官某才兼數器，識洞群書。允矣典銓之公，聿爲持橐之舊。力行所學，豈惟世務之博通；德裕乃身，蓋亦前言之多識。方與修於寶牒，宜入侍於金華。念唐宗讀《政要》之書，朕靡忘於慨慕；而賈誼達國家之體，爾實副于疇咨。尚告謀猷，庶揚光烈。《海陵集》卷一四。

賀允中兼侍講制

朕儲精萬務之餘，玩意六經之奧。謂《春秋》乃天子事，既深窮乎約史之辭；惟好惡與聖人同，又旁考於素臣之傳。孰通大義，茲得名儒。具官某抱淵英之才，躬卓約之守。燁有華望，儀于禁涂。以春官貳卿，方總理文之事；於太史實錄，備觀學識之長。宜與詳延，俾參勸講。朕欲識其大者，簡二《傳》以紂異端。爾尚曲而暢之，推五體以尋新意。勉茲紬繹，助我緝熙。《海陵集》卷一四。

姚仲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元府制

安邊而擇良將，蓋惟務於戢戈；承德以撫成師，茲莫嚴於謀帥。乃睠藩宣之舊，夙高牧御之能。用趣賁於恩繡，俾進顯于閫制。具官某忠謀自奮，勇略無前。屹然飛將之才，兼有蓋臣之節。搴旗數矣，身更矢石之勞；結毘先之，氣壓虎貔之旅。自師干之偃息，勤疆瑣之填臨。賦政累年，已袴襦之可詠；總戎數郡，亦桴鼓之不鳴。求念長才，宜膺重寄。亟拜華於廂部，肆改命於轅門。皂蓋朱旛，易鎮漢中之會；伍符尺籍，分提蜀道之屯。萃此寵光，寬吾憂顧。噫！萬福之威聲久著，諒草木之知名；臨淮之號令一新，想旌旗之動色。惟綏懷可以惠一路，惟慎重可以律三軍。若時壯猷，奚俟多訓。《海陵集》卷一四。又見《海陵文徵》卷二，《宋四六選》卷三。

全宋文卷四八一一

周麟之四

凌哲除敷文閣待制知台州制

備西清之訪問，華閣萃乎先猷；列東輔之蕃宣，赤城號爲嘉郡。非賢勞之茂著，曷寵數之兼隆。具官某奮自膠庠，任更臺諫。論事亹亹，無非仁者之用心；在朝閭閻，可見吉人之爲善。自畀典銓之劇，仍嘉勸講之勤。遽此引痾，祈於補外。念素懷之莫奪，宜眷禮之彌優。乃寓之於次對之清班，而付之以承流之重寄。得陳力就列之義，宜有令名；當治民考功之時，勉爲善政。其體朕意，益殫女爲。可。《海陵集》卷一五。

王師心除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制

天下之事無內外，設官皆所以爲民；人臣之心無去留，立義不忘於體國。肆茲謀帥，首及從班。具官某善積諸身，識明於內。舊聯持橐，蓋去朝者十餘年；累易藩符，能敷惠於數千里。洎復還於近署，每入告於嘉猷。率屬天官，事悉從於寬厚；侍言帝幕，學有助於緝熙。念夫勞逸均則出入俱榮，表裏一則重輕各得，爰遵近制，式勸群工。矧六閣之在西清，此新儲於祖訓；而七州之連東輔，茲密邇於行都。加寓直之崇名，表殿邦之重寄。益孚靜治，以對優恩。《海陵集》卷一五。

賀允中除權吏部尚書制

銓曹之設，其始以鑑裁用人；近世相沿，蓋專以法令從事。雖品覈具存於成憲，而推行實繫於得賢。要須敏健之才，痛革依違之弊。具官某持論公正，稟資清通。壯歲垂車，久遂山林之志；暮年結綬，亟陪簪橐之游。自擢置於瑣闥，數封還於詔令。每觀敕尾之議，曾不吐剛而茹柔；少露胸中之奇，必能揚清而激濁。惟是六官之長，實兼兩選之繁。命汝以遷，庶乎其稱。爾既明而通法意，固無患於拘牽；爾能直而杜吏欺，必不容其巧舞。益殫所蘊，用副予知。可。《海陵集》卷一五。

沈介除祕書少監制

石渠典籍之府，東觀道家之山。兩漢名儒，未見不由此而進者。矧今少令，領袖群英。優游木天，馳騁文囿。得人之盛，奎壁有光。以爾策名兩科，學瞻辭蔚，序于中祕，今十五年。雖久在外以枉其才，然器識之所以涵養者日益富。監貳既闕，莫如汝宜。其釋左符，遂還清貫。況惟茲職，舊所攝承。與修當代之信書，兼纂前朝之大訓。史家凡例，無不習知。益恢遠圖，副予褒擢之寵。可。

《海陵集》卷一五。

王剛中除中書舍人制

中書爲政事之原，西掖極儒臣之選。豈惟敷文華以藻飾一代，蓋欲明號令以鼓舞萬民。正須潤色之才，共服演綸之地。具官某富有用之學，挺不群之姿。發策而取文科，固已應唐詞人之號；讀書而通雅誥，是又兼楚左史之能。既踐歷於螭階，久攝承於鳳閣。念已權者不試而命，有故事之具存；惟並建則各伸所長，俾贊書之分掌。矧此國體，繫於王言。要當追三代之風，使文章煥焉可述；斯能聳四方之聽，若卜筮罔不是孚。往輯爾辭，庶裨予治。可。《海陵集》卷一五。

黃中除國子司業制

三代之學、皆本於明人倫。漢唐右文，惟以飾治具。本朝教養之法甚備，賢能接武出其中。奕世用之，逮今不匱。作成之效如此，豈有它哉！一師儒苟得其人，可以首四方而善風化。爾學問淵粹，端莊有常。曩魁俊科，屈處第二。綴英游於館閣之上，人莫得而親疏。自遷郎闈，久攝成均之貳。善誘不倦，成模可觀。今命即真，是爲因任。爾能明義訓之學，如穎達勸忠孝之道，如陽城使諸生業精行成，爾則與有無窮之聞。可。《海陵集》卷一五。

周必大試中詞學循一資制

國家自紹聖以來設詞學一科，蒐取異能之士。行之既久，所得爲多。肆朕中興，斯文益振。今試于春官者數十輩，而爾以粹文獨與斯選。拔尤若此，陞秩匪褒。姑游泮宮，以俟甄擢。可。《海陵集》卷一五。又見《周益國文忠公年譜》卷一。

洪遵除起居郎制

昔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見取於當時，著名於後世。然則載筆之任固不止於書言動，昭法誡，亦貴乎博識而多聞也。爾頃以詞學之茂，稱首殊科，兩登蓬山，衆謂淹久。自承宣室之召，即入直乎第二螭之傍，持論造前，多所宏益。茲命序進，隸于東臺。夫記言之司是將，專以古帝王之書爲法也。典謨訓誥，厥則具存。纂修所聞，毋易而守。可。《海陵集》卷一五。

張孝祥除起居舍人制

唐人有言，左右史當用第一流，蓋以其濡筆螭坳，出入侍從。群才識拔之始，必以是爲要塗。苟非其人，不在茲選。爾才業識度，秀於妙齡。頃魁詞科，朕所親擢。加之以老成解事，名未試而實已孚。淳涵道山，內益汪肆。遂由南宮牋奏之任，躡陞西掖記注之司。夫用士者欲各隨其材，而懷材者貴有適於用。朕今命汝，庶兩得之。往迪訓辭，毋懈于位。可。《海陵集》卷一五。

葉義問除侍御史制

柏府分三院，而柱下史爲雄劇之官，故簪筆以別其儀，橫榻以異其位，給騶以嚴其體。歷考前代，不輕授人，在於公朝，推擇尤慎。以爾鯁亮清恪，國之勁臣。峨冠赤墀，中外咸肅。凡正衙之所論，與造膝之所陳，每有以糾逖官邪，扶持國是。行矣閱歲，納忠爲多。今陞臺端，用增重于風憲之地。昔有功授職而聞之者相賀，溫造執奏而遇之者膽落。爾其毋避彊禦，毋畏高明，毋有隱而不告。朕所望者，往殫厥心。可。《海陵集》卷一五。

趙令報除權戶部侍郎制

漢九卿之高位，缺則選諸循良；唐三省之從臣，間亦求之督刺。朕參用前制，作興庶工。今得人於輔藩，俾貳事于計部。具官某材力彊濟，器資銳明。以帝王之本支而躬寒素之風，以公子之信厚而蘊疏通之略。累官于外，厥績有聞。五駕輶車，每應條而輒舉；再分符竹，茲游刃以無勞。與其借洪河之潤於近封，孰若觀利器之施於繁委。乃召從於帥閫，俾入掌於民曹。況嘗通延閣之班，可使蹈禁途之轍。若夫總國家之大計，究財貨之本原，倉儲斂散之權，錢幣重輕之制，朕不深告，爾皆習知。

往其善謀，副我虛佇。可。《海陵集》卷一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三。

何溥除左正言制

臺諫皆吾耳目所寄也。然御史糾官邪，助風憲，爲肅政之司；諫官裨主失，盡箴規，有責難之義。兩塗雖異，任用則均。以爾器資高明，問學醇正。擢在臺察，歲將再周。端慎自居，恬於榮進。望實之懿，久而益孚。今陞之於七人之聯，屬汝以諫爭之事。夫君臣之際，言合惟艱。下焉欲竭智而盡公，上焉貴博觀而虛受。漢文帝稱毋甚高論，朕則無所不容；魏鄭公謂願爲良臣，爾其以此自勉。可。《海陵集》卷一五。

謝芷除國子錄程大昌除太學正制

國家興膠庠以造天下之士，三年大比，決科者每不下數十人。幾馬群之遂空，蓋錐末之立見。朕方尊尚經術，衆建師儒，固當求學校之舊，行藝之優者爲之，亦庶乎多士之率服也。知爾芷之明於禮，爾大昌之深於書，久游賢關，聲實俱劭，糾正之任，莫如汝宜。夫治人者以身先，得道者以心授。作成在此，惟明惟公。可。《海陵集》卷一五。

唐堯封史浩並除太學博士制

朕勸學勵賢，恢張文教。令四方肄業之士，合經術詞賦爲一科。惟時膠庠，實號首善。師儒之選，尤慎擇人。以爾堯封抱藝不群，累更侯泮；以爾浩績文甚力，舊服賢關。是能兼二者之長，可以課諸生之習。夫經爲至治之法，賦亦古詩之流。通經者欲中道而從容，能賦者貴體物而瀏亮。士之器識，於此可觀。往其究心，訓迪毋倦。可。《海陵集》卷一五。

任古除監察御史制

公道之在天下，譬若權衡，然必得正人相須焉。柏臺之設，繫此匪輕。惟衆正之咸歸，則大公之克舉。爾之志操，朕嘗於公論得之。自爲小官，弗憚大吏。其宰百里，以身爲民，終不肯枉道而事人，可與居今而行古。頃時召對，朕固器之。憲僚缺員，無以易汝。惟庶事之一於正，惟群言之概以公。助我紀綱，勿墮其守。可。《海陵集》卷一五。

辛次膺差知泉州制

國之從臣，中外一體。入則告嘉猷于后，爲百辟之羽儀；出則下膏澤於民，作四方之藩翰。委任之意，其重惟均。具官某瞻智達材，施於有政。輔之以廉隅而志不詘，持之以學問而論不阿。頃自隱廬，召還禁路。進退之際，不欺于心。今起之於閒館之居，授爾以專城之寄。念彼閩粵，泉爲大州，獄市浩繁，正須善治。芟棠以辨民訟，酌水以澄吏奸，爾皆優爲，朕不多告。可。《海陵集》卷一五。

呂廣問除江東提舉制

士君子懷材抱藝，則必自有所守，顧豈以仕已貳其心哉？質之公言，朕不終棄。爾之爲郎也以才諝用，其去也以無罪行。再登于朝，前後一轍。此時論之所未喻，固宜有以詳試之。大江之東，往將使指。凡邦儲之斂散，與貨政之懋遷，爾能究心，亦足自見。可。《海陵集》卷一五。

徐林除權戶部侍郎制

禹疇用政，足食爲之先；周典建官，理財居其半。矧是版曹之設，實惟邦計之專，非深知乎本末源流，必自困于簿書期會。不有能者，孰堪付之？具官某敏健兼人，精明博物。以儒選而有適時之用，以經通而得富國之方。昔同琬琰之就煨塵，重嗟中廢；今若驂騮之開道路，益見老成。與其跼遠用於他司，孰若試實才於劇部。宜頒新命，俾易貳卿。大夫不能貧，在乎彊本而節用；惟國無妄費，則不傷財而害民。朕方深信於仁賢，汝尚均齊於調度。益思善後，務究嘉猷。可。《海陵集》卷一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三。

黃章除國子監簿制

今之占一善名一藝者，苟有位于朝皆足以自見，惟在乎隨所用而安之耳。憲府之屬，爾嘗爲之。服勞簿書，每克自力。今又以庠序之舊，改命于成均。周旋師儒之間，典掌行藝之籍。爾處于此，必能安焉。往其勉之，益慎厥止。可。《海陵集》卷一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一〇八。

沈樞除御史臺簿制

國之紀綱，屬在憲府。官無小大，皆欲以兼亮有守之士爲之。儲才於茲，其用固有序也。爾以學業之茂，安於所守而達於所知。延見昕朝，首告朕以君子小人說。夫二者治道之要也，爾能知之，足以爲臺屬矣。鈞稽之任，其尚勉哉！可。《海陵集》卷一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七。

陳良翰除江東提刑制

凡抱功修職之吏，必善用其所長。如扁之斲輪，良之執靶，非智專者不能精也。況乎典庶獄于外，觀五刑之中，敷求吉人，意固有在。爾之爲吾理官也，練習文法，決疑以審，請讞以明。踐更職司，貳于廷尉，是嘗處天下平矣。今付汝以攬轡之任，責汝以平反之功。蓋因其能，敷惠一路。當使彤幃問俗之意，不減丹筆泣囚之時。往哉惟欽，咸庶中正。可。《海陵集》卷一五。

施鉅除知洪州制

江山作鎮，有如翼軫之區；岳牧用人，無若股肱之舊。蓋事權之所寄，必資望之兼崇。疇厥帥才，命之書贊。具官某風猷廉勁，識度粹夷。由清路以奮飛，登政塗而勵翼。自安常操，如松竹之貫四時；汔保令圖，如鴻鵠之舉千里。旋授虎符之寄，往勤桂管之行。海道肅清，邊隅綏靖。念賢人之在遠，亦既久勞；嘉善政之有成，宜從近徙。眷惟大府，實控雄藩，自非長才，豈能兼濟！臨之以賈父之威，吏焉敢飯；濟之以廉君之惠，民孰無襦。往輯爾庸，用承詔訓。可。《海陵集》卷一五。

蔣璨除敷文閣待制制

爵祿天下之砥石，王者所以厲世磨鈍，朕未嘗輕予人也。況內閣之邃，先猷所藏。寵職高華，列於從橐。今將以爲二千石共理之勸，且見朕愛民之心。因此序升，庶乎其可。具官某儒胄之懿，藝兼於人。乘輅效官，閱歷二紀。頃固嘗領轉輸於近甸，典浩穰於行都。游刃之餘，老而彌壯。顧蘇臺吾股肱郡，方倚汝以治之。燕衛森凝，事能趣辨。吏最之賞，夫豈汝遺。由祕殿纂修之聯，陟西清次對之選。茲爲異數，益懋而承。可。《海陵集》卷一五。

凌景夏就差知襄陽府制

自列郡而陞帥府，非二千石之有風績者，朕不以虎符畀之。爾頃自綸闈，分麾出守，清才雅望，卓然與俗吏不同。民謠流聞，政績登最。宜有以褒表治效，用勸師帥之官。眷惟襄陽，實號方面。跨對楚沔，今爲邊衝。非信義不足以安遠人，非寬仁不足以振疲俗。命爾移牧，爲予干城。往頒詔條，克荷優寄。可。《海陵集》卷一五。

周操都絜並除吏部郎官季南壽除考功郎官張孝祥除禮部郎官制

中臺號政本，六屬分郎闈。吏禮二曹，尤爲高選。朕厲精庶務，思有實才。官人之方，先視其攝。及此試可，從而類升。蓋操也以積學師賢關，絜也以通材貳工監，南壽辭林之秀，孝祥舉首之英。久在石渠，校讎祕籍。今並以兼官之舊，錫命而爲真。典銓者當兩選之繁，考績者據七司之會，隸南宮者有舍人之目，各踐厥次，毋墮爾成。可。《海陵集》卷一五。

楊椿除給事中制

東省之爲要地，尤重設官；夕郎之在從班，蓋專論事。念庶政之方飭，猶舊員之靡充。今當並建於老成，使得相參而平奏。具官某蘊識端亮，持身直溫。故郡多賢，繼西蜀之諸老；先朝取士，冠南宮之萬人。自再歷於英躔，亦久儀於禁路。雖武部掌七兵之事，能濟以文；而經帷陳六義之辭，必歸於正。籍此論思之力，揚于封駁之司。惟朝廷治亂之端，在命令罷行之際。知體者志其大，善謀者圖于初。往能慎思，庶有忠益。可。《海陵集》卷一五。

周執羔復祕閣修撰改差知池州制

今之士大夫以帥守入蜀者，朕未嘗不念其道塗之邈，等其歲月之勞。或因任以數遷，或曲從而近徙。皆有恩意，勸趨事功。安其止而榮其歸，庶幾乎待下之道盡也。以爾儒學之懿，長於治民。羽儀中朝，嘗列從橐。起自閒退，分予左符。轍環四川，綿歷三郡。茲既以便親之請，改命而言旋。寵之以石渠譔次之名，優之以粉社鄰邦之寄。亟承褒渥，益盡乃心。可。《海陵集》卷一五。

華顒除司農寺丞余良弼除將作監丞制

寺監設丞，參釐衆務。況九扈之爲農正，五工之屬匠卿，必得其人，相須乃濟。今爾顒以序而進厥位，由才業之可稱；爾良弼自外而登于朝，亦器能之堪用。夫堯以稷官爲重，而周惟事典至繁。先王立政之規，非吾儒不能知也。朕所望者，爾毋不祇。可。《海陵集》卷一五。

張燾除端明殿學士依舊知建康府制

漢褒循吏之治，或拜爵於通侯；唐寵守藩之臣，至疏恩於便殿。矧茲留鑰之重地，粵有禁塗之舊人。既治績之彰聞，宜徽章之特賁。具官某精忠自信，敏識多通。才猷久著於從班，事任累更於方面。二十年持橐之望，雖寢遠於本朝；數千里叱馭而驅，嘗有功於全蜀。洎投閒而抗志，能秉哲以全身。迨予庶政之更，付以陪都之寄。澄清獄市，本齊相之無爲；鎮撫軍民，亦蕭公之是將。謂牧人御衆效有以善其職，則增秩賜金不足以疇其庸。爰加祕殿之新班，式表西清之故老。噫！朕誠倚注，不忘曳履之聲；民願借留，每有攀轅之志。姑安舊服，庶協群情。尚深體於予衷，益懋揚於乃績。可。

陳誠之除知樞密院事制

國家有常德之輔，可與立武而保邦；君子有先見之明，故能研幾以成務。用人惟其若是，當世莫不安之。諷厥在廷，得於已試。具官某風度凝遠，器資靖深。當大廷發策之初，首講明於長算；在禁路服勞之久，每涵養於壯猷。顒然進退之間，綽有中和之度。時方更化，再持橐以還朝；事不辭難，三抗旌而出使。遂自禁林之邃，入陪機筦之崇。按疆外之清夷，協幄中之慎密。當同寅而心不貳，處獨任而才有餘。爰稽衆論之公，式畀元樞之命。噫！仲尼有文事武備，蓋此道之本同；子房無智名勇功，宜斯人之是繼。往祇予訓，益盡乃心。可。《海陵集》卷一五。

程臨知夔州制

雲安控三峽之險，蜀孔道也。九郡四軍監，皆總於帥臣。惟望實之素孚，則事權之增重。求之最籍，今得其人。以爾果達之才，老於吏事。剖符乘傳，往來乎楚漢之郊。領利路之轉輸，鎮益州之都會。夔之屬部，舊亦按臨。閩制既虛，無以易汝。朕欲使內外均重，如權衡之平；小大相維，致藩屏之固。爾其謹視民卒，宏宣詔條。予訓是承，往勤綏馭。可。《海陵集》卷一五。

王綸除同知樞密院事制

朕惟天下無事，尤宜致慎於萬幾；賢人在朝，固可折衝於千里。乃眷本兵之地，仍當偃武之時。方用德以爲先，必同寅而有助。具官某懿文行遠，沈識造微。雖蚤以辭華結朕知，而實以器業負時望。學有所守，自期君子之躬行；知無不言，蓋得古人之遺直。嘗獨掌禁林之大冊，且備聞經幄之嘉猷。念初服於從班，即兼承於密旨。以周慎固弭兵之定議，以嚴明整經武之舊規。僉曰老成，久茲詳試。俾自冬卿之貳，進陪右府之嚴。精神所加，中外咸屬。噫！夙夜基宥密之命，朕不敢康；道德成安強之威，爾其無懈。益懋憲邦之略，共圖康世之功。可。《海陵集》卷一五。

全宋文卷四八一二

周麟之 五

孫道夫除權禮部侍郎制

虞舜命九官，蓋急賢之爲務；伯夷典三禮，惟熙績之是圖。朕爲官而擇人，本禮以成政。思得貳卿之後，率循往古之規。具官某挺拔不群，疏通無滯。辭華服衆，本兩學之舊儒；議論過人，實四川之名士。久矣蓬山之引去，復茲省戶之來歸。置在月卿，不愧容臺之陟；出爲星使，有嘉沃轡之還。既具著於顯勞，宜亟膺于褒擢。載念當郊之歲，尤資掌禮之臣。維春官修頌祇之書，必有以肸飾舊典；維司樂序雲門之舞，必有以燕娛靈心。勉蒐閱於上儀，助涓成於熙事。往祇予訓，惟既厥心。可。《海陵集》卷一六。

魏良臣知宣州制

朝廷待執政之舊，猶吾股肱；牧守視諸侯之雄，爲國藩輔。茲圖雋望，用畀名城。既僉論之咸孚，宜贊書之是錫。具官某才資果達，志尚方嚴。操修不變於險夷，出處屢更於閒劇。頃持橐以居外，首賜環而造朝。擢在政塗，整頽綱而甚力；恢然才刃，掃宿弊以無留。方須善治之興，遽有均勞之請。居是邦而聞政事，屬此剖符之虛；起於家而見吏民，不殊懷綬之寵。徒得君重，亦便爾私。噫！汲黯在朝，昔固多獻納之助；召公維翰，今必有蕃宣之勞。往俟政成，毋忘猷告。可。《海陵集》卷一六。

王師心除給事中制

臺閣從臣，尤重瑣闥之拜；朝廷庶務，必關書牘之嚴。自非平奏之才，曷允至公之論？爰咨在位，今得其人。具官某雅亮不群，清純有守。早以俊林之譽，揚于禁路之華。祇若予工，曾遠圖之未究；久淹于外，宜舊德之遄歸。幹旋雖賴於長材，封駁正資於重望。朕方考昔賢之餘烈，悵斯道之久衰。觀元素納忠，至擅回天之譽；若李藩挺節，尚存批敕之風。蓋脂韋者必致於瘵官，而矯訐者又嫌

於邀譽。往伸汝志，用協予衷。可。《海陵集》卷一六。

王綸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制

朕考擇群材，分遷從列。惟久於劇任，必使之居清簡之曹；惟長於代言，故因以畀嚴凝之直。孰膺妙選，茲屬名儒。具官某藝了十人，身兼數器。由待問有殫見洽聞之業，故結知於高文大冊之間。自歸踐於朝班，繼獨兼於詞禁。追歷代坦明之作，思若涌泉；當大庭播告之修，言皆破的。雖應酬之甚裕，亦勤瘁之良多。朕今省繕營之工，此則職閒而無事；圖翰墨之舊，此則禮厚而益親。進陞荷橐之華，仍視玉堂之草。往承優眷，益懋遠猷。可。《海陵集》卷一六。

趙逵除中書舍人制

司內史之贊書，綴甘泉之法從。觀昔治朝之盛，嘗率用於數員；念今詞制之繁，亦固難於專掌。茲得多聞之士，盍從並建之規。具官某稟資粹清，植操夷澹。早魁多士，得大名而匪虛；平視要塗，能中立而不倚。自紉書於金匱，旋載筆於螭階。有嘉記注之嚴，不替論思之益。豈惟勵遂良之志，職在守官；咸謂有仲舒之文，雅宜爲誥。矧嘗攝事，備著能稱。俾從瑣闥之聯，遂正綸闈之直。益思廣

業，用副隆知。可。《海陵集》卷一六。

徐林除刑部侍郎制

刑名本乎禮義，法律出于詩書。故憲部貳卿之聯，雖實總乎刑辟；然累朝圖任之制，亦不專於法家。安得通儒之才，用爲祇德之教。具官某器資敏辨，識慮精明。少陪三館之游，既時親乎求見；晚踐九卿之次，嘗中廢於非辜。念遠業之素優，宜公朝之復用。就司府計，出領軍儲。暨茲歸覲之初，嘉爾奏陳之悉。宜延登於禁路，遂入佐於秋官。庶幾忠信慈惠之師，復陳於臬事；將使頗類放紛之弊，盡變於文風。往哉惟欽，服我攸訓。可。《海陵集》卷一六。

唐文若除起居郎王剛中除起居舍人制

左右史雖以記言動爲職，而論思獻納實視從臣。地近秩清，每加遴選。故本朝用士，多取於蘭臺之英。苟非其人，斷不輕授。以爾文若學瞻而詞蔚，足以先人；以爾剛中行峻而才清，嘗與前列。或於石渠有博覽之譽，或於蓬觀有佐譔之勤。肆茲同陞，載筆入侍。惟守官以據正，惟臨陛以盡恭。朕於此除，觀汝遠器。可。《海陵集》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九。

葛立方除吏部侍郎制

天官之有大小宰，首冠六卿；吏部之有文武銓，同分兩選。思得清通之彥，助予綜覈之公。具官某學世其家，器優於用。早儲喬松之令望，嘗歷握蘭之顯曹。昨去周行，久紆隼望。迨闢至公之路，盡收遺野之賢。召以名郎，登于宰士。糾違省闥，實多詳整之稱；結好鄰邦，不負光華之遣。肆圖嘉績，亟置從班。爾能使法行而無阻格之私，吏畏而絕姦欺之弊。斯乃稱職，往其懋功。可。《海陵集》卷一六。

蘇簡除直祕閣知廣州制

嶺海之陬，去朝廷遠矣。夫欲究王澤於下，達民情於上，非吾制閩之臣何望焉？然其帥節所臨，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體重，必求如昔之人所謂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者爲之，庶幾乎神人之致喜也。今朕選用，有得於世臣之家。爾祖在朝以忠讜著聞，傳家以端靜爲法，克濟厥美，皆曰汝賢。賁之寵名，用殿南服。爾能內肅清所部，外鎮撫諸蠻，使山行海宿不擇所而安，公藏私蓄不勞力而裕。既有得於邊陲之效，將無愧于前人之光。可。《海陵集》卷一六。

榮薺除權戶部侍郎制

樂言利者病於不知義，善足國者貴乎能富民。若時邦用之耗登，繫爾版曹之濟否。具官某老於吏事，舊有能名。以三十年附翼之臣，久焉留滯；凡二千石承流之地，多所踐揚。幸存綿上之善人，猶是貞元之朝士。徙從輔郡，入守行都。謂下車之可觀，意餘刃之未頓。是用擢升計部，參貳列卿。朕方歌南風阜民之詩，下西漢敦本之詔。念經常之有制，宜取予之惟時。毋規小利而較錐刀之微，毋事虛文而忘雀鼠之耗。當體朕意，益殫汝爲。可。《海陵集》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三。

張偁除知臨安府制

漢以千石高第入守長安，一時名流類著風績。朕於輦轂之下，亦欲參前制而任人。故比年或以循吏得遷，或以漕臣就徙。能者必用，不矜于同。爾開敏有材，深明乎吏道之要。頃分郡寄，治行卓然。來班六條，率職唯謹。凡屬部有不平之訟，及中都有一切之須，皆能審決適中，趣辦無缺。今置之於浩穰之地，而責爾以彈壓之功。若廣漢之發姦如神，若翁歸之絜己自守。惟滯囚之亟去，惟宿蠹之深懲。政或有成，朕不汝棄。可。《海陵集》卷一六。

李文會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制

朕求實德以順民心，簡重臣而鎮方面。念坤維所繫，隸帥封者五十四城；而魏闕相望，經郵置者六千餘里。遽聞牧御之缺，亟選撫綏之良。彼有人焉，朕無憂矣。具官某疏通知遠，端重鎮浮。剛柔有以相須，文武惟其所用。早由要路，參密畫於斗樞之廷；晚以舊勞，領藩符於井絡之野。洊從東路，再典大州。治貴靜而邊瑣寧，政報成而民譽藹。雖長沙在近，令內徙以誠宜；然益部匪輕，顧暫虛而不可。眷言瀘水之效，素得蜀人之心。爰就畀於重權，庶俯從於衆望。噫！叱馭過邛邛之坂，想忠臣無憚於遄驅；好文追齊魯之風，念循吏尚存於遺化。朕屢下寬詔，深懷遠氓。減科調之繁，繫爾宣吾德教；列屯戍之衆，賴爾審其輶鈴。往須善最之成，克繼前模之美。可。《海陵集》卷一六。

趙子瀟除直祕閣兩浙運副制

國家分道置使，職均地殊，如浙之東西，實不可以諸路比。護漕於此，則久與其它按部者不同。蓋以總兩畿之轉輸，臨萬乘之都會，兼是劇寄，委於一司，自非彊敏之才，未見其能濟也。以爾警辨嚴恪，爲時名節。豈惟吾宗之良，是亦士大夫之有操守者。比由計部，出領兵儲。有如長材，焉得在

外。今使爾乘輶近甸，宣布詔條。於行闕有共官給御之須，於屬城有察吏觀民之責。凡是數者，當率其先。進聯中祕之華，來作外臺之表。可。《海陵集》卷一六。

參知政事湯鵬舉除知樞密院事制

朕復祖宗之舊章，分文武之大柄。以宰臣當代王之事，任不兼於本兵；惟右府得折衝之臣，權實亞乎端揆。我有明命，播于多方。具官某才堪憲邦，仕不枉道。以人望則素有大臣之風采，以政績則類非俗吏之能爲。自振淹於總攬之初，即借重於紀綱之地。放淫距諛，障百川而東之；激濁揚清，見一鶚之直上。言皆本《十翼》之義，是能讀《三墳》之書。爰度師虞，用登政路。雖可否相濟，方觀齟齬而靡爭；然弛張異宜，必賴研幾以成務。非我壯猷之老，孰專基命之司。噫！斗爲天之樞機，蓋取乎斟酌元氣之用；武乃世之砭劑，當教於膏肓未病之時。除戎器所以戎不虞，用真儒所以爲無敵。往其慎密，共此幾康。可。《海陵集》卷一六。

陳誠之除權禮部侍郎制

朕當治定之初，新一代之制，固已質前聖而無疑，交神人而咸格。惟其庶事之備，則有司存。至

於兼總情文，非時通儒，孰能與此？具官某以淵源之學，濟沈粹之資。頃者爲郎祠曹，掌教學省，皆春官事也，而俱以稱職聞。茲居貳卿，其誰曰不可？昔舜以典禮命伯夷，戒之以「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其簡而大也！厥今法此以爲訓，爾其法此以守官，無俾秩宗，專美前古。可。《海陵集》卷一六。

韓仲通除權刑部侍郎制

朕矜民愚自罹于罪，雖不得已而用刑，未嘗不爲之疚懷。故屢下欽恤之詔，慎擇明允之士，示以易避，開其自新，庶幾民協于中，刑措不試。具官某持心近厚，議法以情。久踐棘司，見謂稱職。逮爲廷尉，時無冤民。茲擢貳於秋官，蓋得之於已試。昔虞舜有好生之德，而皋陶有無刑之心，民用不犯，朕甚慕焉。爾其往盡乃心，益體朕意，無以古人爲不可及。可。《海陵集》卷一六。

余堯弼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制

朕總七德以經武，務隆悠久之規；飭右符以本兵，實贊恢宏之治。非時俊偉，曷副簡求。具官某性資端良，學力超詣。中德外見，粹然真仁義之人；遠業深涵，久矣播縉紳之譽。屬進專于言責，果

大著于風猷。睠惟樞筦之崇，實亞台衡之重。顧今文修武偃，雖邊隅無事于折衝；然必德選言揚，斯廊廟不歎于莫助。用掄才于衆俊，俾叶志于上公。茲誠輔弼之聯，豈獨兵戎之務。惟誠一可以參萬化，惟忠藎可以究遠猷。其虔乃心，以爲予訓。可。《海陵集》卷一六。

張杞除祕書少監制

圖書府蓋國家儲才之地，曩者屹然崇成。朕既親爲觀焉，而又命近臣以專綱領之任。然得隸職其間者多不踰數人，而監不置少亦已累歲，此有以知其選矣。以爾文行之美，表于縉紳，比加識擢，益有賢譽。茲用輟爾于風憲之地，畀爾以文字之樂。爾能祇率厥屬，使皆有以副朕遴選之意，則朕豈惟于爾嘉，爾屬當亦有以尊顯之。其往欽哉！無斁。可。《海陵集》卷一六。

巫伋兼侍講制

昔傳說謂：「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至哉斯言！夫古事遠矣，欲究觀治忽之所以然，捨經何以哉？具官某識趣高遠，議論純正。比以掌諫參與勸講，蓋嘗以虞夏商周之書爲朕言之。爾位諫大夫，以經術入侍爲久，朕將取爾說之有補于今者，舉而措之天下，將以逮古治之盛。爾於斯其益

勉之。可。《海陵集》卷一六。

葛立方除考功員外郎孫仲鼈除司勳員外郎制

稽歲閱之淺深，覈芳閥之虛實，銓曹所以弊吏治明賞典。茲者爲尤嚴，非練達之才不輕畀也。以爾立方智識明敏，業世其家；以爾仲鼈器局宏深，譽聞于時。頃者召試列于蘭臺，積有刊正校讎之勤。況茲兼攝既久，綽著能名，申命即真，僉言惟允。宜圖報塞，嗣有褒嘉。可。《海陵集》卷一六。

湯鵬舉除直顯謨閣差知婺州制

九列之重，延閣之華，委之要邦，付之共理，凡以重吾民也。今宇內無事，根柢是先。綏之則安，擾之則懼。過懦則無立，過剛則不親。爾之公直強明，吾有取焉。歷劇部，更方州，典輦轂，其勤亦共聞矣。寶婺之分，地近俗龐，畀付不輕也。陟之近職，以寵爾行。爾其勉究所長，益務惠養，以荷吾寄。可。《海陵集》卷一六。

段拂除給事中制

政事之出，本根實自於西臺；審覆之詳，營轄常資於左省。用才惟一，平奏尤難。必求端良之人，以付論駁之事。具官某早登舍選，屢掌泮宮。晚貳宗司，寢躋法從。史筆秩宗之久直，經帷翰苑之兼華。凡所踐揚，莫非清要。效見已試，官宜次遷。輟自綸闈，陞于瑣闥。俾出納以之多益，則教令靡不是孚。惟既乃心，同歸于治。可。《海陵集》卷一六。

敷文閣直學士晁謙之磨勘制

考績之法，自大夫而上至于朝議，員則有定數矣。庶官泥于格而不得進，侍從因其最而與之陞，茲舊制也。具官某粹文雅量，能世其家。頃游禁除，蓋嘗以儒學入侍。屢典藩郡，丐閒自頤。有司校年，當以序進。秩冠六品，亦足以增延閣之重，而彰官閱之優焉。尚樂燕休，毋忘明陟。《海陵集》卷一六。

知臨安府榮薤職事修舉轉行一官制

今之行闕，實視上都。繫諸夏之本根，劇長安之浩穰。治之急則致烹魚之碎，應之緩則失御捍之方。二者罔中，鮮能有濟。惟爾以幹方之舊，詳練而通事幾，精明而有風采。自二千石高第入守于茲，不數月間，鋤弊剔蠹，舉有可觀者。廂有官而都市肅，夜無警而比閭安。浚湖而水利修，除道而徑塗坦。凡此實惠，吾民願之。匪棘匪舒，不勞而辦焉。得不舉增秩之科，示勸功之意？選諸所表，俟以汝遷。可。《海陵集》卷一六。

康執權落致仕與郡制

朕敷求黎獻，用乂我民。亦惟有若商之老成人，周之耆壽俊，雖或得以自休于厥家，若時詢猷，則必復即我御，事踐厥服。具官某抱道淳篤，迪于多聞，克遠省于古人之德。在朕初載，命之曰：「汝惟奮于膠庠，首茲多士，時惟汝式，用陟汝于禁路。祇乃比事，厥職修顯，罔有内外，茲三十年。越其告歸，用嘉汝之丕治。」肆朕今立政，惟屏儉朋，惟圖舊人，罔敢播棄我黎老，矧有遺于大耄之用。汝心未厭，亦尚克堪。往綏有邦，俾民訓于爾德。可。《海陵集》卷一六。

鄭望之落致仕召赴行在制

朕蒐賢簡能，穆布在位，猶懼其有遺才也。訪故老于菟裘之營，得所謂守善純固，黃髮不怠，可以表儀當世者，則又將裹輪以招之。具官某一代耆英，安于靜壽。簪橐之望，今三十年。散金丘園，固無愧乎止足之義矣。然昔之謝事者，或以陋巷與政議，或以歲時爲朝臣。蓋年彌高而德彌劭者，世所尊，身之老而才之壯者，謀必審。朕意所屬，卿宜未忘。盍亦膏已垂之車，紆既解之紱而來歸也。佇觀遠用，入告嘉猷。可。《海陵集》卷一六。

蕭振職事修舉轉四官制

漢代以承流宣化，責成師帥之臣；宣皇以贈秩賜金，用獎循良之吏。念中興之歲久，思外治之時修。選建仁賢，輯寧方夏。將使邇遐之共貫，莫先勸沮之兼明。爰錄顯庸，遂申褒典。具官某材資卓傑，智慮光明，憲邦全文武之能，臨下合寬嚴之度。楚令尹三已無愠色，何歉於心；杜延年再用有治名，實堪其事。比雪池陽之屈，復勤蜀部之臨。策竹歡迎，豈止一方之風動；芟棠聽訟，不煩三令而化孚。護列城以相安，綏遠氓而用裕。廉平不擾，遠追建校之風；審固多謀，坐得籌邊之略。爰稽最

績，允謂殊勞。內閣陞華，特陟通班之峻；崇階錫寵，更加寓祿之優。集此寵章，用爲醴賞。噫！五十城之重寄，予復何憂；二千石之名流，爾最爲冠。往其勵志，共此榮懷。可。《海陵集》卷一六。

汪勃知湖州職事修舉特轉三官制

天下本無事，庸人或至於擾民；俗吏多虛名，顯賞莫先於貴實。朕清心以理庶務，褒德以懷萬方。有嘉慈惠之師，茂著循良之迹。欲彰厥善，何愛於恩。具官某以靜粹持身，以寬和服物。浮沈州縣，久安平進之塗；佐佑樞機，晚契老成之望。當急流而去位，能掃軌以全名。比從巖壑之居，起鎮股肱之郡。避堂而咨治道，簡易爲先；酌水以振清風，廉平可法。惟無心求赫赫之譽，故不伐有謙謙之光。比再露于需章，期退全于晚節。累詔加勞，爲民借留。眷言荅雪之邦，久闕龔黃之政。有如靜治，宜被褒揚。夫吏數易則下不安，美成在久；我無爲而民自化，政貴有常。往膺增秩之榮，益懋承流之績。可。《海陵集》卷一六。

洪遵除起居舍人制

朕惟盛德之後必有達人，雖天之報施理固如此，亦教忠有所自也。昔爾父忘身犯難，能盡節于我國家，而爾弟昆一門競秀，以詞學中選者三人焉。爾居伯仲間，又有最良之譽。再登館閣，未究汝長，困于閔艱，朕所渴見。今既召對，思所以處爾者，其可使之遠于朕乎。豹尾之中，螭頭之下，出入侍從，爾宜與焉。其勉厥修，尚無愧於前人之績。《海陵集》卷一六。

洪邁除祕書省校書郎制

士之有懷材抱藝，雖其未遇，世固以遠大期之。及乎得時，惟上所用，人皆不以爲過。何者？公道立則賢能興，有蘊於內不可揜於外也。爾以宏博舉十餘年矣，久坐困躓，不得列于英躔。今也召歸，校讎天祿。顧爾兄方載筆螭陛，而爾又有登瀛之榮。棣萼聯輝，薦紳盛事。益厚所養，爲邦之光。《海陵集》卷一六。

王剛中除起居郎制

左右史密侍殿坳，六司記注，職雖一也，然其位序則以東西二省爲之別焉。朕得隲才，不嫌詳試。以爾器閎用遠，有守不阿。頃自著廷，列之螭陛，造前論事，纚纚可聽。夫古之史官各有所記，言與事莫得而相入也。言爲《尚書》，事爲《春秋》。今之設員，亦本前制，命爾更踐，豈無素哉！爾其兼舉而茂明之，以稱朕褒遷之寵。《海陵集》卷一六。

全宋文卷四八一三

周麟之六

王彥差知金州制

朕惟蜀漢諸郡控連山南，介於邊衝，襟帶深阻，二千石以共理之寄兼禦侮之事，非它州比也。必其威重可以彈壓屯戍，加之靜治有以拊摩瘡痍，自非名將之儔，茲未易以輕畀。具官某膽略忠壯，望雄于邊。周旋戎弢，夙有多績。武都之治，威譽隱然。惟茲西城，實號方面。分虎剖符，莫如汝宜。萬旅連營，賴壯猷以爲之節制；四州接壤，須善政以爲之撫綏。尚勵爾能，以承予訓。《海陵集》卷一七。

劉章除權工部侍郎制

朕簡任儒臣，左司起部。雖云技巧器械之事，不足以煩老成；至於論思獻納之官，茲所以爲高

選。非取充位，蓋期得人。具官某慎重自將，純明有守。精於史學，洞歷載之數千；頃以文科，居大廷之第一。策名三館，去國累年。須召對於公朝，復徧儀於清路。守官載筆，退唯謹於必書；銜命抗旌，歸更嘉其不辱。甄此多績，畀之貳卿。夫舜命共工，序乃先於降典；而周分事典，制皆備於考工。爾爲多聞，必達古意。往祇予命，尚遠乃猷。《海陵集》卷一七。

路彬除刑部郎官制

朕擇吉人，以觀于五刑之中。惟時秋官，實掌邦禁，郎吏之選，非才莫居。以爾法理詳明，輔之文雅。擢在棘路，逾三十年。自評而丞，一再爲正。又嘗五易憲車于外，轍環於湖廣江漢之郊。茲圖老成，入踐省戶。使汝持議之際，不減平反之時。斯爲祥刑，朕不多告。《海陵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胡棣除兵部郎官制

朕耀德以爲威，安民以爲武，任賢以爲折衝之具。戎部雖設，殆同清曹。握蘭者優游乎其間，非老成謹厚之士不畀也。以爾業履純茂，多所踐更。自蜀趨朝，贊事外府，久攝承于夏官之屬。爰嘉乃

績，就命爲真。惟立武之常規，與除戎之大戒，載在古訓，非儒者不能知之〔二〕。往思悉心，以助而長。《海陵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二〕非：原作「其」，據《永樂大典》改。

周綰除吏部侍郎制

諸老並用，足爲在位之光；貳卿分曹，無若兼銓之劇。疇膺寵命，允屬耆英。具官某局度方嚴，性資敏達。素官于外，踐更帥守之官；晚躋于朝，躡置師儒之長。多士得所矜式，斯文賴其作成。念齒及於彌高，豈官遷之可後。朕觀其有考藝之識而知鑑裁之密，取其有厲賢之效而見品覈之精，協彼僉言，升于選部。爾其痛懲姦吏之弊，使吏畏而不欺；恪遵成法之嚴，使法行而無壅。往熙乃績，毋易吾言。《海陵集》卷一七。

陳正同除敷文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制

右府本兵之地，惟長貳總秉諸事，爲朕腹心。若時屬僚，寄委咸重。奉承密命，必用從臣。闕而

不除，十數年于茲矣。朕今得世濟之彥，拔其才而用之。具官某直亮多聞，得於家學，持論據正，亦克似之。賜環來歸，既陟汝于禁路；兼寓幾直，罔不惟職業之思。朕方櫜弓戢戈，以常德立武事。如爾明慎，允宜在廷。內閣陞華，鴻樞稟務，併以授汝，往其欽哉！《海陵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一一六。

楊揆除權刑部侍郎制

朕以大中之法輔常教，惟四方典獄，懼弗簡孚。司寇詰姦，實總斯事。故自昔貳卿之選，多以練習文法、久于廷尉者爲之，此所謂因能而任官者也。具官某朴茂有守，罔拘攣于法家之科。停疑決平，不失古義，久在棘路，精明多通。憲曹既虛，無以易汝。朕欲剔決滯訟，申理冤民，痛懲鍛煉之吏。爾能深體朕意，恪修厥官，期于無刑，斯曰稱職。《海陵集》卷一七。

湯允恭除權兵部侍郎制

今東南士大夫仕于蜀者，或受命而往，或述職而歸。朕未嘗不別其才能而盡器使之方，旌其勞閔而制序遷之等。凡所寵勵，同于勸功。具官某廉慤自將，不爲表襮。約己厚下，所臨有聲。自抗旌於

井絡之郊，固已三易輶傳，七更歲華。猛吏興而爾政平，貪人敗而爾節見。成效卓著，亟賜之環。延見昕朝，軫其勤瘁。授以簪橐，列之司戎。夫成周之隆，兵寢不用，然猶命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是則經武之備固不可以無事而廢也。其體朕意，益殫乃心。《海陵集》卷一七。

林安宅除廣東運判李植除湖北運判制

凡觀風察俗之吏，輶車所至，通號外臺，惟時寄委尤重。況番禺當百粵之會，荆楚據重湖之封，地遠寄深，所當遴選。今爾安宅儒科之舊，而優於吏能；爾植吏道之良，而本以儒術。有此二者，付之六條，庶幾乎孚惠于列城，用稱朕愛民之意。《海陵集》卷一七。

李琳除敷文閣待制知湖州制

天下之勢猶持衡，善爲治者扶其偏而已。惟中外一體，重輕適中。故漢選守相之良，入備公卿之缺，而當時廷臣亦兼使治郡，如汲黯以九卿補外，蕭望之繇諫大夫出守平原，用斯道也。朕比下明詔，固欲踵前轍而行之。具官某豈弟愛人，得于天性。與物無忤，中實敢爲。至其遇事激昂，每思有以自見。典銓歲久，士論稱之。以身爲民，蓋汝本志。雖朝廷重於失老成之彥，而郡邑急於得慈惠之

師。矧是雪川，今爲近輔，寬政之後，弊亦良多。爾其深懲吏姦，勿使滋蔓。首知民害，毋令敗群。列職西清，仍班從橐。帝城不遠，治績易聞。宣布之餘，尚廛猷告。《海陵集》卷一七。

許尹李莫並除直祕閣制

石渠天閣之祕，今使司外臺、制邊閫者，亦得寓直於其間，非功著而職修，未易以斯寵畀也。朕惟尹之按蜀部，茶課辦而馬式明；莫之帥瀘川，疆事靖而封守固。此兩人在萬里外，而政事之美藹然有聞，士大夫自西南來，皆可訪而得也。故予並命以職，使偷分吾東壁之光。雖然，朕深軫遐方，亦嘗究其利病。蜀中諸郡，地狹民貧，榷茗者額屢增而園戶不能支，爾尹當圖其裕。瀘南劇邊地，控夷落，興寨者事煩擾則蠻人何所賴？爾莫必謹其防。各勉來勤，以綏後渥。《海陵集》卷一七。

胡彥國除直祕閣知潼川府制

蜀郡五十四，而會府爲雄藩。考近時師帥之賢，朕猶能志其一二。昔爾兄以達材瞻智屏蔽西南，保全一方，卧護諸將，功大名顯，其民卒皆有甘棠之思。餘烈未泯，厥心慨想。今梓潼闕守〔一〕，尚當求其類而用之。以爾敏辨兼人，世名不隕。政事方略，似其哲兄。三歷專城，所居民富。徙帥淮

右，瘡痍日蘇。迹其所臨，靜治弗擾。愛民則甚寬而不弛，奉法則雖嚴而不苟。與其跼近地而累事功，莫若付遠民而分憂顧。劍東重地，命汝往焉。內閣高華，更加寓直。旄麾所嚮，誠可以慰蜀父老之心。少須政成，嗣有褒寵。《海陵集》卷一七。

〔二〕闕：原作「關」，據文意改。

王之望除直祕閣成都府運副制

蜀漕重寄也，而成都一路地尤遠，於本朝事最叢於諸部。以言乎財賦，則列城千數，利入浩繁，大計斡旋，所關者版曹之務。以言乎差注，則人物之淵，調官輻輳，名籍升降，又兼乎銓部之權。自非器識卓然過人，未易以稱斯選也。爾學富才瞻，號爲通儒。見于吏能，每有可紀。攬轡夔梓，教條具孚。今徙劍西，朕不它告。惟是均節調度之過，痛懲選授之私，則軍儲贍而民氣紓，官簿正而吏姦戢。爾尚悉力，副予丁寧。《海陵集》卷一七。

鄧祚除廣西運判制

張官置吏，凡以爲民。雖內外遠近有不同，要皆欲相爲表裏。惟朝廷無外輕之弊，則士大夫忘遠官之勞，勢蓋然也。爾以才諳茂揚于仕途，惟其久在州縣間，故能練達民事。今既召見，而遽以使指授之，豈不思與賢者相近哉！知爾有使者之才，適應朕詔耳。矧惟廣右僻在海陬，頃嘗貳于桂林，固已稔其風俗。將漕一路，實惟汝宜。勿徐其驅，往諭德意。《海陵集》卷一七。

林栗除太學正制

養天下之士而作成其行藝。藝非訓導不精，行非糾率不成，二者固有別也。以爾聞譽之美，在類有聞。種學績文，用意近古。茲命召對，陞之膠庠。惟學規之是司，乃士行之所繫。往帥以正，則予汝嘉。《海陵集》卷一七。

榮薏除權兵部侍郎制

貳卿分治，蓋同於爲禁從之華；六職異宜，當有以寬老成之責。爰更譽命，曲示優恩。具官某蚤以才稱，周于世用。自先朝擢之列監，已席顯融；及往歲事朕潛藩，益加親信。既久勤於外寄，方進隸於中臺。念版曹之浩繁，必財豐乃能裕于用；雖心計之精敏，當病間豈可躬其勞。惟時司戎，俾爾易地。事斯清簡，庶幾剖決之無難；身或便安，豈較班行之少屈。往祇厥叙，用副予衷。《海陵集》卷一七。

湯允恭除權戶部侍郎制

朕用人之長，蓋將以式序在位；分職而治，亦幾乎各安所施。惟時詳練之才，宜服浩繁之寄。具官某抱能膚敏，秉志篤誠。嘗于學古之餘，達是理財之要。總賦全蜀，深得遠民之心；司鈞大農，博知當世之利。洎賜環而入覲，即持橐以外班。念當囊弓矢而戢干戈，豈武部可施于方略；欲使實倉廩而充府庫，惟版曹正賴于幹旋。雖邦用之耗登靡常，然民財之取予有制。若其兼足上下，在爾審調盈虛。往懋宿官之勞，益摠富國之策。《海陵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三〇三。

向伯奮除湖北提刑制

人異于器，惟舊是求；吏能其官，以久而習。先王之任群才，用斯道也。爾之爲部使者幾三十年矣。六條問事，每形于議論之餘。行部精明，駐車決遣。平日閱歷數路，風采凜然可觀。比自臺郎，出爲郡守，謂斂惠千里，誠不足以展其長。重湖奧區，庶獄重寄，茲予命爾，攬轡造驅。往思澄清，毋損而譽。《海陵集》卷一七。

余時言除國子監簿制

國家闡設賢關，作成士類，錄其行藝，歲有籍焉。而簿書之官，與典斯事，是亦清選也。以爾儒蘊之茂，見推士林，召對之初，陞于監屬。益思自厲，往祇厥官。《海陵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

莫伯虚除刑部郎官制

朕忱念庶獄，敕寧嘉師。其斷治既屬之理官，例成又聽于司寇。郎曹所領，責任匪輕。爾以明允之資，通法理之事。周旋棘寺，踐歷三官。是必能習察獄之麗，知播刑之迪者。俾升憲部，用展爾長。決讞則詳審其重輕，理冤則深求其情僞。爾無俟訓，尚慎之哉！《海陵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楊邦弼陳俊卿並除著作郎制

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昔人嘗以是爲篤論矣。才不勝則僿，學不充則殆，識不卓則膠。三者具而用之，無不宜焉，豈唯史哉！今東觀司當代之簡策，史也；纂祖宗之謨訓，亦史也。而爾邦弼以閑爽之度見于用，爾俊卿以清約之守形于文。參訂編摩，皆已逾歲。觀其所蘊，可以推其長。茲命序升，俾專譔著。雖所仍者凡例之舊，而所謹者筆削之公。益盡乃心，以恢遠業。《海陵集》卷一七。

曾幾除權禮部侍郎制

人求其舊，貴老所以敦士風；禮教之中，得賢可以正王度。孰贊神人之治，咸推德齒之尊。具官某早以時髦策偉名，晚以壽俊儀清路。弟兄騰翥，昔多持橐之聯；中外踐揚，今作登瀛之冠。圖籍皆其舊見，典章無不周知。朕念老者安之，固難以筋力爲禮；而賢才若此，亦欲其身名俱榮。乃擢貳卿，用陪宗伯。顧欽柴之甚邇，資掌禮之惟寅。廣所學足以究上儀，清其心足以相熙事。勉哉無懈，時乃之休。《海陵集》卷一七。

李莊除兩浙運判樓璿除淮南運判制

朕惟東南諸路號財賦之淵，淮浙近區當轉輸之要。矧若吳會，行都在焉，調度浩繁，欲助邦計，必濟之以彊敏之才。自江以北，土曠人稀，歲租未復，欲紓民力，必處之以寬和之政。蓋不止薦劾郡吏，觀納風謠，以六條察州而已也。今莊以才選領二浙之權，璿以政稱漕兩淮之粟，庶乎其適朕意矣。各思舉職，以稱獎知。《海陵集》卷一七。

知潼川府沈該差知夔州制

寧江巨鎮，地控三巴。分閩之臣，顓制一道。朕觀兩蜀二千石有治理效者，因以虎符畀之，從民望也。具官某以西清之舊出典藩維，梓潼之民實受其惠。三年報政，命徙于夔。地近則教自孚，俗同則政不易。利之所及者廣，才之所試者周。究爾遠圖，荷吾劇寄。《海陵集》卷一七。

御史中丞宋樸兼侍講制

朕听朝之暇，躬御邇英，樂延名儒，敷繹古藝。預斯選者，名實欲其稱也。故職在侍從，則當以勸講之官待之。具官某造道自得，尤邃于經。頃居殿中，即以三聖精微之義，爲予誦說爰辭彖旨，有發予衷。今由臺端位中執法，則是吾持橐之臣也。宜陞講席，用正班聯。益殫所聞，成予典學之美。

《海陵集》卷一七。

王珣除湖南提舉制

國家以倉儲之利斂散邦財，以林鹽之饒阜通貨政。立爲成憲，具在有司，外臺總之，非才莫濟。爾之使浙右也，銳於集事，備著能聲。今按湖湘，詎勞餘刃。地無遠近也，事無劇易也，一路之寄，其重則均。毋過於立威，毋慢於奉法。政成民聽，朕不汝忘。《海陵集》卷一七。

趙子厚依舊直祕閣知饒州制

寓祕府之直，秉專城之麾。非才具之素優，難寵名之兼畀。以爾吏資彊敏，儒蘊邃深。外擁使輶，能恪司於庶獄；入峨朝弁，當克壯於宗盟。其仍內閣之華，往服左符之寄。尚圖勉勵，以究蕃宣。《海陵集》卷一七。

賈直清除江西提刑吳傳除江東提刑制

朕以大中之法輔常教，四方司政，懼弗簡孚，分道置臺，屬之綱領。我有成命，非明刺史孰能將

之？以爾直清雅吏之才，長于折獄；以爾傳望郎之後，亦屢按刑。爰稽厥勞，更授使指。惟爾所部，介于大江，東西連城，攬轡在望。使歡謠美政相聞乎二境之間，不其休哉！《海陵集》卷一七。

陳相除左司郎官制

中臺本天下之政，六職治其繁，而都司總其要。典領至重，在乎得人。以爾邃雅而文，達于世用。司我輿駕，舊爲望郎。贊謀樞廷，再踐厥屬。識慮精審，備見于斯。肆以汝遷，升于宰掾。惟慎密足以彌綸省闥，惟詳整足以糾正諸曹。爾所優爲，奚俟予訓！《海陵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齊旦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制

朕以樞機之地，實筦萬微，簡任屬僚，參裨密畫，非素以詳慎自處者，烏能稱斯選哉？爾沈邃之資，操尚端慤，周旋省戶，蒞事有數馬之恭。俾以才陞，列之右府。惟審固足以協運籌之餘議，惟精勤足以考經武之舊規。茲爾所長，往哉毋懈。《海陵集》卷一七。

江西運判盧奎利州路提刑路彬潼川府路提刑劉瓌並令再任制

漢名臣嘗以數易長吏爲戒，一許丞猶善助之，矧奉詔條〔二〕，行郡國，察二千石之治狀而才效卓著者乎。今奎以心計漕邦儲，江右之民其用裕；彬以儒術飾吏事，漢中諸郡其刑清；瓌以明恕按獄成，劍南以東其訟理。秩滿而去，人斯難之。美以久而成，善必累而進。再蒞所部，毋墮厥勤。《海陵集》卷一七。

〔二〕奉：原作「奏」，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四八一四

周麟之七

宋棐除太府少卿制

漢以二千石高第入備九卿之缺，是不惟旌賢勸功而已，亦所以均壹內外，廣用人之路也。朕率此道，訓迪厥官。以爾孚敏有才，裕于心計。比由使指，往布藩條，淮海之民，服習其政。今也褒表治效，賜環而歸。惟外府貨財之劇司，而少列朝廷之顯位。頃嘗攝事，因任則宜。往其欽承，益懋來績。可。《海陵集》卷一八。

李庚除兵部郎官制

文昌列曹，雖受察于御史府，然郎官著位，實居六察之右。或自臺而升省，或由省以入臺，二者

均謂之遷，惟才無所不可矣。爾器範清穎，士之譽髦。敏於事爲，果達而濟。頃以公薦，序于憲僚。既升三院之聯，彌聳一時之望。輟自峨豸，畀之握蘭。時方弭兵，戎政簡矣。若夫正邦之大法，立武之常經，職在司存，有不可廢。昔之所察，今之所爲，委任不殊，往其懋勉。可。《海陵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褚籍除工部郎官制

朕用人之方，惟器是適，謂賢者不可以職拘也。苟才有餘地，必使之踐更于臺省之間。以爾質直而文，心貌俱古。蓋一鄉之所謂善士，在時論亦以爲通儒。回翔臺僚，既已久矣，序于郎吏，孰曰不宜。夫三院之聯，六曹之屬，皆華選也，惟前日之察人，與今日之察于人爲少異耳。其事雖異，其理則同。毋謂次遷，不廛于績。可。《海陵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八。

趙沂除夔路運判制

蜀道有四，夔當其衝。雖飛輓粟芻不至輦下，然九郡四軍監皆總于外臺，其任固不輕也。爾能以儒術施之于政事之間，劍南以東，蓋其鄉國，剖符之地，適在鄰邦。宜付輶車，起臨近部。凡六條之

所問，不三令而自孚。爾皆習知，奚俟予訓。可。《海陵集》卷一八。

宋之才除知衢州制

朕惠綏元元，若保赤子，每思得忠信慈惠之吏，相與悉力拊摩之，庶使斯民安于田里。求諸侍從之舊，莫如已試之良。具官某學醇行方，聲中其實。潔己蒞政，風猷可觀。頃嘗爲成均之師，貳宗伯之事。迨分符于閩粵，俄引疾而丐閒。今其有瘳，可以共理。三衢劇郡，物夥俗繁。政中和而化乃成，治清淨而民自定。往勤宣布，益懋汝能。可。《海陵集》卷一八。

鄭知剛除太府寺丞歐陽當世除軍器監簿制

寺監設官，無非公選。外府總領貨貝，監飭五材。屬僚得人，亦克有濟。今知剛以老儒而練世務，序之宗正則不足以展其能。當世以名閥而有典刑，委之糧儲亦未足以見諸用。揆于列位，爰俾次升。夫出內邦財，頒受之惟謹；繕修武備，鈎稽之必精。各思悉心，往助而長。可。《海陵集》卷一八。

黃應南差江西提刑制

修潔之士，以行誼見信于人，果若白璧之不能污也。惟毀譽得其真，則忠邪爲之判。公論所在，較然可知。爾以清恪廉介之資，蓋嘗爲吾御史矣。剖符江右，風槩不衰。乃傷於讒，坐免而去。今焉暴白，清望益高。復畀輅車，按刑舊部。是必能使獄訟衰息，鑄頑成仁。六條素孚，奚俟予訓。可。

《海陵集》卷一八。

李若川除江西運判制

部刺史按行一路，通號外臺。惟時轉輸，寄委尤重。是必識朝廷之德意，知財賦之本源，使于四方，乃克有濟。以爾材具通敏，見于踐更。頃固嘗鈎稽大農，贊治外府，以司金爲版曹之屬。今也乘輅江右，實總貲儲。爰因其能，就畀漕節。茲所謂識德意而知本源者，豈不曰得人乎哉！益究乃心，以孚大惠。可。《海陵集》卷一八。

王揚英除成都府路運判制

吾甚愛民而憂其憂，德之所施，遐邇一也。矧如蜀道，邈在西南，而益之奧區，距朝廷尤爲遠甚。朕屢下寬令，以紓其民。念風謠無以周知，恐疾苦不能自達。當此重寄，實惟漕司。今爾以臺閣之良，承流支郡，靜治弗擾，人咸安之。就升輶車，蓋無若汝之便者。夫繁于科調則民力屈，過爲蠲復則官用虧。上下之間，要能兼足。蜀之大計，莫急于斯。往圖爾功，庶或有濟。可。《海陵集》卷一八。

李如岡差知襄陽府制

襄州古重鎮也，山川帶紉，直接宛洛，跨對南夏，號鄢郢北門。當承平時，爲畿右之一都會。迨茲近歲，疆瑣繫焉。創殘之餘，田間耗矣。若時命帥，固當以寬厚爲之先。爾頃居從班，見謂長者。賦政于外，未嘗求赫赫之名。朕以其習知民情，多歷吏事，持重可倚，今更以峴首之符畀之。夫民安則復歸，事簡則易治。封守固而邊不聳，農桑勸而利自興。往須政成，朕不遐棄。可。《海陵集》卷一八。

徐康除浙西提刑制

部刺史奉詔條于外，論其職則不一，較其才則不同。然職之不一，一於修；才之不同，同於用。夫欲一其所不一，莫若衆職之踐更；同其所不同，莫若通材之兼濟。朕之所以命康者由此，豈無意哉！康，相家也。嗜學而多聞，宿官而可績。將輸湖外，厥職既修。今以憲車徙于近甸，蓋將試之于不一之地而考其職，處之于不同之間而觀其材。汝往欽哉，惟刑之恤。可。《海陵集》卷一八。

羅孝芬除直祕閣湖北運判制

今賢人在上，引其類而聚于朝，豈徒取充位而已哉！以德進者觀其行，以事舉者考其能，以言揚者究其蘊，皆將有所試也。爾之孝行著于鄉閭，稱于士大夫，達于朝廷之上。求之此三者，爲之冠矣。丞于中祕，觀其行也。命之察州，尊其德也。賁之華閣，寵其行也。夫有德者必惠，惠可以阜俗。有德者必威，威可以戢姦。中外不殊，貴乎行志。邦國若否，尚其明之。可。《海陵集》卷一八。

續甯除潼川府路運判制

國家分道置臺，俾司邦賦。惟時護漕之任，雖以給饋餉爲功，然而一路之民休戚攸繫。布朝廷之德意，觀郡邑之風謠，若職之先，尤在于此。爾頃以才諳，薦用于朝。爲吾名郎，出入省戶，則德意之所在無不周知；剖符蜀中，舊號能吏，則風謠之所聞必嘗熟究。有此二者，付之輶車。是將以銓曹之鑑裁甄別群吏，以治郡之風采按臨列城。往圖爾功，庶寬予顧。可。《海陵集》卷一八。

李如岡改差知靜江府制

聖人之愛民，莫大乎同仁一視；臣子之事上，豈辭乎宣力四方。均曰帥藩，何嫌改命。以爾持橐之舊，剖符之良，於獻納論思之時，知德意敷宣之本。再歷鉅鎮，撫吾嘉師。雖延年不進于治功，未能逃責；而嚴助願圖于計最，不可廢才。分頒峴首之符，復易桂林之節。邈彼都會，介于海陬。惟靜慎足以寧爾邦，惟綏懷足以固吾圉。往懋厥績，式孚于休。可。《海陵集》卷一八。

徐度除江東運判制

漢制部刺史以六條問事，二千石有不奉詔書，侵漁百姓，蔽賢寵頑，皆得以按治。今朕選用則必擇二千石之良者爲之，蓋以其自治然後能治人焉耳。爾之在滁也，勞農勸穡，拊摩創夷，里閭晏然，民狎于野，可謂治矣。今付之以一路之寄，使推所以自治者而治人，則列城向風，靡然胥效，庸有不治者乎！往其勸功，毋怠而守。可。《海陵集》卷一八。

鄭知剛除浙東提舉吳巘除淮東提舉制

朕勵精圖治，思所以裕民足國，未嘗不謹貨儲，均力役，修貨政。合是三者付之于刺舉之臣，責任顧不重哉！況夫浙江以東，物產饒富，而知剛司府之官也，敏達可以堪其事。淮服之左，利入浩繁，而巘屬城之守也，疏通可以效其能。或趣駕於中都，或就升於所部。惟民情之是究，惟國計之是圖。各思悉心，往諭朕指。可。《海陵集》卷一八。

陳機復直祕閣知衢州制

賞勉罰偷而吏治舉，記功忘過而君恩孚。既共理之得人，宜疏榮之有典。以爾賦資敏劭，爲政寬明。向領藩符，嘗顯褒於善狀；近分漕節，亦具著於成勞。眷三衢之衝，實爲二浙之劇。以盤錯之難治，致蕃宣之久虛。茲煩屢試之才，併復已鑄之職。雖使車少駐，欽大惠于一州；然郡紱增華，綴榮名于三館。往祇茂渥，益奮嘉庸。可。《海陵集》卷一八。

孟處義除淮南運判制

兩淮之地自休兵以來，歲寬田租，屢下優詔，蓋深欲拊摩凋郡，墾闢曠土，招徠失業之民。迨今十餘年，猶懼實惠之未孚也，故每命部刺史必求諸二千石之良。爾以通儒，長于吏治，輶傳相繼，再臨乎淮壖之東。茲分守符，實舊所隸。今付漕臺之節，俾易部以察州。既德意之周知，亦教條之習熟。尚懋乃績，副予褒遷。可。《海陵集》卷一八。

蘇欽除利州路運判制

朕惠顧全蜀，欲紓其民。故每擇帥守漕臣，必用東南士大夫之賢者。然四路財賦，條日至繁，非深知其本末源流，未易以外臺處也。以爾詳練精敏，久分符于巴漢之間。凡刺部之規條，屬城之會計，民之利病，吏之惰勤，稔于見聞，蓋無不迎刃而解。就畀輶傳，莫如汝宜。夫裕民之方，非所以示虛文也。往圖實惠，用副予衷。可。《海陵集》卷一八。

鄭知剛除宗正寺簿制

君子求爲可知而不求於必知，則其知之也孰禦？夫己有可知，則鳴皋之鶴雖在陰而子和；必人之知，則夜光之璧或投暗而人疑，理蓋然也。爾以成德之彥，白首于州縣間。所行所爲無非可知者，而未嘗求人之必知也。今薦者以聞于朕，特召見而褒進之。序于司宗，列在寺屬。其品高矣，朕將以是爲甄耀之階。可。《海陵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七。

湯圻除江西運判制

朕愛民必求實惠，立法不爲虛文。謂民財未豐，必先圖裕民之政；而法令雖具，不若得奉法之臣。凡曰計臺，每加遴選。以爾持介潔於莅事之地，孰若責近效於鑄頑之區。若乃檢梃吏奸，耘鋤邦蠹，害民者必去，撓法者必繩，爾所優爲，朕不多告。可。《海陵集》卷一八。

唐堯封除軍器監簿制

君子學所以爲己，仕所以行義。己欲不輕售，義欲不苟求。知此二者而能介然守之不移焉，信乎其爲君子儒也。朕開薦賢之路，因欲得斯人者而甄用之。今舉者稱爾志操廉靜，爲郡學官二十餘年，未嘗干進也。有守如此，無愧乎仕學之道矣。肆命召對，寘之周行。戎監鈎稽，姑爲之兆。益充所養，以副吾考擇之詳。可。《海陵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八。

路彬除直祕閣利路提刑制

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惟懼民力有困乏而上無由知也，故深詔執事，俾部使者若郡守結軌歸報，必以民事爲言，庶幾有輔不逮。今爾彬還自廣部，首以二州所病開吾聰明。且遠民何知，久困悉索，而矯虔吏又或乘勢以侵之。非爾之言，吾不得亟下寬令也。寓直祕府，按刑山西。茲爲獎知，益勵欽恤。可。《海陵集》卷一八。

符行中除太府少卿四川總領制

三十年而制用，有國之所先；一千里而餽糧，昔人以爲病。眷惟巴蜀，地錯夷民。黎元阜而吏絕征求，屯戍閒而人無飛輓。欲安靖而不擾，宜總領之得宜。爾器識並高，文才兼贍。屢拜繡衣之膚使，嘗爲粉闥之望郎。往副司府之卿聯，俾隸外臺之軍賦。服我休命，益務遠圖。可。《海陵集》卷一八。

正任承宣使士洪士嶷諳各轉官制

周道中興，歌棠棣而憫族親之缺；漢圖紹復，詔尚書而加宗室之封。朕寅御昌期，載披屬籍。念近支之在列者有幾，而寵數或曠年而不加。爰詔司宗，大明陟典。具官某樂于爲善，慶亦有餘。侃然信厚之風，實我神明之胄。肆茲敦叙，俾以次陞。其進位于承流，式增隆于磐石。益圖令聞，用稱殊恩。可。《海陵集》卷一八。

蘇曄奉使回轉官制

朕惟民不見兵，實係兩朝之好；臣能承命，有嘉四牡之歸。矧以署行，異于歲聘。念久稽乎信賞，茲何靳於褒遷。具官某以慎密持身，以恭勤奉上。夙揚令問，服在宸闈。鳴佩肅然，致九儀之有辨；抗旃屢矣，忘六轡之爲勞。比專飭於使駢，復與修于鄰睦。既還舊著，宜賁新榮。服我光華之恩，益肩志節之守。可。《海陵集》卷一八。

楊傑進韻略補特轉一官制

士大夫能力學不倦，游心乎藝文之間，則隨所得之淺深必有可觀者。自國朝以詩賦取士，而審音用字，有司之律爲尤嚴。爾能博覽群書，補綴漏逸，參訂習傳之誤。奏篇來上，論者美之，以其稽考精而援據詳也。升秩示勸，賁之身章。尚尊所聞，勉爲致遠之器。可。《海陵集》卷一八。

安定郡王令矜轉承宣使制

紹封僖爵，既承率祖之休；稽閱序年，具載司宗之法。念陟明之有典，矧立愛之自親。宜舉遷科，用頒寵數。具官某望高族老，德協宗英。志自篤於清修，身不渝其素履。服僚官寺，嘗更貳事之勞；賦政侯方，累上牧民之最。晚膺世襲，洊易朝班。在高帝之子孫，齒獨尊於祭酒；爲漢家之藩輔，位克繼於苴茅。比參考課之公，難廢懋官之渥。俾增榮於使範，遂陞亞於節旄。尚慎乃猷，毋忘予睠。可。《海陵集》卷一八。

權禮部侍郎賀允中磨勘轉官制

三載考績，古制也。夫以舜之命九官，皋陶、稷、契之勵翼其上，猶不廢陟明之典，此國家所率前憲優從臣，其法不與庶僚等者，豈非以亮天工之意待之歟？具官某學成行尊，夙有高致。籲俊之始，幡然來歸。凡所居官皆夷夔禮樂之事，而能夙夜祇慎，惟寅與和。比稽歲勞，實應功令。夫閎閎自爾積，而名器非吾私。姑以序升，往俟殊寵。可。《海陵集》卷一八。

王俟轉一官制

修進貢舉條法推恩

國家取人以三歲之科，定令爲一王之法。比嚴公選，釐正弊端。纂成新書，昭示丕則。惟時侍從之雋，實典編摩之司。具官某年耆學明，器博用遠。茲迪簡于舊德，復延登于禁涂。職在民曹，得古人之心計；官兼敕省，習當代之憲章。屬大比興賢之年，奏中興試藝之法。昭若甲令，無非合古以便今；達予乙觀，遂可陳經而立紀。爰加茂實，以答成勞。往祇寵章，益懋熙績。可。《海陵集》卷一八。

喬昌時等轉一官制 同前推恩

取才斂賢，上聖之先務；創法垂世，太平之懿綱。惟予國家，遵用科目。沿襲歲久，弊因以滋。屬大比以登材髦，詔有司而定憲令。爾等皆以充職之舊，與茲成書之勞。既頒賞以有程，俾進階而用勸。益思忠藎，用稱優恩。可。《海陵集》卷一八。

知泉州宋之才磨勘轉官制

三載考績，舜申命于亮工；八柄馭臣，周首嚴于頒爵。朕率是道，用訓厥官。顧雖侍從之優，不廢典彝之舊。具官某器周于用，學邃乎經。早以藝文之英，游更儒學之選。典朕三禮，列在貳卿。惠茲一州，號爲良吏。比稽會課之法，實應陟明之科。往服序遷，毋忘猷告。可。《海陵集》卷一八。

李琳奉使回轉一官制

朕弭甲兵之事，將永締于鄰歡；咨忠信之臣，俾再啣于王命。乃渙出綸之寵，用增濡轡之光。具

官某樂易不流，純明自得。儒者以義爲干櫓，操尚弗渝；君子之性守宮庭，周旋無懈。向箴羽于在位，嘗抗旃而出疆。侃然專對之辭，輯是既盟之好。茲圖舊德，復賁皇華。洎四牡之遄歸，獲五善而重拜。亟升禁路，既崇獎于積勞；序進文階，又率循于彝制。往哉無斁，朕則汝嘉。可。《海陵集》卷一八。

葛立方奉使回轉一官制

朕興五利以冀戢兵之福，稽六德以觀出使之能。雖聘事之有常，豈褒恩之可後。爾以通才周當世之務，以廣業濟前人之休。自歷清涂，寢颺令聞。彌綸省闥，每能糾庶事以參稽；明習憲章，可以使四方而專對。授彼如絲之轡，煥乎于隰之華。展幣旋歸，既馳驅之靡憚；釋驂加勞，宜禮樂之未忘。爰賁陟科，用遵彝矩。往祇予渙，益懋厥勞。可。《海陵集》卷一八。

梁份奉使回轉一官制

琬圭結好，義早重於睦鄰；沃轡揚華，禮宜優于遣使。恩光所被，使介惟均。爾蚤以令儀，服于華綴。職在上閣，辨朝儀而有倫；使于四方，承君命而不辱。比副行人之出，汔臻聘事之成。載念賢

勞，亟加寵命。特升榮於使範，俾進領於兵團。其思恪恭，以稱褒渥。可。《海陵集》卷一八。

高公海於橫行上轉行一官制

朕惟負羈綽之臣，依風雲之士，既隨才而錄用，復考閱以褒升。或畀異恩，蓋超常格。具官某幹用之裕，忠勤不渝。頃自潛藩，隸于武帳。赴事功而無缺，更歲月以彌深。忽披奏牘之陳，願解贊賓之職。載嘉勞閱，用錫寵章。躡升橫列之崇，增重武階之舊。體吾眷意，益懋勤勞。《海陵集》卷一八。

宋鈞奉使回轉官制

古之使四方者，或取其誦《詩》三百，或貴其行己有恥。誦《詩》三百，通乎經也，是以多專對之能；行己有恥，謂之士也，是以有不辱之節。朕選使介以修鄰好，亦必參于是而求之。爾博雅有文，翱翔乎篇籍之囿，蓋所謂士之知經者。均轡而行，既以禮遣，復命之始，可無恩褒？一進厥官，是爲彝制。益殫才諝，以俟甄擢之榮。可。《海陵集》卷一八。

全宋文卷四八一五

周麟之八

王循友知建康府制

控江山之都會，望莫重于陪京；撫民卒之浩繁，治必資於良牧。非聲猷之素楸，曷寵寄之兼隆。以爾雅亮不群，威寬並濟。夙播儒紳之譽，洊更省闈之華。司列東銓，嘗羽儀于禁路；承流北固，方屏翰於名邦。嘉善政之流聞，宜雄藩之就陟。任兼留鑰，爾典其嚴。地有宿兵，爾爲之重。懋乃藩宣之績，體予眷倚之優。《海陵集》卷一九。

趙不群除兩浙運副制

朕惟漢制以刺史班六條，以司隸察三輔。今漕臺置使，實按列城，而浙部觀風，兼臨近甸。任重

于古，久難其人。以爾儒術該通，吏才敏劭。累有郡最，蔚爲宗英。擢從牧守之良，入授轉輸之寄。爾其幹貲儲以裕邦計，導德意而廣上恩。使寬不至於吏嫚而事隳，嚴不至於政苛而民擾。時乃稱職，則予汝嘉。《海陵集》卷一九。

章夏除御史中丞制

朝廷紀綱之地，御史府必得其人；天子耳目之官，中執法實爲之長。地嚴則望峻，才稱則職修。朕考擇于朝，幾同弄印。久虛乃位，蓋俟登賢。具官某氣深以醇，善不外見。行毅而正，志乎中庸。擢自豸冠，列之諫省。茲日聆其讜論，既序冠于爭臣。專席南司，無以易汝。頃朝夕陳善，固已誠而可觀；今中外聞風，當不繩而自肅。往治厥屬，朕有望焉。《海陵集》卷一九。

宋樸除殿中侍御史制

臺綱正則朝廷理。今三院御史皆風憲所繫，而官望雄峻均也。朕急賢而用，故中司不浹旬而遷。慎選其人，故橫榻亦逾歲未補。綱舉臺事，屬之副端，其任固不重哉！以爾聞譽之廣施于身，仁義之粹見于面，端靜弗競，朕所簡知，分察六曹，直繩無撓。肆予命爾，正班序于殿中，簪筆赤墀，亦云

寵矣。爾其思所以糾官邪而肅中外，稱朕意焉。《海陵集》卷一九。

鄭璵章岵並除大理寺丞制

獄，人之大命。王者欲以是棐彝于民，不可以威貨爲也。朕嫉鍛鍊之吏，懲五過之疵，惟時理官，靡不慎簡。以爾璵名閥之彥，素明憲章；以爾岵儒科之良，深達古義。皆嘗累佐名郡，爲中都官。處煩決疑，必有餘裕。今予命爾丞于廷尉之司。聽辭欲其簡孚，閱罪欲其審克。惟察惟法，時乃之休。《海陵集》卷一九。

都絜除將作少監制

朕招徠四方之英，褒采一介之善。列布在位，魚魚盈庭，而猶且博問遐觀，夙夜以求賢爲先者豈有它哉？思人材之衆多，以熙治功也。爾志行馴雅，學術淹貫。安于州縣，義不苟求。自分左符，綿歷數郡，亦未嘗爲赫赫名也。邈在遐服，知之者希。邇臣薦聞，亟命召見。占奏詳審，朕甚嘉之。念其資高不可以庶僚詘也，用徑躋于列監，而屬之以少匠之事焉。肆觀爾能，尚有旌擢。《海陵集》卷一九。

喻樾除工部郎官陳祖言除比部郎官制

文昌設六屬以待天下之才，朕未嘗不原省衆能，詳試而用。雖事之繁簡或小異，至其爲握蘭之選則均也。如樾識度夷粹，嘗勇於挂車；如祖言器資端清，久詘于銓調。是皆二十年館閣之舊，而復用爲公朝之光。夫起曹董繕營，比計主鉤覆。攝承既久，並命爲真。朕之所期亦豈在于工師繩墨之間，財賦出納之會哉！各懋遠猷，毋忘所學。《海陵集》卷一九。

陳山除祕書省正字制

蓬山俊躔，昔人號爲群玉府，豈徒取典籍之富哉？凡殫見洽聞，大雅宏達之士曳裾于其間者，是皆吾琮璜圭璧也。世固有懷寶未售，朕求諸和氏之肆而得之。以爾有溫純密緻之資，韜養以學問而發見于文章。召對昕朝，嘉爾遠器。升之天祿，是正祕文。尚思琢磨，以俟特達之選。《海陵集》卷一九。

潘莘除樞密院檢詳制

凡天下之機務總在右府，司于柄臣，而檢柅于詳覈之官。茲其爲僚，實視宰掾，非端靜敏達之士，未易居此選也。以爾器尚沈邃，長于撥煩。曾不才刃自高，每孜孜于厥職。自歷樞屬，克勤編摩。雖爲臺郎，亦參關於基命之地。練習多矣，允宜即真。時方弭兵，國有成算。非恪慎何以與軍政之嚴密，非精審何以察吏文之浩繁。往其靖恭，毋忽幾事。《海陵集》卷一九。

鄧根除江東運判制

朕固不欲數易吏，令有不待終更而遷者，豈樂爲是紛紛哉？才者必用，勞者必陟，亦視公論何如耳。爾之爲吾股肱，群議者謂有健決彊濟之資，可付之以一路。剗繁折滯，皆所優爲。今江東奧區，帥守與部刺史多儒者。爾乘輅于其間，相與究民之利病，察吏之惰勤，而臨事有以緣飾之，則其設施無非可觀者。往護而漕，毋或不祇。《海陵集》卷一九。

范如圭除直祕閣江西提舉制

士大夫重內而輕外，蓋仕宦之常情也。惟篤于道義者不然，在朝廷有志乎爲民，處遐外不忘乎愛主。而朕之待下，亦豈有厚薄于其間哉？爾二十年，蘭臺之英也。議論挺挺，介然不阿。久于投閒，在約彌勵。今以從臣之薦入對于昕朝，而首告朕以惠養斯民之說。朕思得一膚使，往按江右，汝之來也，實契朕心。寓直石渠，其行寵矣。外得以紓攬轡之志，內不失爲登瀛之仙。輕重惟均，汝心毋貳。《海陵集》卷一九。

趙善繼除直祕閣制

二千石能惠養百姓，勸課農桑，使其民賣刀買犢，斯治之上也。若夫繕城壁，程土功，此雖非循吏之本，然能者爲之亦可以觀政。爾之于贛也，是欲營守土之職耳。原爾心，豈計賞而爲之？朕以其工築之費，未嘗一毫取于民。役不告勞，事無愆素，此非才敏者不能辦，可嘉也已。不然芸閣高華，朕豈以是爲賞功之具哉？《傳》曰「衆志成城」，又曰「保民以德不以城」，爾其思所以敷德惠，固民心，斯無負于專城之寄。《海陵集》卷一九。

盧奎除湖北運判制

朕用人考其素，分職因其能，凡吏之近民皆不敢忽也，況持漕節者乎！爾歷官于鼎澧荆湖之間有年矣，自爲郡掾，爲儒官，爲諸司屬僚，以至于刺部典藩，往來乎數州，習熟乎一路，幾若居鄉國而長子孫者，則其于戶口之耗登，財賦之廣狹，官府之事，里閭之情，聞之詳得之審矣。今付汝以舊治，屬汝以輸將。考閥閱之素，則知民之必安；因按澄之能，則知吏之必畏。朕命惟允，往其觀功。

《海陵集》卷一九。

湖南運判楊邦弼除祕書丞制

冊府有丞，號爲高選，與奉常司屬俱不以寺繫之，其品清也。非才望稱是，顧可以輕畀哉？今天下之英畢集矣，蘭臺校文，石室紬書，非一時之魁彥則多士之上游，宏科之異舉也。爾頃以對策預前列，而詳試于外，曾不得窺東壁之光。今釋輶車，序之中祕。尚懋遠業，以爲超遷之階。《海陵集》卷一九。

張晟除將作監制

朕頃者籲衆俊而躬前席之間，得毫髦而興見晚之嗟。當振滯之云初，或褒賢之未至。今爾以舊德居省戶，以通才掌勳書，試之兼官，綽有餘裕。蒞事精審，久而益厪。茲皆劇司，豈以優老？使其應酢于七司之會，孰若雍容乎九列之聯？朕方斥土木之工，省繕營之事。時此大匠，亦爲清曹。往紓爾勞，以備吾用。《海陵集》卷一九。

吳武陵除司封郎官劉嶸除司勳郎官楊倓除都官郎官制

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陛。事任雖殊，莫非華選。比年雖闕員之多而每以他官兼領者，慎所與也。朕今簡百僚之後，拔其尤而用之。以爾武陵才粹而清，士所矜式；以爾嶸行峻而茂，學有典刑；以爾倓器敏而通，志乎文藝。並以績用，見于踐揚。宜類以升，置之省戶。朕欲屬銓曹者無阻格之弊，總都隸者有詳整之稱。往惟懋哉，各修厥職。《海陵集》卷一九。

劉嶸除福建提舉制

斂散倉儲，國之善政，法令明備，諸路同之。而摘山之贏，惟閩粵爲盛，部刺史之節付之非人，其可乎？以爾穎悟之資，早以才奮。再踐朝著，洊登郎闈。其于臺閣典章，儒者之事固習矣。至若商功利，治貨財，抑知有所謂本末源流者乎？今因其請外，而試之以刺舉之官。汝毋忽焉，思所以稱。

《海陵集》卷一九。

王珪除太常少卿制

御史掌風憲，太常司禮文。風憲所以正朝廷而糾官邪，禮文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二者未嘗不相爲表裏也。爾在栢寺，號稱嚴明。察祀事之弗虔，劾朝儀之弗謹。凡所論疏，欲人尊君，可不謂之知禮者乎？惟時曲臺，禮所自出。因使往貳，且觀汝于躬行之間。不愆于儀，爾職斯舉。《海陵集》卷一九。

都民望除監察御史制

風憲之官，皆吾遴選。是必由正臣之所薦，爲公論之所歸，然後召見以觀其人，親擢以定其位，詳試以考其能。授受之間，庶乎惟允。以爾問學醇正，濟之通才。義不苟求，介然有守。至其聲實俱懋，則雖邈在數千里外，朕得而知之。入對大庭，嘉汝遠器。今寘之正色之地，必能爲朕明日張膽助振于臺綱。此其權輿，惟慎以俟。《海陵集》卷一九。

張宗元除將作監制

朕獎拔寒素，登明選公，而又于功臣之後，占善能自修者，長育成就，惟恐不及焉，待用無遺之義也。爾世載厥問，閑于藝文。握蘭司輿，率職匪懈。升之大匠，益試汝能。朕方斥土木之役而省繕營，崇朴厚之風而抑淫末。惟工監事簡官清，優游其間足以自養。朕命惟允，爾毋不祗。《海陵集》卷一九。

劉度除太學博士制

朕崇建膠庠，作成士類。首善于此，必得博雅君子爲之師，庶幾卓然可觀，有以尊道德而厲風化。爾南州望士，嘗有志于晁、董之科。揆厥所聞，鬱而彌耀，是所謂明古今、通國體者，可使充博士位矣。召自侯泮，列之儒宮。予方汝知，毋倦于訓。《海陵集》卷一九。

逢汝霖除太府少卿依舊湖廣總領制

朝廷設總賦之官，貫朝序于中而筦利權于外，堪其事者可無褒陟之恩哉？爾賦才敏明，練達財計。累治劇郡，所臨有聲。向起於閒，列在星省。念握蘭之已晚，旋出領於軍儲。輸輓以時，辦集無缺。升貳外府，庸旌其勞。尚殫乃心，以副褒用。《海陵集》卷一九。

李邦獻除直敷文閣江西運副制

朝廷美意，寓于人才抑揚之間，而行乎賞罰勸沮之外。使居之者無怠，去之者有光。待人以周，

吾復何媿？爾之漕于浙也，歲已再更，處煩恢然，才未克究。朕方圖裕民之政，俾均惠于下，不重內而輕外，不泄邇而忘遠。茲用命爾易部而使，將輸于大江之西；序勞而升，寓直于六閣之次。夫易部所以詳試，而序勞所以寵行。毋薄此除，益觀來效。《海陵集》卷一九。

王正臣該第一賞轉一官特與轉遙郡刺史制

國家類能而授之位，信賞以勸其勞。各有等差，用程庶績，凡所爲天下公也。爾以謹孚之資，隸職彤閣。夙夜祇慎，踐更有年。朕方興周室之典禮，以文太平；復漢官之威儀，以訓著位。繫爾軒墀之舊，備諳典故之詳。實掌賓臚，克贊朝事。揆于優數，當得褒遷。升之刺符，衆論惟允。服此明命，往其丕欽。《海陵集》卷一九。

知樞密院王綸前任經修仙源積慶圖特轉一官制

朕紹休聖緒，膺曆御圖。至于議禮考文，未嘗不以祖宗之法爲法。矧是寶牒，職于司宗。叙述仙源，昭示萬世。告成入奏，頒賞第功。凡所舉行，蓋無非本于舊章者，朕固不得而私也。具官某學識純茂，優有史才。頃儀禁涂，與典茲事。今雖位在樞筦，爲予股肱，前功具存，實不可廢。顧朕方屬

汝以本兵之寄，倚汝爲立武之經。惟能審定規模，務明綱紀，如疇昔之精且密，則雖一日萬幾亦復何慮。往祇寵命，益懋多庸。《海陵集》卷一九。

起居郎王剛中經修神宗寶訓轉一官制

仰惟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冠冕百王。孫謀燕詒，萬世是式。朕欽繩祖武，弗敢愆忘。爰命輔臣躬率承學之彦，相與正列其義，被飾厥文，著爲一代之典。奏篇來上，歡成無疆。凡與編摩，必加甄賞。以爾發策之始，爲朕所知。蓋雖起于寒畯之中，而能練達國朝典故。議論亹亹，發明爲多。頃游著庭，昉纂丕訓。今雖陟在螭陛，而恩典不可有遺。膺此序遷，益昌所學。《海陵集》卷一九。

楊椿磨勘轉左朝奉郎制

任官惟賢，效每彰於詳試；積日曰閱，法蓋許其序遷。乃眷銓衡之司，來登侍從之最。宜遵彝制，用錫寵章。具官某早負軼材，寢更華貫。雍容在位，幸若相如之周時；靜默爲心，自期揚子之樂道。久儀禁路，具著賢勞。武部聯華，既資於整暇；經帷勸講，復賴其論思。爰稽會課之書，式賁懋官之渥。往祇予渙，尚遠乃猷。《海陵集》卷一九。

李琳磨勘轉左朝議大夫制

朕操名器以爲天下公。德盛者位尊，功多者賞厚。義所當予，雖一歲九遷其官，人孰以爲過哉？況在銓曹，具存考法。具官某謙慎淳篤，古之吉人。服采在廷，樂於營職。擢自少列，貳于天官。曾未數月間，以聘問之勞，編摩之績，兼上侍從之最，增秩者凡三焉。綸闡恩書，相屬而下。禁路增煥，縉紳榮之。昔正考父一再受君命，至於俯僂循牆而不敢安行，其共也如是，故鼎銘而策書之。矧惟汝心，素自謹畏。亟拜嘉寵，尚無忘乎滋益恭。《海陵集》卷一九。

王仰心磨勘轉左太中大夫制

四善諸最，皆考法之舊規；三歲一遷，蓋從臣之優數。朕大計群吏，允釐百工。矧惟持橐之英，敢廢懋官之渥？具官某才猷邃雅，識量淵通。早敷言而試功，能展體以率職。入居華省，朝夕每賴其論思；出殿大邦，田里不聞於愁歎。比以甘泉之舊，登于瑣闥之嚴。屬會課以序勞，爰疏恩而進秩。夫左省關萬微之會，而崇階比千石之優。惟聲望之兼隆，則事功之益振。勉扶公道，祇答寵光。《海陵集》卷一九。

葛立方磨勘轉左朝散大夫制

侍從之臣，持橐簪筆在朕左右，本不以歲月爲資，尚何徇考功課吏之法哉！然九官亮工，舜有陟典；四善分最，唐優選司。邦彝至公，朕不敢廢。具官某學蘊淵茂，自其家傳。雕龍之文，益振於後。而游刃所至，皆能以辨治見稱。入掾宰司，出將使事，進聯天官之貳，底績多矣。朕方使之銓綜人物，則較年序進，當以汝先。夫爲官擇人，既因能而授之職，積日曰閱，又會課而升厥階。兼工者以待天下之才，朕固將爲士大夫之勸。服我褒命，益勤以祇。《海陵集》卷一九。

韓仲通進茶鹽法轉官制

熬波摘山半天下，而可以衣被幅員，經制立則，弊不滋而課益羨，顧可後哉！具官某明習憲章，飾以儒雅，理官司寇之政得法外意，民以不冤，則恭訂惠文之書，蓋莫如汝宜者。比師臣奏章，以書來上，甲乙鱗次，井井有倫，誠可昭示萬世。其陞華級，用旌爾勤。《海陵集》卷一九。

梁汝嘉磨勘轉官制

《周官》馭貴，實爲八柄之先；《虞典》陟明，必限三年之久。朕若稽往制，恪守彝章。儻庸歷之無愆，豈陞崇而敢後？具官某受材膚敏，賦性疏通。彈壓推天府之能，斷割藹地官之譽。粵從均佚，傍彭澤以奉崇祠；屢沐疏恩，裂縉雲而賜錫壤。會茲歲課，已應邦常。其升四品之官，仍賁八命之爵。往其祗服，嗣有寵褒。《海陵集》卷一九。

全宋文卷四八一六

周麟之九

資政殿學士楊愿以本官職致仕制

典居留之鑰，方有徯於政成；乘得謝之車，乃遽聞於病去。爰頒從欲之命，以示愍煩之恩。具官某周慎自將，沈明有守。早以風槩，儀于薦紳。陳力於朝，嘗贊樞機之事；剖符于外，累書屏翰之勞。矧是陪都，正須卧治。茲以疾諗，願從里居。仍祕殿之榮名，守文階之本秩。尚務精神之嗇，往膺福履之將。可。《海陵集》卷二〇。

龍圖閣學士程瑀轉一官致仕制

告猷于內，夙陪曳履之聯；諗疾于朝，俄露挂車之請。肆茲從欲，厥有煥恩。具官某以博通經術

冠儒科，以明習憲章歷朝著。久於持橐，寢登常伯之尊；出則擁麾，屢上藩臣之最。望素高乎延閣，居方燕於殊庭。遽以抱痾，力祈謝事。爰錫進階之命，式彰歸老之榮。勉嗇至和，尚綏遐福。可。
《海陵集》卷二〇。

資政殿學士何鑄致仕制

結綬而登王畿，嘗致身於樞密；脫冠而謝朝列，俄引疾於燕閒。肆頒從欲之恩，俾遂養痾之志。具官某器度閑雅，才猷邃明。繇華轍之踐揚，藹公朝之聞望。本兵西府，恪陪宥密之謀；仗節北庭，遠稱光華之遣。方奉祠而均佚，忽告老以辭勞。仍茲祕殿之除名，守爾王官之舊秩。勉親醫砭，式介壽臧。可。《海陵集》卷二〇。

敷文閣直學士吳表臣轉一官致仕制

稽閱祕遷，方渙出綸之寵；抱痾寢劇，忽騰解組之章。念終保於令名，宜趣加於優禮。具官某身老才壯，學成行尊。居朝素識其履聲，出守累煩乎卧治。甫就閒於祠宇，俄謝病於里居。服我閔勞之恩，何恙不已？錫茲告老之秩，以榮其歸。勉頤精神，尚迪寵祿。可。《海陵集》卷二〇。

資政殿學士程克俊守本官職致仕制

惟陳力就列之臣，不能則止；方招賢聘能之世，以病而歸。此當饋之所深嗟，況有司之於常典。寓此恩意，敷于贊書。具官某器閎以周，學博而邃。居翰墨之任，則文施於典冊；贊樞機之職，則知達於謀謨。比自燕閒，從吾籲召。服在政路，不數月而丐閒；櫻于痾瘵，僅逾年而告老。雖事功之莫著，豈寵渥之能忘？惟文階爲寓祿之榮名，而祕殿乃隆儒之美職。以此茂命，賁之終身。尚其壽康，副我優獎。可。《海陵集》卷二〇。

中書舍人趙逵轉一官致仕制

蜀士以文章名天下，代不乏人。比年以來，材俊輩出。朕嘗親拔尤異，首冠儒科。深知其人，擢在禁近。遽以疾去，寧不憮然！具官某清純澹夷，雅有特操。行不爲表襮，學不務空言。東觀石渠，備聞所守。蓋其靜而不競，如野鶴之在雞群；涅而不緇，如清冰之出大壑。遂自載筆，升之綸闈。方將大放厥辭，遠追灝噩之作，而迫於危疾，終莫可留。進陟文階，仍班從橐。以此謝事，庶其或瘳。可。《海陵集》卷二〇。

張綱特轉一官致仕制

帝王以爵祿厲世，尤褒尚於廉隅；君子以明哲保身，貴克全其志節。眷言壽俊，祈謝官榮。爰頒上印之恩，用賁出綸之命。具官某才高一代，望貫三朝。學得其宗，蓋若總龜之聚；器全於樸，自同彝器之陳。早持橐於在廷，既脫冠而居里。爾則曰宦成名立，將嘯詠於窮年；朕以其齒載行尊，可諮詢於大政。復自田野，致登廟堂。既分共理之符，旋上丐歸之牘。亮由衷之懇憫，申從欲之褒榮。廣德垂安車，宜子孫之永耀；君章還舊宇，想蘭菊之叢生。往祇寵光，尚保眉壽。可。《海陵集》卷二〇。

孟忠厚加太保致仕制

人臣盡瘁，咸榮解紱之歸；國典崇嫺，或重面槐之拜。眷惟耆哲，舊服邇聯。既引疾以乞身，宜懋官而進律。具官某持身淑慎，迪德忱恂。業承世胄之華，躬習儒風之美。蚤颺休問，預列貴游。考其素則中外之備更，求於今則親賢之莫二。運籌而登邃幄，嘗參宥密之謀；露冕以殿名藩，專尚中和之政。偃革有載櫜之助，憩棠多勿翦之思。比懷綬以過都，使弢旌而留闕。奉內祠之香火，冀相親於朝謁之間；領中祕之圖書，使自佚於事爲之外。不圖抱疾，遂丐辭榮。諒懇請之由衷，宜眷私之從

欲。王封錫胙，久兼戟纛之華；帝保陞班，用賁紘紼之寵。茲爲異數，蓋示隆恩。噫！野王之爲三公，以行能之可尚；樊宏之冠四姓，惟禮義之能終。往焉垂車，尚或勿藥。可。《海陵集》卷二〇。

蕭振轉一官致仕制

朕以全蜀重寄，屬之於哲艾敏達之臣。宿望所臨，民皆信愛。得人如是，謂自此無西顧憂矣。而病亟驛聞，忽奏乞歸之記。朕雖欲不許其去，胡可得哉？具官某才全器周，爲國之幹。老於侍從，稱有壯猶。不數年間，再臨益部。朕以其信孚惠徧，功著職修。方頒璽書，褒表治效，以爲二千石能共理之勸。書贊具矣，而諗疾之章遽騰。上印不留，何去之果！朕固已失長城之倚，爾豈不念甘棠之思。增秩賜金，更申茂渥。尚扶沈痼，祇寵以歸。可。《海陵集》卷二〇。

康執權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在外宮觀制

人臣之義，雖盡瘁而不辭；王者之恩，以閔勞而爲重。眷予耆德，典是劇藩。念當卹老之朝，宜有賜休之寵。具官某奮由兩學，仕歷三朝。齒宿意新，未厭韋編之讀；宦成名立，早勞荷橐之歸。迨公道之復開，惟舊人之圖任。雖云已老，尚可解蘭縛塵纓；孰謂無能，方將剖竹守滄海。念彼既愆之

力，分予共理之憂。使其鞅掌於簿書之間，孰若優游乎泉石之外。茲爲得計，可以全生。內閣崇名，爰就加於峻直；真臺寵祿，亦足助於常珍。往祇渙恩，尚保眉壽。可。《海陵集》卷二〇。

徽猷閣直學士向子諲贈四官制

乞身於朝，早遂挂車之適；書計于策，亟頒加襁之恩。雖舊章之是循，亦眷禮之攸著。具官某明彊多識，淹博有文。儀于禁涂，亞六卿之重位；懿彼戚畹，邁四姓之顯人。退不待年，勇於謝事。雖故林之息駕，仍延閣之舊班。自樂餘齡，焉問桑榆之迫；奄歸厚夜，徒傷蘭菊之存。惟命秩之躡陞，示寵光之追賁。爽靈如在，異數其歆。可。《海陵集》卷二〇。

蕭振上遺表特贈四官制

蜀帥之雄，今爲天下冠。朕深咎往昔，委非其人，家用不寧，衆怨且感。既得良二千石之舊，民曰蘇矣。未再歲而失之，朕心惻焉，茲有愍典。具官某延閣之老，備更險夷。頃在朕前，知略輻輳；分虎于外，告猷益嘉。卧護四川，卓然有異等之效。甫昇褒命，而遽革聞于朝。卒不可爲，遺表來上。慨念風采，盡傷何窮！朕惟爾之再入蜀也，蜀父老扶杖來迎，歡呼之聲數百里不絕。今而反旆，

乃以喪行。思之者同墮淚於峴首之碑，祀之者當侑食於文翁之廟。追寵有命，尚其知歆。可。《海陵集》卷二〇。

敷文閣直學士致仕蘇符贈官制

朕望喬木而思世臣，覽裳華而念君子。偉近代有儒門之盛，三英粲兮；訪諸孫於從橐之聯，一鑑亡矣。爰盼愍綖，用寄追褒。具官某擅雕龍之文，蘊凌雲之氣。善繼厥祖，不隕其聲。方延閣升班，所冀得朝夕論思之益；而便藩圖任，庶幾聞中和宣布之詩。忽焉挂神武之冠，茲又奏茂陵之札。典刑垂盡，不復見於老成；議論具存，猶可想其風烈。增秩四等，用光九原。惟英識之未淪，尚寵章之斯服。可。《海陵集》卷二〇。

洪興祖特贈直敷文閣制

朕寅奉先猷，襲藏邃閣，揭爲寵職，以待天下之賢有勞者，況士之通經博學，沈涵斯文，餘力及于當代之典，而太史因之以成書者乎？爾閎辯洽聞，淹貫今古。頃在庠序，業精于勤。凡先朝之睿文，無不手自纂綴。汔以奏篇之備，遂新廣內之儲。朕嘗頒賞于朝，而爾獨以文致抵罪，齎志以沒，

時論冤之。爾子有陳，朕所深惻。追加寓直之命，實豈不稱哉！尚其有知，服此休寵。可。《海陵集》集二〇。

万俟卨贈少師制

任耆德以贊元，遽失秉鈞之助；考卹章而歸綈，敢忘加紼之封！臯者股肱之虧，迨茲奄窆之事。爰盼異數，曲示終恩。具官某學廣而聞多，行高而能鉅。氣全不撓，凜如松柏之後凋；識達未形，綽有著龜之先見。早疇宿望，共挈宏綱。踐揚風憲之司，入贊機衡之地。雖枘鑿方圓之或異，少屈壯圖；然棟梁偃植之有時，卒歸大用。召從遐服，來陟近司。予欲建大中以承天心，急命相代工之舉；爾能總衆職以稱朕意，繼同心輔政之聲。闡闢至公，調娛庶務。未究經綸之蘊，不圖疾疢之餘。謂微爽於節宣，乃奄聞於淪謝。罷朝興愴，深嗟一鑑之亡；錫爵追榮，進位三槐之亞。既全體貌，用極哀榮。噫！涓館而賜韋賢，莫遂垂車之樂；輟瓜而奠如晦，可量當饋之思！尚冀有知，以光不朽。可。

《海陵集》卷二〇。

孟忠厚贈太傅制

求勲戚於故家，有惻鑑亡之念；究哀榮於舊典，無加袞斂之文。爰錫贊書，式光遺範。既以極始終之眷遇，又將慰中外之懷思。具官某德盛而能謙，位高而率禮。溫純無玷，內全璞玉之資；儉約不渝，終守素絲之節。久以縉紳之重望，席茲將相之多儀。朕優寵戚藩，載稽后族。於此念昭慈之懿烈，豈惟宣永泰之休光。扶王室於艱難，功在十人之右；飭私門以法度，禮行四姓之先。矧是近支，有如名傑。以父政則爲樞衡之舊，以偃藩則稱岳牧之賢。近渴見于儀形，甫入趨於表著。人所望者，將庸建於上公；天實爲之，不憊遺於一老。未賁垂車之寵，已聞易簣之言。節旄既授於真王，黻冕更升於公傅。噫！富貴所以長守，由一眚之不聞；福祿至於永終，諒九原之無憾。詔幽甚寵，逝魄其歆。可。《海陵集》卷二〇。

葉夢得贈官制

朕惟先朝之臣，居多碩學之士。蓋嘗拔尤而用，靡慚求舊之言；其或得正以終，可後追榮之典？具官某蚤飛雋譽，亟踐顯途。有詞華以掞王庭，有經術以飾吏事。曩陪朕於經綸之始，見勤勞之備

宣；逮致仕於疲曳之餘，復探討之稱篤。何頃罹於艱棘，乃遂底於淪亡。緬想儀形，徒有茂陵之藁；顧瞻郡國，第深子產之思。茲匪厚於恩徽，曷以昭於愍飾。用卽建旄之舊，俾偕亞保之儀。絜爾有靈，尚其克享。可。《海陵集》卷二〇。

皇太后故曾祖冀王韋舜臣追封吳王制

伸天下之養，孝莫大於寧親；舉國南之禋，禮蓋嚴於饗帝。朕仰祇慈訓，丕戴上儀。迎日之長，用拜甘泉之貺；受天之祐，以承長樂之歡。宜崇外氏之恩，式賁曾門之寵。皇太后故曾祖某躬有嘉德，善無近名。立身不愧於前修，筮仕已期乎後大。百年茂緒，果符沙麓之祥；一等真王，屢享袞衣之襪。徙封大國，庸渙新恩。尚絜爽靈，服我追冊。可。《海陵集》卷二〇。

皇太后故曾祖母冀國夫人段氏贈魏國夫人制

朕肸飾鸞路，紛陳羽林。舉三歲之上儀，秩一純之嘉薦。風馬來下，樵蒸配藜。神人祇歡，中外提福。允賴慈闈之慶，益隆先世之褒。皇太后故曾祖母某氏秉心靚柔，率禮恭下。循二南之化，嘗播美於方江；卜三世之昌，遂發祥於在渭。爰侈追封之典，用昭丕績之休。以魏地之新畬，易冀方之舊

賦。泉塗雖閼，尚識寵靈。可。《海陵集》卷二〇。

皇太后故祖封贈制

朕執圭幣以事上帝，炳膺蕭以延四方。饗洽誠陳，既昭假爾；德洋恩普，汜布濩之。矧若外親之崇，率其祖義之重。爰因慶賚，趣賁恩書。皇太后故祖某潛德韜光，抱冲履素。修其天爵，雖於時無高密之勳；詒厥孫謀，顧乃後有和熹之慶。爰霈漏泉之澤，申加刻琰之章。載瞻周原，既啓爾宇。徙宅曲阜，用安乃封。追命有加，承休彌渥。可。《海陵集》卷二〇。

皇太后故祖母封贈制

大事在祀，莫重於郊。至誠感神，惟馨匪稷。朕款泰壇而修報，坐宣室以受釐。嘉與寰區，茂迪滂洋之福；深惟母族，素陶仁善之風。亟下綸書，追崇祖配。皇太后故祖母某氏徽柔有裕，惠順無違。飭身爲姻黨之師，種德厚子孫之蔭。嗣有娥姁之女，蔚爲馬鄧之門。自六醜之旋歸，日嚴大養；方四圭之毖祀，天錫鴻禧。爰增象服之華，載侈國田之沃。淑靈不昧，命數其歆。可。《海陵集》卷二〇。

皇太后故父封贈制

昔鄧氏荷白河之澤，活民命者數千；漢家飾觀津之藏，置園邑者三百。惟積仁而深厚，乃蒙福而顯融。此天道之必然，宜國章之有煥。皇太后故父某敏德爲行，終身安仁。陰功能大其一門，慶系遂高於四姓。是鍾文母，以佑我家。朕方考《思齊》之詩，用欽承於溫清；采長樂之頌，期永介於壽臧。屬元祀慶條之頒，念外家禰廟之重。金印盪綬，載更王社之封；衮衣繡裳，有赫台躔之冠。尚期永饗，式慰時思。可。《海陵集》卷二〇。

皇太后故母封贈制

朕謹東朝之奉，崇外族之恩。念太任承京室之徽，實鍾摯氏之德；而《周南》著后妃之本，必有《葛覃》之思。爰錫龐鴻之禧，以光聖善之懿。皇太后故母某氏抱聰達之識，執端和之儀。早儲夢月之祥，茂毓倪天之質。兆晉史之卜，已彰聖女之符；飾靈文之園，追用小君之禮。方盼祭澤，游舉褒章。兩社疏封，式循於舊典；六珈備服，增煥於雕軒。逝魄有知，垂休無斁。可。《海陵集》卷二〇。

少師錢忱故曾祖母封贈制

朕執犧牲以事宗廟，修祝嘏以降上神。樂徧禮周，卜三靈之並貺；仁滂施厚，嘉四極之爰臻。矧予嫔戚之門，敢後褒封之律！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業光世閥，譽振儒英。袞鉞之貴萃於身，枝葉之蕃繼於後。屬備成於熙事，宜申錫于渙恩。已賁上公之圭，更荒大國之履。綈服頒寵，尚其饗承。可。《海陵集》卷二〇。

少師錢忱故曾祖母封贈制

朕絜粢酌之具，嚴郊宗之祠。黼黻周帷，陟紫壇而拜貺；樵焜蒸上，贄青昊以昇煙。誕敷靈時之釐，普洽漏泉之澤。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柔風有裕，令德是躬。能同黽勉之心，助啓燕怡之慶。今予懿近，實爾裔孫。肆茲欽燎之成，與被慶條之錫。易荒大國，增賁卹章。尚惟淑靈，歆懌徽寵。可。

《海陵集》卷二〇。

少師錢忱故祖母封贈制

朕歷天元之吉日，舉郊類之上儀。百辟駿奔，展采而錯事；高靈下墮，降嘏而產祥。思與茂嫻，共膺丕祉。爰修慶條之渥，用申祖服之褒。具官某故祖某早以英材，列於從橐。身既踐乎華轍，慶復覃於令門。上表疏封，已光累綬。用邦錫履，更易舊封。英爽何之，尚歆寵數。可。《海陵集》卷二〇。

少師錢忱故祖母封贈制

禮必本于天，所以推尊而配祖；惠必及于下，所以斂福而錫民。念建戚之丕彝，著褒先之令典。自義而率，厥恩有加。具官某故祖母某氏以柔風宜厥家，以善訓貽于後。粵有良嗣，爲予舊嫻。嘗參九棘之崇，兼擁六旄之重。屬郊釐之誕布，宜湯賦之益豐。遺靈有知，歆我休命。可。《海陵集》卷二〇。

少師錢忱故父封贈制

朕惟聖人有饗帝之能，天降之祐；君子有篤親之念，民興于仁。乃揆靈辰，親祠陽時。洎涓成而敷慶，因教孝以廣恩。眷惟戚閑之英，宜賁禰宮之渥。具官某故父某處躬端亮，迪德粹和。早以簪纓，望高於華胄；兼茲鉞黻，位重於副車。眷乃嗣賢，復參差棘。肆予上祀，膺是蕃釐。爰申先世之褒，載錫大邦之胙。沒而不朽，寵命其承。可。《海陵集》卷二〇。

少師錢忱故妻封贈制

朕迎日至以踐長，即壇阼而歲事。登侑二后，賡延八鄉。孝奏天儀，事昭福舉。乃眷茂親之懿，宜加故室之褒。具官某故妻某氏迪四行之芳猷，播六嫔之惠問。善佐君子，聿興慶門。雖早闕於韶華，宜申榮於綈服。迨布陽郊之慶，改疏大國之封。尚惟淑靈，歆此徽寵。可。《海陵集》卷二〇。

全宋文卷四八一七

周麟之一〇

論乞修神宗以後寶訓

臣聞《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亦言酌先祖之道，以義養天下。然則前聖典謨，布在方冊，後代纂之，寶爲大訓，顧可後哉？昔唐史臣吳兢嘗採太宗與群臣對問之語爲《貞觀政要》，三百年治亂之龜鑑舉不出乎此。洪惟國朝以聖繼聖，傳襲一道，故亦有寶訓之書追倣前制，發揚光烈。陛下紹隆丕緒，祇適燕謀，立政立事未嘗不以祖宗爲法。臣職在東觀，脩纂日曆之暇，竊睹祖宗寶訓自太祖皇帝至英宗皇帝五朝並已成書，惟神宗皇帝以後修纂未備。喪亂以來，舊本不存，將何以昭示萬世？自陛下中興，屢降睿旨，委官纂次，因循迄今，未應明詔，憲章祖述，庸有關焉。臣愚欲望聖慈申命史館，速加研考，以次條類，續而成書，庶以彰累朝重規疊矩之懿，明陛下繼志述事之美。取進止。《海陵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九，《海陵文徵》卷二。

論乞製造靈芝旗

某伏睹《國朝會要》，乾德六年太祖親郊，有司請以國初以來祥異著之旗章，遂作金鸚、玉兔、馴象三旗。今天子受命中興，功光創業，化致昇平，諸福之物莫不應期紹至。近者太廟生美芝，九莖連葉，此尤瑞應之大、卓絕而創見者。仰惟清朝潤飾百度，當郊禋之歲而帝祖昭鑑，預賜嘉祥。其顯赫如此，宜令有司考故事，特製華旗，繪靈芝之形於其上，以彰一代之偉蹟，新四海之觀聽，昭示萬世，實宗社大慶。伏望朝廷特賜施行。《海陵集》卷三。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九。

論禁小報

臣聞國之有號令，猶天之有雷風。雷不一，風不再。號令如此，然後可以鼓舞萬民，動則不應，無有遠邇，罔不是孚。仰惟皇帝陛下自更化以來，蠱飭百度，鼎新庶政，登用賢雋，屏除姦回。凡積年弊事，固已一切剗革而釐正之矣。方陛下頒詔旨，布命令，雷厲風飛之時，不無小人譸張之說眩惑群聽。如前日所謂召用舊臣者，浮言胥動，莫知從來。臣嘗究其然矣，此皆私得之小報。小報者，出于進奏院，蓋邸吏輩爲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競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

報。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被召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爲實，以無爲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都間得之，則曰小報已到矣。他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則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則何以取信？此于害治雖若甚微，其實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詔有司，嚴立罪賞，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播之天下，天下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測，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詐，則國體尊而民聽一。臣不勝至願。取進止。《海陵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三，《海陵文徵》卷二。

論戒守令遵守成法

臣伏見陛下勵精爲治，勤求民瘼，芻辭輿誦，博采兼聽，孳孳如不及。四方利病至悉，庶人得言之，士大夫得言之，監司郡守近民之吏得言之，此誠有虞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時也。陛下求言之意，聞之唯恐不盡，而天下之所望者亦如此。故邇者士庶上書陳獻利害，及守臣到任條具裕民事，進降者甚多，看詳者不一。然以臣觀之，大要有三：或施之於民而民利，槩之以法而法通，若此類者固無所疑，朝廷皆以次施行矣。有行之可以利民，而於舊法及一時指揮，或大相牴牾，或小有不合。言既不可盡廢，法亦不可輕議。若此類者，臣亦各權其事之輕重，乞從朝廷隨宜參酌可否矣。其或自有見行成法，州縣所當奉行，而猶申請不已。言者猥多，覽者易厭。臣每看詳至此，謂之無可施行則實有其弊，設或一一申嚴，則不勝其繁。凡若此者，臣今欲並行類聚，總其條目。取自聖裁，特降明

詔。戒諭郡縣之吏，使之明習條令，罔或容私，遵守成憲，毋致違戾，究心夙夜，悉意奉行。庶幾使陛下愛養元元，廣謀從衆之惠徧及寰宇，無一夫不被其澤。天下幸甚。取進止。《海陵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〇，《海陵文徵》卷二。

論臣僚奏對令備錄聖訓詳盡

臣仰惟皇帝陛下以天德地業再造區宇，見獨明徹，聖敬日躋，雖古之所謂盛帝顯王無以加此。臣頃在東觀，以修纂日曆爲職，因得歷覽陛下臨御以來三十餘年間事業之富，謀斷之偉，謨訓之大，布在方策，赫然與日月爭光。臣闕天之智狹而戴上之情切，嘗考其間所載聖語，大抵詳於前而略於後。臣深求其故，蓋由頃歲左右史多缺，起居注不修，三省樞密院時政記於聖語亦或闕略而不致其詳。近者陛下總攬權綱，修廢振弊，更化之道粲然一新。睿謨明訓發於九重密勿之間，而風動乎天下。贊襄之輔，獻納之臣，內外進對之官所得多矣。臣區區之愚，欲乞申嚴舊制，自今凡與奏對，備錄所聞，毋致漏逸，使史官皆得以具載功令，記時政者尤務其加詳，以此授之國史，著之日曆，作宋一經，襲舊六爲七，用傳信千億萬世。臣不勝至願。取進止。《海陵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海

論命令必經兩省

臣恭惟國朝稽古建官，分三省以釐天下之務。凡有命令，則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審駁，尚書省頒行。三者相參而後百度正，綱紀舉，所以致其慎，示不專也。然自累朝以來，號東西二省，爲維持政本之地，尤重其選。或政令之罷行失當，人才之進退非宜，其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繳，其在門下則給事中得以論駁，皆於命令未行之前而彌縫正救之，則朝廷不至有反汗之嫌，天下不見其過舉之迹。爰自近歲，事與舊違。當軍興之時，則有事于機速不可以少緩。及休兵之後，因仍不改，用事者又以私意自任，廢棄成法。故有所謂報者，有所謂中入報者，有所謂尚先行者，有所謂火急者，往往皆成定例。自陛下銳意更化，登用正人，前日數者之弊固已十去八九。然以沿襲之久，狃于故常，習熟見聞，或未暇一一釐正。若便詔旨一頒，敕劄隨降，所謂給舍者但書押已行之事而已。設或事當論奏，則成命已付於有司，除目已布於中外，使士大夫進退失據，在朝廷亦爲難處，甚非祖宗所以分三省建官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申明舊制，凡命令之出，如委非急速不可待時者，並經兩省。或無封繳，即皆畫時行下。庶幾盡蠲宿弊，昭示至公，復祖宗之成憲。取進止。《海陵集》卷三。

論禁傳寫先朝實錄

臣伏見《國朝會要》，嘉祐四年，史館修撰歐陽修言：「史之爲書以紀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惡功過，宜藏之有司。往時史官書成進入則焚其藁，乞詔龍圖閣別寫一本下編修院〔二〕，以備討閱。」從之。然則史事在祖宗朝其嚴如此，豈容輕示人也？今者《徽宗皇帝實錄》成書，奏篇疏上，儲於內閣。中外士大夫欣聞盛事，咸思以先睹爲快。臣竊惟先帝之盛德休烈、良法美意，布在方冊，固當廣其傳以昭示天下後世。然其間所載多涉國體，與今日致論有相關者。臣愚望聖慈申嚴舊制，令副本之在有司者必謹其藏，仍不許諸官司關借謄寫，及臣僚之家私自傳誦。庶可以嚴宗廟，尊朝廷，遵祖宗之成憲。取進止。《海陵集》卷三。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七，《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海陵文徵》卷二。

〔二〕乞：原作「又」，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〇改。

論變文格

臣聞文章經國之大業，體尚不一，從古而然。故論世者以是識風俗之盛衰，觀人者以此別材智之

遠近，猶所謂見禮聞樂而知德政，不可不察也。西漢二百年，名儒鴻生蜂起間作，雍容揄揚，著錄于後，則炳然與三代同風。唐有天下，文亦三變。至於美才輩出，嚆噤道奧，反剗剗僞，薰醲涵浸，然後天下化之，粹然一出于正，何其盛哉！我國家恢儒右文，列聖一揆，取士之制，不過曰經義、詩賦。然或偏廢而獨舉，或兩存而並行，或兼用而通試。三者所向雖異，及夫得人，則奏賦擅場者無不精其能，談經析理者靡不臻于奧。累朝名臣悉由此出，致治之美固已遠邁前世。仰惟皇帝陛下躬天縱之資，恢復古道，優入聖域，猶且博覽經史，左右藝文，孜孜不倦。至其躬御翰墨，發爲宸章，雲漢昭回，光被萬物，古帝王莫能跂及。裁詩樂以侑禋祀，則十三篇極《風》《雅》之妙；記損齋以明鑑戒，則數百言皆道德之辭。若此之類，殆不可殫舉。士生斯時，親得聖王爲之師，此千載一逢也。臣伏見昨降明詔，用經義兼詩賦，合二者之長以作成多士，永爲定制，可謂善矣。今肄業之士服勤有年，秋試不遠，臣愚欲望聖慈申飭儒臣，慎勸士類，戒志尚之不一，革文體之未純，毋好高以異論相矜，毋因陋以陳言自蔽，毋泥迂僻之習而失其正，毋縱浮靡之說而溺于夸。坯冶一陶，聖風雲靡。將見四方俊茂試于有司者，無不丕應僉志，咸知以體要爲宗。文弊既除，而文格益勝。用之以黼黻一代，羽翼六經，實斯文之幸。取進止。《海陵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六九，《海陵文徵》卷二。

論乞進讀本注音切

臣聞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斯言初止爲學者設也。至董仲舒舉此以告漢武帝，然後知帝王之學亦當如是。仰惟皇帝陛下聖質天粹，自誠而明，敏脩之功，純亦不已。至於博覽經史，固已識其大者，舉而措之天下，國家日臻於嘉靖矣。而猶不忘講學之益，退朝清燕，躬御邇英，博延儒流，敷繹古藝，方且以西漢一代之史命官進讀。是將以因事立教，鑑往知今，參求化源，恢張國紀，固不在於考文藝，辨音訓，爲書生章句之習也。然臣竊謂三代而下，惟西漢爲近古，諸史之作，惟班固爲名家。讀之者考文義而後見紀事之本原，辨音訓而後知立言之法則。然文義或有難見，非註解無以發明；音訓或有難知，非翻切無以辨證。多聞之助，或有取于此也。臣不佞，叨以讀誦爲職。苟不能盡心於此，或迷金根之義，或誤雌霓之呼，以上昧天聽，臣則有罪。敢陳一二，願從聖訓而訂正之。夫服膺曩說，疏紊既多，蘇、晉衆家，剖斷亦尠，蔡氏纂集，尤爲牴牾。顏師古激揚鬱滯，釐正睽違，援據精詳，有補學者。然則註解不同，臣欲以師古之說爲正。《漢書》舊文，多用古字，間從假借，其類實繁，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本音他切，互見其中。顏師古備著科條，剖析無滯。字涉稍異，隨即翻音，字協音諧，舉當乎理。然則音訓不一，臣欲以師古所立爲定，仍乞於進讀本內間注音切。臣非不知帝王之學志於治道，初不問

此區區之言，可謂矜小節而闡大體矣。然而列職禁近，獻納論思，事無巨細，皆欲詳審不可苟，況執經史以備顧問乎？今茲所陳，庶幾下以見愚臣盡心率職之誠，上以副陛下加意典學之美。取進止。
《海陵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海陵文徵》卷二。

論乞與四川進士父母年高者先次補官續行照驗

臣恭睹詔書，應得解進士父母年八十以上與初品官封，德至渥也。自降詔以來，凡諸州奏到封母者，並經司封關會禮部，考驗貢籍，俱以施行。唯是四川得解進士其貢籍不在禮部而在制置司，每得關會，禮部必稱無貢籍可照，不見得解，因依致不放行。經今年餘，積壓留滯。臣今耿見數目，有資州得解進士史堯仁等七十四人，例未曾上鈔。若待取會，道途往返，愈見淹延。欲乞且據逐州保奏文字並與先次放行，具鈔給降誥命，續下四川制置司照驗貢籍，如有僞冒，即行改正。庶幾遠方高年，早得均被上賜。取進止。《海陵集》卷三。

論守應之策

臣聞爲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大計已定，斷然無疑。非徇一己之見也，而千萬人之說莫能搖。非苟

一時之利也，而數百世之議莫能易。此其爲利害，亦豈必賢知神略而後知之，惟所見者審而通乎事機，所持者要而當乎人情，所言者順而合乎天道。所操執者彌固則成就者愈大。古所謂聰明賢聖大有爲之君，建功立事類如此。仰惟皇帝陛下察問如虞舜，憂勤如文王。總攬權綱，綜核名實，則又與漢之宣、光比。立國於此，固自有一定之計。而近之言時事者乃紛紛而不一，軍旅之言厲，閭巷之言戚，士大夫之言惑。厲有所憤，戚有所憂，此其常態耳，未至於大害治也。惟惑之爲害，蓋有不可勝言者。此無他，銳與怠之謂也。銳者言兵而欲用，怠者諱兵而不言。言兵而欲用，是喜功也；諱兵而不言，是偷安也。自講和以來，九廟寧矣，東朝安矣，赤子休息矣。成功著見，昭昭可知。陛下方且惇遣重臣，厚將信幣，以堅永好，以釋群疑，而汨之以喜功之說，其可乎？渝盟棄好，陛下之所不爲也。當朝廷閒暇，修明政刑，振舉綱紀，簡練將士，此不可一日忘者。陛下方且頒明詔，飭庶工，懲緘默之風，革驕怠之弊，欲人人相與協濟國事，而委之於偷安之說，又可乎？視陋忽傾，陛下之所不取也。如臣所見，粗有確論，曰守曰應兩言而盡之耳。當無事則思所以守，有不虞則思所以應。思所以守，自治之謂也；思所以應，不得已之謂也。守之者在我，應之者在彼。在我者，有常者也。惟其有常，則雖信睦交通不能廢吾之所以守。在彼者，不測者也。惟其不測，則雖事變猝至不能逃吾之所以應。今夫千金之家固其垣墉，常人之所及也。若曰吾與親黨爲鄰，不吾害也，至慢易其固守之具而弗之理，豈不備他盜哉？所謂自治者如此。《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言自治之爲可畏

也。獸蹂于田，荷戈而逐，孺子之所知也。若曰吾將委肉而飼之，不汝驅也，而獸且噬人矣，雖欲不逐，其能安乎？所謂不得已者如此。漢元康中，乘匈奴之衰，議欲擊之。魏相不可，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兵忿者敗。非但人事，乃天道也。」亦言應敵之不得已也。蓋能守者，能應之道也。守之無不同，則應之無不勝矣。守之既固，則銷萌折衝，人莫予侮，且將無敵之可應焉。昔人所謂善之善者，理固如此。臣願陛下增修德政，厚施於民，蓄材俊，廣儲侍，敦本而抑末，去華而務實，明賞罰而一於信，振威令以致其嚴，考將帥之能否而爲摩勵之方，察士卒之勤惰而求養用之實，凡可以爲守國之具者，靡不恢張而徧舉。如此，守無不固矣。度山川之遠近，視道途之險易，孰當其阻，孰當其衝，孰爲之聲援，孰爲之犄角，孰爲之統一，凡可以爲應敵之機者，靡不素定而默諭。如此，應無不勝矣。守國之具皆可以熟議，而應敵之機不可以豫言，惟在陛下力行之，心識之，執中自信而已矣。《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人心危而易動，易動者浮言之所以興；道心微而難知，難知者至理之所以隱。君人者不過屏衆多之慮，致精一之思，執中自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堯舜禹之治天下，相傳以一道，不外乎此數語者。伏望陛下睿斷不移，操一定之計，圖守應之策，以爲執中自信之道，而毋惑於喜功偷安之說，則千萬人之衆莫能搖，數百世之遠莫能易。證諸人事，質諸神明，臣之斯言，庶或無愧。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取進止。《海陵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一，《海陵文徵》卷二。

論革續降之弊

臣聞《傳》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是一命令之行，一制度之立，皆當出於天子，外乎此者不可以爲萬世法也。臣竊見吏部諸選引用續降指揮前後不一，或臣僚建明，或有司申請，皆經取旨然後施行，尚慮牴牾之多，承用者駁，舞文之吏，並緣爲姦，不可稽考。今以續降申明條冊觀之，乃有頃年都省批狀指揮參列於其間，見今引用亦謂之續降。向之修法者有所諱忌，至與成法並立，今之奉法者但知遵守，遂與成法並行。應令諸軍使臣到選，將佐以上方理戰功，而帳前使喚之類皆當時帶甲入隊之人，並不許班。此用紹興十一年批狀指揮也，遂使親冒矢石者反不蒙超異之恩。今官吏陳乞任滿賞則不以限年釐革，惟到任賞則不然。此因紹興十二年批狀指揮也，遂使勤勞王事者或不在褒錄之數。以理推之，誠未爲允。欲望聖慈申詔有司，推本至公，革去前弊，使履軍蹈陣者並得理爲戰功，到任推賞者不必限以歲月。仍令諸選，其紹興二十五年以前批狀指揮如有類此者，關敕令所司一一看詳，可削則削，毋使與三尺混淆，資姦吏爲舞文之具。天下幸甚。取進止。《海陵

集》卷四。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五。

論定歸正人補官之法

臣聞銓曹素號大有司，比年以來，各選尤爲繁雜。若指揮不一，承用多疑，則吏姦日滋，人無所訴，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試以歸正官兵一事論之，前後有三指揮，至今莫能相一。據紹興二十八年二月田師中申請指揮，應歸正人不曾齎到付身，並與減五官補正。吏部方且遵用，續承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指揮，並令止用歸本朝日所給付身照使，其有不曾齎到僞命文字者，特與放行，仍出榜曉示。吏部已放行，又承當年八月指揮，令遵依今降指揮只用歸朝日所給付身照使，并照應田師中申請指揮放行。臣竊詳前件指揮，若曰特與放行，則不須遞減補正。若曰遞減補正，則難以一例放行。二者自相牴牾而不可並用明矣。今乃兼存之，使奸吏得以出入，有司無所適從，實爲弊之大者。若于二者之中舉其一而行之，則又不容無弊。蓋一于放行，則不問其功閔，不計其久近而例得升進，必至于汎濫。一於遞減，則久在軍中者，其間有立功，官資類從毀抹，將何以激勸？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省部別行看詳，著爲定令，毋輒更易，使士知激勸而不至於汎濫，庶幾可以救弊。取進止。《海陵集》卷四。

論放行從軍人磨勘

臣契勘四川諸軍從軍大小使臣，自紹興九年正月三十日指揮，今後許理爲資任。昨來宣撫司未承上件指揮已前，係奉使宜將從軍大小使臣依格並與放行磨勘，出給便宜付身。今來節次陳乞換給考功，以當時未有理任指揮，即係侵用宣司月日，不該磨勘，例行改正。臣竊詳宣撫司隨軍人當時雖未有理任指揮，其本司既以便宜放行，若行改正，其隨軍人委是在軍供職，歷過月日，實非僥冒。伏見本選昨准紹興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指揮，凡不係大儀鎮等五處立功之人，或已作戰功超轉官資，並免追改。今欲乞將前項便宜磨勘侵用宣司月日者，依紹興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指揮，今後特免追改，並與放行換給。取進止。《海陵集》卷四。

論乞置巡綽私渡軍

臣伏見國家自講和以來，凡疆場之事專務慎重，冀其警聳。近年兩淮罷榷場之後，禁止私渡尤爲嚴切。昨聞北界屢形於言，欲得彼此巡綽。陛下敦信睦之好，垂宵旰之慮，累降詔旨，戒飭邊郡，丁寧切至。臣頃以使事附奏于彼，有語及此。臣嘗告之以本朝約束甚嚴，立賞已增千緡，守臣失覺察者

同其罪，又令提刑司旬具結罪狀申。彼亦樂聞朝廷之能順承其令也。比者兩淮雖團結山水社，亦欲鳩集保伍，互相覺察。尚慮封圻曠遠，愚民趣利，冒法越禁，死不知避，監司守臣，按行有時，巡尉出入，徒爲文具。如山陽一郡，瀕淮界分延亘三百里，安、豐、濠、壽之間地廣人稀，豈能一一巡捕？禁防少弛，或啓釁端，不可不預爲之計。臣謂不若於兩淮要地各置巡綽私渡軍，專董其事。淮東委之劉寶，淮西委之王權，分撥屬將之有方略、善撫循者，各率數千人以往，命之曰巡綽私渡軍兵。其營寨旗幟，皆以巡綽私渡爲號，文移則曰巡綽司，將佐繫銜則曰專切巡綽私渡事。名順理得，了無可疑。徐于歲月之間漸增人數，亦復無害。小可以謹邊防，大可以固國勢。久而習熟，又可以安南北之心。如臣瞽言組合時論，願下臣章付三省樞密院熟議而行之。取進止。《海陵集》卷四。又見《海陵文徵》卷二。

論華泉司弊劄子

臣伏見朝廷復置提點坑冶鑄錢司，既已參酌舊制，條其事宜，措置施行，纖悉備具。惟是戶部提領所見有吏人十四名發赴本司，復置之初，不可不察。蓋泉司職事散在諸路，舊例分遣官屬催督採鑄，置局他郡，往往有終任不識官長面者。每有申請，必爲吏輩所格，舞文弄法，爲害非輕。鑪戶鑄工，刊剥殆盡，百端規取，必至充其所欲然後爲之行移。官司遞筒，積而不拆，或盜發以窺事宜，或

隨意以生沮抑。屬官俛首，唯唯聽命，至以書問與之往來者比比皆是。後專命戶部置所提領，又以此輩爲諳曉，取充吏役，事權在內，遠近畏之，奸計得行，動作威福。屬官既多差出，其弊益甚於前。至有一吏用白狀就信州借請數百千，則鉛山一場課利置而不問；贛州錢院供需不如意，則并通判廳例送取勘。玩習恣橫，略無忌憚，若此之類，其害甚多。今來朝廷復置此司，臣竊謂諸路利害，士大夫舊嘗更歷此事者不爲無人，但當精選屬官，不必多求舊吏。欲望聖慈以臣所奏行下提點司，稍汰猾胥，矯革前弊，以弭吏彊之害。庶幾貨泉流布，不至于蠹國害民，其利甚溥。取進止。《海陵集》卷四。又見《海陵文徵》卷二。

論乞給告降下諸州就付老人

臣恭睹元日詔書，皇太后仁德天祐，聖壽無疆。新歲八十，應士庶男子婦人年九十以上，與初品官，婦人與封號，並經所屬自陳，勘會詣實，保明聞奏。臣於此仰見陛下極事親之仁，崇貴老之化，不止爲士大夫光榮而已，龐恩布濩，浹于編氓，古未有也。今庶民薰陶美化，安於田里，保有壽命，年多及格。聞州縣間相繼陳乞者甚衆，然其人或多貧民下戶，亦有僻處遠鄉，終身未嘗識官府者。如此類，若使依士大夫叙封計會，所屬保明，遣人齎赴行在，于左藏庫送納綾紙錢，有省於部，伺候上鈔，祇請告命，不惟無其資，而小民亦安知有此。道途遼遠，往返經營，則年老之人霑恩後時矣。如

臣管見，欲望睿慈深憐庶老，乞令諸州軍檢坐詔命，委官保明，于所部根刷應年格該恩之人，限指揮到日兩月類聚聞奏。其合受告命亦乞降下逐州，分送屬縣就行給付，仍與免納綾紙錢。則天下老人雖微且賤，無不實霑恩惠如詔旨矣。取進止。《海陵集》卷四。

全宋文卷四八 一八

周麟之二

論賞罰名實

臣聞自古中興之君，惟漢宣帝爲得治道之要。史臣稱之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嗚呼！斯言盡之矣。仰惟皇帝陛下以英睿之姿，躬履多難，式遏寇虐，事同乎創業；整飭百度，躋登丕平，功兼乎守成。盛德丕烈固已超出百王上矣，而臣猶區區以宣帝爲言者，以陛下方勵精聽斷，剷除宿弊，用更化于四方，施之於今，莫此爲急。信賞必罰則公道舉，綜核名實則真賢興。二者國家之先務，雖堯舜三代之治不外是，而宣帝能用之以救弊，願陛下取法焉。若夫雜伯術，尚刑名，此則宣帝之失，臣不敢爲陛下道。取進止。《海陵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六，《海陵文徵》卷二。

封事

隆興元年十月日，具位臣周某謹昧死再拜上封事於皇帝陛下。臣聞爲天下立事，要當順天下之心，明天下之勢，然後能易亂爲治，轉敗爲功。古聖王所以安中夏御夷狄也，莫不皆然。舜之格有苗，禹之叙西戎，高宗之伐鬼方，文王之事昆夷，宣王之平玁狁，率用斯道也。下至漢唐，其跡異，其理同。在高、文則結和親，在武皇則事攻討，在宣帝則受朝賀。在武德之初則詭臣突厥，在貞觀之盛則生擒頡利。夫豈樂爲是異同哉？視人心之所向，度國勢之所宜，有不得不然者耳。由是言之，聖人應世初無私心也，立國本無定勢也。因人心之所喜爲之喜，故樂民之樂而天下不以爲驕。因人心之所怒爲之怒，故一怒而安天下不以爲暴。因國勢之強有以成吾強，故日闢百里而天下不以爲貪。因國勢之弱有以處吾弱，故以大事小而天下不以爲怯。拱揖指麾之間，衆心樂歸，大勢堅定，而國家計成矣。世之懷偏見執異議者，又烏能伸其喙以撼吾之所守哉？紓一時之急，收百世之利，凡以此也。金人之爲中國患數十年矣，自阿固達之起，繼之以武奇邁，又繼之以東昏王亶，又繼之以岐國王亮，迨今葛王，蓋五世矣。時異事變，勢亦隨之。阿固達一舉而吞遼人，武奇邁再舉而蹙中原。當是時也，掩中國之無備，乘民心之久安，長驅擣虛，所至輒下，猝然有迴山倒海之勢，其孰能當之？亶之立也，命將興師，南牧屢矣，踰江南，瞰海上，而終不得志于我。烏珠之歸，師徒耗傷，僅以身免，士

馬物故者大半。用兵連歲，所失益多。敵知事力之屈，可以圖休息也，亶與烏珠等謀，則曰：吾國，天下大讎也，使吾子孫一不振，宋必報焉，則吾國覆矣，不若以恩解之。此和好之所以通也。和好既通，則許我納幣，屈我稱藩，畫淮爲界。然後慈寧就養，永祐復土，南北生靈，各安其業，聘問往來，情文周密。自締好以來，講信修睦，無若此時之歡者。使亶不被禍，凡我有求，無不見聽，雖列聖諸陵，白溝故地，皆可以次第而得之。惜乎不十年間，肺腑之禍起而亶戕矣。至今北人類能言之。是則和好之通，豈非勢使然乎？亮之立也，大惡昭著，內懷危疑，握兵重臣，多不受詔。朝夕惴惴焉，惟恐討伐之師四面而至。我方遣朝賀之使以安之，於是遂偃然南面，號令諸國，而侈心肆矣。狂復自用，以殺爲嬉，勳戚諸王，翦滅殆盡。彼之汰虐日甚，我之順事日嚴。休兵歲深，生齒蕃息。敵知事力之全，可以肆大志也，亮與馬欽等謀，則曰：吾國，天下大仇也，使吾子孫一不振，宋必報焉，則吾國覆矣，不若以力取之。此和議之所以變也。和議將變，則罷榷場，詰私渡，邊衅橫生，敵謀遽發，遂欲割我兩淮，要我近輔，而又拒我行人。一不如意，掃境南下，王室震蕩，危若贅疣。自交兵以來，生民被害無若此時之慘者。使亮不見殺，則投筆濟江，益無難焉。顧其積惡，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變生肘腋，腹敗支披，師徒奔竄，惟恐王師之躡其後也。是則和議之變，亦豈非勢使然乎？太上皇帝神靈天亶，臨御三十六年，躬履多難，洞照事幾。其于禦戎之道，固嘗深思熟計，歷試而兼行之矣。陛下以大有爲之資，光奉慈訓，嗣守天位，治民事神，恭儉遜慤，德無不周，明無不燭。惟疆場未靖，上貽宵旰之憂，抑嘗有以天下之心、天下之勢告陛下者乎？自踐阼以來，建

議之臣有爲陛下言戰者矣，必曰：金鼓一動，雷厲風飛，則兵不血刃可以收疆土，復陵廟，活萬姓。然王師所至，城邑一空。破蔡州則殺蔡州之民，入海州則殺海州之民，奪宿州則殺宿州之民。京西陝右，往往皆然，非所謂拯民于水火之中也。繼之以士無鬪志，棄甲來歸，中原寸地，了不可得，烏在其爲戰？有爲陛下言和者矣，以厚禮將幣，以卑屬寓書，休兵息民，庶乎兩得。然使命數遣，有延至于國中而不得伸其志者矣，有見止于境上而不得通其辭者矣。以此欲和，不啻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也，烏能必其和？有爲陛下言守者矣，以增陴浚隍遏其衝，以積粟聚兵固其本，來則勿與角，去則勿與追。然長淮東西延袤千里，兵少則戍不周，民貧則用不給。比者築城壁，修堰壩，皆取辦于兩淮之人，凋郡遺黎，不堪其擾，而守未必能固也。設欲固守，非經營數年不能就緒。大敵忽至，其何以支？守雖長策，亦未易以一朝集也。故欲戰者以和爲姦謀，爲辱國之舉；欲和者以戰爲危道，爲殘民之徒；而欲守者又以戰爲邀功，和爲怯敵，謂和戰皆非萬全之策。三說紛然，互相矛盾，得此則失彼，舉一則廢二。國論未定，主聽未專，斯民盼盼然不能自保。嗚呼！胡不觀天下之心，審天下之勢，參三說而用之乎？昔亶之請盟也，太上皇決策講和，遣使以先之，而邊鄙遂定。知其勢可與通也，非用兵之時也。及亮之敗盟也，太上皇出不得已，發兵以應之，而敵酋自斃。知其勢不可與通也，非遣使之時也。以此論之，和、戰、守三策，善用之皆足以收功，不善用之皆足以敗事。使勢可戰也，雖樊噲以十萬橫行，李靖以三千蹀血，吾亦爲之，無不勝者。勢可和也，如魏絳之五利可致，賈誼之三表可施，吾必爲之，無不諧者。勢可守也，如宣帝之罷兵留田，光武之閉關謝質，吾必爲

之，無不濟者。又胡可外天下之心，忽天下之勢，區區焉操一說而自以爲得乎。臣頃歲出疆至河朔，見所過州縣全盛如故。入則人物繁夥。閭閻充溢；出則耕桑彌望，牛馬被野。然後知二十年息兵之效不爲無益于斯民。一旦敵人叛盟，赤子又復塗炭。前冬，敵退淮甸，白骨如山。迹其殺人之禍，皆起於海陵一念慮之間，而流毒至于如此，豈不甚可戒哉？今敵勢虧矣，敵計窮矣。兩軍相角而所喪均，兩國相持而其患等。欲戰者少，不欲戰者多，蓋兩軍之心也。欲和者衆，不欲和者寡，蓋兩國之勢也。臣聞之北人則曰：敵中簽發人丁，其下莫肯聽命。又聞之士大夫則又曰：近敵帥移書于督府，致問于廟堂，甚有通和之意。陛下視人心之所向，度國勢之所宜，不知所以應之何如哉？臣願陛下因天下之心，乘天下之勢，特遣信使，諭以至理，告以誠心，與委曲評議，使知和好之不可以虛詞合，又知和好之不可以舊例拘，則吾事濟矣。或曰：比歲而遣使矣，其如不諧何？其如不見納何？臣應之曰：使之不諧，非使者之過也。使之不見納，非使者之願也。顧當時所以遣使者失其序耳。何謂遣使失其序？曰：遣使一也，而所以遣使則不一也，有和議未定而遣者，有和議已成而遣者。和議未定，則以未定之辭與之通，慶賀有所未修也，報諭有所未及也。如紹興之初，遣韓肖胄、孫近之類是也。和議已成，則以已成之禮與之接，名分有定論也，書辭有定式也。如講和之後遣何鑄之類是也。自海陵渝盟，和好絕矣。和好既絕，今始通焉。故遣使以議之，則是和議未定之時也。我方有所議，而損益之未可必，又安可遽爲賀慶報諭而遣乎？其曰賀登寶位，則是和議已成矣。往年以賀爲使者有舊例焉。彼復以舊例取必于我，又焉得而見納哉？今臣之所謂遣使則不然，當以審議爲名，以韓肖胄、孫

近爲例。審也者，欲審而後交。議也者，欲議而後定。和其本于誠心乎？在所審也。其出于詭謀乎？在所審也。名數有未定者乎？在所議也。疆界有未正者乎？在所議也。禮幣之厚薄有未齊者乎？在所議也。爲此遣使，彼安得不納？舉此詳議，彼安得不諧？和議成矣，然後有所賀則賀之，有所報則報之。此之謂遣使得其序。或曰：遣使得其序，遂可去兵乎？撤備乎？臣應之曰：遣使所以議和也。和雖可必，亦當待之以不可必。使者出境，朝廷申命諸將，各整其師，淬礪鋒刃，振飾旗鎧，蓄銳待敵，常若兩陣相當者，則是使者之行自不妨治戰具也。大軍列屯，分據要地，修障隧，正營部，遠斥堠，力控江淮之險，則是使者之行自不妨繕守備也。夫戰和守，固相須而並用者也。善爲國者可戰則戰，不爲戰而廢和也；可和則和，不因和而忘戰，可守則守，不膠于守而絕和戰之利。合而論之則一，析而言之則三，胡可忽哉？昔唐之平賀魯也，駱宏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噫！斯言豈爲一時設哉！惟陛下博覽兼聽，詳究利害，觀人心，審國勢，與時變通，權以濟事，允執厥中而行之。天下幸甚。干冒宸扆，臣無任戰懼隕越之至。《海陵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三五，《海陵文徵》卷二。

除起居舍人辭免劄子

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舍人，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竊惟左右史分掌記注，密侍殿坳，君舉必書，當以才選。臣器資甚窳，學識非長。與纂信書，方叨序進；擢司載筆，實懼超踰。仰丐睿明，俯矜誠悃。亟追還於成命，用改畀於隽能。庶協師言，少安愚分。《海陵集》卷五。

辭免差兼實錄院同修撰劄子

臣仰惟徽宗皇帝以天德地業，丕闡鴻化，垂衣在御二十六年。聖功巍巍，雖非簡策之所能盡，而傳信萬世，必有成書。纂修之工，正在今日。然自非一時大雅宏達之士，兼才學識三長者，焉得論次於其間？如臣以章句小儒，叨贊書命。既無潤色討論之效，何有研摩編削之能？重惟不才，其敢共二？仰祈淵聽，亟寢誤恩，別選耆儒，助成大典。非特使事辭之稱，亦惟昭名器之公。所有恩命，未敢祇受。《海陵集》卷五。

辭免同修國史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准敕，差臣兼同修國史。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聞治史有三長，惟其才學識兼之，故能綜序事理，勒成信書。今者皇運系隆，時文載郁。肇開史院，選置官僚，通修三朝正史。事大體重，豈臣末學所可與聞？陛下網羅群才，片善必錄。以臣近編纂先朝實錄，猥嘗以僭踰。然臣口耳謏聞，已試無狀，若又濫吹于其間，則不惟虛糜廩稍，抑亦清議弗容。伏望天慈察臣愚悃，收還成命，改畀耆英。則載筆之間，事辭俱稱，將見三聖人之盛德大業布在方冊，炳然與日月爭光，庶以仰副陛下揚鴻烈、章緝熙之意。所有恩命，臣未祇受。《海陵集》卷五。

辭免除兵部侍郎直學士院劄子

臣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兵部侍郎，依舊直學士院，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嘗謂詞臣不當以翰墨言功。臣濫竽西垣，日贊書命，曾不能敷宣聖意，潤色皇猷，坐閱歲時，絲毫無補。恭遇陛下恢天縱之學，以作興斯文。如臣瑣才，第慚不稱，早獲以史事進對，忽蒙天慈褒諭，謂臣久掌内外制，宣力爲多，中外士大夫咸稱得代言之體。今武部清簡，當除貳

卿，仍兼玉堂之直。臣仰聆玉音，感懼交至。既退跼蹐，不旋踵而成命已頒。欽惟聖造恢洪，與天同大，而於臣下尺寸之勞，委曲存記如此。固當體眷知之殊遇，思親擢之異恩，亟踐厥官，勉圖報效。然臣竊自念，典戎華省，實峻班聯；視草禁林，匪同寓攝。併叨寵渥，益重僥逾。伏望皇帝陛下回旁燭之明，寢已行之令，俯矜愚悃，改授真賢。不惟安小己之私，抑亦示大公之舉。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海陵集》卷五。又見《海陵文徵》卷二。

辭免除給事中劄子

臣竊以鸞臺要地，朝政所關；瑣闥舊儀，夕郎爲重。必得老成知治道之要，庶幾審駁合人言之公。如臣者蕞爾小才，闇於大體。鑾坡入直，既潤色以非工；武部升班，亦素餐而何補。更荷中宸之眷，復叨左省之除。是不獨取其空言，將使之於此詳試。顧柬求之意甚美，懼綿薄之質難勝。伏望睿慈，亟收成渙。惟君子見得思義，故敢效于循牆；若朝廷爲官擇人，亦何嫌于反汗！所有恩命，未敢祇受。《海陵集》卷五。

乞宸翰劄子

臣伏睹國朝典故，淳化二年十月，太宗皇帝以飛白書玉堂等四字賜翰林學士蘇易簡，謂宰臣曰：「易簡告朕求此數字，卿可召至中書授之。它日爲翰林中美事。」字徑二尺餘，以素繒二幅書之。龍鵠之勢，曲盡神妙。曩經變故，石本亦不可復得。恭惟皇帝陛下聖筆天縱，超冠百王，萬幾燕閒，染翰弗輟。龍文龜畫，刊在翠琰，布列中外，焜耀群目，學宮儒館，賁飾尤多。惟是玉堂，密邇清禁，而臣愚猥以末技，誤膺簡擢，典司內命，私心拳拳，深有望於奎壁之光。今者輒控丹誠，仰干睿聽，援淳化故事以爲請。方明天子典學崇儒，潤色鴻業，儻于肆筆之際，使得與被大賜，則是中興以來復見禁林盛事，儷美淳化，垂休無疆。一時詞臣，永有榮耀，實千載之遇。取進止。《海陵集》卷五。又見《海陵文徵》卷二。

乞以御書上石劄子

臣近蒙聖恩降到玉堂宸翰，臣既拜賜，士林歆豔，爭先睹之爲快。臣伏見淳化中太宗皇帝玉堂御書，嘗付宰臣，李昉以下皆得觀瞻，學士承旨蘇易簡又會侍從館閣官觀于本院。臣欲以今來御書就都

堂宣示宰執，依本院故事摹勒上石。所有侍從館閣官緣近來燕設例罷止，乞俟石刻成日，於秘書省暴書會宣示，并以石本分賜。取進止。《海陵集》卷五。又見《海陵文徵》卷二。

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伏蒙聖慈除臣同知樞密院事，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臣竊惟右府本兵，爲國樞鍵，參贊基命，通號籌帷之臣。非德望素優，不能厭服中外；非才識兼裕，不能洞照幾微。若時詢求，當慎厥與。如臣一介，器質吝蒙，了無寸長，濫竊名器，叨塵簪橐，貿歷歲時，殊未能少效涓埃，上裨海嶽。而受祿過量，顛覆是憂。敢謂聖度并容，宸聰過聽，驟加甄拔，登贊事樞！內循惛冥，莫敢違處。伏望皇帝陛下，駑蹇之乘不足以議遠途，畀矜惓誠，許辭重任。仰惟聖天子垂衣御治，四方黎獻，雲集在廷，一時名流，底績者衆。簡能而授，殆不乏人。倘回渙恩，改賁耆彥，使天下享任賢之福，而朝廷由進德而尊，則反汗雖若有嫌，在盛時不爲無補。臣無任。《海陵集》卷五。又見《海陵文徵》卷二。

初除乞減支賜銀絹劄子

竊以君賜甚豐，必施於有德；臣勞未著，曷稱於隆恩！伏念臣質薄無堪，食浮有素。以福基之庫淺，當機地之邃嚴。併加爵祿之崇，舉爲逾分；復賜金縉之厚，祇益覲顏。方大君抑損以澄化原，宜群下精白以承休德。儻乖辭富之義，必蹈傷廉之譏。矧如至愚，尤戒多取。所有臣初除銀絹，欲望聖慈特與依例減半支給。庶遵近制，允協公言。臣不勝幸願。取進止。《海陵集》卷五。

乞在外宮觀劄子 一

臣輒瀝危誠，仰干睿聽。伏念臣才庸質薄，曾無寸長。蒙陛下覆育生成之恩，擢自小官，遍歷華省，近登密命，亦已歲周，殊未能少效涓埃，上裨海嶽。而受祿過量，災危乘之。夏秋已來，數苦脾疾，心力隨耗，蕭然不支。雖欲強勉班行，深恐有誤委寄。夙夜慚懼，實不自安。欲望聖慈許臣解罷機政，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儻或未填溝壑，獲保餘生，終當頂踵糜隕，上報乾坤之造。冒犯天威，臣無任。《海陵集》卷五。

乞在外宮觀劄子 二

臣昨日嘗具劄子仰干天聽，乞解機政，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伏蒙宣押，未賜俯從。夙夕凌兢，措躬無所。今不免再伸前懇，薦瀆宸聽。伏念臣受才甚微，叨寵過厚。踐更筆橐，登翊樞機。惟蔓滋之是憂，曾涓塵之無補。深虞尸素，自速顛隳。伏望聖慈，早降處分。冒犯宸極，臣無任。《海陵集》卷五。

乞在外宮觀劄子 三

臣比嘗兩具奏劄，僭陳危惓，乞解罷機政，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天聽高邈，寸誠未孚。退而省愆，夙夜震懼。伏念某濫陪機政，無補事功。期年之間，積有瘵曠。內之不能彊本折衝以收薄效，外之不能承命諭志以展微勞。憂愧相乘，病疾交至。若不亟求閒退，深恐上誤眷知。伏望聖慈俯垂矜憫，洞照誠懇，持畀曲從。瀝血叩闕，期於得請。疊冒宸衷，臣無任。《海陵集》卷五。

乞在外宮觀劄子 四

臣近具奏劄累申迫切之懇，乞解罷機政，除臣在外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臣恭讀睿訓，感懼交懷。伏念臣稟資冥頑，慮事闇淺。自塵機地，蔑著微勞。無制勝之籌，何以助幄中之畫？無解紛之略，至於輟疆外之行。既衆誚其非才，亦自知其獲罪。已干清議，難冒邇聯。伏望天慈俯從人欲，使得就閒于外，闔戶省愆。庶幾未死以前，捐軀論報。屢黷宸聰，臣無任。《海陵集》卷五。

輪當轉對奏狀

右，臣恭惟皇帝陛下駿惠先猷，丕昭孝治。近以實錄院修進《徽宗皇帝實錄》，慶大典之崇成，第史官之勞效。凡譔次編摩之士，下逮掌故，例霑醴賞，恩至渥也。繼又以故翰林學士汪藻嘗修元符以來詔旨等書八百餘卷，於實錄最爲有力，特加褒贈，優卹其子。陛下此舉可謂深合公論，明燭幽隱矣。然臣伏見紹興初嘗降指揮，搜訪先朝文字，投獻之家與斟酌高下推恩。今來《實錄》成書，竊慮二十餘年間，臣僚子弟有以其父祖逮事先朝所得聖語等來獻，事繫國體，可以爲萬世法者，不可不少加甄錄。伏望聖慈申詔有司，檢會元降指揮，令實錄院開具人數，考覈事實，擇其顯著者量與推恩，

以示勸獎。是亦信賞不遺之義也。謹錄奏聞，俟候敕旨。《海陵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

《海陵文徵》卷二。

繳進郊祀慶成詩狀

臣某等伏睹郊祀大禮慶成者。恭惟皇帝陛下躬執百禮，逆釐三神。曰雨曰暘，天地明察；以旦復旦，日月光華。迄熙事之備成，見聖人之能享。臣等幸逢享會，獲預駿奔。奏技非工，莫繼甘泉之頌；詠仁以報，庶同嵩嶽之呼。謹各齋沐，撰成詩隨狀上進。臣等無任。《海陵集》卷五。

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奏狀

今月二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翰林逼華蓋，言其密直禁廷；學士號私人，得以與聞大議。此累朝甚盛之選，在今日尤難其才。恭惟皇帝陛下煥文在躬，典學成德。間出命令，親形詔書。四方流傳，萬口詠歎。咸謂觀天地之蘊，不足喻其大；真若處堯舜之世，而躬聆其言。老師宿儒，無能及者；雅誥奧義，實自得之。豈繫小臣，可奏薄技！儻冒承於天獎，必速致於人言。仰祈睿慈，洞照忠款。念其掌制之久，

已試而罔功；察其代言之疏，不能則當止。收還成命，改授傑材。庶在清朝，不至汙玉堂之位；若安愚分，是爲酬黼宸之知。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海陵集》卷五。

辭免修國史奏狀

今月二十五日，准敕以臣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者。臣聞命悚然，益深戰懼。臣竊惟史職有序，皇朝率多以從臣兼之。因其官遷，亦俾類進。茲爲故事，實待異能。有如微臣，器劣材謏。實之鼈禁，既未能昭一代之文章；授之麟毫，豈足以訂三朝之筆削。若叨疊組之命，愈負素餐之譏。敢列悃誠，薦祈淵聽。亟鑄踰分之寵，別選兼人之才。不惟於授受協公，亦可使器名增重。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海陵集》卷五。又見《海陵文徵》卷二。

謝宣召入學士院奏狀

今月初四日，武功大夫、翰林待詔錢奕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忽奉除書，首紆瑤札。遄膺召節，趣直玉堂。側聆溫詔之傳，蹴就清班之入。光榮過分，感懼交顏。臣竊觀歷代聖仁之朝，深慕當時翰墨之選。承明之廬敞於漢，並萃軼材；供奉之日更於唐，始專內命。惟其出入侍

從，得以雍容揄揚。故金馬之文，炳同於三代；而黃麻之作，深似于六經。雖云所遇之殊時。頗著能言之實效。相如不以俳優畜，人懷來于喻蜀之辭；陸贄與有戡定功，士感泣於奉天之詔。迨本朝之稽古，亦公選之得人。況值熙辰，尤資碩望。如臣末學，於道寡聞。誦先人之清芬，第拘口耳；奏從官之薄技，何補涓埃。姓名誤簡于九重，職業徧揚于二代。省言寢久，罕有發明。論事雖疏，必蒙開納。方懷未報之歉，復冒非常之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學統聖真，道經天地。幹獨化于鈞陶之上，器群才于橐籥之間。既灼見于愚心，遂曲垂于聖獎。禮優詞苑，光動禁涂。雖知稱職之難，敢負酬恩之素？一心自誓，九殞爲期。臣無任。《海陵集》卷五。

辭免兼侍讀奏狀

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侍讀者。臣聞命震悸，莫知所從。竊以儒學之臣，侍言帝幕，諮詢所逮，實藉多聞。用能揚榷古今，敷陳治道，究觀成敗，上贊宸猷。自非惇老名流，豈得奉承清燕？顧臣何有，輒預選掄。詞苑史闡，已竭殊寵。識迂辭拙，不能發明舊章；材朽業荒，不能博曉奇字。使之進讀，懼弗克堪。仰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勤聚辨。昕朝之暇，經史是親。講劄既多，萬卷冰釋，而猶不忘紬繹之助，則所謂聖而益聖，新而又新。如臣至愚，何以效塵露之補！敢祈淵鑑，追寢誤恩，別簡耆英，用符衆論。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海陵集》卷五。

謝賜御書奏狀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御書「玉堂」二大字。臣拜賜兢營，感抃交至。仰惟皇帝陛下聰明淵懿，藝與道兼。肆筆成書，八法該備，古帝王莫能跂及。凡宸翰所賜，赫然如大明委照，卿藹騰輝。四維廓氛，千古流耀。臣猥以翰墨待罪，叨直禁林。比於經幃，因侍閒燕，輒忘昧冒，援淳化故事以爲請。退省瀆尊之咎，跼蹐無以自容。乃蒙天慈，特賜俞允，未踰信宿，亟有寵頒。盥熏捧觀，寶墨煥爛。拭目詠歎，莫知所云。臣敢不勉勵微才，答揚大賜，襲藏寶秘，侈億萬年琬琰之傳，遂爲中興以來玉堂盛事。臣無任。《海陵集》卷五。

繳進封事奏狀

臣伏見皇帝陛下自踐阼之初，首降詔旨，開廣言路，以通下情。四方聞之，丕應如響。雖芻牧之賤，皆得指陳利害，謄奏無壅。聖德寬大，兼聽博觀，單言暫謀，靡不延納，甚盛舉也。臣智識淺陋，罪廢滋久，每自揆度，不宜妄議時事。重惟頃歲服在朝列，與聞機政，憂國之心，實不敢以出處爲間。竊謂今日之事，惟邊患未弭爲朝廷深憂，捨此皆非當務之急。輒有己見利便，不避犯分之誅，

具封事上進。伏望聖慈俯垂乙覽，察其誠款，貸其狂瞽。儻有可采，乞賜施行，庶幾小效涓埃之補。所有封事一實封，謹隨狀繳進以聞。《海陵集》卷五。

全宋文卷四八一九

周麟之 三

進茶鹽法表

貨均於殖，孰先山海之饒；法存乎人，爰定帝王之制。本一成而不變，雖百世而可行。承詔纂修，奏篇趣備。臣等中謝。竊以給軍頒之巨費，仰惟貨之盈貲。彌谷敷春，但資於天產；熬波積雪，亦分於地征。措已合于時宜，令固當於夕改。不有成憲，將何靖民！恭惟皇帝陛下知天之爲，因民所利。舜垂拱而坐視，湯寬仁而信彰。謂法猶江河，欲難犯而易避；而政如金石，果陳範以爲程。休茲一代之倫，講若九功之叙。臣等佩服隆旨，聯緝成篇。莫殫鉛槧之勞，徒冒冕旒之鑑。綱提領振，儻少冀于萬分；國富刑清，庶共遵于三尺。《海陵集》卷六。

請皇帝御正殿第一表

星文示變，歛臨東井之躔；聖慮省躬，久避太微之座。顧已澄於象緯，猶未正於昕朝。爰暨有僚，莫遑寧處。恭惟皇帝陛下道同天大，聖以日躋。雖堯舜性仁，靡恃欽明之德；而禹湯罪已，每懷抑畏之心。睹乾曜之異常，念天明之可戒。乃不責股肱之惰，至自窮宵旰之勞。宣布細書，退臨便坐。貶玉食之大奉，詢芻言而廣謀。應天之實既孚，徇古之文盍已。伏望皇帝陛下丕釐帝命，俯察民情。詔司士以正儀，御總章而布政。清蹕而朝，萬宇咸仰睟容；斂福以錫，庶民率歸皇極。《海陵集》卷六。

請皇帝御正殿第二表

清臺觀象，喜妖祲之廓然；路寢避朝，尚宸衷之惕若。敢肩戴后之愀，輒冒憲天之聰。淵鑑未回，輿情胥僊。臣等中謝。竊以聖人非見異而修德，未占有孚；天道每虧盈而益謙，其應如響。比仰瞻於乾曜，或稍拂於經躔。睿王側躬，彌軫淵臨之懼；下臣當政，乃寬策免之誅。靡移宣夜之辰，俄驗保章之吉。蓋爲仁由己，莫非此道之素充；故以實應天，遂致彼蒼之昭假。未復寢饗之舊，靡寧臣

庶之情。伏望皇帝陛下夤念帝忱，曲從民欲。惟巖廊恭己，儼當南面之尊；則海寓傾心，長拱北辰之所。願矜衆志，府界俞音。《海陵集》卷六。

請皇帝御正殿第三表

五緯宣符，既攝在躔之懸；一人負宸，盍臨當宁之朝！迨此造庭，期於得請。臣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敦化，至誠感神。清明在躬，久矣意誠而心正；寅畏自度，居然害去而福來。顧謫見之何憂，恃身修之有素。不移於民，不移於相，懋昭責己之誠；必得其壽，必得其名，丕享保邦之慶。已收塞變之效，猶屈當陽之尊。然蕃國貢琛，將展紫宸之覲；而清宮獻竿，佇厘黃道之行。與其固執於謙虛，曷若順從於愛戴。敢祈睿聽，曲徇愚衷。稱詔蹕以出房，正垂衣而御極。惟治定制禮，靡魯百辟之彝儀；則德隆晷星，永見三辰之順度。《海陵集》卷六。

賀表

舜璿齊政，初占常次之愆；湯德享天，俄致異星之伏。一人席慶，萬寓騰歡。臣等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至誠如神，大德必壽。兢兢行堯帝之道，巍巍有功；翼翼秉文王之心，純亦不已。茲復加於警

懼，曾何損於照臨。言天者必有驗于人，惟知省己；在君者固可移于相，不忍加誅。顧盛美之難名，宜妖芒之自殄。臣等叨聯邇服，與覲休占。愧柱石之弗勝，何陰陽之能理！熒惑徙心而退舍，福實有歸；輔星佐斗以成功，義當自竭。願首四方之賀，益申萬壽之期。《海陵集》卷六。

賀正表

寶曆推元，肇啓陽闔之旦；璇杓布令，允當物睹之辰。宜頌康年，以綏介福。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天覆，大化春敷。受命穆清，永膺千歲之統；協神醇樸，坐陟三皇之閔。御人正以更新，擁春祺而錫羨。臣等幸逢端月，叨贊盛朝。行夏之時，獲共循於天紀；祝嘉之壽，願益固於邦圖。臣等無任。

《海陵集》卷六。

謝除中書舍人表

臣某言：俯結絲綯，方竊禁庭之侍；進持荷橐，遂叨詞掖之除。成命莫回，大恩曷報。臣中謝伏念臣貌焉一介，少也百罹。技斷斷以無他，志卑卑而自勉。蠹漫舊簡，空懷闕管之心；草鞠先疇，坐縮扶犁之手。頃陪後進，濫齒周行。鷁過都而退飛，風爲之崇；馬立仗而斥去，人惡其鳴。幸逢公

道之興，祇拜召書之寵。叨纂修於東觀，惕日何功；司記注於西垣，兼官更渥。愧攝承之已冒，省蕪類之良多。久懷不稱之憂，忽玷爲真之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網羅衆俊，摩礪庶工。煥乎其有堯文，如天之大；粲然而興周道，得士以昌。顧雖椳闥之材，與被冕旒之眷。臣敢不懋明聖意，思大王言。才華雖近愧于常、楊〔二〕，體要欲上規于姚、姒。更期文學之士，咸精其能；庶幾播告之修，不匿厥指。臣無任。《海陵集》卷六。

〔二〕常：原作「長」，音近而誤。按《新唐書》卷一四五《楊炎傳》：「（炎）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楊』云。」據改。

謝除兵部侍郎表

黼座對敷，方圖於猷告；玉音宣諭，忽冒於恩除。感榮遇之非常，慚謏才之曷稱。臣中謝。竊以六卿置貳，並高豹尾之聯；兩禁用人，尤邃鑾坡之直。任而得一，寵已云殊。矧二命之同頒，更九重之親擢。必惟鴻碩之彥，允副聖神之知。如臣者樸學無聞，竅言何用。雕蟲小技，皆揚子之不爲；腊鼠虛名，亦鄭人之過聽。寢叨華貫，誤簡淵衷。自賜環而來歸，獲持橐以入侍。螭坳濡墨，但知臨陛之恭；鳳閣演綸，初乏湧泉之思。至若紬書金匱，視草玉堂，才學識靡效其一長，渾灝噩莫追於三

代。惟日負素餐之愧，乃面承華袞之褒。改畀清曹，仍司內命。顧始望未嘗及此，使自謀何以過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誠與賢，常德立武。威械藏而俎豆布，永觀二柄之歸；元首明而股肱良，坐致百工之飭。治道既弛張之各當，人材亦長短之兼收。姑令翰墨之臣，預知軍旅之事。臣敢不力鞭駑鈍，誓竭涓埃。雖馬上之與詩、書，粗明當務；謂禁中之有頗、牧，終恐非才。臣無任。《海陵集》卷六。

進徽宗實錄表

伏以燕謀啓後，仰萬世之閎謨；嗣德昭先，輯一朝之鉅典。惟興王克紹聖統，致太史訖成全書。恭陳簡冊之嚴，冒徹冕旒之邃。臣某等中謝。臣聞聖明潤色洪業，有光謨烈之承；典籍垂法將來，式謹事辭之載。歷考繼文之代，具存傳信之書。述作相因，古今共貫。恭惟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孝繩祖武，仁體乾元。其智如神，昭徹天人之表；以身爲度，裁成禮樂之中。御圖籙二十六年，受符瑞數千百所。極治之風，炳同於三代；高世之德，遠比於九皇。黃屋非心，自能爲脫屣之舉；白雲賓帝，詎止寶遺弓之傳！惟於廣記而備言，可以觀光而揚烈。皇帝陛下行高繼志，功極格天。見堯於羹，居每勤乎孝慕；繼禹之緒，時載郁乎文明。爰庀攸司，具嚴直筆。覽奏篇之半，尚博采於三長；念愒日之多，至匱逾於七閏。臣等粗殫忠赤，甫及汗青。補藝以成一家，庶可追於往作；廣愛而刑四海，端有賴於斯文。所有《徽宗皇帝實錄》一部，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海陵

謝除給事中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試給事中，仍賜紫衣金帶者。夏官升貳，曾煖席之未遑；夕瑣改除，顧循墻之莫避。恩由聖造，感極愚衷。臣中謝。伏念臣奏技無堪，登朝最晚。性惟鴛緩，常有意於佩弦；迹本賤庸，亦何勝於簪筆。徒以久陪於法從，屢荷密拱於清光。坐閱三年，遍歷兩禁。悉自九重之簡記，無非一札之親除。方戴恩私，未知報所。復易論思之地，俾聯封駁之司。望黃散之清班，所居彌要；考塗歸之故事，厥責匪輕。敢圖巽懦之資，亦玷高華之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鼎新大化，器使群才。獨優棧樸之能官，更懋菁莪之樂育。謂用人猶制木，雖根闌在所兼收；儻從善如轉圜，則涓塵不無小補。欲張吾道，尤重此官。故凡選任之賢，孰非自擢；每有封還之詔，無不曲從。惟其言聽而計行，是以體嚴而望峻。豈容尸祿，負此隆知。又忌好名，率然妄發。臣敢不求之公論，濟以慎思。誦揚子之《解嘲》，已自知其過分；效李藩之批敕，庶或繼於前芳。臣無任。《海陵集》卷六。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身章襲紫，爛若兼金。廐乘飛黃，飾之釵轡。望嚴宸而拜貺，顧朽質以懷慚。臣中謝。伏念臣起於布韋，叨與簪橐。荷聖明之簡拔，致爵祿之僥踰。然其骨相酸寒，僅如魯國之一逢掖；性資駑下，豈識唐公之兩驕驄。幸際炳文之朝，獲陳稽古之力。便蕃所逮，俯僂奚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三接禮賢，五章命德。推解衣之大惠，示賜馬之明恩。束帶使言，既增華於著定；著鞭自勵，當盡瘁於馳驅。臣無任。《海陵集》卷六。

謝除翰林學士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三年禁路，久塵豹尾之班；一札優恩，驟玷黿頭之直。揣才非稱，受寵若驚。臣中謝。伏念臣地望素寒，天資甚竊。半生鼠技，固已類於五窮；萬里鵬程，敢自期於一息。濫綴影纓之末，猥從結綬之初。周旋每近於清光，盼睠獨多於從列。凡叨甄擢，盡出簡知。屢形華袞之褒，仰識大明之照。忽盼隆指，遂陟禁林。竊考中興以來，尤嚴內制之

選。未嘗官備，足見才難。故金鑾之庭，正員纔逾二十輩；而翠琰所紀，虛席蓋已三數年。豈容賤疵，輒冒清切！念干戈之載戢，覺翰墨之無功。書詔甚稀，晝樂鈴條之寂；諮詢愈密，夜慚跋燭之光。夫何晚生，有此亨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憲章六學，綱紀四方。雲漢昭回，揭儀刑以見天則；雷風鼓舞，孚號令以悅民心。欲令承學之臣，助起烈文之治。臣敢不少圖實用，上副詳延！煥乎堯帝之有文章，本不資于潤色；責以燕公之大手筆，徒自愧于濡毫。唯夙宵而盡忠，以頂踵而歸報。臣無任。《海陵集》卷六。

謝兼侍讀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兼侍讀者。大筆蔑聞，猥玷承明之直；細旃垂聽，復叨勸誦之官。奉詔知榮，捫襟失措。臣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士，鉛槧迂儒。智不逮人，顧何知於亥豕；才非適用，徒自困於蟲魚。雖云居翰墨之司，豈足語帝王之學？幸廟朝之多暇，當書詔之絕稀。每闕一札之下頒，悉由宸訓；至效八軔之晚入，深愧素餐。忽紆命綍之優，俾侍經帷之邃。鳳泉賜啜，日溉君恩；玉案繙書，躬承聖問。夫何光渥，併及妄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其仁如天，以古爲鑑。躬聖人之能事，莫匪生而知之；覽載籍之備陳，固已識其大者。猶兼收於小善，用益廣於多聞。拔此孤蹤，登于近綴。臣敢不溫燭舊業，展竭愚衷。誦班史之文章，雖莫追于述作；陳漢家之治道，庶有沃于咨詢。臣無任。

《海陵集》卷六。

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新除同知樞密院事恩命，特降詔書不允者。異恩簡畀，理有必辭；優詔申褒，令惟弗反。敢冒崇高之聽，復殫懇惻之誠。臣中謝。伏念臣蕞爾小儒，陶于鴻化。枯荑已撥，俄遂底于再生；小器易盈，亦豈容于多受。猥荷聖神之眷，遍塵清切之班。文章不足以潤飾皇猷，識略不足以裨贊國論。方虞幽黜，忽被峻遷。升兩地之官聯，翊萬微之事任。當英主操天下之柄，立武有常；非傑臣助幄中之籌，折衝何賴！豈繫愚蠢，可副柬求？伏望皇帝陛下大智獨觀，至明旁燭。察臣樗材甚陋，力有弗勝，憐臣鼠技既窮，用之無補。特改已行之命，少紓不稱之訶。瀝此由衷，期於得請。臣無任。《海陵集》卷六。

除同知樞密院事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授臣同知樞密院事。尋具辭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不允批答，仍斷來章者。昭回降札，驟登列於紫樞；俯僂循墻，累具陳於丹悃。洊拜如絲之旨，難停已霑之恩。冒寵

不貲，措躬無所。臣中謝。竊以文武並用之道，祖宗相傳之規。觀其于右府擇人，莫匪與真儒共事。如醫治國，以砭劑而拯庶民；如斗在天，以樞機而幹元氣。自非通於道而知本末之序，邃於識而達弛張之宜，則安能應酬萬微，該輔七德？必求名世之彥，以起憲邦之功。如臣者天與隘疏，地由寒遠。智挈瓶而甚小，學浚井以弗深。抱槩懷鉛，空言何補；持橐簪筆，歷試罔功。居然日月之虛縻，積有器名之濫假。自躋禁路，每歲一遷。旋蹈複門，兼官四所。皆以蠅而附驥，殆不稼而取禾。初乏才稱，聯聽履于星辰之上；忽叨柄任，贊運籌于帷幄之中。方此謹邦患以戒不虞，欲其佐廟謨以恢至治。豈容末學，妄測沉幾？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命于天，用人惟己。堯仁廣被，不戰而屈人兵；周道復興，有常以立武事。收摯四方之豪俊，輔成億世之基圖。藐是孤蹤，甄於大造。臣敢不對揚丕訓，摩厲謏材。詭一割以效愚，展四體而率職。庶幾夙夜基命，少裨宥密之謀；當使精神折衝，共固安疆之業。臣無任。《海陵集》卷六。

謝賜生餼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以臣生日特降中使，賜臣羊酒米麵者。載育生辰，愴永懷於風木；匪頒疏寵，叨厚施於雲天。祇荷慈榮，益深感悸。臣中謝。伏念臣晚生蓬華，舊業蟄鹽。適逢千載之期，誤沐九重之眷。禁涂入侍，徒自愧於吹竽；宥席延登，曾蔑聞於借箸。敢謂垂弧之旦，更露出綈之恩。

敕使傳音，私庭益耀。併有廩庖之繼，竊無塵露之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儀篤股肱，寵優帷幄。養賢而厚其禮，兼侑大烹；接下以通其情，每推蕃錫。俯旌初度，內賁多儀。頂踵甚微，曷稱乾坤之造；夙宵自厲，但堅犬馬之忠。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到筠州謝表

罪辜山積，當伏嚴誅；恩量海涵，獲從寬憲。祇戴乾坤之造，曷勝犬馬之心。臣中謝。伏念臣稟資冥頑，慮事闇淺。蚤以書生之末技，誤蒙聖主之深知。遍歷從班，薦登幾地。揣才非稱，冒寵實多。無制勝之籌，何以助幄中之畫？無解紛之略，至於輟疆外之行。不知國爾以忘家，是謂食焉而怠事。坐致煩言之噴，亟宜顯戮之加，敢冀睿慈，曲憐孤蹟！以嘗預萬機之論，久接清光；不忍爲四裔之投，俾諸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如天覆幬，若日照臨。五教弼刑，本躬行於舜德；三風具訓，終誕布於湯仁。憫此微生，與之末減。臣敢不仰承善貸，內滌非心。杜門省愆，儻識自新之路；撫臆論報，終捐不肖之身。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賀殺獲敵主完顏亮表

天戈所指，大敵摧鋒，敵帳自隳，渠魁授首。共快邦讎之雪，仰繫廟略之神。捷奏九重，歡騰四表。臣中賀。竊以北敵之難逾三十年，南來之師號五百萬。其貪殘固中國之所未有，其暴戾有仁心之所不爲。豈期投箠以臨江，妄意揮戈而却日。一夕瓦解，腹敗支披；群敵逃奔，魄褫膽喪。雖曰皇天之默鑑，實由上聖之成謨。方徐動於和鑾，即坐收於疆土。歷稽往諜，度越前聞。漢斬郅支，第乘其無備；唐擒頡利，蓋得於已降。猶足以揚昆山之威，遂至於澡渭水之恥。若今丕績，亘古絕倫。恭惟皇帝陛下天德清明，聖圖廣大。視民如子，天下之所共知；應敵以兵，聖人之不得已，膺信順之多助，協修攘之本謀。孟子言不嗜殺人，齊焉能一？高皇謂吾寧鬪智，項豈終強？偉此帝王之極功，昭然仁義之明效。臣自嬰大戾，久闊清光。幸存困蹟之餘生，得睹殊尤之慶事。遙望天顏之喜，阻拜舞以稱觴；夙蒙帝力之深，但謳歌而擊壤。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車駕巡幸視師起居表

萬旅飈馳，率連衡而遠討；六飛雷動，徐按轡以親行。警蹕所臨，輿情胥抃。臣中謝。臣聞天將

以啓興邦之主，世不能無多難之時。必躬小勞，斯辦大事。然而文帝勞軍細柳，終莫成功；太宗立馬便橋，又幾輕敵。既動符于機會，宜功冠於古初。恭惟皇帝陛下至德順民，沈幾先物。世祖身濟大業，道本於柔；憲皇能用忠謀，斷歸於獨。夙整時巡之馭，大收恢復之勳。百神恭扶，萬福降輯。臣方縻罪罟，莫奉宸騁。望屬車之清塵，徒坐馳於禁路；釐上帝之景命，佇歸宅於神京。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賀車駕巡幸視師回鑾表

天仗巡師，茂鬯止戈之烈；帝車復路，式馳行闕之居。凡預見聞，率同呼舞。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配天地，功光祖宗。仁覆下以無私，雲行雨施；武通神而不殺，雷厲風飛。比陳應敵之兵，亟剿渝盟之詐。出車命將，方進討於中原；按轡勞軍，乃肅移於清蹕。迨此還衡之始，偉茲獻馘之多。亂甚有苗，不待七旬之格；勇如徂莒，真成一怒之安。華夏均歡，神人底豫。臣戴盆自咎，拱極彌勤。獨效堯封，祝我聖人之壽；共歌周雅，喜於王化之行。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全宋文卷四八二〇

周麟之 一三

天中節賀表

五月爲皋，協應薰風之候；一人有慶，丕昭大電之符。諸福川增，衆心鼇忭。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功高復古，道大兼天。舜舞兩階，自致遠人之格；湯羅一面，率惟寬德之歸。好生溥洽於民心，得壽永膺於帝祉。當誕彌之紀節，宜錫羨之儲休。自天申之，受命長矣。臣坐拘黜典，逖仰清光。漢殿稱觴，雖阻九賓之會；堯雲在望，但傾三祝之私。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賀立皇太子表

臣某言：恭睹五月二十八日手詔立皇太子者。皇天輔德，衍赤制之昌圖；聖子承休，履青宮之正

位。涓辰授冊，浹寓騰歡。臣中賀。竊以聖人無私，心至公而神器定；天下有大，本豫建則群心歸。必九重躬獨斷之明，斯萬國仰元良之正。肇稱茂典，凡屬熙朝。恭惟皇帝陛下其仁如天，以古爲鑑。受奉元之神筴，以莫不增；詒翼子之燕謀，其寧惟永。丕闡垂裳之治，聿嚴主鬯之求。出自淵衷，立茲儲極。撫軍監國，豈惟分宵旰之憂；繼體守文，將使荷宗祧之託。仰窺宸慮，上合天心。臣久在黜科，側聆溫詔。聖盡倫，王盡制，莫窮盛德之光；海重潤，星重輝，徒效輿人之頌。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賀皇帝登極表

臣某言：恭睹六月十一日太上皇帝詔書，皇帝陛下登寶位者。王假有家，決大謀而內禪；帝出乎震，嗣洪業以丕承。三靈扶不拔之基，億載荷無疆之壯。臣中賀。臣聞藝祖膺圖肇造，卜年過於成周；上皇撥亂中興，受命同乎光武。屬久勤於幾務，思退養於壽康。乃睠元良，肆登大寶。傳歸於子而尊歸於父，兩全授受之光；順助者天而信助者人，交贊纂承之慶。本宸謀之素定，占鼎祚之彌昌。恭惟皇帝陛下資稟聖神，行全仁孝。言底可績，邁虞舜之聰明；道得其傳，體文王之淵懿。自敦臨於國本，知久繫於民心。親承帝咨，亟踐天位。堯言誕布，已明黃屋之非心；漢曆重開，人見赤符之有記。豈止奉燕詒之本志，遂將收恢復之成功。臣屏伏遐方，欣聞曠舉。六龍在御，雖莫效於雲從；八

表同歡，但率先於獸舞。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賀太上皇帝傳位表

臣某言：恭睹六月十一日詔書，皇太子即皇帝位，皇帝陛下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者。授位儲闈，躬發非常之斷；頤神廣內，坐膺難老之符。千古有光，萬邦無斁。臣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功深育物，道極昭天。攬權綱者三十六年，自濟艱難之業；上符瑞者數千百所，每懷損抑之心。具聖人之成能，斯大德之得壽。舉此神器，授之皇儲。咨舜帝之四聰，詎煩師錫；陋唐家之三遜，獨出誠心。超然爲脫屣之圖，了不待持龜之決。臣退于荒裔，逢此盛明。黃屋非心，尚託堯天之庇；玉卮上壽，莫瞻漢殿之儀。徒逖仰於清光，願永膺於介福。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賀今上皇帝上太上皇帝尊號表

臣某言：伏睹六月二十九日詔書，恭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者。席慶膺圖，嚴一人之大養；歸尊報德，建萬世之丕稱。聲教所加，旄倪胥抃。臣中賀。臣聞聖人何加於孝，惟純孝斯能篤於親；大德必得其名，非隆名無以稱其實。考百王之甚盛，具二美之爲難。赫若熙朝，光于曠古。

恭惟皇帝陛下道繩祖武，化輯人文。受上帝之命而作君師，家齊國治；推哲王之心以事父母，地察天明。眷言踐阼之初，宜示承顏之恪。舉五日一朝之故事，既肅展于誠心；因九州四海之歡聲，復丕揚於顯號。歲儀穀旦，奉冊殊庭。發揮傳聖之休功，昭假後天之睿算。臣屬嬰宿負，阻覲彌文。雖蕩蕩無能名，莫贊譽堯之美；然欣欣有喜色，但知歌舜之深。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賀太上皇帝冊尊號表

皇綱帝紀，聿彰授聖之功；天號人稱，茂正歸尊之典。禮行中禁，歡浹外區。臣中賀。臣聞自古以來，惟堯爲大。位傳于聖，初非徇一人之私；仁稟于天，獨能高五帝之壽。仰闕上哲，卓冠前徽。宜闡繹於閔休，遂丕膺於顯冊。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道公無我，功大難名。雖撫運中興，創業實同乎藝祖；而戢兵盛治，歷年幾及于仁宗。惟聖盡倫，謂天與子。灝噩布十行之札，雍容辭萬乘之尊。趨澹泊以頤神，保康寧而介壽。誕受鴻名之赫，彌占鼎筴之長。臣以罪戾之餘生，當光華之復旦。雖弗能鋪張盛德，與二典以爭輝；但相與請祝聖齡，從三光而不老。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會慶節賀表

負宸當陽，方仰龍飛之聖；觀璿告瑞，適逢電繞之辰。慶叶千齡，歡均萬寓。恭惟皇帝陛下重華協帝，大德庇民。乘乾膺物睹之期，受祖得世修之業。統承邦慶，大橫應兆以庚庚；瑞紀聖生，佳氣靄空而鬱鬱。自廓繼明之照，有光初度之祥。四海傾心，戴聰明之時父；三靈錫祚，占福祿之日來。臣頓冒清班，常瞻睟表。舜庭輯瑞，雖阻覲於重瞳；周雅揚休，但深祈於萬壽。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天中節賀表

握圖授聖，有光揖遜之朝；鳴社發祥，復屆誕彌之月。照臨所暨，呼舞惟均。臣中賀。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道以損修，福由謙受。功成而不自處，與世作程；德大而無能名，如天在上。屬電繞虹流之紀旦，宜日升川至之叢休。廣成子授以長生，燕頤自得；華封人介之眉壽，永保無疆。臣屏跡衡門，馳神魏闕。奉玉卮而稱萬歲，未筵周行；上金鑑以祝千秋，徒深善頌。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會慶節賀表

十月爲陽，迓天宗之降嘏；一人有慶，肇帝武之開祥。運際勳華，歡均普率。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位尊明兩，德峻登三。地平天成，行見復禹之迹；父作子述，固已廣文之聲。當載震之熙辰，洽維祺之善頌。烽沈柝靜，坐清北徼之塵；松茂竹苞，永保南山之壽。既修德錫符之有素，矧宜民受祿之方增。臣偃伏巖阿，傾瞻象魏。仰太微之座，稱觴莫綴於在廷；詠《天保》之詩，拜手但期於報上。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歸常州謝任便居住表〔二〕

羈臣負辜，久逃司敗之誅；睿主膺圖，首沐蕩瑕之澤。恩光俯被，感涕交流。臣中謝。伏念臣奮自諸生，猗無他技。偶遭逢於盛旦，獲振拔於滄塗。臺閣十年，寢冒近臣之顯列；雲天一札，悉由太上之親除。方贊幄中之籌，適逢疆外之變。既不能肅將使命排難解紛，又不能力奮兵威誅暴除亂。旋嬰大戾，斥處彌年。忽蒙曠蕩之恩，返即便安之地。夫何幸會，有此叨逾！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業紹垂裳，仁深弛罟。天穹窿而在上，廣覆無私；日華曜以宣明，重光有赫。方且棄瑕而用善，未曾記過以

忘功。有如玷缺之餘，亦與龐鴻之渥。臣敢不仰承休德，益勵壯圖。萬宇歸仁，方戴龍飛之九五；一心報上，但同虎旅之三千。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二〕便：原作「使」，據文意改。

太上皇帝賀表

三綱正始，燕嗣聖以詒謀；四德修明，登柔賢而儷極。慶叢中壺，歡浹外區。臣中賀。伏以唯聖盡倫，道全則大。自天惇典，福備爲難。有如二帝之重輝，亶謂千齡之永盛。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化由身率，道與世隆。高德比於九皇，超乎萬物；廣愛刑于四海，驩若一家。縟儀交絢於禕綸，大養益嚴於寢膳。衍宮闈之介福，固廟祐之洪基。臣久矣違顏，邈焉在野。幸逢舜旦，仰日月之光華；但賦周詩，祝子孫之千億。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今上皇帝賀表

皇明嗣服，由五典之功昭；婦順宜家，見六宮之位正。昕朝誕告，薄海祇歡。臣中賀。臣聞堯以

舜承，尚觀嬪則；任惟妣嗣，益播徽音。昔皆曠千載以垂芳，今乃萃一時而協慶。恭惟皇帝陛下德優治內，孝篤寧親。知天子之必有尊，上遵嚴訓；察家人之無攸遂，旁叶吉占。揆穀旦以裁儀，啓椒風而迪化。益煥權星之象，永綿瓜瓞之休。臣屏處窮閭，欣聞渙號。天高地厚，方荷戴於隆恩；國治家齊，願掄揚於美化。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上尊號表

天相丕圖，一德撫興王之運；君都顯號，四方推戴上之誠。茲冠代之鴻休，實累朝之鉅典。敢效叩闥之請，輒忘席藁之誅。竊惟有道之君，必得斯民之譽。三代之王先令問，備載於經；七制之主有大功，首稱其孝。厥惟盛際，尤屬熙辰。恭惟皇帝陛下受命穆清，躋民仁壽。出震御千齡之旦，乘離恢九聖之基。奠禹鼎以再安，戢周戈而不戰。二星抗節，歲通北國之驩；六駟旋輿，日侍東朝之養。燁然文治，揭在民謠。厚澤浸乎八區，太平登于二紀。多儀且舉，精意潛交。黛耜三推，奉盛於清廟；景鐘九奏，颺燎于園壇。膺上帝之溥臨，卜兆人之允賴。仰占乾象，璿璣運而七政齊；俯協坤靈，玉燭調而百嘉茂。凡茲著效，不可殫論。豈駿烈之彌崇，尚丕稱之未建。宜涓穀旦，式舉舊章。雖蕩蕩乎無能名，莫贊譽堯之美；然欣欣然有喜色，但知歌舜之深。臣等肄業儒宮，觀光帝闕。竊懷大願，薦布需章。不量草芥之微，冀協冕旒之聽。整皇輿而告廟，行望翠華之旗；受玉冊而臨朝，即

刊白玉之寶。庶符輿論，拱俟俞音。臣等無任。《海陵集》卷七。

皇后賀皇帝郊祀禮成表

至景臨圭，紀迎長之令序；圜丘奠璧，躬報本之明禋。三神宴娛，萬福降輯。恭惟皇帝陛下聖圖廣大，休德昭清。戴三歲之上儀，迪一純之嘉薦。靈承帝事，備慶齋明之衷；克享天心，永膺昌熾之祚。叨陳壺則，幸際邦榮。聞紫時之竣祠，望翠華而胥慶。《海陵集》卷一二。

太上皇后賀牋

發號楓宸，式嚴嘉禮；騰芳椒極，茂鬯重輝。道化合乎兩儀，懽聲翔乎八表。臣中賀。恭惟壽聖太上皇后殿下恩深母育，德厚坤承。躬岐下之勤勞，共成王業；廣周南之教化，首穆邦風。休功既底於家齊，備福更資於婦事。光昭發冊，喜動鳴環。臣身在寒鄉，耳茲盛事。仰唐虞之華旦，彌切望雲；歌任姒之徽音，第同擊壤。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今上皇后賀牋

入從龍樓，久嚴婦道；進登椒掖，肇正坤元。天作合以同休，下聞風而率舞。臣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藝該圖史，德稱翬珩。變彼令儀，早承恩於魚貫；僚茲昌運，實附翼於龍飛。果符夢月之殊祥，式舉倪天之異禮。助承顏於兩殿，資聽治於六宮。臣屏跡巖壑，係心觀闕。青規考制，雖莫預於討論；彤管流芳，第竊形於歌詠。臣無任。《海陵集》卷七。

乞罷趙善繼以爲中外之戒奏

紹興二十九年

善繼自知明州，廋死者六七十人。明州之人謂其慘酷在秦棣、王會、曹泳之上。諸司坐視已久，近方按發。觀其奏牘，亦未能盡疏其惡。鑄官褫職，以爲中外之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二。

措置官戶限外田產攤役事宜奏

紹興二十九年

今措置官戶用見存官立戶者，許依見行品格用父祖生前曾任官。若贈官立戶名者，各減見存官品

格之半。父祖官卑，見存同居子孫官品高，如未析戶，聽從高。及官戶於一州諸縣各有田產，並令各縣紐計。每縣併作一戶，通一州之數，依品格併計，將格外頃畝並令依編戶等則，於田畝最多縣分袞同比並差役。若逐縣各有格外之數合充役者，即隨縣各差坐募人充役。即役未滿而本官加品，並令終役。逐州委通州或職官、縣丞尉專一主管，將諸縣官戶及併計到田產數置籍。如本州遇逐縣申到陞降，並仰於當日銷注。如縣內出入田產已過割訖，或官員加品，限一日申州主管司注籍。如人吏違限不注籍，從杖一百，科斷訖勒罷。如別有情弊，故作稽滯，因事發覺者，徒二年，有贓則計贓論。其主管官仰監司具名申尚書省。自指揮到日，許各家將子戶詭名寄產，限三月從實首，併作一戶拘籍。如出限不首，併許諸色人告，不以多少，一半充賞，一半沒官，其見立戶名官員或品官子孫，並取旨重作行遣。如告首不實，並依條斷罪。及日下州委知通職官，縣委令佐，取索官戶戶籍編排。若已編排訖，却有隱匿蓋庇不實及奉行滅裂，及於差役時觀望不公，並許人戶越訴。其當職官取旨重作黜責，人吏斷配。仍仰逐路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監司失覺察，令御臺彈奏。品官募人充役，如有敢倚恃官勢及豪強有力，於本保內非理搔擾，並許民戶越訴。及不伏州縣依法差使，許當職官按劾。有官人并品官子孫，並取旨重作行遣。並只許募本縣土著有行止人，不許募放停軍人及曾係公人充，違者許人告。《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七八（第六冊第五九一二頁）。

乞申嚴國書之裝璜用紙書寫諸事奏

紹興二十九年六月

學士院每年正旦及天申聖節回答國書并遣使賀生辰正旦國書，并用金鍍銀裝匣，係文思院製造。近來文思院供到多是金色淺淡，打釵粗疏，托裏錦色不鮮明，屢次退換，旋行裝飾。欲乞下工部嚴行約束，如法裝辦，不得仍前減裂。其修寫國書紙係御前降到，經今已十餘年，紙色暗舊，每次多是揀選背用，今乞於御前逐旋請降。及每次行遣國書，寫人使到闕，賜物總目及遣使禮物數目，並令合干官司取索，以憑書寫。近來官司多是不即報應，其間物數間有差錯。欲乞申嚴行下合干官司，即時報應，子細點對，赴院供納。事關國體，所係非輕，望詳酌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之五五（第三冊第二五二四頁）。

景德二年後止有差注學官格法奏

紹興三十年

景德二年，命學士邢昺等與堪充國子監直講者十人，得太子洗馬張穎等，試經義于學士院而命之。自後考試學官即不該載，止有差注學官格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四。

論大金起居稱賀使不當遣奏

紹興三十一年六月

臣聞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固不待上智而後知，昔日之和議，今日之渝平是已。方敵之許和也，初豈有至誠惻怛之心哉？徒以久戰而不休，故其心厭；盡力而不克，故其志沮，是以不得不歸之於和。馴至於今，垂二十年，彼以無道竊位，懼我興問罪之師不能當也。彼沛然自大，尚猶藉我爲援，內安反仄，亦未遽萌搏噬之意。既巫伋之行，則以侈辭拒我矣。秦檜死，孽芽浸生，屢詰行人以買馬渡淮之禁，至罷榷場以絕南北貿易。朝廷復遣王倫輩，庶有以安之。繼遭慈寧禍故，泛使三出，辭卑幣重，禮厚而疑愈深。比顯露狂謀，不顧信誓，欺天畔神，敗盟必矣。累日以來，側聽聖訓，仰見廟謨雄斷，不惑群策。唯是遣使一事，遲回至今。曉夕深思，蓋有不可者七。何則？彼之所予，我不敢受，彼之所欲，我不敢從。使人到彼，其將何辭以對？其不可一也。若曰但守舊約，彼必云故主已廢，事當在我，未可以禮義說。其不可二也。議事邀使，既已指名。遣非其人，王犯凶怒。其不可三也。親征之斷，矢於宸衷，王旅戒嚴，陸續進路。事端彰著，彼必聞之，乃欲走驛輸誠，是將翻以爲詐。其不可四也。執政大臣，預聞密論，若加詰問，難以飾詞，避則爲欺，實對則賣國。其不可五也。南牧之釁，陛下知之。應敵之決，海內知之，而反藉一介行李以解紛，適足以款王師而誤大計。其不可六也。今天下無貴賤老穉，智愚勇怯，告之以用兵復仇則喜動容色，告之以屈尊祈請則怒髮衝

冠。臣若昧於一行，人情怫然，或致王雲之禍。草芥微軀，縱死何益？其不可七也。爲今之計，豈有他哉？惟陛下法行天健，堅定規模，俟其來南，盡銳奮擊，天人助順，必有成功。昔周世宗征李景，景奉表稱藩，削去常制，非不貶損自下，而孫晟見戮，終奪十四州而後止，則卑巽之不足恃也。世宗之盛德如是，尚執殺使者而逞其欲，況亮之伎忍乎？若有速亡之形，我有恢復之冀，有血氣者類能言之，陛下審處而應之耳。臣當竭智畢力，協贊事機。倘有搖尾乞憐，復下穹廬之拜，臣竊恥之。且臣昨將命，亮數詢叩樞庭事，臣以翰苑異職爲解。今待罪於是，彼將復有問焉，則無從敢對，蓄憤弗泄，必殺臣而動兵。兵端所由，咎在臣啓，雖闔門孥戮，不足償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〇。

全宋文卷四八二一

周麟之 一四

見孫尚書啓

連年避地，久鍾慕藹之情；昔日謦門，已遂識韓之願。與聞末論，大慰夙心。有稽奉雉之趨，猶覲登龍之列。挽車而見，永歎無欺；懷刺而投，復慚不敏。恭惟某官南州望重，北斗名尊。流道德之淵源，蔚言談之林藪。勁氣沮金石，高義薄雲天。智能海內無雙，風華江左第一。蚤歲掇兩科之選，雄文起百代之衰。翻汗簡於蘭臺，四部之書畢讀；演綸言於鳳閣，五王之冊分占。薦登喉舌之司，屢鎮股肱之郡。搢紳聳聞其風采，草木知畏其威名。不虞盈篋之書，未即覆甌之拜。燕居自適，清譽益高。詠白傅之詩，偃息香山之第；舉晉公之酒，優游綠野之堂。佇膺宸命以趣歸，當爲蒼生而復起。某斗筭小器，樗櫟散材。收殘編於煨燼之餘，勵素志於飄零之後。質非幼敏，誤稱天上之麟；名不速成，孰謂人中之驥？勉趨庭而學禮，斬發策以決科。時喜帶經而鋤，豈效棄觚而歎。不克終養，遽興

銜恤之哀；僅存餘生，恐墜傳家之訓。永惟先德，實荷深知。固無千斛之求，敢期作傳；不受萬縑之獻，尚冀請銘。雖懷荼毒之悲，每起巖瞻之念。輒繼窺於數仞，或沾丐於餘波。牧豕而辱先君，願佩澤中之戒；取履而教孺子，庶披圯上之書。《海陵集》卷八。

見張侍郎啓

館鳴珂之里，屢瞻軒蓋之光；望列戟之門，敢簞簪裾之後。失百川於向若，輕萬戶於識韓。雖無蟠木之先游，輒就景星之快睹。恭惟某官文章司命，吾道主盟。氣儲海嶽之精，學探天人之蘊。詞鋒警銳，字挾風霜；志節孤高，忠貫日月。德望著東卿之後，才華傾北斗之南。棣萼聯輝，桂林擢秀。一門何盛，七業俱興。三虎之中，人推其最怒；八龍之列，獨擅於無雙。擴先覺以及人，障末流而反樸。青藜下照，早膺司典之華；白首回翔，久奉含香之奏。逮分符于郡寄，留執憲于臺綱。權豪避御史之驄，威譽落將軍之膽。進持禮典，擢在禁塗。方期入贊於洪鈞，遽乞就閒於真館。石樓詩酒，暫追居易之遊；竹塢林泉，毋徼希聲之隱。允惟國器，簡在帝衷。屬寧親靖難之初，必思考德；顧立政任人之本，無越老成。竚通帝夢之祥，亟拜璽書之寵。片言悟主，行展盡於忠謀；一字拔人，冀獎成於士類。某量幾夷隘，性近柴愚。和熊膽以助勤，幼雖有訓；賣牛衣而自給，長亦無聞。空存希驥之心，妄究獲麟之旨。作賦漫窺於小小，說經徒聽其磴磴。效兒曹刻鵠之工，深虞類鶩；授童子雕蟲之

技，或許升堂。恥進足以趨超，獨倚門而翫麟。惟是東南之望士，願見下風；愧非淮海之俊人，敢陪高論？幸借吹噓之末，俾承警歎之餘。雖枯柏豫章，未有棟梁之器；而桂芝參朮，庶充藥物之資。
《海陵集》卷八。

代回福建提舉杜朝請到任啓

伏審光膺命綽，遠服使輶。攬轡登車，褰帷視事。恭惟某官憲章明習，風績藹聞。以彊敏之才，更繁難之任。卧琴堂而撫字，簞蓮幕以優游。擢從展驥之勞，畀以筦山之寄。立三等之資而定估，悉掃弊源；遵十二之法以便民，即登課最。行拜璽書之寵，進陪夜席之前。某卧疾里門，坐馳旌節。未遑修於慶牘，先辱賁於珍題。愧荷之深，占言奚盡。
《海陵集》卷八。

代回賀臨安張待制啓

伏審拜命宸章，陞華次對。顯膺帝簡，歡浹師言。恭惟某官譽冠時髦，智周物表。以儒術飾吏事〔二〕，以才業結主知。出分轉漕之權，輦車不絕；入著尹京之效，桴鼓稀鳴。擿姦伏以如神，典浩穰而爲最。兼師臣之重鎮，並藹風猷；登內閣之近班，茂隆寵數。即膺眷倚，大展經綸。顧惟衰朽之

餘，敢謂記存之厚！尚稽修慶，遽辱飛緘。感頌之私，敷陳罔既。《海陵集》卷八。

〔二〕吏：原作「史」，據文意改。

代回舒守張朝奉啓

三年養疾，屏伏田廬；千里懷賢，坐傾旌棨。敢謂眷存之厚，過形緘問之光。荷遠賁於衰殘，實內增於榮佩。恭惟某官天資恬粹，吏道循良。世傳召父之謠，人樂張君之政。化移姦盜，訟鉅晝虛；福被邊氓，烽亭夜靜。大才久試，尚淹一鄣之乘；溫詔俯頒，行拜十行之寵。某久嬰衰疾，正闊風猷。竚觀旌召之來，即展慶書之禮。其爲瞻頌，罔罄敷宣。《海陵集》卷八。

上徽州胡提舉啓

締好高閎，忝在乘龍之列；叨恩別乘，慚非展驥之材。幸德蔭之可承，庶官瘝之知免。某官襟懷日月，智略著龜。才游刃以恢恢，志凌霜而凜凜。乘輶近服，初褰賈父之帷；剖竹藩方，屢引買臣之綬。宣布暫同於佩犢，去思猶戒於翦棠。乃眷近邦，復煩舊德。凝香森戟，固治理之有餘；增秩賜

金，諒詔音之匪晚。某轍鱗乍奮，墻面何知。將竊庇以自存，仍造官之相踵。始佐黃堂之善治，以樂溪山，終依皂蓋之餘陰，獲安屏軾。清和在候，嘯諾云初，祈妙葆於天倪，益寵綏於帝簡。《海陵集》卷八。

徽州鄭通判啓同官

大邑鳴琴，嘗竊依於餘庇；長途展驥，乃獲佐於下風。靜言締好之深，采切詠仁之素。某官望高邦獻，識達政經。磊落多才，續由、求之果藝；周旋盛德，貫夷、惠之清和。累種河陽之花，初乘仲舉之座。雍容嘯諾，已藹著於權謠；馳騁事功，佇立登於要路。某久違德宇，幸綴官聯。河漢已遙，望星槎而阻闊；蒹葭甚陋，倚玉樹以增輝。暑簫既升，薰風初屆。冀眷調於公餼，即茂對於寵光。《海陵集》卷八。

回祁門知縣啓

乘仲舉之座，深愧非才；望河陽之花，久聞善政。居自慚於鵠退，行喜覲於鳬飛。某官藝了十人，才兼數器。擴高才於製錦，觀小試於鳴絃。百里將雛，尚屈大賢之用；一鳴展驥，佇登要路之

津。某猥以沉蹤，濫分別乘。陪嘯諾之餘暇，祇懼素餐；稽撫字之良勞，敢忘善助？未遑修問，先辱墜音。《海陵集》卷八。

除著作佐郎謝啓

鳴騶問政，吏則不閒；載筆承明，讀吾未見。因知小己之得失，亦係大公之廢興。竊惟著作之庭，邃在圖書之府。舊文所次，有嚴石室之藏；大雅爲群，實貯金閨之彥。自官制肇興於晉、魏，顧史才孰繼於班、張。閣筆無成，歎條章之未見；上車不落，嘲選任之式輕。自非兼有三長之資，何以與聞一代之典。如某者蓬茅弱植，巖穴窮栖。兔園漫守於家傳，狗曲第慚於師授。多聞匪約，但同愚賈之操金；逆旅無依，更類窮猿之失木。曩陳末技，濫筵周行。糾教成均，亦屢更於歲月；讎書天祿，徒坐費於丹鉛。猥緣四戶之攝承，遂以一鳴而斥去。拙於謀食，釜中徒怪其生魚；素不瀆交，門外何嫌於羅雀。方虞委壑，忽冒題輿。曾坐席之未溫，辱賜環之遽及。大昕入對，再瞻玉座之清光；中祕延登，復睹蓬山之舊觀。此蓋伏遇某官才全國棟，道正民彝。已闢異端，倡諸儒以六經之說；方陳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乃昭示於大公，用旁招乎衆俊。遂令困躓，亦預甄收。東人可占，已見壁才之聚；大鈞所播，敢忘國士之知！《海陵集》卷八。

代七兄監酒謝湯漕啓

元禮通家，風軫門闌之舊；趙文舉士，誤推筦庫之材。念器使之不遺，實恩憐之有素。愛忘若此，報稱謂何？伏念某樸樸凡資，羈窮末緒。詩禮誦過庭之訓，箕裘承奕世之傳。早逐宦遊，繼參時難。安能久事，慕投筆之班超；要當立功，想棄觚之介子。屯遭戎旅，綿歷歲時。不能食肉而飛，焉能裹尸而死。每效搢旗之力，寧忘緩帶之風。壯節未酬，視飛鳶之欲墮；初心已負，歎畫虎之不成。晚克志於儒規，復冒恩於世賞。自兜鍪而出，益愧操修；以鉛刀爲銛，尚圖淬勵。妄冀雲津之躍，遽纏風木之悲。三釜及親，已乖於素願；一行作吏，永效于微勞。甘從俗以浮沉，笑爲官而拓落。棲遲旅館，殆同涸轍之鱗；悵望舊山，已作焚巢之鳥。方大旆甫臨于近鎮，顧孤蹤久困於窮途。就拜車塵，勉圖更攝。思綈袍而戀戀，曲荷記存；御駟馬以揚揚，樂從驅策。爲貧而仕，雖賤不辭。舞醢甕之天，方漸期於奮翼；走麴車之道，初敢意於流涎。謬當樞酷之司，實係幹旋之計。醉兵厨之百斛，難繼高風；給門下之三升，濫霑微祿。過將奚補，恩實有歸。此蓋伏遇某官履道廉平，持心愷悌。卓犖時材之冠，嚴明世吏之師。暴公子之威名，素聞江海；尹扶風之政譽，久著朝廷。茲惠一州，甫逾半歲。果膺褒璽，復就使軺。二千石之良能，已觀往效；十五城之重寄，均被深仁。致令猥瑣之資，亦預使令之列。某敢不居勤職課，靜察吏姦！追楚客之獨醒，戒宋人之不售。永託帡幪之庇，庶獲便

安；誓捐溝壑之身，少酬知遇。《海陵集》卷八。

代年節賀州府啓

千載一隆，甲子起上元之運；群生咸遂，青陽乘太簇之和。恭惟某官廉德表民，英風秀世。御兩輶而作屏，聽千室之鳴絃。屬三陽肇歲之初，迎百福順時之吉。即膺宸命，前對寵靈。某也久卧病痾，阻修慶禮。感璿璣之運，益歎哀慵；望麾戟之光，徒深馳頌。《海陵集》卷八。

回常州周守啓

伏審光奉細書，起臨近郡。兩輶入境，爭翻來暮之歌；千室鳴絃，已樂告新之政。歡聲所暨，譽望稱休。恭惟某官德具將明，才高牧御。含香奏事，嘗參重於民曹；足食成軍，亦屢將於使指。仕無喜而已無愠，清不濁而澄不清。惟夙負於實能，故卒歸於公選。凜然森戟，暫分劍井之寒光；行矣賜環，即泛畫溪之春色。某披雲尚邈，借潤非遙。惟公卧治之邦，昔我羈栖之地。言念松楸之壟，獲託庇庥；但同襦袴之民，播爲謠詠。荷詔書之甚寵，愧慶牘之何稽。《海陵集》卷八。

回蔣龍圖啓

祇奉贊書，濫司記注。秉直筆於螭頭之下，從屬車於豹尾之中。方睿選之加嚴，乃庸才之躡進。濫吹已甚，借潤爲多。恭惟某官閎辨洽聞，老成重望。五千卷撐腸之富，無問不知；三十年攬轡之英，雖多益辦。復屈臨于舊部，將歸踐於華涂。李白不願萬戶侯，歎未諧于識面；郇公能爲五雲體，荷先辱於詔書。《海陵集》卷八。

初除中書舍人回趙提官啓

祇奉睿除，濫升詞掖。三年假寵，每慚潤色之非工；一札疏恩，誤謂代言之得體。仰聆天獎，欽荷主知。亦惟載縱之英，與有遊談之助。恭惟某官心如冰鑑，口有雌黃。取友必端，德自全於三益；待人以約，己蓋具於百能。賁茲黃絹之辭，勉以丹青之價。高情邁俗，好稱篤於金蘭；妙語噓枯，報實慚于瓊玖。《海陵集》卷八。

回張通判啓

華轍屈臨，幸快景星之睹；大編垂賁，恍驚明月之投。念晚學之何知，蒙高情之過予。伏惟某官望傾時輩，才配古人。淵生珠而崖不枯，殆英靈之天賦；鶴在陰而子其和，宜聲譽之日聞。況能自以詩鳴，所得不爲俗絆。有如妙作，正足名家。試窺筆下之波瀾，可見胸中之丘壑。《陽春》《白雪》和彌寡，高山流水知亦希。命奚奴而背錦囊，計篇章之甚富；呼驥子而吟玉案，喜格律之爭新。某早識芝蘭，舊鄰桑梓。雖承顏之已後，實託契之尤深。聽遺音於三嘆之餘，自慚俚耳；誦佳句於百僚之上，徒效游談。《海陵集》卷八。

回淮西張運使啓

伏審光奉宸綸，肅將使指。行軒所過，殆同衣繡以還鄉；習俗相諳，不假褰帷而問事。飛郵遠暨，屬部歡呼。恭惟某官妙手撥煩，英姿拔俗。才堪排難，素韜武庫之甲兵；志欲惠民，方探藥囊之芝朮。念淮右據川涂之要，於江南爲屏蔽之區。自當澄汰冗員，少寬民力；亦必撫寧他盜，預戒邊虞。況茲告后之嘉猷，莫匪保邦之長策。更期戮力，倚俟成功。慚慶牘之未遑，辱謙光之遽及。一書

借寵，已逾十部之賢；千里馳情，莫效雙瓊之報。《海陵集》卷八。

賀左相啓

伏審奉詔中宸，舊庸上宰。維能補袞，久思山甫之歸；若作和羹，爰正傅巖之立。涓辰誕告，率土祇歡。竊以選賢雖以道觀，命相莫非天啓。大風著兆，由帝夢以前知；中夜閱章，豈人謀而後寤。偉千載一隆之運，煥三台齊色之符。龜筮其從，股肱有喜。用真儒無敵於天下，效固宜然；惟吉士勸相我國家，政繇此立。恭惟某官道公毋我，量遠莫涯。重任在躬，伊尹先天民之覺；博通當世，仲舒有王佐之方。更中外之顯勞，際明良之亨會。召從藩牧，來翊政涂。方一人總攬於權綱，掃除宿弊；欲二相彌綸於機務，協贊豐功。簡是傑材，授之魁柄。巖廊高拱，豈惟天子之仰成；沙路仰觀，將見單于之却立。某聳聞孚號，欣睹曠儀。一氣之轉洪鈞，已歸大造；千秋而奉明主，佇讚殊勳。抃詠之私，敷宣罔既。《海陵集》卷九。

賀右相啓

伏審茂膺帝制，峻陟台衡。謝傅之量休休，靡容高卧；周公之舄几几，復喜遄歸。大號渙行，輿

情孚說。竊以抱道之大，逢辰者難。賈誼傷吞舟之魚，莫能容己；王褒美齧膝之駕，要在得時。惟安恬於命義而不顧其他，則感會以精神而必見於用。宜茲華旦，有此舊臣。恭惟某官上所倚平，人之彥聖。義形于色，凜然松栢之後凋；德裕乃身，粹若珪璋之特達。頃參大政，未究遠猷。十年湖海之心，已之無愠；千載風雲之會，至此乃亨。遂符霖雨之思，亟正袞衣之拜。望風從化，已聞御史之減騶；同日登庸，復見開元之設饌。某濫陪鴈鷺，竦聽絲綸。元首明而股肱良，方歌盛事；大厦成而燕雀賀，共贊歡聲。《海陵集》卷九。

賀知院啓

伏審肅膺中詔，榮總上樞。聖主之得賢臣，允當盛旦；文事之有武備，卓見全才。寵播絲綸，歡騰摺胄。竊以本朝分二柄之重，宥府筦七兵之嚴。宰路旁兼，久矣事權之少損；儒臣獨領，今焉體貌之稱崇。厥有憲邦之姿，能專基命之寄。恭惟某官道侔先覺，學蘊壯猷。當風雲千載之期，有臺閣十年之望。回翔天路，翼乎威鳳之沖霄；入贊廟謨，沛若巨魚之縱壑。茲踐機庭之長，實爲鼎席之階。姑借重於本兵，示有嚴於常武。當周室戢干戈之後，懿德是資；得子房在帷幄之中，成謀益固。某與觀鼎貴，益竦巖瞻。窺東壁之圖書，舊叨殊遇；望北辰之樞極，方託餘暉。抃詠之私，敷宣罔既。

回洪帥折樞密啓 一

伏審光膺睿札，易鎮雄藩。洗南海之瘴氛，旌旗動色；挹西山之爽氣，簪笏生輝。條教一頒，頌聲四洽。恭惟某官忠謀衛社，壯節雄邊。家傳圯上之書，力奮隆中之略。聽履星辰之上，早分職於六卿；運籌帷幄之中，獨折衝於千里。當雪霜之大摯，凜松柏之後凋。浩氣不衰，老猶彌勵。晚遭逢乎公道，聊偃息於上游。卷雨飛雲，坐嘯臨江之閣；攀龍附鳳，竚歸論道之庭。夙仰英風，與霑餘潤。未諧望履，徒欽北斗之一人；首辱詔書，若獲明珠之兼乘。《海陵集》卷九。

回洪帥折樞密啓 二

祇膺睿札，濫正綸闈。方書笏以珥貂，遂拜庭而壓角。一人自擢，知忠實之無他；三歲爲真，示器名之不假。顧此叨榮之甚，厥因借潤之多。恭惟某官德具元龜，望高喬木。聲名赫奕，稱一代之龍門；問學淵源，渺千尋之玉海。以扶世導民爲己任，以推賢揚善得士心。事業不減古人，品題便爲佳士。退惟孤陋，幸及老成。雖夤阻於拜塵，諒陰蒙於推轂。荊州未識，固知萬戶之輕；郇翰遽來，徒仰五雲之妙。《海陵集》卷九。

回孫尚書啓

伏審光奉溫緡，寵還祕殿。彌年奧渫，不幾乎寶康瓠棄周鼎之嗟；復旦昭明，乃復有游閭闔觀玉壺之意。華纓所萃，緩帶交歡。恭惟某官百代宗儒，三朝壽俊。學能必至，水萬折而東之；問靡不知，龜千年而一聚。當衆口鑠金而可畏，顧匹夫懷璧以何辜。大節不緇，孤忠自白。幽居無累，超然藐姑射之山；晚歲獨存，歸若魯靈光之殿。既上公車之奏，果興宣室之思。亟疏寵於寶符，遂通班於清貫。遙瞻漢閣，何當曳太乙之青藜；佇入秦關，亦粗識真人之紫氣。豈止聽履於星辰之上，蓋將運籌於帷幄之中。怪召節之未頒，想高懷之頗鬱。謝公不起，顧其如蒼生何；漢將有謀，諒無踰老臣者。大才當用，清議所歸。某頃自膺門，屢嘗奉履。甚愧登龍之舊，乃稽賀燕之恭。執古禮以事公，當下袁松之拜；爲先君而厚我，忽垂荀勗之書。仰服高情，永懷善誘。明珠照座，莫酬兼乘之珍；妙筆驚人，益壯五雲之體。《海陵集》卷九。

回狀元啓

伏審親承聖問，卓冠儒科。方明主表章六經，詳延天下之士；以匹夫動寤萬乘，灼見仁人之言。

臚唱傳呼，俊躔竦慕。伏惟狀元先輩器博用遠，學成行尊。以海涵地負之才，兼玉潔日光之操。窮年待問，手不停百家之編；盛旦決科，筆獨掃千人之陣。當明聖修潤色之業，謂《春秋》爲攬權之書。誦語于庭，豈止論天人之際；正辭以對，誠能明禮義之宗。默契上心，擢居前列。在時論以爲龍虎榜，不愧盛名；如道家所謂蓬萊山，固宜平步。某濫司史筆，叨贊文衡。仰睿鑑之天臨，眩英辭之綺合。鱣堂糾教，素知國士之無雙；桂殿呈書，復見仙宗之第一。《海陵集》卷九。

回第二人啓

伏審奉對楓宸，策名鼎甲。危言不顧，遂痛革於秦拘；大器難量，詎恥居於王後。直臣增氣，公道有光。伏惟某官六館舊人，四川名士。多文是富，豈惟食雞跖之數千；廣業不荒，固已吞雲夢者八九。以三冬積學之彥，爲萬里觀光之行。奮揚孤忠，入奉大對。盡言無隱，當宁爲之改容；下筆有神，旁觀莫不縮手。遂以朝陽之鳳，亞於前列之龜。行展高程，立登要路。某叨司載筆，備數程書。白袍紛紛，坐閱人材之盛；一士諤諤，獨知王室之昌。《海陵集》卷九。

回陳先輩啓

伏審獻藝龍墀，蜚聲虎榜。蓋魯史爲經國之制，能以心通；而太丘有興門之孫，詎非德報！祖風不墜，士論咸孚。伏惟某人識抱龜長，器韜玉潔。軼材天賦，素高吐鳳之辭；奧學家傳，備究獲麟之旨。惟三冬以足用，遂一鳴而驚人。定價文場，毋慚王勃之後；著鞭仕路，勉效祖生之先。某夙仰大門，幸瞻英範。較舉子踏槐之技，已見絕塵；閱飛仙折桂之游，復觀妙手。投珍甚寵，溢美爲慚。

《海陵集》卷九。

全宋文卷四八二二

周麟之 一五

回荆南劉太尉啓

伏審渙寵三墀，兼華二組。陞班尉府，肇開鵲印之祥；移牧通都，益重虎符之寄。絲綸誕布，摺胃交歡。恭惟某官將略無雙，邊功第一。蘊青萍之壯氣，洞黃石之秘謀。郤縠說《禮》敦《詩》，真可作三軍之帥；羊祜輕裘緩帶，坐能折千里之衝。惟盛德之能謙，故奇勳之莫掩。果膺中詔，復鎮上游。草木知名，固威聲之舊矣；旌旗動色，想號令之凜然。某夙仰英風，與霑餘潤。未諧望履，徒欽北斗之一人；首辱詔書，若獲明珠之兼乘。《海陵集》卷九。

回越帥王尚書啓

拜命赤墀，叨官青瑣。閱過門之命令，益懼無堪；慕批敕之風流，惟知自勉。濫吹已甚，推轂爲誰？恭惟某官德備韋弦，器優盤錯。有猷告后，嘗陪夜席之深謀；所至惠民，屢飲春江之遺愛。雖已引買臣之綬，猶能揚季布之聲。遂致輪囷，猥加刻畫。伐柯取則，幸亦繼於芳塵；剖鯉得書，愧難酬於厚意。《海陵集》卷九。

回狀元梁先輩啓

伏審奉楓宸之大對，誦語數千；題鴈塔之高名，收科第一。拾地芥得明經之效，破天荒爲平海之光。賓臚宣傳，士論交慶。伏惟某人造道自得，下筆有神。俊氣橫秋，見一鶚之直上；辭源柱石，障百川而東之。茲陳乙夜之篇，旋擢甲科之冠。星槎可問，雲路非遙。某謬直禁林，叨程儒藝。拔茅連茹，方觀多士之朋來；志目中眉，又見英才之角立。《海陵集》卷九。

回狀元許先輩啓

伏審光奉宸諮，顯膺魁擢。自中興以來十策士，皆至尊親拔其尤；而首列之選三有官，用故事屈居其次。名雖少抑，道則彌光。伏惟某人問學海涵，才華雲肆。大門奏賦，猶傳《白雪》之遺音；再世騰芳，復得青氈之舊物。雖俯就詞人之目，實同霑舉首之恩。某備數鑾坡，程材桂殿。品題高下，豈能盡合於衆心；議論正平，此獨親聞於天語。《海陵集》卷九。

回第三人丁先輩啓

伏審發策九重，聯名三隼。能落筆論士大夫之氣，信不雷同；非著鞭追古作者之文，何由穎出。盛年得志，同閤增輝。伏惟某人篤學起家，清才邁俗。文如江漢，流萬折而赴於東；俊若駉騄，生十日而超其母。果發揮於鴻藻，遂參列於上游。坐令故鄉，頓起頽俗。某程書邃殿，拭目英辭。三人必有師，爲歎老成之幾及；一第猶涵子，彌知大器之難量。《海陵集》卷九。

回前宰執啓

玉堂賜札，方被昭回之光；丹宸疏恩，遽陪宥密之命。顧晚生之僥冒，由先覺之獎成。恭以某官英望素高，老猷彌壯。扶持邦祚，紀麟閣之勳名；振拔人才，負龍門之鑑賞。致使迂儒之蹟，亦叨右府之聯。猥荷謙光，先貽明問。望五雲之多處，竊仰餘光；荷雙鯉之遠臨，難酬厚意。蕭辰向肅，良覲末期，冀妙葆於冲襟，用仰符于睿眷。《海陵集》卷九。

賀宰執啓

勁敵叛盟，致隳王略；大軍乘勝，訖奮天誅。坐收蓋世之勳，仰見經邦之略。捷音遠暨，輿誦歡呼。嘗聞兵貪者敗義者王，師直爲壯曲爲老。惟戰守之無定，致反覆以不常。忘二十年玉帛之歡，遽生仇讐；越數千里河山之阻，致動干戈。當敵騎之長驅，賴廟謀之素定。天子欲勞軍細柳，聲震遐荒；諸將皆擊楫中流，氣吞大敵。既我師之屢勝，知彼衆之多離。方茲虎視於藩籬，兩淮震蕩；忽爾刃交於胸腹，一夕殲夷。斯上天悔禍之延，示中國有仁之至。郅支傳首，乃揚大漢之威；頡利就擒，足澡太宗之恥。若稽往蹟，允謂殊休。恭惟某官識照元龜，身扶大廈。仲尼有文事，有武備，將復侵

疆；子房無智名，無勇功，自操勝算。宜鈎衡之默運，致烽柝之潛消。上方樂得賢以立邦家之基，公實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坐戡不制之敵，行策非常之功。某僻處偏州，欣聞盛事。竊仰風雲之會，不勝燕雀之情。一舉振先猷，復見太平之代；千秋奉明主，但歌眉壽之詩。《海陵集》卷九。

賀汪參政啓

伏審歸覲嚴宸，入參大政。晉公討賊，已光賜節之行；汲黯在朝，夫豈發蒙之比！寵疏綸綍，歡動縉紳。恭惟某官名世上材，憲邦全業。孤高不倚，屹若砥柱之立中流；純白自將，炯如清水之出大壑。惟弗苟隨於時好，故能自結於主知。昨借重於臺綱，暫宣明於王略。絳騶清道，咸瞻憲簡之威；玉帳臨戎，屢奏師干之捷。既期月而趣見，不崇朝而峻遷。僚舊聞風，豈止百人之緩帶；廟朝增勢，行觀千里之折衝。某雖斥遠方，尚叨餘庇。托金蘭之末契，實自登瀛；懷燕雀之懽悰，敢忘賀厦！

《海陵集》卷九。

回莫子中謝中詞科啓

芝聯三秀，每慕高門；芥拾兩科，復觀妙手。人第窺其小小，君益辦於多多。豈惟吾道之有光，

益見後生之可畏。伏惟某官器資玉潔，學問海涵。稽古二萬言，本窮經而自得；拄腹五千卷，驚下筆之有神。矧在名家，夙稱盛事。義方教子，龍淵並躍於雲津；綵服拜親，瓊樹相望於桂苑。偉矣詞林之冠，蔚爲文社之光。終日而獲十禽，士素推其絕藝；一舉而得雙虎，己獨擅其奇功。某濫廁儒宮，猥參文鑑。觀瀾於水，難窮渤澥之洪流；索馬以圖，遂識渥洼之駿足。《海陵集》卷九。

謝除正字啓

借明東壁，常通問漢之津；假翼南溟，遂躡登瀛之步。冒恩彌渥，揣分奚堪。竊以道原自天，文炳于世。漢收篇籍，條奏者六百家；唐聚圖書，部分爲八萬卷。倡斯文之大備，俟有道之昌期。或發自壁藏，哦《酒誥》之脫簡；或收於蠹朽，得蘭臺之舊書。然非歆、向論其是非，褚、虞爲之潤色，則《七略》之富詎存於篇錄，而四庫之盛曷著於開元？鴻惟聖朝，坐幹文柄。公師論道，翊神化之兩儀；帝保亮天，冠仙宗於三島。雲開祕府，海聚群書。汲冢補亡，紛來異本；羽陵暴蠹，復見古文。新章舊錄之兼收，私楮官牒之博采。雖浩繁而有統，亦訛謬以滋多。亥豕、馬焉，因而愈誤；魯魚、帝虎，久則失真。儻未洽於見聞，實每難乎是正。幼婦外孫之義，豈孟德之能知？女郎世子之名，信鮑昭之弗悉。知二首六身者，僅明乎甲子；讀三墳五典者，未觀乎《祈招》。矧後人之弗如，誠下筆之多類。自匪識該奇字，義了奧篇，誦三篋之亡書，寫五行之逸志，雲屏疏列女之傳，烟閣補侍臣之

圖，則胸邑鼎銘，孰知周刻？嵩山竹策，焉問漢儀？興此校讎，厥今遴選。如某者質惟碁賤，技等金昏。習賦漫勞，雖若屯毛而莫辨；受才匪夙，豈於之無而不差。賴素業之未泯，冀遺經之是究。兩登科目，幸脫窮涂；三入陶鎔，遂超選調。自糾成均之教，即聯中秘之華。竊粟甚優，援毫奚補！金根義著，徒妄易於舊文；石鼓年深，豈盡明於缺劃。每虞曠敗，或玷寵光。乃加重於品題，俾就升於刊正。雖性資魯鈍，未詳雌霓之呼；而歲月漸礪，恐失秦山之篆。夫何淺陋，獲此僥踰。此蓋伏遇某官經緯人文，股肱帝室。房謀杜斷，持衆美效之君；孔思周情，以六經爲之倡。一德鎮廟堂之上，八荒歸鑪錘之間。曾是才凡，亦叨器使。某敢不讀其未見，增所不能。觀道法於後先，戴生成於終始。青藜資照，幸亟拜於餘光；白虎論經，喜親承於妙旨。永惟恩紀，誓以身酬。《海陵集》卷一〇。

賀宰相轉官啓

伏審楓宸發冊，鉉府旌庸。方六龍御天，首布風霆之大號；而一相處內，獨惟社稷之元勳。帝命維新，邦瞻益峻。恭惟某官道先民覺，言合帝謨。堂堂一代之宗臣，表表四朝之舊德。眷深當宁，嘗目之曰君子人；名動殊方，亦知其爲真宰相。蓋器兼於文武，能身任於安危。折遐衝於罇俎之間，定大議於笑談之頃。自太上之恢帝業，用爲霖雨而濟蒼生；宜聖皇之握乾符，待以元龜而咨庶政。初席纂承之慶，亟頒優賚之恩。萬七百戶平陽侯，豈止陪敦於異數；二十四考中書令，自將永保於全名。

某久託大鈞，欣聞休命。屬杜門而擯處，阻賀厦於趨承。自憐轅下之駒，昔叨陪於後乘；尚冀轍中之鮒，今獲轉於清波。素籥在辰，巖廊多暇。願適鼎茵之節，式閔宗社之休。《海陵集》卷一〇。

上張魏公啓

九重入侍，舊窺彝鼎之勲；一斤來歸，行近麾幢之蔭。故修竿牘，用布腹心。伏念某蕞爾寒生，愚無遠慮。困躋皆其自取，流離夫復何言。尚思以小子之斐辭，試浼于大人之靜聽。嘗謂邊方無常盛之理，惟知彼可以度宜；朝廷有自彊之資，不偷安乃能立事。向溺講和之弊，久忘應變之方。軍政壞於休兵，邦財耗於餽敵。靡虞後患，從徇卑詞。使事頻煩，適足以媒孽邊釁；敵情譎詐，遂至於包藏禍心，罷互市固已渝盟，禁私渡從而生事。洎覺姦鋒之露，猶膠舊轍之循。獨念庚辰之春，嘗行朔漠之壤。抗一時之詭辯，知其將虎視以鷗張；聆故老之謳吟，附我必雲從而風靡。銳然歸報，初若駭聞。旋預幄中之籌，適逢疆外之變。既責以整軍經武，當效所長；若使之奉幣乞憐，雖勞奚補？祇荷本兵之寄，力陳制敵之謀。詆之者謂弗能犯難以捐軀，固知獲罪；察之者謂不肯阿時而誤國，或可原情。大戾所撓，孤忠莫白。茲幸真儒之復用，定成算以董六師；是宜異域之聞風，折遐衝而清萬里。賴此心之未泯，際吾道之將興。恭惟某官德邁元龜，望高喬木。勲名暴耀，垂竹帛已三十年；知略縱橫，當貔貅之百萬衆。以身用捨，爲國安危。自承赤舄之還歸，實慰蒼生之俟望。況今以輔弼之舊，

復總洪樞；於此以精神之彊，盡護諸將。必有長策，共圖大功。比聞降附之衆多，已見規模之閎遠。然而勅敵好鬪，故疆未歸。正隆用事之臣，各阻兵而相拒；逆亮連衡之國，或搖毒以自防。負秦、雍之山河，競欲抗蜀中之甲；積青、徐之糧械，專圖遏淮上之師。卒徒雖創艾於南侵，王旅尚稽留於北伐。西師屢捷，如陝西諸道猶困於力爭；東海既隳，若山東列城未聞於響應。當得京兆而後建瓴之勢順，取淮陽而後破竹之計成。庶能包舉於中原，頗勝浪攻於他路。苟非據要，恐易於進而退則難；更在謀長，使取於初而終可保。若議大舉，須勞熟圖。倘觀變以非宜，姑待時而自治。涵養士力，俾各盡其知能；審覘敵情，務實得其要領。任將帥勿嫌於擢校，廣貲儲無忽於憂民。通內外以相須，使卷舒而各當。三時以講武事，豈徒自固於本根；一舉而奏奇勳，端俟可乘之機會。蓋本根立，乃所以爲進攻之漸；若機會至，又不當惟退守之拘。願擇壯猷，訖收洪烈。某纍然罪廢，偶此生還。欣竊庇以安身，阻望塵而趨拜。方晉公討賊，不能參彰義之行；若漢將平戎，猶可效燕然之勒。輒伸管見，少贊廟謨。暖律正中，機廷多暇，願嗇天倪之粹，永扶帝業之興。《海陵集》卷一〇。

賀史參政啓

伏審光奉宸綸，進參國柄。方聖人有作，乘六龍以御天；宜君子得時，見一鶚之直上。郵傳沓至，士論同歸。恭惟某官道極資深，識優致遠。心如止水，筆頭倒瀉於三江；貌不勝衣，胸次綽容於

萬斛。久結潛藩之眷，蔚爲舊學之師。曾不累旬，洊更兩禁。豈獨擅湧泉之思，屢入告於嘉猷；固嘗承跋燭之咨，已與聞於大議。亟躋三事，協贊萬幾。絕足追風，千里僅同於歷塊；亨衢附鳳，一飛遂至於冲天。蓋聖賢合符而興，故中外歆豔其寵。佇日新於大化，廓雲施於函生。某頃歲聯科，在朝接武。佩金蘭之永好，悵霄壤之殊涂。自顧傷弓，尚糾纏於罪罟；今知涸轍，將沐浴於恩波。《海陵集》卷一〇。

賀左相除特進啓

伏審堯庭奉冊，資上相之總儀；漢札褒勳，錫中宸之孚號。進陟文階之冠，益隆揆路之瞻。凡在挺鎔，舉深抃詠。恭惟某官功熙帝載，道暢人謀。嶽立清朝，身作明堂之一柱；斗斟元氣，坐應泰階之六符。外恢闢國之圖，中懋致君之業。太上皇脫屣萬乘，助成付託之公；今天子承顏兩宮，協濟顯揚之美。肇稱闊典，丕建鴻名。獨高秉禮之勤，首賁懋官之渥。因之曰使聖人壽，有光鏤玉之文；繇是而爲帝者師，即正面槐之位。某銜恩有素，望履彌賒。欣聞大厦之成，同於賀燕；尚冀餘波之被，活此涸鱗。《海陵集》卷一〇。

賀右相啓

伏審賜環趣覲，歸袞延登。周公東征三年，復佐興王之業；召伯日闢百里，久懷舊德之臣。坯冶一陶，頌聲四合。竊以當今之大患，莫若有北之彊鄰。其并吞兩國，則甚於漢之匈奴；其蹂躪中原，則過於唐之突厥。雖三尺之屢試，訖萬全之罕聞。定信好於亶存之時，由取予一如其約；懷疑謀於亮斃之後，致進退兩失其機。追咎前年之冬，反貽今日之害。既不能席可乘之勢，命偏師以躡卒徒之奔；又不能明弗殺之恩，示大體以延使客之至。汨於群議，成此近憂。尚敦睦者，徒徇乎卑詞厚幣而遑卹其它；專進取者，惟志乎略地攻城而靡圖其後。稱藩或憚於屈己，擣壘或訾其貪功。頃雖通紇石之書，茲又狃符離之役。欲議和則權不在我，恐方枘之愈難諧；欲言戰則力不能支，念覆車之深可戒。顧秋防之甚迫，知盱食之靡寧。徒重吾九重之憂，未聞有一定之計。語咕囁而事不決，類同轅下之局駒；制搶攘而跡愈多，何異圈中之鬪獸。盍恢遠略，預遏遐衝。惟堅於守險以自持，必急若救焚而乃可。奈此賁軍之後，纍然棄甲之餘。糧儲煨燼於極邊，器械散亡於中野。淮上之藩籬多缺，江南之根本益虛。民拊摩之不暇而又困於輸財，士招徠之已窮而恐難於禦敵。於此欲內修外攘之並舉，真可謂戛戛乎其難哉！每相與夙興夜寐而深思，未嘗不規規然自失也。賴有濟時之相，來施治國之方。恭惟某官氣粹涵三，道該絕四。國有人而外夷服，賢於秦之長城；心無事而群下安，智若禹之行水。

蓋聖君方乘運而奮，知良佐乃爲時而生。況頃服於冢司，已備陳於長算。人咸嗟去國之久，我獨念得君之深。且駕追鋒，就膺闕袞。太叔能斷大事，夙有契於淵衷；丙吉不道前功，今益彰於盛德。煥若景星之復見，廓焉沴氣之潛消。惟揆路之迭居，若高才之少屈。豈其兼文武之兩器，不害乎左爲虺，右爲伊；自非秉忠嘉之一心，蓋難乎前相堯，後相舜。行究經綸之業，茂凝久大之勳。某嬰此宿愆，昧乎當務。念忠臣之在畎畝〔二〕，不敢忘君；矧弟子之於門牆，有如知己。輒露管蠡之見，少裨帷幄之籌。願啓迪於宸心，力主張於國是。定規模期於不變，審命令戒其多遷。謂中興當用實才，我則棄瑕而錄善；謂上策莫如自治，我則固本以圖全。惟處謀於不和不戰之間，必收效于可戰可和之際。能研幾以成務，庶轉敗而爲功。毋忽焉以腐儒之常談視之，誠爲此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芻言甚陋，燕賀彌深。《海陵集》卷一〇。

〔二〕畎：原作「畝」，據文意改。

賀洪周樞啓

伏審晉膺寶札，升貳鴻樞。方宣王興六月之師，念飭戎之是急；以吉甫爲萬邦之憲，資處內之惟賢。右府得人，中華增勢。恭惟某官業傳忠孝，學洞經權。摛文如韓信之用兵，多多益辦；論事若馬

周之切理，纚纚可聽。蚤參豹尾之聯，再上鼇頭之直。高文大冊，久矣播敷。悍卒武夫，聞之感涕。力贊修攘之議，延登宥密之司。造膝一言，折衝萬里。謀猷胥契，始知頗、牧之在禁林；方略自明，焉問孫、吳之有兵法。將坐恢於疆土，即正席於鈞衡。某夙荷知音，忻聞出綍。昔聯簪橐，契久佩於斷金；今隔壤霄，喜何勝於緩帶。《海陵集》卷一〇。

賀周參政啓

伏審光奉宸綸，進參國柄。方周宣復古，資處內之惟賢；而汲黯在朝，豈發蒙之可比！正人獲用，輿論知歸。恭惟某官六館舊人，四科全哲。襟懷甚廓，有同萬頃之汪汪；議論不阿，自勝千人之唯唯。雖踐揚于中外，不罣礙於去來。屬此六龍之御天，俄然一鶚之直上。入陪邦政，協贊廟謨。定知不期月之間，將立在鈞衡之右。某內慚破甑，久困飄萍。所幸居鄭公之鄉，密依鉅庇；庶幾入和氏之肆，永託餘輝。《海陵集》卷一〇。

任便居住謝宰相啓〔二〕

罪斥無堪，已甘沒齒，恩容自便，獲返故棲。蠢惟枯枿之萌，實自大鈞之播。伏念某才疏少與，

命蹇數奇。鉛槧發身，每愧吹竽之濫；軒裳冒寵，不知據蒺之危。竟以罪行，累茲歲易。十年臺閣，恍驚昨夢之非；千里江山，兀抱羈人之感。百罹所絆，九死爲鄰。忽蒙曠蕩之恩，返即便安之地。訪故園之松菊，復得鉏荒；裹舊服之衣冠，尚期刮垢。此蓋伏遇某官天材山嶷，公道砥平。感會風雲，扶黃屋九天之上；調和鼎鼐，活蒼生四海之中。致使陸沈，亦叨春施。某敢不內懲玷缺，仰託陶鎔！倘使愚使過之弗遺，則成始成終之可待。白圭有訓，詎忘三復之心；黃雀何知，尚報再生之德。《海陵集》卷一〇。

〔二〕便：原作「使」，據文意改。

賀湯左相啓

伏審光踐泰階，寵還魁柄。仲虺嘗爲湯左相，名高作誥之初；蕭何復以漢宗臣，位冠論功之首。郵傳所暨，爵躍惟均。竊謂負異材者，因天佑而生；圖大勳者，非衆謀所及。觀自古君臣之會遇，考當時事業之規模。得賢立邦基，至或形於夢卜；運籌合上意，了不待於蓍龜。迨末俗之橫流，致淳風之掃地。公道安在，用一人則毀譽交興；謀夫孔多，詢衆口則酸鹹異嗜。羽沈舟而可懼，道築室以何尤。非聖人躬獨斷之神，忠邪曷辨；況天下有自然之理，利害甚明。由來一德之沖融，安取衆言之殽

亂！若光武之復炎祚，但推赤心；若憲宗之成蔡功，靡惑群議。然後識正臣之表表，於焉致忠烈之巍巍。孰能寤萬乘而轉大謀，斯可綏四方而惠中國。恭惟某官器涵七澤，材挽萬牛。德量汪然，人知其澄不清，淆不濁；才猷卓爾，我歎其鑽彌堅，仰彌高。自從結綬以登畿，直至秉鈞而當軸。凡朝廷之禮樂法度，問靡不知；在侍從之獻納論思，言皆可復。力啓勳華之運，身更旦奭之官。出處何嫌，徒笑蚍蜉之撼樹；飛潛自得，不妨鸞鳳之沖霄。果大慰於群心，遂再居於上宰。歷考本朝之故事，備觀當世之偉人。曾未有七閔歲華，四登揆路。兩宮眷注，如應龍之結卿雲；萬宇傾瞻，如大厦之倚文梓。宜確持於國是，致坐弭於邊衝。金石不渝，風波自息。願恢萬世之長策，更起一王之新功。念人材之衰少，則務愛養以成其能；究國用之耗虛，則審取予以革其弊。惟忠厚可以變士風之媮薄，惟安詳可以正法令之紛更。尚當選吏卹民，戒州縣之掊克，自此實邊固圉，息兵農之破傷。永綏南北之含生，共享邦家之盛福。某迹淪老圃，心係師門。素荷賞音，每慚呼鼠以爲璞；近蒙報札，復愧抵蛙而用金。聞廷冊之游頌，仰巖瞻之益峻。頡頏自喜，莫陪賀燕之趨；鰕鯨何辜，尚冀喘牛之問。《海陵集》卷一〇。

賀張右相啓

伏審白麻申命，黃髮奮庸。湯非伊尹不能興，爰嘉秉鉞之助；魯用仲尼安得削，復喜侵疆之歸。

綸綍誕敷，胄紳交抃。竊以辦天下之事，必須求天下之才；當聖人之興，固自有聖人之耦。念作楫爲霖之夢斷，悵耕野釣渭之風衰。何君臣相遇之甚難，蓋文武兼資者實鮮。如周吉甫維以此而憲萬邦，若魯僖公允能之而屈群醜。自兵農之業異，致將相之途分。山東山西之才，固已別其自出；閩內閩外之事，從而了不相關。孰知七德之原，俱繫萬民之命。張子房身在帷幄，決勝無前；諸葛亮起於草廬，成謀已具。或臨敵而有投壺之暇，或善兵而無跨馬之勞。謀元帥者，僅得之說禮敦詩；號丞相者，間使之率師討賊。有如盛旦，卓見全材。恭惟某官學有壯猷，忠無貳慮。夙負平戎之志，誓不與此賊俱生；久操活國之方，顧豈肯因人成事。頃位秉鈞之次，嘗分督戰之權。號令肅將軍之營，威名落邊鄙之膽。三十年安於靜退，公其如蒼生何；百萬衆自我卷舒，令無踰老臣者。果副軍民之望，復兼袞鉞之司。造膝一言，天子爲之動色；折衝千里，鄰國不敢加兵。茲就拜於台階，實寵還於舊物。廷中鵷鷺，孰爲曩日之翹材；帳下虎貔，尚有當年之壯士。願蒐羅穎異之傑，更選練驍雄之兵。收一代之賢豪，毋使埋光而鏹采；蓄三年之義勇，以須保大而定功。比聞敵勢之漸衰，深痛民財之已屈。設若定通和之議，尤宜思固圉之謀。謂江、淮之田萊多荒，當從趙充國留屯之便。謂宣、潤之弩手可募，當舉李衛公戍守之宜。勿云機會之不來，要是功名之終在。觀賢人可大之業，卜宗社無疆之休。某邈在巖栖，勤於斗仰。謂孺子可教也，累伸跪履之恭；見長者何後乎，每恨登門之晚。茲竦聞於渙號，方仰託於洪鈞。一舉復土疆，佇俟奇勳之立；千秋奉明主，益祈純嘏之熙。《海陵集》卷一〇。

全宋文卷四八二三

周麟之 一六

御書玉堂跋尾

臣近於經帷奏事，因言昨被旨撰皇子賜字。上宣諭曰：「此學士院故事，不欲廢也。」臣恭聆玉音，竊仰聖主深略緯文，遠猷繩武，事無鉅細，允迪前徽，一出言不忘典故。而禁林自祖宗以來，優寵詞臣，賚貺非一，昔有巨麗，今獨闕焉，睿訓及之，不可嘿已。即具奏：「國朝淳化初，太宗皇帝嘗以飛白書『玉堂』等四字賜翰林學士蘇易簡，謂宰臣曰：『易簡告朕求此數字，卿可召至中書授之，他日爲翰林中美事。』」字徑二尺餘，龍鵠之勢，曲盡神妙。曩更變故，石本亦罕有存者。恭惟皇帝陛下聖筆天縱，超冠百王，萬幾燕閒，染翰弗輟，龍文龜畫，刊在翠琰，布列中外，焜耀群目，學宮儒館，賁飾尤多。惟是玉堂直廬，密邇清禁，臣愚猥以末技，誤膺簡擢，典司內命，丁辰晏清，書詔甚稀，鈴繚不鳴，愒日無補，曾弗能考援故事，裨緝閎典，以爲萬年無窮之休。臣則有罪，敢昧死

以請。」制曰：「可」。越翼日，內出「玉堂」二大字以賜。奎壁煥爛，自天而下，寶氣昭倬，發蔀燭幽，啓緘竦瞻，爵躍詠歎，視前世所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者，不足以進於此。顧臣謏陋，大懼弗稱。及入謝，復得請於都省，宣示宰執，俟中祕暴書，俾侍從館閣官咸得觀仰，仍以石本分賜，士林歆豔。皇乎哉，中興之偉觀，一代之彌文也！臣謹按：玉堂本漢別殿名，未央宮與清凉宮、溫、神仙、長年、金華、白虎、麒麟列峙相望，更不詳著而略見於《李尋》、《翼奉傳》。然則玉堂蓋殿名也，待詔者有直廬在焉，故尋自謂「久污玉堂之署」〔二〕。易簡所乞，太宗所賜，實取諸此。後避英廟諱，至紹聖中始掇取二字榜于院。而識者非之，謂不當以前代殿名、皇朝寶札榜之於臣下止息之所。今臣建請，則所不敢。惟是仰承德意，勒石旌事，以永億載之傳，廣四方之藏，侈儒生千一之遇，使天下後世咸知皇帝陛下典學稽古，迪文右賢，藝并於道，能潤色鴻業，不廢故事。如此則渥恩出於非常，舊典振於已墜，皆不失太宗皇帝本意。豐功盛烈，醲化懿綱，巍乎與淳化比隆矣！輒舉大概，書于下方，用對揚明天子，丕顯休命。《海陵集》卷二二。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二，《海陵文徵》卷三。

〔二〕署：原作「直」，蓋避英宗諱而改，今據《漢書》卷七五《李尋傳》回改。

跋先君講春秋序後

先君潛心《春秋》二十年，得成說於郵上孫先生莘老。其書家傳三世矣，兵火焚蕩，遂爲煨燼。及寓居江浙，嘗誦其說以授學者，予每得竊聽之。一日，先君爲予言：「初，王荊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有恚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儲積有年。爰自近世，是經復行，而學士大夫亦罕知有莘老說也。」已而歎曰：「吁，孫先生之書其遂湮沒已乎，何其久而未顯也！」某應之曰：「此書豐城寶也，隱顯亦各有時，不幸而埋光鏹采於今之世。然而龍泉、太阿之氣，自當夜動牛斗，復有達識之士如張茂先輩表而出之，以爲天下後世發蒙之器，亦必有日矣。」後數年，有文定胡公著《春秋傳》以進于上，學者皆傳之，而先君不及見也。予近得之，嘗反復其義，蓋與莘老之說合者十常六七。然莘老發明聖人之奧，舉三傳以斷得失，反復折中，著爲通論。其旨詳而明，深而當，異說不得而破，此其邃處，文定似不及也。因暇閱《講序》，併述于後。《海陵集》卷二二。又見《春秋經解》卷末，《經義考》卷一八二，《海陵文徵》卷三，《甯宋樓藏書志》卷八。

跋德友兄所藏後湖帖

頃歲，先隱君見養直於鵝洲之南山谷間，以詩酒相從甚久。予時尚幼，亦熟其風度，如《游張公壇》及《醉中失冠》之作，皆有和篇。別數年，客有以《真止軒》詩來者，亦繼其韻。予竊笑曰：「是非欲醉烟波、弄明月者烏能之，自此不復相聞矣。」舊亦有數十帖，今不知何在，而吾兄乃能寶藏如此，真好事之尤者。先隱君嘗謂兄曰：「聞子之賢久矣。子能與養直游，賢乎哉！」此吾家月旦評也。《海陵集》卷二二。又見《海陵文徵》卷三。

跋李侍郎青龍詩後

張子房運籌決勝，貌若婦人女子。予與侍郎游十餘年矣，但見其謹厚謙畏，而臨事乃能犯難不懼如此，以是知侍郎亦帷幄中人云。《海陵集》卷二二。

跋張參政墨跡

毗陵公筆法妙絕一世，今子弟皆刻意文藝，嶷然有諸父風。子年蓋升其堂，躋其闕者也，知寶此帖，必知所以繼之。《海陵集》卷二二。

跋張參政兄弟唱和詩

余頃游毗陵公之門，聞其論詩詳矣，而公之詩恨不多見。晚年作《四老堂詩》，句格超詣，高壓唐律。今觀此數篇，雖遊戲，皆造乎妙，三復歎仰不已。《海陵集》卷二二。

仁宗皇帝賜楚建中御飛白記

臣仰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治蹟之懿與天地同功。原其本治，不過以德爲元氣，然後揭故令而日月之，霈利澤而雨露之，萃人材而淵嶽之。至其心術之妙形於筆墨者，則又星斗爛而雲漢倬也。今奎畫垂耀後世，金石之刻惟飛白爲多，此非獨天縱之能，蓋胸中之所經緯，筆下之所卷舒，見于治

道皆一理爾。觀宸札之運也，騁而安，迅而紓，婉而勁。揚之者若翔，抑之者若墜。放之欲周乎八極之表，斂之靡失於一毫之間。則凡所以綱紀庶務，幹旋至化者實於此乎見之。一時在廷，多被褒賜。若「龜龍」二字，晏元獻得之；「端敏」二字，王安簡得之。傳記所聞，不可殫舉，而諫議楚公所得乃「帝」字也。嗚呼，帝其有深旨乎！豈不曰堯舜之所以帝，其弼直也，其謨明也，其嘉言罔伏也。諫議公當是時位在言責，論事剴切，傑然無所避，是能陳堯舜之道以帝其君者也。賜書之意，其在茲與？惟楚氏自昭輔事藝祖開國，爲佐命大臣，勲在盟府，至是公復以名德進，踐歷四朝，爲時顯人。以出處之槩考之，不惟其直聲著聞也。西虜薛老峰以三十萬衆納款，詔許之，公力疏其詐。未幾，果劫受降使叛去。其識慮之精蓋如此。將漕者更數路，會朝廷考諸道殿最，奏課爲天下第一，遂除三司鹽鐵副使。其才力之敏又如此。晚年辭樞臣之召，歸老于洛，與文潞公、司馬溫公游，觴詠高會，列于耆英，終身樂之。則志節之清又如此。公之孫興年懼先德之泯汨，又念其家藏書詔漂燬殆盡，惟存此寶墨，思所以昭示於無窮，乃磨崖勒之，且俾爲之記。因備載顛末，以侈休烈。庶使公之來裔見此者，皆知自勉以世其家焉。公諱建中，景祐初舉進士，歷官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後累贈少保云。

《海陵集》卷二二。又見《海陵文徵》卷二。

圓通閣瑞光記

杭之俗尚佛樂施蓋自錢氏始。承平時，西湖三百寺，號爲東南冠，而城中亦名藍相望，靈蹟勝槩往往與兩山爭雄。寇亂以來，蕩爲飛埃，緇徒散亡。三十餘年間，復振起者鮮，惟千頃廣化院首能即故基而新之，有其人焉爾。慧覺總持大師善彬敏辨嚴潔，精意佛乘，不溺它技。舍其寺之東偏，闢觀音道場，脩演教法，憑大智力爲一方護念，救民諸苦，病者已，死者超，有禱必應，遠近嚮之。善彬以菩薩每示白衣像于夢，慨然慕念。營求累年，因得圓通相適與夢合，雕繪立成，悉如素志。懺宇既新，靈異不可勝紀，然其規制尚狹。善彬感焉，思所以爲壯觀而聳動人耳目者，遂發大願，別建層閣，重簷上加疊屋。予竊怪之，人亦曰善彬素無銖兩也，此費無藝，惡乎成？閱再歲，予過之，則重簷飛栱已傑出乎樓殿之上矣。瑞像莊嚴，百用具脩。蓋糜錢萬餘緡，皆士庶欣然助之。善彬於落成之初，期以四十九晝夜修行佛會，用報恩布。既逾月矣，感通非一，夢天竺山烟雲四合，中有五色光湧出，又夢衣白者以寶瓶授舍利三。善彬心異之，不懈益虔。忽於第六七日五鼓初，懺禮之次，讚歎之間，道場中現大琉璃色，放百寶光，晃耀燁爚，經數刻不散。善彬呼其徒瞻禮，無不肅然動心焉。有僧自外至，見是夕閣中有光燭天如晝。善彬亟以是告予而求爲之記。噫！日、月、燈皆光也。日烜乎晝，月昱乎夜。日月所不照，燈燭揚其光。故經有日月燈佛，是三者不能皆具。具之者，佛菩薩也。

日過酉則入，月遇晦則伏，燈無膏則熄，而佛菩薩之光常在也。常在而不常見，由人心之有操捨存亡也。予故以是記之而繫以贊曰：

諸佛觀世間，光滿十方界。衆生弗知覺，皆由執迷故。人能振塵淨，諸闇悉朝徹。垢盡見明鑑，雲開睹白日。始知諸佛光，無來亦無去。念彼寶閣成，一一精追力。乃於脩禮次，示現大光明。諸佛本無疑，惟以爾心得。是心不退轉，光乃常在目。光本不可名，而我尚何贊。爲一切衆生，埽除顛倒想。同歸一光中，永劫不斷滅。《海陵集》卷二二。又見《海陵文徵》卷二。

景鐘銘

黃帝景鐘。有熊氏以神靈之資，法天則地，正名百物，爲五帝先。涿鹿一戰，萬國咸順。乃膺土德之瑞，受河圖，興寶鼎，紀雲官，舉力牧爲相，調政理之緩急，以作五鐘。青曰大音，赤曰重心，黃曰洒光，黑曰隱常，而景鐘其一也。五聲既調，時位俱正，甘露降，醴泉出，是爲天地之美。猗歟盛哉！惟古樂自羲農而上制作無聞，迨黃帝之兵起五部，建氣物，創法垂世。以前民用，惟茲景鐘。神畀符命，祥金隱曜。受於赤城，位得本體。聲含正氣，不繫方色，獨取其起而名之，故《咸池》之樂由是而備。後聖因之，作樂崇德。雖《書》記舜鏞，《禮》具周鑄，文物爲盛，而究其音制，悉自黃帝始。想夫垂衣法宮，金奏在庭，大聲洋洋，與嶰谷之管所以寫鳳鳴而定律本者，異名而同調。信

乎！足以暢天地之化而和人神也。《群書考索》前集卷五〇。

宋故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食邑一萬

五千七百戶食實封六千六百戶致仕追封循王謚忠烈張俊神道碑〔二〕

惟循王既葬之四年，其子子顏泣而言於朝曰：「先臣幸備位三公，儋爵析珪，勲在盟府。今丘木拱矣，圖所以較德焯勤者猶未稱，懼弗紹以泯前人光，請得以碑立于隧。」皇帝曰：「噫！惟爾父有勞于我國家，予弗爾忘，惟爾從。」遂詔臣曰：「汝典內史，近命爾直寓于某林，改爲之銘。」後數日諭宰相曰：「功臣張某宜賜謚。朕念其蚤以忠力，屢經委任，平敵扞難，功勤尤著，可取危身奉上、安民有功之義，謚曰忠烈。」翼日，臣進對于垂拱殿，上曰：「張某自元帥府提兵從衛，備罄心膂。至爲大將，總戎旅于外，獨知奉君上，尊朝廷。及釋師而歸，受命惟謹。其終始恭順，誠不與他帥比。故報卹追榮，恩禮特異。汝其志之，朕將有勸焉。」臣仰佩聖訓，既退歎息。然後知公之明光盛大，福祿永終，蓋一本於恭順。以是而著之碑，章視來世，用爲天下勸，臣不敢辭。乃端拜而言曰：自古帝王之興，所與戡定禍亂，菑攘四方，捍固丕業，必一時人豪，感會風雲，翼戴其上，助成萬世之功。嘗觀漢唐間，元勳宿將以異姓王顯者彪列簡冊，代不乏人，然求其能以功名克終，爲後世稱

慕，實無幾。在高祖時，惟鄱君不失正道，慶流支庶，申令書其忠。至德以後，惟郭尚父全名高節，爛然獨著，議者莫之貶。今聖主中興，總挈英傑，克翦多難，惟故循王張公以忠誠衛上，保有成績，富貴壽考，哀榮無窮，居一代之冠。海內崇仰之而莫知所以致然者，此其爲恭順之至歟！公諱俊，字伯英。其先鳳翔人，五世祖徙秦州，子孫遂爲秦州三陽人。曾祖守明，贈太師、吳國公。曾祖妣石氏，吳國夫人。祖慶，贈太師、韓國公。祖妣田氏，韓國夫人。考密，贈太師、魯國公。妣謝氏，魯國夫人。公少孤，事母孝謹。祖母田氏夫人器之，謂其母曰：「是兒必興吾門。」既壯，負氣節，善騎射，里豪不能詘。初從官軍討南蠻，再攻夏人，皆賈勇先登，累授保義郎。宣和五年邊事興，郡邑多盜，主帥种師道以沈毅有勇使當寇衝，遂破鄆賊李太于鹹河子，追至洺州，擊平之。六年，破大名賊于超化寺，追至內黃，又破內黃賊數千人。七年，破沂賊三萬人，追擊至密州，襲密賊于莒縣，及南樓山，又破之。還沂，破賊張先于礪鼓山，又破濰州群賊于地方村。以前後戰功遷官至武德郎。八年，濟南賊孫列齧據鏹子山，衆號十萬，公討之。未陳，以一矢斃其挑戰者，破之，餘黨亦平。自是河朔、山東無劇盜，公威名益震。靖康元年，以隊將從种師中救太原。次榆次，與敵遇，公乘便擊之，奪馬千匹。公力請要戰，主帥以日不利退保。敵諜知之，悉兵合圍，攻且急，榆次陷，師中死之。公與數百騎潰圍而出，至烏河川，敵尾之，公大呼，斬首五百。授武義大夫，權河北十三將。時上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檄諸道兵入援京師。公乃勒兵勤王，以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北京見上，擢元帥府統制。每語時事，無不當，上意日親近，待以腹心，出入帷幄。初，元帥府兵軍尚寡，至是軍勢乃

壯。進武功大夫、榮州刺史。二年，盜李昱據任城，公爲都統討之。公控險伺間，與麾下將楊存中數騎馳入賊壁，大軍繼之，賊殲焉。轉右武大夫、桂州團練使。上以公忠實可用。尋遷貴州防禦使，獨倚公爲重。會左丞張證自京師來，詔大元帥趣入覲。公曰：「此敵人詭謀爾。大王居外，此乃天授，非人力所爲。慎毋往。」因請進兵。自濟之鄆，或告高才欲爲亂。公伐其謀，才遁去。加左武大夫、徐州觀察使。二帝北狩，諸軍議勸進。公言于上曰：「大王人心所歸，願早正位號，以慰天下望。」且又白耿南仲奏之。表三上，上乃發濟州，至應天，即皇帝位，遣公迎隆祐太后及六宮以歸。上悅，命帶御器械。是後，平杜用于淮寧，又平趙萬、郭青于鎮江，定杭州，擒陳通，取婺州，射殺何三五，縛秀州賊徐明斬之，聞者讐服。進寧武軍承宣使。建炎三年，上駐蹕維揚，召諸將議事。公曰：「今敵勢方張，宜南渡據江爲險，練習兵政，撫安民心，俟國勢定圖之。」時相不以爲然。未幾，敵人至，公亟扈大駕濟江。上幸臨安，公屯吳江。入平苗、劉之亂，拜鎮西軍節度使。及敵人犯江浙，公率衆軍從上於明州。鑾輿御舟師巡永嘉，留公禦之，賜親札曰：「惟卿忠勇，事朕累年。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卿宜勦力，共扞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敵至，公乃扼險爲陳，令將士曰：「若等于此當以死報國家，不用命者斬。」部曲聞之爭奮。公親鼓之，人人殊死鬪，敵大奔，殺獲數萬人。四年正月，敵悉精銳復至。公先以輕舟彊弩匿其旁，自高橋縱兵擊之。一日數戰，敵失利而還。詔入衛，拜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紹興改元，李成以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百萬，與群盜合，欲內嚮，聲勢撼中外。孔彥舟因之，據武陵。張用據湘漢。朝廷患之，議遣將未決。

公慨然請行。乃以公爲江淮招討使，即日就道。抵洪州，徑濟生采渡，遇賊前鋒，擊走之。追及筠州，成驍將馬進以數十萬衆決戰。公以兩軍分道翼之，預戒其下秣馬蓐食，視旌旗所嚮。公冒雨陷陳，金鼓俱振。兩道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死者數萬人，俘二萬人，逐至奉新，敗之于樓子莊，又敗之于江州。賊怖走，號公爲張鐵山。上以親札賜之曰：「以李成之狡獪，馬進之猖狂，盤踞已深，根連已固，卿奮勵決策，頻有克復。快士民之意，釋朝廷之憂。且朕待卿最親，卿事朕最久。君臣之際，休戚是同。宜乘賊勢之已衰，當官軍之已振，驅除勦戮，連收全功。」時成在蘄州，公亟引兵至黃梅攻之，賊潰。成以匹馬奔僞齊，諸郡悉平。江淮之民德公，至今祠之。凱旋，拜太尉。四年，以公爲浙西江東安撫使，屯建康。時敵人陳江北，公遣將張宗顏潛渡出其後，敵窘蹙。又遣王進等邀擊之，薄諸淮，敵大敗，獲其二帥以獻。五年正月，拜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六年，劉豫遣子麟、猊以十萬衆寇濠州，詔併以淮西兵馬屬公，駐盱眙。公遣將楊存中先擊猊左右軍，勝之。會大兵鏖戰，終日所殺不可勝計。麟、猊僅以身免，僞齊由是遂亡。班師，拜少保，加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上親賜詔曰：「卿專意報國如此，朕復何慮。」改淮南西路宣撫使。九年，金國通和。上眷公忠勞之績，拜少傅，加安民靖難功臣。十年，敵人再陷河南，圍順昌。公被命援劉錡，即督軍渡江，與錡勢合，敵引去。公又命將收宿、亳二州，盡復衛、真、鹿邑等地，遣其校獻俘闕下。明年正月，敵將以步騎數十萬自合肥取和州，將渡采石，江浙大恐。公先引帳下數十騎夜絕采石，奪和州，衆心始安。明日大軍至，敵退守昭關，公又奪關。師次柘臯，敵人斷石梁，面水爲壘，解鞍休馬。公

謂諸將曰：「急擊勿失！」公時有寒疾，諸將欲止之，公不聽，乃力疾涉淺流登岸，與敵合戰。士馬激厲，無不一當百，獲萬戶長、千戶長數百人，牛馬鎧杖以萬計。上遣中使勞軍，公感泣。俄而敵將復犯濠州，王師乘柘臯之銳馳赴之。敵以步騎三十萬相持于濠南，公麾兵進擊，敵宵潰，橫尸數十里，敵將逃歸。進少師，封濟國公，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十一年，和議成，四月，詔大將詣行在，拜公樞密使，賜玉帶。公聞命而乞納兵，自謂不當復領宣撫司，章再上。論者以爲得大臣體。加太傅、廣國公。方是時，朝廷以山陽、武昌諸屯不安，命公拊循之。或曰：「彼多反側，盍爲備？」公笑曰：「何自疑如此！」至則慰勞士卒，宣布德意，遣人諭武昌軍，帖然安堵。還次鎮江，因調護南北使之在道者。上知其能體國，益嘉之。明年春還朝，四上章乞解樞務，不許。秋，梓宮歸祐陵，皇太后御慈寧宮。公復理前章，又面懇切至。上不能奪，乃以太傅、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進封清河郡王，充醴泉觀使，奉朝請，賜第一區。繼以郊恩改靖江、寧武、靖海軍。二十一年，上幸第，存勞甚篤，拜太師，子孫各進官加等。二十四年六月以疾聞，上遣中貴人撫問，命國醫朝夕診視。七月二日，薨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九。上震悼，輟視朝三日，追封循王，賜一品禮服，親奠于賜第，勞恤其孤及宗族，恩各有差。命內侍省押班張去爲護喪事，以是年九月十一日葬于常州無錫縣塘灣山。配秦國夫人魏氏，先公薨。繼室榮國夫人章氏。五男：子琦，武義大夫。子厚，左武大夫、康州刺史、帶御器械。皆早世。子顏、子正，右文修撰。子仁，祕閣修撰。四女：長適武功大夫秦公僅，先公卒。次適直徽猷閣韓彥朴，次適右承務郎程湜，次適直敷文閣劉堯勛。孫宗元，尚書駕部郎中。曾

孫鑑，直祕閣。公貌雄偉，性渾厚嚴重，家人莫見其喜愠。臨敵應變，謀無遺策，大小數百戰，未嘗言功。征行戍守，師律整齊，納亡撫降，至得其死力。尤喜任使，今之名將多出其門。如楊存中、田師中、趙密，皆公所識用。餘雖偏裨，布在諸路，分按營壘者亦甚衆。待同列謙下，唯以國事爲先，不校小嫌。此公平生大槩，顯顯在人耳目者。若夫密謀祕畫，有以契上心，裨廟算，公終身固不以語於人，人亦莫得而闕也。初，諸大帥各將屯要地，一旦歸授以樞筦，四方無不聳動。公恬然就列，以身先之，安其所處，若未始有兵權在手者。蓋公平日用心惟在於尊獎王室，故能忘私徇公，自始至卒，秉節不渝，無非恭順之實云。嗚呼！公之積功固多矣，天子之報功亦備。至於褒表恭順，則又當具論而顯表之，使握兵者知所法焉。夫恭順，臣子之大節也。事親非此不能致其孝，事君非此不能成其忠，況爲帥者乎？將帥顓閫外之任，權盛則勢多陵，功高則志易滿，其可不以恭順持之？彼拔劍擊柱者束之以禮然後定，背闕譁語者繩之以法然後戢，又烏知所謂恭順者哉！昔之論將者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使之而觀其無隱，誠有取於此也。今公之功暴耀當世，街談巷議之徒識與不識皆得以縷數。惟恭順一節有諸將之所難能，衆人之所弗察者，臣故表而出之，用對揚明天子之休命。系以銘曰：

多難啓聖，維天之仁。是生傑才，佐佑人民。如龍之升，滃然其雲。維皇中興，有此虎臣。虎臣維何，王胙于循。矯矯維王，孔武且洵。自帝初載，執羈扈巡。入衛宸扆，出澄寇氛。大敵之乘，虎貔爲群。舉麾却之，笑談策勳。來歸于朝，避擢納軍。諭我德意，撫安列屯。密勿機

地，委蛇其身。身則不有，所尊者君。帝曰恭順，時莫與倫。人知其功，我念厥德。惟恭惟順，斯德之則。向也諸帥，怙衆而復。公居其間，謹度自抑。向也諸帥，動曰吾力。公居其間，載巽載默。晚焉奉朝，夙夜祇飭。宜壽而富，保厥成績。何以寵之，受瑞南國。一命賜袞，帶裳幅舄。三鎮聯麾，纛鉞旂戟。匪伊寵之，用勸群辟。錫山之峨，佳城鬱鬱。豐碑在道，絢若金石。垂光無窮，過者必式。《海陵集》卷二三。又見《海陵文徵》卷三。

〔二〕題下原署：「左通直郎、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兼權直學士院臣周某奉敕撰。」

全宋文卷四八二四

周麟之一七

葛文康公神道碑

文康葛公自元符末以文章名天下，登朝歷學校禮樂之任，至國子長貳。爾後二十年數躋，終不苟合。宣和間親黨柄國，聲燄震中外，人謂公即大用矣。公時已久詘爲郡，繇汝徙湖，聞將有燕山之舉，亟以書遺之，其略曰：「今東南奠枕，西北歡盟，公之功莫大于此。然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享宰相之安，毋使天下至于危也。」是行實過闕，例得入覲。相省書不說，乃盡日令便道之官。未幾，燕山之役興，斂民間免夫錢以助軍用，急若星火，比屋駿懼。浙西仍歲水潦，公持檄蹙然有憂色，顧佐吏曰：「吾民方艱食，奈何？」議欲減其半，衆爭言不可。公曰：「苟利於民，死且不辭。」卒奏減之。公平生以氣節自負，議論鯁挺，未嘗一俯首爲貴倨下。雖位不補德，士大夫深惜之，然識者多其有守，以是尊仰焉。公既沒十餘年，公子立方以墓隧之刻來請銘于某。某生

也後，不獲游公之門。然頃以史事與纂修先朝實錄，見公出處大槩矣。又嘗讀公遺集及諸先生長者言，所聞蓋如此。今復得公之婿章侔所爲狀而考之，益不誣。銘不可辭，則舉以冠其首，然後按公之世次官閥行治，掇其大者追序而顯論之。公諱勝仲，字魯卿。其先嬴姓，夏后世封國於葛，後因以爲氏。漢魏之際，著籍廣陵。唐天祐中，有諱濤者，避孫、楊連兵之禍，徙江陰家焉。其子彪，太宗時以高年有德賜爵公士。彪生詳，公高祖也，隱居不仕。曾大父惟甫，贈吏部尚書。配曰陳留郡太君吳氏。大父密，承議郎、贈通議大夫。配曰胡氏、陳氏，皆碩人。父書思，以朝奉郎致仕，累贈少師。母侍其氏，秦國夫人。自尚書而下，三世踵登進士科。通議早棄官，悟性理之學，自號草堂逸老。少師以清德純孝聞。既卒，州上其事，詔特謚清孝。公幼警慧，誦書日數千言。九歲能屬文，時出驚人語，少師異之。年十六，應開封舉，中其選。紹聖四年，擢進士第。律學方興，公游其間纔閱月，于法令貫通若素習，一試即爲冠，調杭州右司理參軍。杭爲劇郡，多訟訴，岸圉往往充斥，吏習爲舞文市獄。公至，痛繩以法，而於推鞠必委曲詳盡。囚感公之哀矜，咸吐情無隱，旬月間留獄一空。吏畏懼，不敢以儒生易之。府帥豐稷知公爲偉人，屢薦於朝。文節林公希赴召京師，一見公謂曰：「君文詞經術宜範模多士，獄訟冗職溷君爾。」因薦試學官。公以《詩》、《書》、《禮》三經試于有司，又試宏詞，俱第一。士林歆豔，見其文以爲不可及。公之聲聞自是彌大矣。除教授兗州學。公以充先聖國，益自刻勵，朝夕講學，訓諸生。人得所未聞，靡不悅服，鼓篋踵堂者輻輳，至弗能容。乃移書部使者，丐錢增闢而新之，且豐其餼廩。鄉校之盛，遂冠諸郡。入爲太學正，少師書謂公曰：「士積學

非獨爲己，蓋將淑諸人。汝其勉旃。」公既迎養，不以官卑祿薄，日營滫瀡之奉，極其誠至。上幸學，四方士獻歌頌者甚衆，公奏賦數千言，祕書省第名上之，公居其首。已而丁外艱，毀慼過制。終喪，屏酒肉弗御，閱浮屠氏《大藏經》，周其卷帙。服除，爲提舉議曆所檢討官。是歲行明堂禮，官升朝者例封贈。公居職若半歲，則於格當改奉議郎，預計之適在秋享後，乞減秩一等，前期受命。朝廷嘉之，特改通直郎，由是恩及泉壤。繼知大宗正寺丞事，檢討如故。議曆所初以從臣提舉，至是郭天信代之。公深嫉其人，弗欲與共事，力求去。天信曰：「公豈久于此者，能暫屈相從，正字指日可得。」公曰：「富貴在天，儒者但當顧義耳。」遂罷曆局，縉紳稱公爲難能。除祕書省正字，遷尚書考功員外郎。以親嫌，改禮部。時郡國上符瑞者逕至，公掌南宮牋奏，或日草數牘無滯思，人皆服其敏而工。會御史中丞石公弼上言僖祖原廟增置殿室，違元豐之舊，詔禮官議。公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予而復奪，在常人猶難，況在天之靈乎！與時論不合，責知歙州休寧縣。歙在江東號難治，而休寧巖邑也，民鬪狠尤甚。公視事，親決疑獄，洞見欺隱，姦吏不得肆，邑中以爲神明。聽訟先與辯曲直，徐告以慈孝禮遜之節，民多感泣，息所爭。未踰月獄虛，課爲一路最，部刺史交薦之。更數歲，復召爲禮部員外，以預議元圭進一官，遷吏部，擢國子司業。公嘗患成均之士爲文率一律，恐其寢入卑陋，考試必取卓然不群者置前列，由是文格一變。諸生習雅樂既成，上御崇政殿按試，大悅，謂輔臣曰：「士成於樂，可謂文物之盛。」聲調與工師不同。手詔褒諭，增秩遷太常少卿。國朝自歐陽文忠公以建隆訖嘉祐禮儀沿革纂成一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至是命公續之。公用前書條目增脩爲三百卷，

於是治平以後五十年禮文之事粲然在目。詔藏于奉常。太子府初建，以公兼右諭德。公每見太子，必言治心修身之要，爲《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嘉納。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二〕，久則成書十卷，號《承華詔敕》云。徙太府少卿。盛章以諂附權貴驟用爲開封尹，忽遣其子并謂公曰：「外府左遷，吾能爲公即還舊物，許之乎？」公正色曰：「進退百官，當自宰相。僕不佞，顧肯由他歧進以重速戾哉？」并歸以告，章大慚恨。聞者譴之。除國子祭酒，遷大司成，賜對衣金帶。入謝，上曰：「卿在朝不惟以文字著稱，實有靖共之操。」且曰：「觀每月私試程文，高下甚當。」其爲上所知遇如此。公退而語家人曰：「吾自布衣致身侍從，當有以報國。前此不敢越職論事，今豈宜默。」乃數求對，言治亂大計與時政得失。貴要咸切齒，公自是不安於朝矣。俄提舉江州太平觀。宣和元年，朝廷明公非辜，復右文殿修撰、知汝州。京西多曠土，寶元、康定間特輕其賦，募民墾闢，歲久地無遺利而民益富。政和初，言利者始議增稅，民已不能支。其後宦官李彥謂京西之民率冒占官地，括其田而籍之，號西城。所破產者紛紛，或朝爲豪姓，暮乞丐於市。公下車數月，適彥至，大肆苛暴，人多逃匿避禍。公見彥泣曰：「斯民離散，深所不忍，願公少寬之。」且請蠲數千戶不當括者。彥大怒曰：「是欲沮壞西城新法邪！」草奏劾公，朝廷壯公敢爲，寢其奏不行。大河歲修埽岸，費稍草不貲，皆取辦旁郡，而汝特倍，民罷不堪命。公喟然上疏乞免，且令民緩輸待命。轉運使以不及期，督日峻，公奏免益急，僚屬惶怖莫知所爲。公慰撫之曰：「諸君第勿書紙尾，吾獨任其責。」頃之免符下，民叶謹交賀，畫公像，歲時率子孫羅拜相語曰：「微葛公，吾儕非

餓死即流徙異鄉，能復自保於此乎！」前太守嘗建言：崆峒山實黃帝問道之所，宜築宮奉廣成子。既得請，則竭力以事。土木工未究，公至，主觀道士出大言脅公繼前役。公叱之曰：「歲饑民匱，可困以不急乎？」即上疏乞須豐登，有旨特從。公之內剛不畏彊禦類如此。復顯謨閣待制，徙湖州。六年，又徙鄧州。公在湖，朱勔嘗求鵝鵝、白雀之屬。公弗與，勔銜之，由此橫加媒孽，遂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之冬，金人再至闕，二帝北狩。公時寓平江，聞之西嚮號慟，白郡守曰：「趣帥師勤王。」又曰：「大元帥在濟南，以表勸進不可緩。」因呼左右索紙筆，立草數百言，俾守即遣官持詣元帥府，詞旨懇切，讀者流涕。建炎四年，復集英殿脩撰，再知湖州。自金人蹂江浙，盜賊蠭起，人情恟恟，朝不謀夕。民見公復來，懽迎蔽路。會劇賊邵青欲道江入湖，窺伺是州。公乃大修城郭，作戰艦數百，分部隊以綵幟別之，日閱試陳法而加賞罰，士卒皆精勇可用，民恃以不恐，賊望風引去。有頃，孫誠於烏墩鎮殺傷官吏，居民散走。公亟遣單騎齎樞密院旗榜招之曰：「今日降，後自可得美官。」賊徒相戒曰：「葛使君至，誠不吾給也。」即投戈就降。是歲大饑，斗米踰千錢，餓殍相枕籍。公既發官廩，又輸己穀數百斛遣官吏賑給之。右姓爭出穀爲助。他郡之饑者咸襁負而至，公於城內外闢僧舍若亭驛以處之，薪金管籍之屬無一不備，全活不可勝計。建炎初，太守梁端嘗獲謀叛軍人童照并其黨數十，被加職之寵，告者皆命以官。至是復有效之者，公察其誣，笑曰：「吾豈肯殺無罪而利己乎？」遂錄付獄，果無迹狀，因坐誣告者徙之，闔境肅然。公在郡能究心庶事，雖甚微不輕委其屬，視民惟恐傷之，見利害施罷不俟日。適時多艱，疲於應接，慨然有退休之志。紹興改元，復顯謨

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乃築室寶溪之上，山水環湊，名人魁士杖策造門，公爲之賦詩飲酒，樂而不厭。去則觀書著文，課子孫習儒藝，商論不暫輟。閨門之內，絃誦相聞，若庠序然。尤喜釋氏書，謂其邃處多與吾儒合。有時禪寂宴坐，凝然終日，或夜分不寐，如是者十有四年。易簀之夕，數聞異香，索水盥手，合爪掌跏趺端坐久之，北首右脅而卧，薨于正寢，蓋釋典所謂如來涅槃相者。享年七十有三，實紹興十四年九月八日也。爵丹陽郡開國侯，虛二千戶，真食一百戶；階自通直郎以年若賞及致仕，十七遷爲左宣奉大夫。遺表上，贈特進。明年九月壬申，葬于江陰軍由里山之原。又明年，太常考功以公之行實言于朝，曰：「道德博聞曰文，安樂撫民曰康，宜賜謚文康」。詔從之。以其子立方列於朝，累贈少傅。配張氏，贈魏國夫人，金紫光祿大夫磐之女，有賢行，先公卒。子六人：立方，左朝散大夫、前權尚書吏部侍郎。立中，右迪功郎、前河北路鹽香司幹辦公事。而立器、立卓、立豫、立參皆早卒。今立方知袁州。女三人：長適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許暘，次適右承務郎、監登聞鼓院劉封，次適左朝散郎、通判泰州章侔。孫男五：郛，右從政郎、臨安府新城縣丞。郙，左宣教郎、江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郇，左宣教郎、太平州州學教授。鄰，右承奉郎、湖州歸安縣丞。邨，右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郭、邨嘗預國子爲名儒。孫女六：長適左儒林郎、臨安府司法參軍沈洵，次適右迪功郎、新饒州安仁縣尉章湜，次適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張本，餘未行聘。曾孫四：拚、縉皆將仕郎，次尚幼。公問學敏博，書無所不讀，一過目終身不忘。研窮經旨，雖祁寒隆暑不廢。文雄贍而復精深醇密，衆製各操其妙，紀事尤不苟。凡子之葬其親，非得公文識墓則必歉

然。詩清麗有句法，與賓客登臨宴賞，即席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坐者莫不驚異嗟服。公在孕，侍其夫人夢鳳凰集于庭^二，既而生公，人知其爲文字之祥。及中兩科歸，清孝公又夢歐陽文忠公授公以巨硯，自茲文益進，信非偶然也。有文集八十卷、外集二十卷、《考古通論》六十卷，傳於世。公爲人間蕩樂易，遇物盡誠，勇於義若嗜欲，不靳財費賙人之急。從弟濟仲貧甚，官之先己子。族女之孤不能自存者，則爲之辦裝，遣擇所歸。租入悉推以畀同產，於奇玩一無所好。臨事敢爲，不畏禍患。遭權倖巧中，屢致齟齬，處之怡然。或問其故。公曰：「吾道當如是，又何悔？」在太學爲師儒之日多，禮闈試貢士，必與考閱。公於數句中輟知其學之淺深，是以多得奇士。誨人則先德行，後詞章，故諸生皆知自重。薦士惟取其器識，凡所吸引，位輔佐禁從臺閣者相望，天下咸推公知人。四爲二千石，所至有惠政。治吳興，民愛之尤篤，去之日挽車號泣祖送，數十里不絕。及聞其喪，雖深山窮谷中無不流涕。至今言公，猶以手加額頌歎不已。嗚呼，天下無全才久矣！綴學之士文豔用寡，或劣于任劇。至若嫻吏事，則類多舞智趨勢爲幸進計，不失節者幾希。如公以英儒發身，以循吏著績，而又能以介特之守卓然獨立於當世，可無憾于銘。銘曰：

葛爲名門，世禪厥文。祖也累科，雲仍其芬。自祖瀋之，既齋弗施。迨公發之，浩乎莫涯。匪殖斯學，惟得之卓。實敏實博，先民而覺。甫登膠庠，載燁其光。勿毀勿荒，士式而臧。既屬既長，既究所養。終始不爽，承帝之獎。惟此吏道，治則弗擾。所試者小，吏之師表。勇于爲仁，仁行如春。我知愛民，遑卹吾身。汝鄧之區，棠蔽其廬。民歌袴襦，再騰于湖。人孰不藝，

器徇則蔽。人孰不吏，術勝則詭。嶷嶷文康，通乎大方。內全吾剛，靡怵於彊。彼相回遘，孰砭其失。公弗與暱，曾莫我屈。考公平生，實大聲閎。展如有成，見道甚明。晚卧林壑，避囂自樂。安禪澹泊，心若雲廓。瞻彼江干，有山盤盤。豐珉巋然，千載之傳。《海陵集》卷二三。又見《海陵文徵》卷三。

〔二〕進：原作「近」，據文意改。

〔三〕侍其：原作「時其」，按本文前云「母侍其氏」，據改。

中書趙舍人墓誌銘

自中興三十餘年間，廷策天下士，其卓然號爲一時魁傑者，往往皆出東南。歲在辛未，蜀人趙公始以瓌瑋博達之文入奉大對，首論臣子事君父忠孝之大節，言約意確，洞見胸臆。天子奇之，親擢爲第一，授左承事郎，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公事。秩滿，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明年，自著作佐郎遷著作郎。不數日，除起居郎。丁丑春正月，同知貢舉。夏六月，拜中書舍人。冬十月以卒。後三年，其孤暮自蜀以書來請曰：「先君仕于朝，同出處者公也。先君不幸死，公哭之哀，卹之厚。今葬有日矣，銘先君以詔諸幽，公爲宜。」予得書曰：「噫，予尚忍銘公哉！予與公自東觀，歷左右史，掌外

制，皆同日並命，爲僚久且密，知公實深。雖不忍銘，銘不可已。」乃爲公叙之。公諱逵，字莊叔，姓趙氏。家本秦也，八世祖銀青光祿大夫處榮徙居于蜀，遂爲資州人。曾大父可，以季子贈官至大中大夫。祖宗亮。父衍，贈右承事郎。母馬氏、何氏，皆太孺人。公少穎悟，一讀書數行俱下。甫冠，嫻於文章，所至求見者如市。性廉靜，不以世事介意。居官行己安恬，自有所守。其在潼川，簿書獄訟能以身親之。符行中總領四川財賦，暴橫無敢抗者。有子與薦，意公必爲類試考官，密以文屬公，公不啓緘。既試，符氏子不得奏。符怒，以他事攬摭甚峻，終莫能言。公亦不少屈也。及入館閣，未嘗輒以私一至時相府。時相欲出白金助公以家來，公不答。時相怒，人爲公危之。未幾時相死，上親擥庶事，屏姦擢良，風俗一變。忽有旨以兼普安郡王、恩平郡王府教授，即日引對。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公因奏：「言路久壅，願陛下廣覽兼聽，勿以賤微爲間，庶養成敢言之氣。」上嘉納。洎爲侍從，益以誠實見知。嘗入謝，上曰：「朕所以用卿，卿既知之。朝有闕政，無鉅細直助朕也。」又諭廷臣曰：「趙逵純正可用。」其爲上所知遇如此。一旦公有疾，予過之問焉。公喟然曰：「疾其不瘳乎！昨夢驅車若將入館者，或曰此給舍養病坊也。汝當爲祕書監。」居無何，疾亟，力上章請外。弗許。後數日，予因進對，上首問公得疾狀，論方劑甚悉，且曰：「庸醫惡知此。」遣侍醫視之，而疾不可爲矣。享年四十有一。訃聞，上悼惜不已，出內府銀絹各三百賻之，贈左朝請郎，官其子婿各一人。敕沿路漕臣護其喪歸蜀以葬。是行也，母老子弱，旅櫬數千里，浮長江上三峽，間關險阻，幾

再歲始得至鄉邑，道路聞者識與不識皆哀之。公先娶汝氏，未歸而卒，贈孺人。繼室支氏，封孺人。一子四女。暮，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長女適右迪功郎、新差監成都府商稅務支燾。餘尚幼。以紹興三十年某月日葬于普州安岳縣永康鄉東北山之原。公既沒，哀其文得三十卷，藏于家。公平生無他好，獨喜收聚古書，考歷代治亂興衰之迹而樞其至要。爲文根據，亦以古爲歸。內行脩潔，不見過差。嘗語人曰：「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似之。」上本以大用期公，而公亦厚自涵養，欲有所建明，不幸死矣。嗚呼！士君子必有所不爲而後可與有爲。有所不爲，知所爲也，知所爲者，矜其所不爲而安於所爲也；可與有爲，不必爲也，不必爲者，不待其有所爲，而知其必有爲也。曩者權臣用事，附己者卿相可以立得。公於此時有貴賤死生之變，而處之泰然，終不以彼易此，亦不以是自高，是不矜其所不爲而安之也。聖天子秉哲臨下，得其才於遠方稠衆之中，察其賢於群小競驚之際，意其臨大事必將有所謂不可奪者，而不克見也，至今猶思之。是不待其有所爲而知之也，賢乎哉！銘曰：

蜀有偉人，今之卿雲。既珪璧其身，亦黼黻其文。內抱道以全其真，而方榮親，而方得君。

胡奄焉以淪，詩之幽石尚不泯。《海陵集》卷二三。又見《海陵文徵》卷三。

祭竈文 一

赤精之君，維大庭氏。運乘火德，功配炎帝。紀官立名，以任民事。沒爲明神，利及後世。託祀於竈，式從其類。周監二代，肇建王制。始於司命，列之七祀。上自天子，庶人庶士。曰竈之祀，禮得通置。考之呂令，遇夏則祭。其數惟三，自孟及季。席門之奧，當陞布位。立主迎尸，俎實先肺。設盛于南，奉陳黍醴。設饌于前，哀列鼎餼。多儀孔嘉，禮經所志。漢秩百神，官有祠吏。族人先炊，晉巫是繫。武皇紹休，尊尚方熾。少君妄陳，神物可致。丹砂化金，爲飲食器。延年訪仙，類乖古意。夜見其貌，事涉妖異。自時厥後，國禮湮廢。士民之家，間聞一二。子嚴在官，入舍除治。祭竈請鄰，世高其義。陰氏之興，慶來有自。子方仁孝，物被恩施。臘日晨炊，德感神至。形象恍然，闕室環視。乃刲黃羊，再拜奠跪。坐致富盛，錢流于地。田廬貲財，輿馬僕隸。比於邦君，繫君之惠。三世而昌，子孫蕃熾。神貺昭昭，載諸傳記。奈今愚氓，輒或慢易。嬉聚庖舍，頑奴悍婢。謂神弗聞，強爭善詈。謂神弗顧，聚汗匿穢。舉爨弗時，頑塵弗彗。踞觚狂坐，席薪裸寐。上或失察，下莫知避。宜爾有家，十窮九匱。由爾弗敬，觸禁干忌。神唾棄之，福不汝畀。門交鑿巫，目眩砭劑。豈其慢神，而獲斯戾。自今以始，各敬其義。戒爾厨人，告爾主饋。罔不夙夜，汎埽嚴侍。滌者去滌，毋遏流漬。煬者厝火，毋縱飈熾。炊者候湯，沃焦止沸。烹者調飪，節和五味。餽食毋飫，或噫

而噎。怒毋喧號，喜毋笑戲。神斯安之，作我藩衛。除我疾疢，驅我淫厲。豐我儲廩，富我龜幣。五窮之鬼，引帆夜逝。左餐右粥，呼吸和氣。神人咸寧，受福不替。有穀苾苾，吉蠲爲饔。有酒清泚，舉觴以醉。尚其歆之，永叨靈庇。《海陵集》卷二二。

祭竈文 二

具位周某以客舍修竈畢工，用伸祈謝者。居而借宅，敢圖黔突之安；食以養生，難廢治庖之潔。既繕修之甫畢，宜禳拔之惟虔。嘗聞家有主神，竈爲司命。念飲食膳饘之自出，當去故以從新；故聰明正直之所臨，可弭災而致福。歷觀前志，具著顯休。託赤帝之靈威，尚乘火王；備黃羊之美薦，或致財豐。猶獲結比鄰之歡，豈惟稱老婦之祭。某萍流至止，匏繫于茲。囊橐不充，恨未能數米而炊，稱薪而爨；簞瓢自適，思欲以晚食當肉，安步當車。顧雖厨傳之蕭然，所幸妻孥之樂爾。屬臨歲暮，將迓春祺。撤觚竇之傾頽，新瓦墁之肫飾。聊陳不腆之具，用冀有神之歆。俾我一門，膺時百順。春種有繼，不至于甑中生塵；含哺無憂，靡患乎矛頭漸米。若陶令之瓶儲有繼，則齊卿之列鼎何求。約王大夫之髯奴，每滌盃而整案；送韓吏部之窮鬼，毋揆手而覆羹。共慶新年，即還故里。當與閨門之聚，永嚴伏臘之祠。《海陵集》卷二二。又見《海陵文徵》卷三。

郊祀冊文 三首

聖祖

伏以先天之符，肇自聖祖。配極流曜，是興炎圖。迎陽稱禋，夙夜熙事。右序我宋，永孚于休。

昊天上帝

伏以明明上天，錫宋成命。世用饗帝，維翼厥心。初陽協辰，秩祀昭報。永祈孚佑，降福無疆。

皇地祇

伏以於皇柔祇，母育萬物。順承天道，協佑我民。至景迎長，合祛毖化。欽事以察，申錫蕃釐。

《海陵集》卷一一。

永祐陵殯官修換神帳表文

仙寢安靈，將繕修於煥幄；吉辰興事，暫遷寓於睟容。敢申圭薦之誠，尚迪鑑臨之祉。《海陵集》

郊祀禮成奏謝諸陵表文

寅保丕圖，恪遵舊典。候黃宮之協氣，秩紫時之明禋。假廟薦芳，就陽升燎。帝祖嘉饗，神人具依。實繫保佑之休，克就齋明之事。敢申虔謝，益迓洪禧。《海陵集》卷一二。

天申節茅山崇禧觀開建祝聖壽道場青詞

燕謀令序，適屆於炎輝；鶴嶺真宮，載延於景馭。爰舉歲祈之典，茂迎天錫之休。仰覬鑑臨，默垂孚佑。《海陵集》卷一二。

太一宮開啓天申節道場青詞

火行標序，電夢告符。獲光紹于昌圖，茲載臨于誕月。預敞十神之幄，欽迎八景之輿。伏願帝鑑垂光，天休申命。丕鞏延洪之祚，永儲錫羨之祥。《海陵集》卷一二。

太一宮介福殿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天心垂佑，方贊于寶圖；日紀運行，載臨于元命。爰拔珍臺之邃，具陳熏度之嚴。庶格真游，式閔妙蔭。保丕平之永祚，綏萬壽之休祺。《海陵集》卷一二。

郊祀大禮太一宮青詞

被泰壇而稱祀，將舉上儀；款煩幄以告期，預祈靈鑑。仰貴神之協祐，相熙事之涓休。敢露潔誠，冀垂昭應。《海陵集》卷一二。

郊祀大禮宮觀青詞

嘉壇展事，將修三歲之禋；靖館告虔，庶格九清之鑑。仰祈善應，克相休成。敢竭齋精，預迎貺施。《海陵集》卷一二。

郊祀大禮元天大聖后青詞

伏以宗祈上圜，祇見真祖。琳宮斯闕，蕊御所臨。爰飭侍祠之臣，往申報本之義。冀垂沖鑑，用迪孚休。《海陵集》卷一二。

太一宮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伏以母闈鍾愛，方奉於徽音；冬籥戒寒，聿臨於誕序。載拔殊庭之幄，虔敷祕洞之科。用輯真祺，仰增慈算。躬受泰玄之筴，永承長樂之顏。《海陵集》卷一二。

天慶諸觀恭謝道場青詞

伏以清顥儲休，獲欽承於寶命；嘉壇展采，爰肅奉於嚴禋。迨此涓成，實繇助順。祇按薰修之式，用伸禮答之誠。仰覬赫臨，永垂孚佑。《海陵集》卷一二。

郊祀大禮前三日寧壽觀祈晴青詞

伏以靈承帝事，謁款陽丘。冀上象之昭垂，俾時暘之載若。仰祈監佑，汔相休成。《海陵集》卷一

二。

太一宮介福殿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六子循環，紀命元之復旦；九清降鑑，佑邦統之當天。載拔殊庭，恭延列御。按中科而演祕，導景貺以迎休。願願精衷，默垂善應。《海陵集》卷一二。

郊祀大禮奏告祝文

天 地

伏以荷乾坤之施，思答洪休；合丘澤之祠，恪循舊典。乃卜陽來之旦，式陳郊見之儀。敢列至

忱，預申虔告。

宗廟

伏以祗率燕謀，肅稱元祀。將歲郊柴之禮，必先廟裸之恭。茲惟故常，敢以前告。

別廟

伏以穆卜天正，將郊上圜。假廟薦芳，肅若舊典。諒茲遺懿，監我涓修。

社稷

伏以土穀大神，功施萬世。今將以天統上正祗事郊廟，亦當飭有司修血祭于社稷，以申報本之義。吉蠲茲始，敢不告虔？《海陵集》卷一二。

郊祀天大禮前二日奏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侑祝文

伏以國有大報，禮行於郊。欽惟祖宗，陟配天地。肆茲景至，誕舉彌文。先事告虔，仰祈靈監。

《海陵集》卷一二。

朝獻景靈宮侍從官分詣祖宗帝后前行禮祝文

伏以欽修上祀，夙款闕庭。仰惟列聖之靈，並宅棲真之宇。方飭恭而朝獻，爰分命以侍祠。敢覬昭明，默垂監佑。《海陵集》卷一二。

郊祀大禮前一日朝饗太廟七祀祝文

三歲大報，靡神不賁。矧惟廟庭，舊有七祀。各迪令薦，相予休成。《海陵集》卷一二。

輓祭祀文

大輅鳴鑾，親祠陽時。展軫在御，犯輓而驅。茲惟舊章，光事命祭。六虬按節，絜爾神休。《海陵集》卷一二。

天申節內中祝皇太后聖壽道場齋文

伏以節紀誕彌，方紹休於聖緒；恩深載育，宜歸福於慈闈。虔依不二之門，仰祝無疆之算。上乘孚佑，感四表之歡心；長樂燕寧，增萬年之壽祉。《海陵集》卷一二。

全宋文卷四八二五

周麟之一八

乾龍節疏語

爲天下君，功已成於授舜；使聖人壽，志猶效於祝堯。式臨夢日之祥，舉有望雲之喜。敢虔修於淨供，庶少盡於丹衷。密贊皇休，仰憑梵力。伏願孝慈淵聖皇帝陛下受天百祿，夢帝九齡。寶仗還南，申享萬年之樂；玉卮奉上，重開二聖之歡。用叩佛乘，永綏帝祉。《海陵集》卷二一。

天申節疏語

大火中天，式屆朱明之候；神光照室，誕開炎德之符。百樂斯生，四方來賀。矧奉祠而均逸，宜報上以益嚴。乃繙海藏之文，庸致華封之祝。伏願皇帝陛下壽綿箕翼，福固岡陵。慶集東朝，永御蟠

桃之薦；祥生中壺，坐臻芣苢之和。庶仗覺慈，密諧至願。《海陵集》卷二一。

乾龍節疏語

舜曆已傳，宜享萬年之報；堯雲雖遠，尚傾四海之心。當虹渚以紀辰，詣靈祠而獻福。仰憑妙慧，密贊鴻休。伏願孝慈淵聖皇帝陛下運與日昇，福侔川至。指瑞星於南極，天仗遄歸；授神藥於西山，帝齡永錫。《海陵集》卷二一。

天申節進功德疏文

瑤光貫月，丕昭誕聖之祥；鶉火司辰，甫近慶陽之旦。用歸誠於淨室，以效祝於華封。庶乘十力之因，永贊萬年之祐。伏願皇帝陛下神開漢筴，天畀羲圖。松茂引年，永享寧親之樂；椒蕃毓慶，滄垂奕世之休。《海陵集》卷二一。

天中節三省開啓滿散功德疏文

開 啓

寶筴迎年，載啓中天之運；璿樞紀瑞，於昭大電之符。預叩覺乘，仰祈純佑。皇帝陛下恭願有秩斯祐，無疆惟休。億載萬年，永錫金枝之茂；五風十雨，長瞻玉燭之明。《海陵集》卷二一。

滿 散

帝執衡而司夏，允協昌期；天申命以用休，篤生上聖。既具嚴於法會，宜申衍於福疇。皇帝陛下恭願垂拱萬年，總邁百祿。玉關靜柝，坐操偃革之功；金篋賜齡，永保垂衣之治。

進疏右語

夏曰長贏，爰肇發祥之旦；天其申命，式孚介壽之休。憑梵剎之無邊，祝帝齡之難老。皇帝陛下恭願維祺錫羨，伊嘏來崇。受筴泰元，四三皇而一視；承顏長樂，萬千歲以同歡。《海陵集》卷二一。

乾龍節三省開啓滿散文并功德疏右語

開 啓

爲天下君，已載傳於舜曆；使聖人壽，茲竊效於堯封。爰迎震夙之辰，預建重修之席。孝慈淵聖皇帝伏願克綏永祿，茂對閔休。大輅鳴鑾，慶言旋於北國；卿雲復旦，福共固於南山。

滿 散

樞躔紀瑞，聿當載震之辰；梵唄祝釐，用介無疆之壽。孝慈淵聖皇帝伏願緝熙純嘏，保合太和。坐格三神，佑帝齡而永錫；更憑十力，擁天仗以遄歸。

功德疏右語

六龍以御，早題出震之期；萬壽無疆，遙罄望雲之祝。敢陳覺品，用贊皇釐。孝慈淵聖皇帝伏願體固清明，德孚信順。三靈垂祐，永膺難老之符；九筮襲祥，終協必歸之吉。《海陵集》卷二一。

天申節進功德疏文

天其申命用休，欣逢聖旦；臣能歸美以報，敢效愚衷。虔依最上之乘，仰祝無疆之算。恭願皇帝陛下與天齊壽，如日常明。龜鼎億齡，永保衣裳之治；關河萬里，坐觀圖籍之歸。《海陵集》卷二一。

會慶節功德進疏

夢日儲休，甫應大橫之兆；流虹紀節，共推華渚之祥。敢伏闕以馳誠，用祝釐而介壽。皇帝陛下恭願丕增鼎筴，茂保松齡。兩殿承顏，長拱稱觴之會；四夷交臂，競趨執玉之朝。於萬斯年，永錫難老。《海陵集》卷二一。

天申節功德疏

脫屣堯階，席歸尊之大養；奉卮漢殿，當誕聖之昌期。雖違拱極之居，逾切望雲之祝。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恭願帝齡錫羨，邦統延休。申命自天，增衍泰元之筴；頤神高世，永符上古之椿。《海

會慶節功德進疏

慶善發祥，夙紀二龍之瑞，華封贊壽，仰申三祝之誠。敢憑力於齋熏，用繹休于佑命。皇帝陛下恭願丕圖鼎固，介福川增。九陛垂衣，受單于之朝賀；萬年戲綵，承太上之燕頤。俯同有截之區，誕保無疆之祐。《海陵集》卷二一。

皇后生辰功德疏

伏以桂月澄秋，協已中之灝氣；椒風紀旦，揆載夙之初祥。恭陳三洞之章，仰祝萬年之算。皇后殿下伏願擁坤元之厚福，儷天極之常明。金篋賜齡，與聖人而齊壽；瑤箱獻瑞，錫皇祚以彌昌。妾無任虔祈激切之至。《海陵集》卷二一。

天申節三省開啓滿散并進疏右語

開 啓

星火御辰，當赤帝乘離之序；渚虹流慶，兆真人出震之期。率百辟以傾心，叩三乘而贊壽。皇帝陛下恭願道全久照，業固丕承。垂拱萬年，永保後天之算；本支百世，更延錫祚之休。

滿 散

華渚發祥，爰肇聖生之旦；寶坊祈祐，用申天錫之休。茲闡妙因，既周彌月。皇帝陛下恭願岱嵩儲祉，箕翼畀齡。萬里同文，普洽無刑之治；百神受職，共扶有道之長。

進疏右語

電樞虹渚，有開聖旦之嘉祥；金鑑露囊，莫盡人臣之美報。敢陳梵剎，用侈閔休。皇帝陛下恭願丕鞏蘿圖，茂將芾履。五兵不試，永綏仁壽之民；九叙惟歌，誕保平成之治。

三省提點以下疏語

星虹紀旦，茂昭載震之祥；葵藿傾心，仰祝無疆之算。敢依歸於十力，申抃蹈於三呼。皇帝陛下恭願申命用休，永錫難老。萃祥光於南極，同我太平；協壽紀於東朝，受茲介福。《海陵集》卷二一。

到筠州生日醺謝青詞

九關投佩，驟闊君恩；一舸泝江，幸依神祐。敢露積精之悃，仰酬洪覆之私。伏念臣頃以瑣材，濫塵機地。力微任重，已慚轅下之駒；福過災生，忽睹坐隅之鵬。旋嬰大戾，斥處偏州。携二百指骨肉之親，涉三千里波濤之險。焱馳借便〔二〕，駛若雲飛。水宿迷津，汔無夜警。僅閱再旬之紀，即安環堵之居。皆荷顯休，敢稽昭報。會設弧之初旦，修薦簞之令儀。祇演冲科，肅延景馭。願迪留俞之鑑，曲垂下濟之光。丹筆蕩瑕，早脫大呵之域；絳霄垂眷，永扶世德之門。《海陵集》卷二一。

〔二〕焱：似當作「焱」，爭奔也。「焱」意爲火花、火光，於此不合。

夫人生日小醮青詞

至神善應，常享于克誠；諸福難名，莫長於無禍。輒忘葢陋，敢叩穹隆。伏念臣多難餘生，遠方擯處。惟與閨門之聚，苟圖歲月之安。載念孤蹤，尤資內助。乃卜初生之旦，虔伸列聖之祈。願監由衷，曲垂孚佑。俯同幼累，盡滌宿殃。早被洪恩，遄歸故里。《海陵集》卷二一。

壬午生朝玉隆宮設醮青詞

錦帷下覆，仰千載之真庭；蓬矢前陳，協一陽之令序。祇拜紫煥之幄，具瞻丹悃之辭。伏念臣早絆名韁，自投罪罟。浮家蹈難，嘗遠涉於風波；闔戶省愆，已坐彌於歲月。猥緣中夏，惕軫危憂。遙瞻背土之光，仰控延真之懇。屬臨初度，恭展夙心。翳柏星壇，夙企驂鸞之馭；承雲藥笈，虔披鏤玉之文。庶格高旂，密垂妙蔭。長江鼓拽，送千里之歸艎；別墅扶犁，保一門之聚指。《海陵集》卷二一。

生日醮青詞

與物飛潛，悉由造化。在天倚伏，或許修禳。伏念臣多難相仍，宿愆未洗。自衡廬之小憩，苦橫事之交侵。揆度復初，揭虔申禱。願垂有赫之鑑，俾袞不祥之氛。道邇時和，蠲除罪垢。庶同生聚，獲保壽臧。《海陵集》卷二一。

夫人生日設醮青詞

浮家蹈難，僅獲生還。息駕圖寧，敢忘順助。伏念臣蚤違怙恃，內倚妻孥。顧憂患之相從，期宴安之克享。匪憑覆燾，曷追災虞。乃涓設帨之辰，虔露叩閭之請。馳神三景，願丐真麻；錫祉一門，同膺善慶。《海陵集》卷二一。

神功妙濟真君殿還醮疏文

天浮羽蓋，莫攀上漢之旂；地闢瑤宮，舉託棲真之庇。敢披素臆，用叩神扃。念困蹟之餘生，稔

流離之多難。幼承先訓，獲聽淨明之篇；中坐謫居，適鄰冲舉之地。揆茲塵迹，知有夙因。圖繪辟容，躬每勤於嚴奉；顧瞻寶篆，動必對以傾祈。頃當盛暑之時行，力拯幼童之疾苦。仰丹青惟肖之像，控金石不渝之言。茲卜令辰，特趨恭館。被蘭場於邃殿，延飈馭於層霄。演祕瓊科，薦芳藻奠。荷靈休之默相，汔醮範之熙成。婦綴綺幡，映霓旌而杳藹；子闕龍藏，運雷轂以回旋。願鑑由衷，益彰助順。送長川之歸艦，護故里之安巢。望銅柯手植之青，身如柏茂；酌錦水盃分之綠，福比川流。

《海陵集》卷二一。

神功妙濟真君祝香文

大道難名，故不言而善應；高真在上，凡有感而必通。爰申齋肅之誠，用闡赫靈之懿。恭惟神功妙濟真君智該萬法，神合九天，積陰功在多劫之前，傳孝道爲泉真之長。授經神母，寶籙全開；置竹蜀源，恩波溥暨。鍊丹祠石室之奧，礪劍濯梅山之湍。斷蛇母而聚骨成洲，協赤烏之瑞應；叱蜃精而變形伏刃，滅黃犢之妖蹤。至於鑄鐵柱以弭水災，化鴿孟而脫人禍，種德周行於當世，凝神復隱於舊山。居數十年，壽踰百歲。時惟八月，告朔云初。俄有二仙，乘雲而下。宣王皇之詔命，授太史之仙階，敕大力天丁以照耀之光，告仲秋月望爲冲舉之節。亟陳讌飲，會別鄉鄰。休辰俄及於日中，廣樂遂來於天際。列青童之仗，建寶節而曳瓊旌；服紫綵之袍，登龍車而御羽蓋。干煙霄而直上，與雞犬

以同升。摠衣三百餘人，惟七君得執策而驂乘；聚族四十二口，至一門皆背土以凌空。徒聞稚耄之悲號，已悵仙凡之復隔。游帷雖墮，景馭難攀。但驚卿霭之漫山，猶挹異香之經日。事具聞於前志，福垂裕於後人。迨至皇朝，肇加顯號。賁嚴宸之玉冊，新福地之琳宮。蓋度世已越千齡，其炳靈有如一。壇下之枯柯復茂，嶺頭之棄木猶生。摹天篆以鑱珉，尚存遺刻；禱聖籤而探簡，益仰明威。臣猥以微生，夙承妙蔭。敢涓清旦，就禮眸容。願垂降釐之輝，俾迪同休之貺。天清地泰，國壽民康。及我室家，悉除災沴。永堅一念，不回鄉道之心；或在五陵，願與得仙之數。《海陵集》卷二一。

歲旦祠五福太一文

象著圓穹，咸仰十神之貴；名分太一，首推五福之尊。惟真馭之所臨，有休符之畢至。比占神筴，行次艮維。數之以四十五年，適協賤生之初度；參之以二十八舍，是爲元命之本宮。敢於歲旦之初，恭俟飈旂之至。肅陳菲供，虔露精誠。桂酒椒漿，聊效楚人之奠；雲車風馬，願同漢時之留。伏念臣夙荷真庥，幸逃多難。茲尚縻於罪罟，尤切望於行綦。欣逢運數之自然，默冀天人之相應。庶幾眇質，與有多祺。紫幄遙開，既導迎於景貺；青藜下照，將永託於餘輝。《海陵集》卷二一。

初除同知樞密院告家廟祝文

曾孫周某蒙恩除同知樞密院事，已上謝訖，敢昭告于某人。烜兮吾門，世有膺仕。身爲從臣，自貌孤始。簪橐五年，游登政地。閱閱所無，豈敢有覲。本大末茂，實繇積累。潛德之報，顯融在此。晉拜云初，幽明具喜。惟靈鑑之，永錫蕃祉。《海陵集》卷二一。

初封三代祭告遠祖祝文

積德之深，燾後必大。吾宗六世，既僨而振。以不肖身，被服天寵。追爵曾廟，幽泉與榮。拜命之初，不敢不告。《海陵集》卷二一。

焚黃祭告家廟祝文

逖惟我祖，西蜀之英。爰自國初，起于清城。召登諫垣，以直著名。德施九江，式洪厥聲。活民數千，闔境既寧。掩骼倍萬，叢冢是銘。繼易守符，遂家海陵。坡陁北原，卜云其興。三子甲科，叔

也晚成。千餘年間，並建雙旌。四枝騰芳，五葉紹榮。桂籍相望，奕世用宏。曩厄變故，忽如流萍。浮江而南，伏于巖垞。惟不肖孤，困苦零丁。更此百罹，僅存餘生。幸賴遺業，安于筆耕。孰陰佑之，既塞而亨。連叨兩科，王畿始登。乃游儒宮，列於仙瀛。紫微三年，遽以罪行。乙亥之冬，主化頓更。剗革蠹弊，搜聘賢能。時自郡貳，亦蒙弓旌。召對褒勞，佐譔承明。主知既深，歲一甄升。載筆螭坳，入侍紫清。演綸鳳閣，愈久弗勝。俄兼內制，正列貳卿。帝曰汝嘉，予方厲精。汝實遠器，用其敢輕。東臺邃嚴，大政所經。汝往司之，論駁必平。既踐夕瑣，有言帝聽。曾不期年，陞冠黿局。恩禮具優，懼弗克承。含毫史闡，何裨汗青。擿句經幄，但抱寶馨。玉堂之畫，大賜濫膺。五雲擁笥，鳳翥龍騰。顯寵特厚，光于在廷。退惟寒儒，日戒滿盈。帝將屬任，試之銓衡。半歲區區，姦伏是懲。帝曰汝嘉，屢見褒稱。旋頒御禮，擢貳機庭。王人在門，被命若驚。屢茲控辭，渙汗莫停。豈伊庸謏，堪此寵靈。舉藉餘廕，扶其孤惇。實荷先訓，發其惇冥。罔極之報，語塞涕零。所幸重泉，追典及曾。念我三世，皆以文鳴。嗟嗟數奇，老於儒黌。曾門詩宗，古律鏗鐳。太白襄陽，與之爭衡。經明行修，擅美鄉評。授道里門，莫振其翎。祖也逮事，幸識典刑。厚德博施，汪然淵淳。《春秋》一藝，先覺所聆。晚發登科，獨立無朋。以黃綬終，喪亂相乘。惟先隱君，實大聲閎。氣壓崧岱，學包滄溟。潔己自修，如玉壺冰。振藻鮮洒，協彼咸莖。刻意忘倦，殆逾雪螢。困躓場屋，曾弗中程。義方所傳，匪以金籙。母氏淑慧，率禮罔更。粵自總丱，教之準繩，口授書傳，快若建瓴。頃值多難，僅逃弓矰。德充於身，天不與齡。尺波電謝，永痛如醒。及親之養，三釜莫營。既終閔

艱，隻影伶俜。人所唾棄，怵心勞形。豈意自全，抗于霄鵬。視此鼎茵，寧不兢兢。得君之羹，徒列於鉶。讀父之書，有涕如傾。遙望丘墓，惕焉以驚。邈彼海溆，孰芟其荆。渺渺江滸，綠野雲平。銅官之南，有山峻嶒。方仕于朝，官守所縈。川塗阻修，未獲展聆。綸書既降，爛若日星。備述遺範，潛光畢呈。鈿軸金葩，絲絡錦滕。列布在廟，耀于兩楹。儲宮二品，有華其纓。副笄六珈，湯賦且增。具繇諸副，以告潔誠。徐當具儀，遍走諸塋。諒其監知，來顧予烝。永錫多祉，惠于雲仍。《海陵集》卷二二。又見《海陵文徵》卷三。

先考諱日誦金剛經薦疏文

佛說第一波羅蜜，見聞夙有因緣；人居大千世界中，持誦勝於布施。矧效劬勞之報，當生淨信之誠。爰即諱辰，用資冥福。先考少師伏願離一切相，發最上乘。種諸佛之善根，證如來之法眼。歷多劫百千萬億，頓超夢幻之觀；憑是經三十二章，永脫輪回之苦。《海陵集》卷二二。

天申節集英殿大宴樂語

教坊致語

臣聞澄河一色，乃璿霄誕聖之期；喬嶽三呼，當寶殿稱觴之會。信使拭圭而來賀，群工委佩以在廷。祇仰睟容，具張茲宴。恭惟皇帝陛下懋昭大德，統輯群元。睿澤無私，雲行而雨施；宸文有煥，漢倬以星輝。乾坤扶再造之基，禮樂洽三登之化。適屆生商之序，肆均在鎬之歡。琬液浮樽，同上萬年之壽；琅璈度曲，翕宣九奏之和。臣等幸際昌辰，叨塵法部。願采輿人之誦，載颺治世之音。上奉宸嚴，敢進口號。

口號

曉開閭闔黼帷張，五色凝雲捧玉皇。風入舜絃聲蕩漾，日浮堯莢景舒長。猗蘭殿上霞飛棟，華萼樓前露滿囊。共指南山申善頌，太平天子萬年觴。

勾合曲〔二〕

天臨黼座，日轉繒峰。觴汎九霞，式侑宮桃之醉；樂陳三夏，宜參嶰竹之鳴。上奉皇歡，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萬玉充庭，五英備奏。盍詔垂髫之侶，來陳秉翟之儀。緩奏宮商，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帝宸開金鑑，垂裳舞玉梢。

問小兒隊

禁殿風來，光動槐龍之影；童觴霧集，歡同竹馬之遊。必有叙陳，分明敷奏。

小兒致語

臣聞祥開甲觀，丕昭大電之符；宴啓鈞臺，誕布需雲之澤。一人示惠，萬寓同歡。恭惟皇帝陛下

道貫堪輿，仁孚動植。聖圖天廣大，蓋本無私；王度日清夷，率歸有極。饗帝受萬年之筴，寧親得四表之心。當聖旦之叢休，仰皇慈之逮下。雲開宮扇，同瞻北極之尊；露滿帝觴，恭上南山之壽。臣等冒趨禁所，竊忤童心。沛水酣歌，與習飛雲之吹；周庭合奏，欲陪舞鳳之翔。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帝樂九成，已觀於舜舞；天容一笑，或取於齊優。宜陳平樂之嬉，更效華封之祝。緩調雲呂，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鈞天廣樂，畢陳萬舞之容；沂水游童，久曳兩髦之采。其湛曰樂，復詠而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千官會弁，初覆於宮花；九陛鳴鞘，再臨於禁宸。宜度結風之曲，更呈回雪之姿。徐韻金絲，女童入隊。

隊名

寶露霑堯醴，流風入楚腰。

問女童隊

玉琯含風，下丹山之采鳳；文茵薦地，翻洛浦之驚鴻。必有芳詞，即宜敷奏。

女童致語

妾聞太微五府，輯聖瑞以題期；南極一星，炳天符而介壽。兆啓流虹之旦，均霑湛露之恩。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好生，重明麗正。東朝視膳，刑孝愛於四方；乙夜觀書，洞憲章於六學。庶事列日星之紀，群情同金石之和。雖輿議稱太平，猶思慎德；以豐年爲上瑞，靡務多祥。當菖花照灼之期，講栢殿亨嘉之會。三千年之上果，色映仙觴；十六拍之新聲，歡騰壽曲。妾等幸聯翠袂，獲簪彤墀。自顧微蹤，比露葵之嚮日；敢陳薄技，效秋葯之披風。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星弁無譁，方嘉賓之式燕；天顏有喜，謂小道之可觀。暫停兆綴之容，更獻談諧之戲。再賡妙

引，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皇情普浹，已具醺於榴盃；晝景舒遲，亦屢移於蓮漏。宜縱凌波之步，却爲行雨之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海陵集》卷一二。（以上沈治宏校點）

〔二〕勾合曲：原缺，此據樂語之通例及下文補。

全宋文卷四八二六

史堯弼一

史堯弼（一一一九——？），字唐英，世稱蓮峰先生，眉州（治今四川眉山）人。紹興二年，李燾十八歲爲眉州解魁，堯弼居第二，年僅十四。遵親命，束書東游。張浚在潭州，乃以古樂府、《洪範》等論贊之，浚謂其大類東坡。紹興二十七年與其弟堯夫登第。紹興三十一年金兵渡淮進至長江，張浚復起，堯弼謂浚用兵必敗，已而果然，人以爲知言。乾道二年省齋書《蓮峰集序》，稱「天下學士欲拜下風而不得」，可知堯弼必卒于紹興末乾道初之五六年間。見省齋、任清全《蓮峰集序》（《蓮峰集》卷首），《宋元學案補遺》卷五〇。

著有《蓮峰集》三十卷，久佚，今本十卷乃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含文八卷。另收得佚文七篇，仍釐爲八卷。

聖主明日達聰賦

主既克聖，道能博通。覽萬事以明日，兼衆謀而達聰。大極彌綸，御此邇遐之廣；悉祛壅蔽，昭吾視聽之公。竊原遠莫遠於四方，繁莫繁於庶政。以博照爲德，則乃可周遍；以自私爲智，則焉能兼并？不蔽於物，獨高乃聖。惟廣充於睿知，無得而踰；必洞達於聰明，大亨以正。爾乃天地其運，運行莫窺；日月其照，照臨不遺。叢然裁萬幾之務，邈然臨九有之師。不決去於壅塞，將自招於蔽欺。是必遠者近者，視之聽之。包爾堪輿之大，入吾耳目之司。茂迺廣淵，顧一身之獨運；廓其聞見，舉萬物以周知。不妄觀也，觀進善之旌；不苟聽也，聽敢諫之鼓。凡形聲而必察，無幽遐而弗睹。內焉照群下之邪正，外焉究生民之疾苦。廣闢治路，允爲英主。知有臨而剛有執，獨冠群倫；戒不睹而懼不聞，坐周萬宇。大抵以獨見爲見，則豈盡遠察；以偏聽爲聽，則難通下情。既徇黨偏之蔽，將聞浸潤之行。我是以內正五事，外周八紘。廣矣堯聞，無嘉言之攸伏；大哉舜視，有庶物之皆明。則知旁黈纊以塞聰，前冕旒而蔽目。蓋將幽隱以必達，竊慮見聞之任獨。得不謀當博訪，既搖納諫之輶；事恐弗聞，又設求言之木。夫然不出戶而灼見方外，不下席而悉該事倫。明無幽而弗燭，德廣運以如神。良由衢室咨度，總章博詢。以暗以明，豈待魏公之對；作謀作哲，自符箕子之陳。彼師曠非不聞也，止聞六律之音；離婁非不視也，但視一毫之末。任小己以偏徇，將衆情之壅遏。是豈知聖天子廓

萬里之剛明，旁四通而五達哉？《蓮峰集》卷八。

太學教化之宮賦

太學中建，人文外隆。誕布聖神之治，允爲教化之宮。設以在郊，爰重上都之本；首於斯地，形爲四海之風。惟王日靖四方，獨觀萬化。謂教養之法不立，則士或佻達；謂儒術之治不行，則俗將鄙詐。乃即天邑，鼎興庠舍。凡問道承師之所，莫此爲尊；宜漸仁摩義之方，由斯而下。輪奐儒館，典章聖時。隆師友以爲之追琢，養老更而示之孝慈。方領矩步，肅肅而至止；夏絃春誦，洋洋而詠思。敷五教以在是，風群方而動之。設序開庠，式示神州之盛；移風易俗，是爲王政之基。橋門外峙兮巍巍，辟水環流兮混混。一人由是以表正，萬俗於焉而草偃。言其治由中而及外，語其聽自近而及遠。致神道之無外，由儒宮之爲本。式孚下土，罔踰於五學之庭；於變黎民，不越乎三雍之梱。議夫庶俗至繁也，何術而納之坯冶；九州至廣也，何爲而作之範模？欲使回心而向道，莫先設校以隆儒。習俗已正，澆風自無。故此成均之法，首乎衆大之區。嚴東序西序之名，禹聲遠暨；闢上庠下庠之制，舜德攸敷。大凡格時雍於民者教爲先，暢文明於世者學爲重。建於上而下孰不化，設於中而外無不聳。故王民歸皞皞之美，而髦士有峨峨之奉。園門者億萬，邁漢治之丕平；鼓篋者三千，軼唐家之高拱。其或文物積微之際，干戈平定之餘，聲名猶鬱於中土，揖遜未還於里閭。斯時也，欲敷善教以頤若，

尤在賢關之建於。苟既化矣，不其偉歟！世祖躬臨，必在投戈之始；武王袒割，率先歸馬之初。今我后建置膠庠，載囊弓矢。道德之威，既肅然而外被；禮義之俗，宜油然而內起。丕哉，三王四代之宏休，復隆於此。《蓮峰集》卷八。

代柳觀察謝御書表

宸章飛動，昭垂奎宿之文；黌宇輝華，增重坤隅之勢。聳觀多士，欣戴群黎。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卦爻象象之言，歷更四聖；仁義道德之旨，著成七篇。用敷美於本朝，尤推尊於先聖。躬製贊詞之潤，載形心術之微。布在丹青，煥然雲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心經緯，聖學緝熙。探金匱石室之藏，應《河圖》《洛書》之瑞。放牛歸馬，方將修文德於遠人；卧虎跳龍，豈止達書名以外史？頒行天下，昭示方來。臣謬居承宣，獲與瞻睹。天顏咫尺，如臨泮水以甚嚴；神物護持，當與岷山而不朽。《蓮峰集》卷三。

代張觀察賀皇帝幸學表

清蹕風驅，往僊膠庠之地；儒冠雲集，幸瞻天日之光。豈獨一時之榮，允爲千載之盛。恭以臨雍

之禮，從古已行。莫如我朝，數舉斯典。必命儒臣之選，講明聖奧之歸。太宗詢爻象之文，深研消長；章聖探典謨之訓，益勵憂勤。丹青具存，風烈如在。自非孝治之世，孰繩祖武之休？恭惟皇帝陛下學本生知，理有心會。以斯道幾微，爲宵衣之念；以人才未作，爲側席之憂。乃闢賢關，一陶士類。欲使衣冠之俗，悉知禮義之尊。爰率舊章，以風寰海。臣嘗汙邇列，邈在遠隅。阻望後塵，暨百僚而稱慶；式觀成化，與三代以同風。《蓮峰集》卷三。

賀晁子止除合州啓

伏審荐被恩榮，光膺郡寄。一麾出守，已夙著於風謠；三命益恭，宜茂隆於天眷。寵靈狎至，懽誦交騰。恭惟知府學士業履精深，器資宏博。蓋養以文元之事業，晁迴。而暢以太史之風騷。晁無咎。景迂之道數以根其中，晁以道。崇福之詞華以麗其外。晁之道。全提祖印，參妙貫於心傳；益顯家聲，集大成於玉振。故雖處二千石之重，而不驕於富貴；猶且閱三萬軸之藏，而間出其緒餘。將大用之，豈久居此？惟赤水巴川之會，有銅梁石鏡之奇。冠蓋往來，集萬艘於江浦；仙真隱見，遺九鍊於茅山。資道德之照臨，庶風流之衣被。坦然正路之日啓，行矣大賢之彙升。筆倒三江，合蒙稽古之力；政成餘地，姑試發硎之功。尚疑暖席之未遑，已有追鋒之遄至。某夙蒙恩獎，叨預姻聯。聞休命之播傳，喜窮途之蔭映。密分餘潤，猶切小人之便私；佇入中臺，即爲天下之公賀。《蓮峰集》卷九。

謝解啓

某聞之物無小大，必有用于世；人無貴賤賢不肖，必有事于天下。農以耕，賈以貨，工以器，百執技藝各以其能，聽天下之役而不敢後。非有他也，天之所以命我者當然而不可已耳。君子之立於當世，豈無所命之者哉？得之于天，根于性命之間，發而爲道德仁義、忠信孝友、黼黻文章之光，舉而措之天下，以成事業者，蓋君子所受命於天而不可已者也。農不可一日不耕，賈不可一日不貨，工不可一日不作器，百執技藝之人不可一日不事其事，故君子亦不可一日不求用于天下。古之仕者，三月無君則弔。雖一日出疆，亦載質焉。是豈樂進取。慕名位，而干富貴者哉？要以正夫天之所以命我者而已。某愚不肖，敢自列于古之人哉？然內度其區區，則亦有不欲自棄。往年所親慮其所聞不廣于四方，爰命以遠遊，是以萬里冒犯湍悍，以至東南。既而幡然涉沅、湘以歸。此其心雖非必于求進者，然其中之亦欲有用于世，以正夫天之所以命之者，則亦未嘗一息而少忘。故場屋之役，或未能免焉。伏蒙某官不鄙夷其愚，羽翼而推挽之者百方，意欲使之有所著見於當世而後已。則今尺寸之獲，雖無足言，然亦有自。嗚呼，天其欲擯厄其身，使伏草莽，不得施則已。或者欲有以用之于世，必將始于今日，其爲賜何如也！夫有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有一言之相與，而人終身爲之不忘，況三閱歲之間，日拜於下風，而又蒙獎借而誘掖之，似有以知其中之所懷，不至於碌碌，欲與之相期于高明博厚

悠久之域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況其生於今而能獲其心者耶？此其不可以不謝，謹具啓事，述悃悞之萬一，以布下執事。《蓮峰集》卷九。

通青城程宰啓

伏審榮綰銅章，居古子男之地；光臨玉壘，號佳山水之鄉。當此下車之初，截然報政之敏。士流增仰，民氣已和。蓋字人之職，實以愷悌風流爲賢；而比歲以來，迫於賦輸星火之急。每聞督郵而已懼，未覺縣令之爲尊。雖欲鳴琴，詎能閉閣？惟皂江岷嶺，實兩蜀秀異之所鍾；況福地洞天，有群仙翱翔于其上。竹雲齊合，山色翠流。不妨引騎從而數遊，或可釋簿書而一笑。顧此縣封之屈，得非吏隱之奇？茲緣地靈，以處名勝。恭惟某官江鄉人物，酥酪弟昆。族已並於蘇、陳，政久傳於魯、衛。兩州贊治，泛綠水之紅蓮；百里承流，揖西山之爽氣。更假才華之刃，一新廢置之綱。起魯恭、卓茂之風，繼茲遼邈；踵清獻、汲公之跡，自此權輿。曾驥足之可淹，亦牛刀之暫試。如某者樗才無用，蓬戶至微。白首雙親，卧疴累歲；平生半菽，待養一身。猥蒙桑梓之依，方借江河之潤。雖知曠度，爲三十六峰而來；得沐深仁，同十萬餘家之慶。再三抃蹈，倍萬等倫。《蓮峰集》卷九。

謝王郎中啓

迂愚何取，初無堂下之言；獎拔過優，猥玷幕中之選。論交非素，寵命偶加。豈徒拂拭其生平，方幸吹噓之有自矣。伏以古昔既遠，遺風莫存。孰能收士于寂寞之濱，灼分鑑別；自非用意於尋常之外，莫障波頹。豈無德人，力振斯道？某學空慚于自守，才不足以適時。生而闊疏，數復屯棘。簡編自樂，付出處于無心；蓬華粗安，任窮通於定命。不由紹介，忽奉版書。俾陪賓佐之遊，將遂安輿之奉。夫何特達，有此會逢？伏惟某官性賦中和，道尊皇極。貫百代之學，而歸於有用；盡萬物之變，而行之以仁。竊考名德於先朝，獲聞故家之遺烈。昔在祖宗之世，實深社稷之謀。勲業不磨，具存制詔；祖孫相望，合冠近班。少屈星輶之臨，聊庇井絡之分。豈期樸學，特荷深知。俯念孤蹤，何以辱湖南之賓客，仰高德度，顧莫攀江左之風流。但知益勵于操持，或可勉循于職守。請學爲政，幸日親長者之風；誓盟此心，其同效衆人之報。權輿茲始，詠頌莫陳。《蓮峰集》卷九。

謝李守啓

伏以恩有大而難酬，情有迫於至切。輒犯英重，豈期矜從。惟大君子爲能推無礙之慈，顧愚不肖

私獲遂必從之欲。嗟歟手足之至痛，永矣幽明之既分。寂寂帷幃，久沈蕭寺；茫茫原隰，未即幽墟。鶴髮雙親，長懷夙夜之感；鵠原一念，何勝風雨之哀？滯魂八年，歸安一旦。此蓋伏遇某官用法雖嚴，而行之以恕；持心甚厚，而守之以公。誼已薄於層霄，仁不遺於纖芥。閔其無所歸之殯，深足悲憐；察其不得已之求，出於危迫。興哀泉壤，施德丘山。沒而有知，當結草以爲報；生者未泯，誓藏心而不忘。頌銘之私，筆舌難露。《蓮峰集》卷九。

代朱綿州回蘇邛州季文啓

訪別吳江，久矣歲年之換；言旋蜀道。嗟歟會合之難。遙聞桑梓之鄉，已沸袴襦之詠。方圖贊慶，首辱貽音。感既溢而中慚，神已馳而形絆。伏惟某官峨岷英胄，湖海勝流。聞道鄉來，已游心于汗漫；不妨聊爾，尚俯首于軒裳。諒簡帝心，俾繩祖武。小試八州之督，旋升兩禁之華。言念曲臺，想光塵于僚舊；會扶藜杖，從嘯詠于邦君。《蓮峰集》卷九。

代張承務謝試官啓

某啓：伏睹漕榜，猥叨薦名者。竊惟科舉之設，以搜爽異秀發之才；不圖孱弱之資，偶合規矩準

繩之內。學未知其所向，寵忽至而若驚。嘗聞古者國家之取人也，必教育之甚久，而非擇之於一時；故當時君子之爲學也，亦涵養之有素，而後發之於一日。蓋教之不久，則或失於苟簡；養之無素，則將入于輕浮。是以上之所以取人之法至嚴而詳，下之所以爲學之方甚難而備。始置之于庠序學校之中，而後措之於選掄論辯之域。大必造於道德性命之理，而小亦習於射御書數之微。取之雖甚密，而天下不以爲煩；學之雖甚久，而天下不病其緩。務盡其實，無求其名。故能網羅當世之英才，而無所遺；陶成一代之習俗，而底于治。人知積學之美，自無苟進之風。某雖蠢愚，學且迂闊。粵從童稚之歲，深杜苟求之萌。浪爲場屋之遊，蓋自父兄之命。不謂微瑣，亦蒙甄收。此蓋某官以廟堂求賢爲懷，以菁莪育才爲念。用心甚廣，將爲一世之公；擇人至寬，不求一夫之備。聊取寸長於今日，責其成器於他時。仰惟激揚晚生之心，豈勝感荷刻骨之至？誓當退力於學，不辜所期。日思所以脩己深造之方，庶幾少報盛德萬分之一。《蓮峰集》卷九。

考試省闈謝丞相啓

較澤宮之彥，方妙束於衡平；服筦庫之聯，乃濫塵於竽吹。荷一時之盛遇，知小己之至榮。鏤極感丹，爰占謝墨。伏念某學無根柢，詞乏華芬。第杜牧之《阿房》，蚤慚異等；官阮咸之騎校，分隔清流。不圖奔走之卑，忽有傳宣之寵。回思薄技，歛起厚顏。書中之字蟬生，久茲廢思；門外之袍鵠

立，猶是等夷。冒焉操去取之權，或者駭見聞之舊。至若討論商略，參天子之從臣，燕勞匪頒，費朝家之內帑。是爲優異，迴出尋常。甚思山片玉以蒐材，正恐日五色而過眼。曷逃曠負，祇玷陶成？茲蓋恭遇某官贊極以叙民彝，秉誠而穆天綽。紀宏休於白玉，聿高同德之勳；歌世美於緇衣，克篤好賢之志。褒典特加於洛學，恩光徧及於里居。抑子弟以寬寒畯之塗，申禁防而覈材能之實。凡此力扶於公道，卓乎增賁于斯文。遂致瑣庸，亦叨器使。某念無以報，誓不辱知。脫選者謂再登科，自憐此日；代天者爲真造物，永托餘生。《蓮峰集》卷九。

代人上楊節使書

兩府節使太尉鈞座：某嘗謂有國家者，不可使威重之臣一日無於天下。威重之臣，其功效不特見於紛紜多事之時，而尤見於治平無事之世。蓋多事之時，其爲功也顯而易見；無事之世，其爲功也隱而難知。方其犯煙塵，冒矢石，以摧難挫之鋒，鼓行於大敵之前，以取百勝之利，如雷霆，如破竹，如轉圜石於千仞之山，以扞社稷，以救生靈於累卵阽危之中，此爲功，人孰不見？及夫事已而兵休，養安而務閒暇，然其威靈之所震蕩，氣焰之所懾服，使姦宄陸梁窺伺之人望而畏之，破膽折氣於冥冥之間，盜賊寇敵之患潛消暗伏而不敢作，譬如湍悍之水，巉險之山，神龍之所宮，猛獸之所宅，若不可得而犯，使社稷固於泰山不動之際，此其效尤爲至大，而世莫之知也。自非威勇膽氣之奮發，智術

方略之運動，忠誠節義之激烈，有以絕出於衆人之上，而高視於一世之表者，孰能至於此哉？以是知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以有威重之臣而已。唐有天下三百年，多事居其半，然其所以立國者，以有威重之臣可恃而已。是以天寶、至德之世，所恃者汾陽王子儀、臨淮王光弼也。建中、大曆之際，所恃者侍中韓洪、僕射愬、司空光顏也。夫豈必安史之變、朱泚之變、淮西之變，而後見此數人之功哉？其平定之後，內之諸鎮，外之四夷，有所忌憚帖服，而不敢爲變者，以有此數人而已。然則唐之有天下，豈非以有威重之臣爲固哉？由是觀之，其爲用於天下也大矣。恭惟兩府節使太尉執事知勇忠義，卓出當世。方敵國深入，四蜀震動，奮然一身，轉戰百鬪。上以衛朝廷，而下以保吾蜀，其功固已大矣。爰自講解之後，環數千里之間，百萬生靈安於田畝農桑之樂，無有烽燧桴鼓之警，全蜀晏然，乘間竊發之盜不作，而朝廷得以尊安，所以如此者，非執事之賴而安歸哉？夫爲天下威重之臣，功盛業大，吾蜀恃以無恐者方且深，執謙德，降以下士，此當今之士所以願歸依於門下而不敢後也。昔唐杜黃裳，元和間名宰相也，而實出於汾陽王郭令公之幕府。韓退之，百世文章之士也，而常遊於北平王馬燧之門。以是知威重之臣，其勲業盛大，可以垂萬世而不朽，雖杜黃裳、韓退之之賢，猶願出於其門以託其光耀，而況於他人哉？某雖一介無用之人，然自少亦欲有所建立於當世者。竊服執事之威重二十餘年矣，嘗願一出於門下以望見光采，託勲名以垂不朽焉。然寸祿之所迫，遑遑奔走於四方，終不得一遂其願。今者蒞官而適庇身於旄鉞之下，此天實賜之。使夤緣幸會，以副其平生之區區，不勝踴躍，進伏墻屏。伏惟執事幸進之，徐察其所能，將有尺寸可以備使令，不碌碌

而已者，惟所裁幸。不宣。《蓮峰集》卷九。

與張丞相

某今歲依迹寓綿竹，所幸者日在鈞府，數數聞相公動靜於數千里外甚悉，如日侍台坐然，不知楚蜀之隔也。每以自釋，與常歲僻居，欲問而不得，長懷歉然不滿者異矣。邇日冬令已半，緬惟體道夙夜，大川方增，精神所運，天人畢相，佛氏所謂其福勝彼者，非此而何？某遠借廣廈之覆，兩親益勝健，自明年山林潛伏之計漸遂。綿竹邦風，久熟察之，良近古，禮義獨在。父兄子弟方勉學，而相門近族子一二皆秀可喜。但鄉邑耕民與茶園者，焦急特甚於嘉、眉間，春時流殍載路，所不忍見。仍歲已如此，又不知來春如何。更旬日將歸侍邊，南首恩情，欲往不可，臨風浩歎。伏冀坐御六氣，以遊無極，亦烏乎待哉？不勝懇懇之私。某近於戒仲四十九哥所，竊伏聞相公溫清之餘，閉閣深居天遊，獨得大《易》微言，著書已就。雖聖賢常德，但造物者亦將未許忘世耳。宓犧氏時近太古，遊於《易》，初難方生而未極，至西伯、周、孔而變極矣。三聖獨體此履險蒙難，一時乘馬雖若迍邐，而靈龜內得，豈復爲朵頤而失？當時與後世固已如鳴鶴之子，無不應者，得非能居其室，出其言，行無不善者哉？相公膝下兩隼器，又共講此道，樂未易言。長公英特超詣，見近文益快人意。又竊聞少公深厚亮達異甚。某恨蹲伏蜀底，不得遂下風之情，以幸緒餘。且縱觀兩公凌厲，大爲門下之慶。凡此嚮

仰，其中如何，伏紙飛越。《蓮峰集》卷一〇。

與張丞相子欽夫

今歲來綿竹，五收所惠書，三得所著文，眷眷於我厚甚。累年別來，無如此慰滿也。仲隨所附書，果在嚴隆後到，冬氣已深。比來侍秦國太夫人和國大丞相起居復何如？近與仲隨數數款晤，具言欽夫夙夜孝友，上奉重親，外接事物，酬酢一切，周旋切至之狀。賢業方進如此，仲隨極言之，不覺感慨出涕，聞之重增歎想。益充此心，放之四海，何往而不可也？文字真小技哉！願益勉之，不倦不息，深所望者。楚蜀邈然，恨不得相與朝夕。仲隨每過從相對，日相念耳。小道士聞益奇。近作何文，懷抱千萬，殊未能布，惟萬萬爲親益盡珍重。《蓮峰集》卷一〇。

與李久善參議

某違離門著，又復累月，居僻左地，不能問起寢狀，不勝依依。有自少城來，每上詢台座，伏聞比來氣體益充，神觀愈邁，此固道力所致，豈亦岷峨之神，密贊祐以陰厚吾蜀耶？輒易少稟傳聞，劉叔夏將赴眉倅，而程右史季子侑未有移牒，想台座必與薦名矣，此小程所深望於門下者。叔夏固自與

右史有契，更借九鼎一言，端可必耳。某不遠歸侍，謹先錄近所鄙著一二上干聞聽，惶恐惶恐，旦夕即面請鋤削。尚冀爲廟朝調護，倍萬之懇，不勝勤渠。《蓮峰集》卷一〇。

答張德明求誌銘

某伏蒙專人惠書，伯誠已辱誨諭矣。委曲深至如此，某何者乃敢當？祇用戰惕。且審此日霜勁，侍奉壽母令人起居萬福。某出朝議先生之門，豈敢於誌銘輒有違避？但文字拙疏，姓名么麼，非任之屬，敢不惴哉！伏承見采之意厚甚，且往復再四，誠意激切，恐益無地，今更不敢逃命，以重取罪。容續杼思，却告轉求當世知名達官名位以充之，使其姓名不玷金石，幸甚幸甚。德明與伯氏齊年，以丈見目，尤非所宜，自此告削去。比來敦匠，諒勞神觀。叔介今有消息至，即往問左右，他面以敷謝。《蓮峰集》卷一〇。

與邛守蘇季文 一

某稟：頓首拜，上覆知府太博知炤鄉丈台座：即日冬序極寒，伏惟坐嘯餘暇，燕處超然，明神寵綏，台候起居萬福。某奉親里居，蒙大庇，粗無他。拜侍末期，伏幾倍保英重，以俟環召，爲斯文九

鼎之鎮。不宣。《蓮峰集》卷一〇。

與邛守蘇季文 二

東坡先生妙道絕學，久矣不聞於世也。而緒餘發於文章政事、言論風旨者，又誰似之？伏惟知府太博文慨然收之晚季，全提祖印，復盟斯道，一世士蒙賴甚厚。分符小試，開府未幾，而異效卓然。抑黃豫章所謂海涵地負，聲實相當，內外稱職，今復在茲乎！竊惟知府太博文，鄉來道學鼎盛，若將與惠荀輩相期滄州之外，此特見於善者機耶？風聲流聞，不獨眉山增重，而某亦被輝映多矣，景仰。

《蓮峰集》卷一〇。

與邛守蘇季文 三

往者高安奉辭以西，不聞誨誼者又四年矣。其爲道德文章之仰，惓惓如何？自聞歸爲白鶴之鎮，日夜延頸企踵以望絳節之來，甚於邛民。而開府至今幾一年，迫近無幾舍，乃不能一掃門下，以釋其慕，而又缺然無一書以承動靜，輸欸素，則禮有似不遑者，而豈其情哉？蓋自春末朱文約過左綿，度夏，及秋更歸，又值邱嫂自湖外還，一病不起，災禍相惱，百況感愴，因循怠慢，今始獲遣人以干記

曹。伏惟深照有素，雖或以情矜亮，而其忍媿負疚，亦何以寄此顏也？《蓮峰集》卷一〇。

代兄伯振上秦相書

某嘗謂古之君子，所以經綸當世，其妙至於不可知者，此非才與智之所能至也，通於一而已矣。今夫以高世之才而斡旋天下，以周物之智而周知天下，天下之事固有不足辨者。然天下之變無窮而才有窮，天下之理無盡而智有盡，則是才與智有時而不足恃矣。夫人所恃以立事於天下者，惟才與智，而皆不免於窮且盡，則是不通夫一之過也。且古之君子所以施之而無窮，用之而無盡者，豈有他哉？惟深於道，精於天，能致其所以爲一而已矣。何謂一？曰：是不可名者也。不離乎才而非才所能配，不外乎智而非智所能窺，窮天下之目不能視，殫天下之耳不能聽，燭照、數計、龜卜所不能知也。故其動常無方，而其行常無迹。不令而人從，不怒而人畏。雖出入萬變，愈久而愈新，愈運而愈不竭。至大不能使之廣，而至小不能使之隘，至威不能使之屈，而至貴不能使之淫。其究至於天地萬物覆却於前，而不能入其舍。夫是以立於天下，雖莫見其卷舒注措之迹，而天下奔走鼓舞服役以赴於治，而不知所以然。是豈區區之才與智所能進哉？昔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二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夫豈惟兵道爲然哉？如欲舉天下而經綸之，與爲不世之治，非夫通於一者不能盡其妙也。夫隕然于上，確然于

下，陰陽寒暑，推盪終古而不息者，天地之所以爲一也。周行于上，著見于下，運而不已，晦而益明者，日月星辰之所以爲一也。升爲雲漢，降爲雨露，自有天地至于今，而其澤不變者，岳瀆河海之所以爲一也。使其不一，亦將窮且盡而已矣，而能以育物乎？堯、舜、禹、湯、文、武，舉夫臯、夔、益、稷、契、伊尹、傅說、周公、太公之於天下，其二百年之變。軍興以來，西自秦蜀，南連江淮，干戈騷然，歲無虛日。非獨吾民不得奠枕，西北之人亦受其困。鳥獸昆蟲，皆不得寧其生。太師慨然知天意之欲憫，民之不可久困，兼愛南北，與之息肩。使十餘年肝腦塗地之禍，一旦易而爲無疆之休。而又風之以膠庠，文之以禮樂。凡古者典章文物，所以斧藻王度，藩飾萬物者，莫不粲然畢陳。浸浸乎將遂爲百世之盛。夫以反東朝之馭，攬諸將之柄，休天下之兵。建膠庠，興禮樂。回危爲安，改亂爲治。使古人爲之，未有用力不勞而能得者。而太師曾不動聲色，不搖思慮，倚才智於几杖之外，而運心乎神明之中。始其未集，異議蜂起，而不爲之搖。及其既成，功鉅業崇，而不爲之泰。施設之妙，方且沛然其如川之方至，天下雖相與共由之，終莫涯其運動之方。蓋嘗觀之天下之理，聞以顯而爲顯者矣，未聞以隱爲顯者也。聞以動而爲動者矣，未聞以靜爲動者也。聞以有爲而爲者矣，未聞以無爲而爲者也。此豈騁才驚智之所能也哉？是必深於道，精於天，而通於一。是以前其施若此其無窮，而其用若此其無盡也。三代以來，大臣之功績，見於世雖不乏，然求其通於一者蓋蔑焉。蕭、曹之賢，不過遵秦之法。而綿蕝之儀，乃假之叔孫。房、杜能致貞觀之盛，而卒不能興禮樂。謝安能安晉於一時，然其失也，樂高遠而少實用。李德裕能振唐之威，然其失也，才雖長而不知養其氣。求其

一於道而功之全，如今之盛，蓋未之見也。夫以光明俊偉若此，士其可以不求列於下風，以爲不朽之託哉？凡士之生，莫不志於世，然必於其時之隆，與夫道之盛者而託，然後其身光焉。世之君子，誠能以其道之盛致時之隆，雖不求士，士所赴愬而不敢後者也。吾宋二百年間，稱治者前慶曆而後元祐。慶曆之治，文正范公之力也。元祐之治，文正司馬公之力也。二公澤斯民之心，如水必寒，如火必熱，皆古之所謂一者也，而其所致之治又若此其盛。然則天下之士，捨是不歸而安歸哉？當是時，蘇子美、尹師魯、王子野、余安道、石曼卿、孫明復之徒，所以盡列范公之門，而程正叔、范淳夫與蘇氏二仲，亦在司馬公之門，蓋不招而自來，不呼而自應，其勢若不可得已。何者？時之不可以失，而道之不可以忘也。今太師德業勳望之盛，蓋軼于前人，所以致今日之隆，已追配于慶曆、元祐。某固凡介，然竊嘗有志託大君子之門以圖不朽者。自頃竊第，願祇掃門之役者五年于此矣。自度業問未至，不足奉奔走。加以窮空而親且老，不能爲萬里之涉，疏賤亦不敢輒以名瀆侍御者之聽。而邇者忽蒙太師不鄙夷，而置之洪造之末，爲師儒之官，使之得近次竊寸祿，德至渥也。然事有出非得已，不得不控告者。威州地切吐蕃，在唐曰維州。李德裕所欲置，而牛僧孺所欲棄者也。道里阻絕，而瘴霧日作。某一身以往，固所弗辭。但三釜之計，誠有所不寧者。敢布腹心，伏惟太師終憐之。易之近地，以遂其便親之念。前之未懇而與之而不爲疏，今又憫其厄窮而改之，而不罪其瀆，亦足以見恢恢之造，曲遂萬物而不違矣。某非木石，豈不知冒昧之罪爲不可。然竊恃太師闢大公至正之門，雖至疏遠皆得以誠自通於前，而無纖毫之隔。矧某前日之命不請而得，而況於今日之求哉？儻辱甄錄，則將

自今寅緣，異時遂獲拜於門下，觀德業勳望之盛，與下士之末，則今日之除，豈徒尺寸之計哉？蓋某終身之幸，而不朽之託也。蒙冒威重震灼之至。不宣。《永樂大典》卷二〇三〇八。

賀董都運啓

顯膺異數，峻陟近班，進總漕權，再臨舊部，伏惟歡慶。竊以接袂飄纓，徊翔華閣，乘輶仗節，按刺屬城。顧微名實之在人，曷副冕旒之注意。恭惟某官材周事變，識洞幾先。出入宣勤，業蘊著聞於天下；清閒賜對，謀猷適契於上心。豈惟邦族之英，實爲海內之俊。千箱轉粟，佇告於成功；一節趨朝，即還於近著。某貌是孤平之跡，政依陶冶之仁。踴躍忻愉，倍萬倫等。《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〇，傳增湘校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〇。

賀李守啓

顯膺芝檢，肅鎮海邦。開府之初，輿情惟允。恭惟某官儒雅飾治，慈愛洽民。效方展于題輿，眷已隆于當宁。正當臨民之選，歷試三刀；果聞化俗之能，來蘇五嶺。暢霜威于群醜，覃河潤于鄰封。行達淵衷，別加峻擢。顧惟孱陋，託庇帡幪。未通雙鯉之誠，先沐五雲之寵。謙冲俯逮，慚感交攻。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二。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〇。

謝監司薦舉啓

繆政流聞，難逃公議。薦書褒借，大過本心。雖外激於懦疲，實中含乎愧靦。伏念某稟生駑緩，但務退藏。賦性堅頑，不知變化。斷斷真一介之士，厭厭若九泉之人。竭來御史以臨民，果見隳官而墮事。加以潛傷溪毒，闇中山嵐，日益尪孺，寢成沉痼。杖扶骨立，人掖尸行。奠酒跪香，固難脩於祀事；趨庭謁府，頗久廢於官儀。人有若斯，世將安用？倘或含糊而竊祿，必將顛蹶以隕身。但冀生還，敢論榮進？此蓋伏遇某官才高兼物，道大容人。謂其臭味所同，故提撕孤賤；憐其衰窮易德，故收拾棄遺。乃於垂老之年，獲霑不報之惠。某敢不務求藥石，冀保餘生，益慎始終，庶全晚節？亟爲歸計，載囊衣以行；尚慰人心，飲盃水而去。不慚吾道，是答已知。《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〇。

赴任與鄰守啓

入覲中宸，俄分外閫。豈意專城之重任，獲依鄰壤之餘光。懷紱云初，非才爲愧。伏惟某官圭璋

國器，杞梓卿材。文章班、馬之流，德行淵、騫之亞。居多踐歷，茂著猷爲。粵由德履之優，深結聖神之眷。繡衣出使，屢膺臨遣之華；皂蓋行春，復付蕃宣之重。用寬乃顧，允賴英賢。矧擊柝聞邾，喜治聲之旁達；而餘波及晉，霑德化之橫流。行被褒喜，入登禁從。某總戎湖外，出守鄰封。欣聯事以相從，幸伐柯之不遠。徒守簡書之畏，聊馳翰墨之私。頌詠之深，敷宣罔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〇。

代張丞相德遠賀秦丞相除太師啓

伏審顯膺命典之隆，首冠泰階之重，伏惟歡慶。恭惟太師僕射相公，器涵精粹，學茂經綸。出入險夷，躬履危而可疚；弛張文武，才任大以優爲。贊限遠之威懷，輔格天之孝治。式旋駟御，歸正保茲。功尤軼於前聞，事有光於振古。彝章攸舉，輿論僉諧。暢達士之邈然，聳宏休之卓爾。莫展造前之慶，徒勤抃躍之私。《永樂大典》卷九一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〇。

全宋文卷四八二七

史堯弼 二

策 問

問：后夔、師曠之於音而有愔懣，非所以爲善樂也；王良、造父之於馬而有蹶驟，非所以爲善御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於政，而猶有疏闊，烏得爲善治者哉？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以建寅之正奉天時，授民事，爲最正者。夫夏之時既已盡善，而商、周何乃建子、建丑，紛更之爲四時之令，十二氣之事，無乃舛逆而不順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禹勤勞於天下，民之便不便，利害纖悉之際，宜無不盡者，而貢猶有所不善者，何也？夫助法既已善矣，而周人必改爲徹，豈亦好爲更張而不寧者歟？周初五刑之屬二千有五百，輕刑與重刑相若，文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至穆王始作《呂刑》，其屬三千，減大辟三百，宮刑二百，而增墨、劓爲千，使輕刑多而重刑寡。夫周之初，其刑皆重，而今始輕，意者文、武、成王、周公之仁，不及穆王歟？三代之法可謂盡

美矣，而時獨夏爲正，賦獨商爲善，刑獨周穆王爲輕，凡其法皆聖人作，而各有未盡，常求其說而不得，願與諸君論之。

問：所貴乎聖者，貴其能知天命也。命當行耶，吾之道與之偕行；命當止耶，吾之道與之偕止。盈虛消息，周旋曲折，聖賢之所昭徹獨見乎此，其必無失也矣。然而孔子執贄行于天下，所見之君無慮數十，而尤眷眷於衛靈、魯哀、齊景而不去，甚者至於南子之污、公山佛肸之叛而猶往焉，何其求用之汲汲？戰國之世，則又大異於春秋矣，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說，以見不足與有爲之君。如齊之宣王，既已不能用孟子，而猶徘徊於晝，以待其召而復也。雖蕞爾之滕，其在天下眇然甚微，而亦與之論王道，惟恐其不見用也。無乃於道自輕而不自重歟？豈知其不可而強與之歟？抑不知其不可而冒進歟？皆非所以爲知天命者也。聖賢之意將安在，願與諸生辨之。

問：天生財而民用之，君理之，必使民裕於下，君足於上，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然夏、商、周之時兩得之，漢、唐之時兩失之，有不可不論者。禹之治水，勤天下之力，冀、兗之作至十有三載乃同，而餘州猶不與焉。湯之興以七十里之國，而文王、武王亦不過百里。當其初造之時，四方君長日交於廷，征誅之師日出於外，湯又以餘力餉葛伯，文王亦歲奉商之職貢。當此時，澤梁不禁，關市不征，賦斂薄而國不匱，民不困，未嘗聞其理財，而沛然常有餘，卒以此成王

業，此何爲其然也？至於漢、唐以全盛之天下，而又理財之道日夜講求，無所不至。漢之榷酤、鹽鐵、白金、皮幣，唐之隱戶剩田、間架之利、轉漕之法，無所不用。桑羊、孔僅、趙過、宇文融、第五琦、劉晏、李巽之徒，鞭算心計，無所不盡。然而君民皆耗虛，至以此生變，此又何爲其然也？豈天之生財饒於古而嗇於後耶？抑時有盈有虛，而術有善不善耶？恭惟國家軍國之費亦廣矣，然比年以來罷力役之征以惠四方，又念蜀遠民或有未裕，則萬里遣使，求所以裕之者甚惠。日者恩詔之下，所以搜求其條目，罷而去之，以厚民者甚備，普天之民孰不銜戴？而蜀民呼舞獨爲甚切，吾君吾相澤流天下爲甚大矣。其所以足國裕民而兩得者，近所未有，此亦何道而然歟？夫不求漢、唐之失，無以知夏、商、周之得；不觀夏、商、周之得，無以見今日之美，願詳著之于篇。

問：異學之在天下，君子必鋤而去之者，以其有害於吾之道也。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惡紫，恐其亂朱」。所惡者，惡其似是而非耳。夫異學者，必並緣聖人之說而有甚似於其間，墨氏兼愛而同是堯舜，許行欲君民並耕而其說本於神農，孟子因而闢之，豈非以其近似而爲害深也歟？吾宋元祐間，伊川程氏進於朝，其學始盛於伊洛，至今而遂廣及於天下，其說一本於《中庸》、《大學》，舉誠與恭以爲謹獨之要，務在默識力行而去人欲，而全天理，凡佛老雜說皆擯斥不道，而一以孔氏爲宗。天下之士見其本於孔氏也，是以波蕩而從之，無疑其說之是與非，同與異，甚似而難辨者，與墨氏、許行又相遠也。而論者疾之，斷然以爲姦，何哉？今廟堂之上又將行其說，而言事之臣皆謂異學

而攻之，抑以其似是而非歟？而推原程氏之學所從得與其所從失，於吾夫子之道是否同異果如何，以明曉天下，庶幾少佐今日扶正道、去異學之治云。

問：今學者率喜措意於性命之表，務爲滉漾不可究知之說，以爲聖賢之極至。禮樂之文綢繆委曲，燦然可以相接，則指以爲粗云。往往蕩然習放曠，而以區區之文爲不足學，學其極至者斯已矣。吁，亦既甚病哉！且唐虞之盛而皆出於周旋揖遜，其所以變化天下之士，使之日就道德之質，各適於文武之用，剛柔緩急皆不失其中，進退語默而無愧，死生禍福之所不能動者，意其當時必有大出於禮樂之外。然唐虞遠矣，猶可以想見者，惟其雍容之風尚在耳。而三代之法又養之於大學，試之於射宮，其文爲甚詳。士生其間，出入於和鸞玉佩之中，而燕處於雅頌琴瑟之際。衣服有常，几杖有銘，視聽言動莫不有節，若此者抑亦可以爲粗歟？則洒掃庭內，衛武之所警，恂恂鄉黨，孔子之所居者，皆今之學者所嘗忽也。而二聖人之所篤行者獨何哉？然昔之論君子者，以爲不必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夫禮樂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歟？夫成於樂，立於禮，所以爲學之終始者，其旨安在？願聞其實。

問：振天下於怠惰廢弛、因循苟且之中，而與爲剛健奮振、卓然有立之治，此人君之最難能，古今之最難逢，當世仁人君子、豪傑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憤悶，慕望而不得見者也。自非人君赫然有立於

上，而天下之人雜然應之於下，有不能至者矣。昔者周之治放於柔弱，宣王起而振之；漢之治放於因循，宣帝起而振之；唐之治放於姑息，憲宗起而振之。三代以來，迄於五季，獨能以剛健振起者，惟此三君而已，是可謂難得也矣。夫豈三君者獨能赫然自爲之哉？蓋亦天下之人雜然應之，而後能至於此也。嘗考之於其書，周家之臣，王命之肅，必與將之，邦國之否，必與明之，衮職之闕，必與補之，何其忠也！神爵、甘露之間，至於文學法理、工匠技巧之事，皆極其能，何其精也！元和之初，薦士三十，以助成其治者，何其盛也！豈天下之人自盡其力而爲之歟？抑三君者有術於此以起之歟？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恭惟主上當中興平定之餘，慮天下之人久廢於無事，英斷獨運，動蕩振刷，而大作起之，廣開衆正之門，杜絕群枉之路，憲度一新，威令一振，風聲所暨，際天所覆，罔有內外，莫不悚動鼓舞，以觀千載希闊之舉。《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今欲使天下之人盡革去前日怠惰廢弛、因循苟且之風，群臣皆如周之忠，萬事悉如漢之精，衆才又如唐之盛，以大應今日惟新之治，將何道而可？其併三君所以然者悉陳之，以佐今日之萬一云。

問：三代以降，天下之俗，何紛紜其亟變也！一時之士必有一時之俗，一時之俗必有一時之弊，一時之弊必有一時之害。未有有士而無俗，有俗而無弊，有弊而無害者，此何爲其然也？士患智不足以識變，而戰國之士智而至於詐；患勇不足以立事，而秦之士勇而趨於利；患無寬柔和易之行，而西漢之士柔則失於偷；患無剛毅挺特之操，而東漢之士剛則陷於訐；患無高遠之志，晉之士高矣，而蕩

爲虛浮；患無文章之用，唐之士文矣，而流爲華靡。豈三代而下者，其俗終不可革歟？凡所以至此者，其故何也？其始必有以作之，作之必有其端；其終必有以成之，成之必有其漸。以至於風成俗定而不可復改，此又不可不求其故，而論其所以然也。其始不過出於士之所習尚，而其利害禍福及於天下而莫可解，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歟？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於詐，勇而不趨於利，柔不偷，剛不訐，高不蕩於虛浮，文不流於華靡，去數代之弊，以成一代之俗，其亦有道於此乎否也？《易大傳》：「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所趨甚異，而聖人以爲同，何耶？太公佐武王伐商，其功列於《詩》《書》；伯夷不食周粟，而《傳》稱其仁。是皆天下之大老，嘗經聖人所去取者，而不同猶如此。出於聖人之後，而其趨異者將何以定其同與否耶？張良佐漢有天下，終從赤松遊；而四皓則遁秦，亦不仕於漢；梅福嘗上書論事，一朝棄官以去；揚子雲校書天祿，嚴君平、李仲元皆其友也，而終於隱；嚴光當光武世，亦可出矣，而老於釣；荀爽，申屠蟠，徐孺子之於辟命，或就，或不就；諸葛孔明、龐士元事蜀，而龐公採藥鹿門不反。當此時，管寧亦不應朝命，晉孫登居宜陽山，但撫一絃琴而不言；陶潛嘗爲縣令矣，而賦《歸去來》；王通講道河汾，著書垂後，蓋有志於世者，而稱仲長子光爲天隱。是衆賢者之所以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其意各安所出？於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所趨如此其不齊，其心果同乎否耶？

問：甚哉，文章之變，其得喪之關於天，而盛衰之關於世也！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

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之用否，其大矣哉！三代之盛，訓誥誓命之文，風賦雅頌之作，道德仁義禮樂寓于其中，聖賢之心術，天下理亂之幾微皆在，得非關於天者哉？至其衰季，孔子出焉，刪定系述之文作，而其用被于千萬世，何其甚盛也！豈亦禹、湯、文、武有以作成之歟？漢司馬相如輩所作，而班固遂以爲漢文章與三代同風，其果信然耶？然固之論，如賈誼、司馬遷、揚雄，不在其列，何也？唐文自太宗以來，猶未改六代浮靡之習。大曆、貞元間，韓愈、李翱、柳宗元出，而唐文始復古，亦可以庶幾三代之文否也？漢、唐之文，君亦有以作成之歟？恭惟吾宋二百餘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蓋其始盛於慶曆、嘉祐、治平，而後一振於元祐，文采述作、論議術學衆多繁夥，又非漢、唐之所可幾及矣。然則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亦以何道哉？夫得喪之關天，盛衰之關世，千百年之間，其盛不過漢與唐與吾宋三而已。但吾宋之文章，其所從興與其所從盛者何由？與三代、與漢、與唐何辨？作成之道何由？斷而論焉，一王之法爲百世之鑑可也。

問：爲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必務爲可見之效，而後天下可爲也。使其法令雖行而成效不見，民不被其實利，而國不蒙其休美，則所爲法令者，是徒爲無益之文具而已，其將何以致天下之理哉？國家自軍興以來，歲周一星有半，亦久矣，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則夫所以講求乎國本，設爲已行之法而責其可見之效，使民厚其業而樂其生者，在今日所不可緩也。昔漢文當高祖創業之後，專以農爲務，其詔之爲農而下者十常六七，亦以其不可緩焉耳。是以當時海內富足，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亦

其效之可見者也。主上比歲以來務農之詔旁午於郡縣，不啻漢文之日矣，而猶以農不加勸，穀不加多，戶口不加益，而倉廩日虛爲嘆，何哉？日者下詔旨，欲責漕臣，使率屬部守令正經界，均賦調，趣耕殖，以爲民仰事俯育、養生送死之計，夙夜之意至深切也。然考之於田野之間，則今日之弊猶前日也。經界之未正，賦調之未均，耕殖之未趣者，尚多有也。嗚呼，當循習之久，經界未易正也；多寡之不齊，逃匿隱落之不一，賦調未易均也；荒蕪之多而游手之衆，耕殖未易趣也。然則將何術以正之、均之、趣之，使效有可見而法不爲虛行，使民被實利而國蒙休美哉？方求其術而不得，諸生其條陳之。

問：三《易》之書名之所命必有其義，書之所作必因乎人，卦之所次，數之所占，孰同而孰異？取而爲卜筮者，孰當而孰否？其推明之「一」。

甚矣，道之難明也。聞道者多而知道者少，語道者衆而味道者希。其弊蓋起於世之儒者，措意太過，立言太高，而不能知道之深，味道之切，是以道日遠人，而人亦以道爲清虛無用之物，舉而措之莊、老之間，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盡。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道也，非言文也。語道至是，則道之興亡，非天而何！苟天下幸遇聖人，百度修明，庶政和穆，則是道也，應入於刑名度數之間，而爲禮樂刑政之化。天下不幸而逢暗

世，則是道也，亦將自晦于無用之地。歷古而來，聖聖相承，雖所尚之不同，所爲之各異，而區區所傳，亘千古，歷萬變，亦無非是道而已矣。故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三聖相承而守一道，故《繫辭》亦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故古之聖人所以體道之妙，用道之實，其示天下也，雖有可見之迹，而實運於不可見之心；雖有可知之事，而實藏于不可知之用。其舉而爲事業，則可知而可見者，常載于《詩》、《書》；其化而裁，通而變，不可見而不可知者，獨傳於三《易》。則《易》之書，實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豈可輕議之耶？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其聖神之妙，仰觀俯察，可以畫卦矣，然而未敢以自爲也。及龍負圖而出於河，龜負書而出於洛，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當明夷之時，羑里之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重爻之意，亦未敢以自擅也。及鳳凰之至，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仲尼值晚周之衰，負天縱之將聖，以好學之不倦，亦可奮然而興《易》道矣，然亦未敢自專也。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逮夫五十以學《易》，且韋編三絕，豈非是書也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而聖人亦不敢以輕議者耶？向使鳳鳥不至，而河不出圖，是數聖人者，亦泯然而已矣。奈何聖人慮患之心，思天下後世之切，至以謂吾而不言，千百載之後，吾之所爲妙用者蔑而不傳，則道亦從而喪矣。是以伏羲、神農、黃帝則有三《墳》焉，夏、商、周則有三《易》焉。三《墳》亦三《易》也，三《易》亦三《墳》也，其妙道一也。是皆聖人不可易、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間。蓋是書也，亦幸而出於三皇之時，而顯于三代之際；亦不幸而罹春秋，更戰國，遭秦

歷漢，泯沒于千百載之後，遂使腐儒曲學得以肆其臆說，妄議上古，遂以爲無用之具。雖或取信於一時，然亦不過目之爲卜筮之書。大抵其說不過有四：以爲春秋之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楚子指以視子革，以能讀古書。春秋之至今幾千百年矣，時之久遠，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歷古而來，典籍之阨，不可勝數矣。風雨之霑濡、水火之沈燼亦屢矣。西漢之興，雖間出于屋壁之藏，未必能無遺散者。故漢下求書之詔，是書亦不顯於是時。《藝文志》所錄古書爲詳，而是書亦不載于當世，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周易》實出于近古，遭秦焚書，又以卜筮獨得不廢罷。然而「載鬼一車」，「需于血，出自穴」，與夫《繫辭》所謂子曰之辭，後世之議者未免致疑于其間，況是書《姓紀》、《皇策》、《政典》之篇，文辭質略，義旨深厚，不可以言語造者，又焉能曉其義耶？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羲和湏淫，夏后征之，其出征之辭引《政典》曰：「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後世莫不以爲夏后氏爲政之典，雖孔安國亦莫不以爲然。今此書《政典》之篇，頗與《書》合，則其辭之可具載于《詩》、《書》，隱而難知，略而不詳，又不過如此，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嗚呼，歷是四疑，而遂使三皇與夫文王、孔子盡心者流，非特鬱鬱不伸，又入于卜筮之學。夫豈知治天下之妙用實在於此，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者歟？噫，所不可知之事闕之可也，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苟不能然，而簧鼓邪說，妄指聖人之書以爲僞妄，吁可痛也！幸承明問之，及欲論是書之義，則非止十稔之窮思，數萬之累辭，蓋聖人之神道妙用寓於其間，而實非區區場屋之文敢議也。若夫止于名之所命，書之所作，卦之所次，數之所占，與夫取而爲卜筮，下及諸儒之論，秘府之藏，則亦不

敢不論，以攻邪說。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以淳厚化斯民，天人之妙趣，性命之至理，藹然見於當時。故天不愛道，《河圖》、《洛書》復降是道以助至化。元豐之七年，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屬，歷唐州之比陽，是書復出于野民之家。天之未喪斯文，豈特斯民之幸，而亦吾道之幸也。昔孔安國叙《書》，以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天道也。今考《墳》之所以有三，曰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蓋《墳》雖兆於三皇，而其道實顯於夏、商、周之際。故仲尼常曰：「之杞而得夏時，之宋而得坤乾。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此其命名之義，作書之人，有如此者。」《連山》之書以艮爲首，《歸藏》之書以坤爲首，《坤乾》以乾爲首。雖三《易》之書卦之易次，名之不同，而其經卦皆八，其重爻皆六十有四。及夫揲蓍布數，取以爲占驗，則陰陽老少之文，大抵亦不離乎七八九六而已。蓋七八者，少陰少陽之數；而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天地之所爲，時運之所會，雖聖人亦豈得與奪於其間耶？此其次卦之序，占數之際，雖稍有不同，大抵如執會要，以觀方來，終於殊途同歸耳。此其卦之所次、數之所占，其同異有如此者。然而《周禮》獨載是書於太卜筮人之官，而純取以爲卜筮，遂使聖人之神道，以爲後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設。先儒或以《周禮》爲戰國之說，不足怪者。且左氏好巫，其所載占筮最爲詳悉。以《周易》爲占者十有六，以《連山》、《歸藏》爲占者一。南蒯之筮，《周易》之筮者也，遇《坤》之《比》，其繇曰：「黃裳元吉。」穆姜之筮于東宮，此《連山》、《歸藏》之筮也，遇《艮》之八，其繇曰：「元亨利貞。」是南蒯、穆姜之筮

皆吉兆，然而咸以爲不祥之事。惟此二兆頗爲近正，其餘又怪誕不經，則是書謂之卜筮則可，謂之純爲卜筮則不可，此其所以爲卜筮者如此。然是書之不幸汨沒于世，而杜子春、鄭康成皆先儒之美者，而無一言以及之，又從而爲之說曰：「此陰陽之說也。」惟杜預、孔安國輩粗能得之，而亦紛紛藉藉，終以不振。至於隋唐之盛，括囊典籍，文物燦然，而秘府所藏，尚不過《連山》、《歸藏》二十三卷，而《坤乾》之書，亦未見其間，此其諸儒之論，秘府之藏，不過如是而已，此三《易》之始末也。抑嘗論之，書之泯沒于世，非大聖大賢則不能振起之也。有若《荀子》，有若《鶡冠子》，有若《儀禮》，有若《墨子》，非韓愈而振起之，則與異端邪說並棄於世矣。有若《列子》，有若《文子》，有若《鬼谷子》，有若《亢倉子》，非柳宗元而力辨之，則其遺編餘論，亦與草木而煨燼矣。是數子者尚不過論五霸之大略，或崇虛無之空言，或爲黃老刑名之學，或出於戰國縱橫之流，而二賢尚能扶持，使炳耀以傳誦于人之耳目，況三《易》之書，天之所存，道之所在，聖人之妙用存其間，此正諸生喜與執事者論之。

問：東京何休道術深明，有聞于世，其解詁《公羊》之傳也，以《春秋》之論駁漢家之政，凡六百餘條。其說雖不傳，然意其爲人，必非苟然者。其後服虔又以《左氏》之說正何休之駁，凡六十餘條，則何、服之學，其可謂通經術而曉世務者矣。諸君得爲何休，其能駁漢者何事？使諸君爲服虔，則其駁何休者何說？

六經備於孔子，隱於戰國，火於秦。比漢興，稍復出矣。而西京以朋黨亂，東京以圖緯惑，聖人之意，其存者鮮。夫《詩》、《書》、《禮》、《樂》，非明問之所及也，請獨以《春秋》言之。《春秋》之爲經一，而爲傳者有三。漢武帝表章六經，《公羊傳》盛行于時，《穀梁》之學出於宣帝，《左氏》之學起於哀、平。言《公羊》者，有嚴、顏、眭孟之徒，而胡生爲之祖；言《穀梁》者，有伊、胡、申章之徒，而魯榮廣爲之宗；言《左氏》者，有陳欽、賈護之徒，而劉歆爲之倡。劉歆嘗欲立《左氏》矣，而大司空師丹以爲非毀先帝。嚴彭祖嘗奏議殿中矣，而太傅蕭望之折之以《穀梁》之言。言世次則有孔子、子夏傳授之殊，言遠近則有齊學、魯學之異。大抵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分文析字，煩言碎辭，信異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古人所謂黨同門，妬道真，而無徙善服義之心者是也。光武中興，承新室詭政之弊，而白水卯金之語，執以爲受命之符。此風一扇，天下靡然從之，於是聖人之經與邪說並行矣。郅惲之論，謂漢曆久長，孔爲之訓，而賈逵之攻二傳，則謂劉氏爲堯後，惟《左氏》獨有明文。然則《春秋》之旨，其說雜乎讖緯者類皆如此，是可嘆也。愚嘗論之，西漢之士亂于朋黨，故朝廷之上無豪傑之士，而新室之變遂以興；東漢之士惑於邪說，故聖人之教日以淪亡，而西域之書于焉得入。此理勢之自然，無足怪者。觀西漢《春秋》之士，如公孫弘、董仲舒、翟方進，可謂大儒矣。然公孫挾詐多私，中傷賢士，遷董仲舒，殺主父偃，皆出陰謀，則《春秋》善善惡惡之理，宏蓋不知也。方進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善淳于長以持其寵，此正犯《春秋》外交之譏。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學，有意乎三代之際矣，然猶不能卓立傑出，而《玉杯》、《繁露》、《竹林》之書，陰陽

閉縱災異之學，皆守《公羊》之家法，宜乎後世之所深惜者也。東京鄭康成囊括大典，網羅衆家，號爲仲尼之門未能遠過，而賈景伯父子蓋杜征南所謂先儒之美也。然二人之學，皆以圖讖從事，則其他可以想見矣。景伯常入講南宮，黜二《傳》以扶丘明，彊執誣罔之辭以符異端之說，使丘明有靈，其將喜之乎？何休嘗以私意著《三傳優劣論》，而康成爲之「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然何休之與康成，要皆圖緯之學也。左右劍佩，彼此相笑，豈容一勝一負者乎？陳元有言，諸儒之駁議皆「斷截小文，媒瀆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微細，指爲大尤」。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此兩漢之風俗也。明問所謂何休駁漢事六百餘條，服虔駁何休之所駁六十餘事，亦不復置言可也。誠難以辱執事之聽矣。然審是去非，學者之職也，試以其學乎《春秋》者妄爲執事言之。漢自高祖以來，治雜霸道，而叔孫通綿蕝之禮已爲一代偉觀，則其君臣政事得罪於《春秋》者如何也？《春秋》「公及戎盟于唐」已重譏矣，而奉春君至於與匈奴結和親約；《春秋》初稅畝已深貶矣，而武帝至于算及舟車。起栢梁臺，築臺于秦之罪也；射蛟江中，矢魚于棠之誅也；郡國建廟，立武宮、煬宮之黜也。何休之駁不知其爲何語，而愚之所駁與休異者，愚不學圖讖也。《公羊》之書喜爲怪僻，而何休學之又復甚焉。以《春秋》託受命於魯，託隱公爲受命之王，是則無君臣之分；以絕文姜不爲不孝，拒蒯聵不爲不順，是則無父母之恩；以紀季之權絕先祖之祀，是則無兄弟之義。以至三統之論，災異之應，皆爲違經背道，而血書端門之語，尤爲名教之罪人，此何休之失也。服虔之駁不知其爲何語，而愚之所駁與虔異者，愚不黨同門也。嗚呼，何、服之

學，愚雖未嘗見而以爲不足言者，以其人觀之也。何、服之學，愚以爲不足言而終有言者，以《春秋》論之也。《春秋》之學于今盛行，《左氏》以杜征南，《穀梁》以范武子，而《公羊》則以休也。愚縱觀三家之書，考其行事，而休實非二子徒也。杜征南奇謀偉論，振耀一世，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謂其不深得《左氏》可乎？范氏之无私所學，考聖經而質衆傳，斥何晏、王弼之論，破晉朝浮靡之風，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執事所謂通經術而曉世務，愚意以爲有二子之學，而後可以當焉。若夫講論當世之務，質以《春秋》之說，則常日願效二子之爲人，固不敢以容易談也。

問：朝廷之所尚，天下之所趨也。所尚者正，天下悉趨於正；所尚者不正，天下悉趨於不正。樞機之所發，本原之所自，不可不謹也。蓋三代之季，六經之書既作，而專門之學未聞於天下也。莊老之學雖出，而浮虛之學未聞於世也。至西漢宣帝與諸儒講六經於石渠，東漢顯宗亦與諸儒講六經於橋門，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專門之士也。如是，天下安得而不趨於專門之學？至西晉之君以山濤、王衍爲政，東晉之君以庾亮、殷浩爲政，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浮虛之士也。夫如是，天下安得不趨於浮虛之學？此二學之行於天下，豈非漢、晉之君所尚有以驅之耶？聖賢之君如日月也，而二代之君放爲淫僻，墮爲此學，其失安在？吾宋之盛，朝廷之上未嘗尚此，而專門浮虛之學徧天下，何哉？其所以然者，豈無所自耶？主上神明，照見新弊，申敕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漢、晉之君，方且倡爲此

學，真今日之罪人也哉！夫專門之學行，則議論將入于不通；浮虛之學行，則人才必至於無用。則去之不可以不盡，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漢、晉尚此而其學亦行，幸考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併與漢、晉之所以失者而陳之，將告於上，盡去而速除之，以正天下之學術云。《蓮峰集》卷三。

〔二〕以下原案：「史氏自擬策問，仍自擬試策，原本附錄兩篇於策問之後，今仍其舊。」

均稅策

課治於王者之盛時，則守株之誚不免於嗇夫之口；課治於霸者之末世，則改絃之喻不奪於君子之志。非王者之不足尚，而霸者之有可稱，時適其變而法便於民故也。請借齊、秦以爲喻。齊之小白相管仲而從其言，秦之孝公用商鞅而聽其說。是齊、秦之便利苟簡，雖爲好高慕古之士所黜；其量時度宜，反爲通達國體之人所取。是其不貽於守株之誚，而有得於改絃之喻也。何則？五家爲軌，五里爲連，此軌里之法起於管仲也。非管仲有拂於先王，齊小白富强之急不得不然爾。千而爲阡，百而爲陌，此阡陌之法起於商鞅也。非商鞅有拂於先王，秦孝公兵食之急不得不然爾。若使不然，追蹤王者之迹，圖爲治國之術，豈不亦疏且遠哉？大抵一時之治必循一時之法，必循一時之便。不循其法，不足以爲治；不循其便，不足以爲法。藉是以觀歷古賦稅之得失，蓋可見矣。自神禹治水，分別九州，

底乃財賦，時則有五十之貢。成湯嗣興，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時則有七十之助。成王定周，設爲九賦以斂財賄，時則有百畝之徹。三代便民之法，豈可企而及之哉？春秋之世，魯宣公之初稅畝，則稅賦爲不足；定公之作丘甲，則稅賦爲不足；哀公之用田賦，則稅賦爲不足。便時之法，果將若何爲足觀也？漢高祖式遏亂虐，除秦之暴，天下平定，區別疆界，時則十五而稅一。迨及文帝，治風燦然，四海富庶，時則三十而稅一。當此之時，稅賦爲有餘，循時之便，何足憂哉？有若武帝專意征伐，用度始不足。加口錢，榷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紛紛然也，無益於事。是雖仲舒獻名田之策，是雖師丹獻限田之策，皆欲均其賦稅也，惜乎策之不用而止。唐太宗濟民水火，除隋之暴，身及太平，法古遺意，時則有租庸之制。施及代宗，前法稍玩，有所更革，時則有以畝定稅之制。當此之時，賦稅爲有餘，循時之便，又何足憂哉？有若德宗，藩鎮強盛，用度始不足。議鹽鐵，興錢幣，行括苗，置和糴，紛紛然也，無益於事。是雖陸贄進六幣之策，是雖齊抗進六姦之策，皆欲均其稅賦也，惜乎策之不用而止。歷觀古者一得一失大率如此，厥今賦稅何如哉？不均之弊有二：有兼并之弊，有流徙之弊。何謂兼并之弊？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姦民欲計免於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於是其富者地連阡陌，膏腴沃壤奄而有之，其貧者曾無尺地以置錐託足。方且困於重役，迫於追呼，此所謂兼并之弊也。何謂流徙之弊？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又其凶年饑歲，轉相散徙於豐足之邦。於是所會之處如鳬居鴈集，烏合蟻聚，所居之里雞犬不相聞，馬牛不相及。又且伐戶破竈，析骸毀

骨，此所謂流徙之弊也。爲方今之計，必欲去此二弊，莫若行土斷之法。何則？籍其地之廣狹，計其人之衆寡，限之以戶數而授之以土地，使有力者勢不至於陵僭，使不足者身不至於流蕩。是法既行，戶有定籍，田有定分，無有兼并，無有流徙，然後從之爲什一之稅，則不均之弊又何患哉？所以晉哀帝始行之，安帝終復之，亦能濟其艱危，免其匱乏，而天下有息肩之所，豈不嘉哉！幸今主上屢降德音，以此爲念，庶幾禮樂興，獄訟息。明執事上體天子之意，以此下詢，愚雖不敏，願以土斷爲獻，不識與其進否？《蓮峰集》卷四。

全宋文卷四八二八

史堯弼 三

冗官策

求天下之害而與民除之者，君之職也；陳天下之害而與君共除者，臣之職也。嗚呼，天下有未除之害，而爲人臣者有能深言而力行之，爲人君者又從而深信以委任之，以掃清積世之弊，故害可除而利從而興焉。嗟乎，衰世之不由此也。爲其君者不知天下之利害，聞其臣之言則掩耳而不聽；爲其臣者雖能言之於上，見其君不聽，則遂從而已。害既不去，利何從而興乎？冗官之弊，天下之大害也。苟君臣欲有爲於天下者，不可不除也。其事似小，爲害甚大。其爲害有四。何則？唐虞所以庶績咸熙者，庶官無曠也。今也無其事而虛設其官，無其功而空食其祿，則是天下皆曠職也。問之曰何職也？曰備員而已。小無益於民，大無益於國。此則曠職業，爲害一也。國家所責有限，天地所產有窮。今也冗官布於州縣，坐無事之人而食有限之祿，縱無窮之欲而盡有窮之財，海內所以虛耗，國用所以罄

空。此則耗財用，爲害二也。官吏無數而職業有限，故有運貨賂於權門，輦金帛於戟里，望塵擁拜，搖尾乞憐，冀欲超遷高資，擢除美職者矣。此則長奔競，爲害三也。奔競之徒固非夷惠之清，而實饕餮之子也。故其得職也，曰前日所獻若干，所費若干，則今日槌民膚，剥民髓，以償前日之費而後已。此則虐萬民，爲害四也。四害不去，天下所以亂亡相尋也。然在治平之世則尚可，而於有事之時則不可。苟於是時，君不聽其臣之言，臣不盡其所欲言。爲其君者昧於安危之機，不見天下之利害；爲其臣者除害之心不力，君之不聽，遂委之而已，故冗官不去而日以滋蔓。考之於唐中宗不報盧懷慎，德宗不省杜佑是矣。至於明君良相則不然，臣深言而力行之，君又從而深信委任之。爲其臣者，見事之智甚明，除害之心甚決，慷慨激昂，條陳利便。爲其君者熟知其害，遂披襟以納之，決意以行之，故去冗官如反掌爾。考之於唐憲宗任李吉甫，武宗相李德裕是矣。是四君者，皆常有事也。有事之時，是人主中興之秋也。今欲中興，則當先除天下之弊，而爲新天下耳目之事，捨省官何以哉？何者？四害之積，天下莫不厭。吾今於此一掃而清之，非徒足以興四利，亦可以慰天下之心矣。四君當有事之時，而撫中興之運。是時冗官不可不省，奈何中宗、德宗失之於前，幸而憲宗、武宗得之於後。中宗之時，襲武后戕殺之後，當韋氏濁亂之際，天下不可謂無事。方是時也，側門用事，墨敕授官，凡數千員，時號三無坐處，其官何其冗也！爲中宗計者，有事之時，冗官所當省也，奈何盧懷慎上疏，以爲諸司官數十倍於古，諸牧宰不任職者一廢省之，是言也可聽而不聽，而中宗不知報，何不明之甚也！雖中宗之過也，亦盧懷慎之罪也。夫吾欲除天下之害，則青蒲再伏可也，皂囊屢上可也，

何一言不聽，遂從而已乎？故治終不成也。德宗之時，三叛分王於幽薊，華蓋蒙塵於奉天，天下不可謂無事。方是時也，官員益濫，銓選益謬，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其官何其冗也！爲德宗計者，有事之時，冗官所當省。奈何杜佑上議，謂救弊莫若省用，省用莫若省官，是言也可用而不用，而德宗不之省，何其不明之甚也！雖德宗之過也，亦杜佑之罪也。夫吾欲省天下之官，力行之可也，再言之可也，何一議不聽，遂從而休乎？宜其功之不成也。故曰中、德不聽其臣之言，其臣不盡其所欲言，故冗官以滋蔓。憲宗之初，兩河未挈地，悍將未悔過，天下可謂有事矣。而李吉甫秉政，疾吏員太廣，其意謂今天下有事，必先省官以新天下之心，故其早夜孜孜以輔治者無非此也。乃奏曰：「今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遂省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員，故能成元和之治。雖然吉甫之功也，亦憲宗之功也。何則？非吉甫不能省冗官，非憲宗不能用吉甫。君臣相得，此元和之政所以成也。武宗之初，劉稹未就誅，藩鎮未盡服，京師未甚安，天下可謂有事矣。而德裕爲相，憤官吏太濫，其意謂今天下有事，當先省冗官，以新天下之心。故其深思遠慮以爲治者，無非此也。乃言曰：「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故能成會昌之治。雖然德裕之功也，亦武宗之功也。何則？方德裕建言，武宗遂披襟而納之，決意以行之。噫，非德裕不能去冗吏，非武宗不能用德裕。君臣相與，會昌之治所以成也。故曰：憲、武之臣，深言而力行之，其君又從而深信委任之，故去冗官如反掌。嗚呼，天下有未除之患，不可專罪君，亦不可專罪臣。天下有已成之功，不可專歸功於君，亦不可專歸功於臣。君明臣良，治之基也；君暗臣庸，亂之府也。中宗、德宗於盧、杜莫之報

省，而卒至於亂；憲宗、武宗能行二子之言，故治稱中興。則知省官，去官吏之冗，實救弊之先務。恭惟國家炎精厄籙，強寇干紀，天下可謂有事，正主上中興之秋也。而天下有大兵甲十年于茲矣，財利之臣鞭算心計亦至矣，榷酒酤，筦鹽鐵，關市舟車有征，山林陵麓有禁，然國用告乏，軍儲告匱者，何也？此皆冗官未省，取得其道而與非其宜故也。竊願清入仕之門，以絕濫進；罷不急之職，以去曠官；斥無用之吏，以省浮費。則冗官可省，而曠職業者無有也，耗財用者無有也，長奔競者無有也，虐萬民者無有也。四害去而利興矣，而主上又能以憲、武爲法，而以中、德爲戒；大臣又能以二李爲心，而以盧、杜爲恥，則今日中興之功，豈特元和、會昌之治耶？《蓮峰集》卷四。

私試策問

屈宋楚詞與後世「七」體〔二〕

屈原原述《離騷》，爲《九歌》、《九章》，赴河而死。其徒宋玉和之，又爲《九辨》。自是文人才士依倣焉。又如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辨》，崔駰作《七依》，曹植作《七啓》，張華作《七命》。唐興，作者尤多。或者以此曹區區之文，冀其有致身之階，果其然耶？請折衷爲之說。

夫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士之懷奇抱策，出而佐時，必期得君以展盡其底蘊，而上赴功名之會矣。豈意中遭撓敗，而功名不克就，此固喪氣挫心，而憂憤怨刺之言所以發舒於外，而不顧死亡之禍也。昔楚屈原爲三閭大夫，因罹讒毀，流放江湖，乃述《離騷》，爲《九歌》、《九章》，援天引聖而卒不見省，遂赴河而死，其亦蹈此者歟！若屈原者可謂淺中浮外，而不知大體者也。蓋爲臣之道莫善於全節，而次之以全身。苟道不足以正君，智不足以弭亂，諫不行，言不聽，則繼之以死，故甘斧鑕，安鼎鑊而不悔者，冀以區區之身一悟主上而納之於善，如龍逢以之死夏，比干以之死商也。脫或不幸，忠謀而君不從，正諫而主不信，以獨見之明而知禍亂之不可救，殺身之無益，則超然遠去，雖高爵重祿亦不足以係其心而介其意，姑全其身以沒于世，如微子以之去商，百里奚以之去虞也。若屈原者，其亦知此乎？奈何不知出此，而乃蔽於待人以必能，倚事之必集，而卒於不遇，遂喪氣挫心以發其怨憤之言，而爲《離騷》之文，以葬於江魚之腹。嗚呼，使屈原而稍知全其身以沒于世，則必不忍爲此。及夫其身既沒，其後宋玉從而和之，又作《九辯》，自是文人才士依倣爲文，如枚乘作《七發》，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曹植作《七啓》，張華作《七命》，以至唐興，作者尤多，皆願附於《離騷》之間，遂謂之《楚辭》，是皆不能自用其才，而乃甘爲憂憤怨刺之言以譏諷於時。不然賈誼何以少年屬文於郡中，自負爲王者之佐，而亦不能自用其才，一以不遇，過湘爲賦以弔屈原，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其亦屈原之徒有以激之歟！吁，後之爲國家者，其於忠義之士，名節之流，當在屈己禮遇，虚心優容，使引鑑皆明目，臨池無洗耳。若

然，則變故之世，顛沛之時，尚冀其有回天之力，復國之勳，況興平之際，治安之朝，何其不能成功乎！《蓮峰集》卷四。

〔二〕原無此題，據文章內容補，以與後文體例一致。

課吏四善二十七最九等賞功十二轉三陣三資法

西漢享國二百年，傳十二帝，不世之主抑何多也！英武如高帝，寬厚如文帝，才略如武帝，愚皆不取之，獨以宣帝爲難能。謂宣帝有英武耶？斷斷之技，恐高祖之不肯爲也；謂宣帝爲有寬厚耶？察察之政，恐文帝不忍爲也；謂宣帝爲有才略耶？拓地開疆，則武之所優爲，宣帝不可企而及。由是觀之，宣帝難能之事果何著見，而高帝、文帝、武帝焉得而不取之耶？甚矣，人之智愚賢不肖未可以一律而論，不有以區分而旌別之，愚恐奮迅卓越之才不自表見，怠惰阻鬱而不興；姦貪放縱之士不自警戒，侵漁陪尅而益甚也，天下烏乎而免亂哉？故宜統天下者，有以處之耳，此所以考課之法不得行於吏職，賞勳之法不得行於將帥者也。推是說以槩之於宣帝難能之事，茲可見矣。何則？漢自高帝平定之後，一切草創，倥傯不暇，此馬上之治，莫逃後世之清議。是雖英武爲莫可及，而英武特用以取天下。傳及文帝，時方宴安，仁政之施固不可緩。此以德化民，實爲後世之美談。是雖寬厚爲莫可及，而寬厚特用之以結人心。至於武帝則不然，嫚書之辱，白登之圍，忍之久矣。及當此時，馬足

已踐於河上，不示之以威，愚恐匈奴之變將可憂也。武帝由是起而征之，雪漢之恥，倡漢之威，是武帝之才略，亦雖莫可得而及，於征伐則有補，於考課賞勳則無補也。夫無補於考課賞勳，何以責治道而維持天下哉？愚想宣帝之前，吏職之不稱，將帥之不舉，雖有考課之法而實不考課，雖有賞勳之法而實不賞勳，可謂極矣。宣帝之興，孰不咨嗟而憤悼之？於此二者，信有意也。是故綜核名實，則考課之法行於吏職；信賞必罰，則賞勳之法行於將帥矣。考課既行於吏職，則吏職烏得而不自勉？吏職自勉也，用能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者焉。賞勳既行於將帥，將帥焉得而不自勉？將帥自勉也，用能單于慕義稽首稱藩者焉。嗚呼，高帝之英武，文帝之寬厚，武帝之才略，雖莫及矣，殊不知宣帝積弊之後，使考課賞勳之法行，則難能之事亦安可得而及之哉？讀史至此，乃知考課賞勳之法，誠國家之急務也。茲承明策，以唐四善、二十四最、九等考課之法，而以升降其才能；十二轉、三陣、三資賞勳之法，而上下其功勞，下詢諸生，此愚之所以喜聞而樂道之也，試效一班之見。且四善以明其人在己之所長，二十七最以明其人在官之所能。在己未必皆所長，則或最爲可取；在官未必皆所能，則或善爲可取。最善兼得，則在九等爲上上；善最不聞，則在九等爲中下；或有一最而二善，或有一最而二善，以至愛憎任情，處斷乖理，背公向私，職務廢闕，居官諂詐，貪濁有狀，莫不皆以九等而次第之。故四善自德義有聞積而至於恪勤匪懈，二十七最自近侍積而至於鎮防，大率以此，不復槩陳其詳。夫考課而升降其才能有如此者，則當時吏職之循良蓋可見也，是以就其尤者而論之。敢嬰逆鱗，不畏鼎鑊，以諫諍爲事，則有如魏鄭公；詳明治道，深切時政，以敷奏爲事，則有如陸宣

公；排衆人之說，陳伐蔡之計，則裴度擅其能；應一時之變，成天下之務，則姚崇處其任。以至徐有功之決獄，高季輔之考校，班班然見於當時。以此而觀，他可類推而例見也，豈不由考課之法，升降其才能而至此乎？且十二轉以示其器秩之厚薄，三陣區別，其立功之難，則謂之上陣，則品秩之必厚；其立功之易，則謂之下陣，則品秩之必薄。其中陣亦例而推，其三資亦例而見。故見任前資常選曰上資，文武散官衛官勳官五品以上曰中資，五品以上子孫、上柱國國子、勳官六品以下曰下資。計戰功之多而取乎三陣，則還以十二等者爲之資；議酬功之等而取乎三資，則還以十二轉而爲之品，莫不皆然，不復槩陳其詳。夫賞勳而上下其功勞有如此者，則當時將帥之奮發蓋可見也，是以就其尤者而論之。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則有如李藥師；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則有如郭子儀；長於策敵之功，精於制勝之術，則光弼爲之最；陳范陽之謀，致兩京之復，則李泌爲之先。以至張巡之嬰孤城，李晟之抗群賊，班班然見於當時。以此而觀，他可類推而例見也。豈不由賞勳之法，上下其功勞而至此乎？恭惟國家考功之法雖行矣，而吏職不至於澄清，此所以不免功過善惡，資叙龐雜焉。司勳之法雖行矣，而將帥不至於銓次，此所以不免勳勞劇易，品級差叙焉。吏職之未澄清，將帥之未銓次，蓋恐有害於治道，是宜朝廷之注意也。必欲吏職之澄清，莫若法唐四善、二十七最、九等之遺意可乎？必欲將帥之銓次，莫若法唐十二轉、三陣、三資之遺意可乎？夫唐法之善，蓋有得於成周之遺。何則？成周之制爵祿，以賢以庸而分之，馭之以八柄，辨之以八職。若夫考課之六計，乃唐之四善、二十七最、九等之法也。賞勳之六功，乃唐之十二轉、三陣、三資之法也。

唐之於周，遼遠二千餘年，法其遺意而成其治道也如此。況國家去唐之世不甚綿邈，法其遺意，孰不可哉？苟其若然，非惟吏職之循良、將帥之奮發與唐無異，抑將遠追成王之逸駕，享其既醉鳧鷖之太平矣。漢宣帝中興之功，何以過耶？孤陋淺見，執事以爲然否？《蓮峰集》卷四。

王導謝安兼統內外

古之興王其所以委寄責成而任天下之託者，一人而已，故舉天下之重任而付之。方其用之也，聰明之鑑已洞然照其肝膈之間，早知其文足以化成天下，武足以威震八荒，由是任之而不疑，信之而不惑。以爲內外不專統，則不可以責其大功，故專之以內外之寄；以謂軍國不參總，則不可以制服天下，故專之以軍國之權而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故有假黃鉞而督內外諸軍者矣，有任宰相而爲天下元帥者矣。而當時之英才有受其責者，必曰吾君付我以重任，待我以赤心，必當取天下以付之於吾君，然後可以償其責。於是內則淬礪有官，撫摩人民，修整法度，以興衰撥亂；外則鷹揚虎視，運籌決策，練兵蒐乘，以混一區宇。凶頑肆蛇豕之虐，吾則提橫行之卒以征之；盜賊逞蝮蝎之毒，吾則興問罪之師以討之。及內外已治矣，凶頑盜賊已平矣，四方亦晏然無事矣，然後人主享天下之富而已。有取天下之功，顧不偉哉！向非人君付大臣以重任，而人臣有取天下之英才，疇若是耶？嗚呼，唐虞三代以來，聖賢相遇，未有不由此也。降及後世，鬼蜮青蠅之人進，而天下無重任矣；三光五嶽之氣散，而天下無英才矣；文武派爲二道，而宰相元帥之職異矣。是故天下或有英才而無重任，或有重任

而無英才，此大功所以不立，而大治所以不成也。何則？方時多故，天下板蕩，華門圭竇之中，築巖釣渭之叟，抱經世之策，韜康國之略，思欲整頓乾坤與華夏，鼎新革故者，人主舉而用之。然而國家之重權不在於己也，閭闔之内外不任於己也，中外不得兼統，軍國不得參預，讒人鼓交亂之喙，則異其任，又明日而罷其權矣。欲望恢復，豈可得哉？此則有英才而無重任。方時未寧，人主於此捐千里之地，舉百萬之師，高爵厚祿，魚符金印，獵天下之英才偉望，拔一人而用之。然而邊庭有鼠竊之寇，河洛有飲馬之盜，而四方入於頽敗委靡而不可救者，何也？所用無經國之才，乏濟時之略，徒務謹守封疆，不能混一區宇，望其一統，實未可也。此則有重任而無英才。是二者其體雖殊，言其致敗則一耳。且唐自明皇以來，藩鎮跋扈，悍將橫行，流血染潼關，腥羶汙伊洛。當是時，忠義貫日月，聲名憚戎敵者，郭令公一人焉。苟付之以重任，則天下之難不難平矣。奈何肅宗聽魚朝恩之讒間，不過任子儀爲朔方節度副元帥而已矣。姦臣掣肘，卒無顯功，遂使懷恩騷動於兩河，三叛分王於幽冀，可不惜哉！降及憲宗，削平淮右，孽芽未除，禍根已結，克融庭湊崛起，匹夫倡戈魏博，三晉瓦解。方此時，勲譽德業爲朝廷重輕者，裴晉公一人焉。付以重任，則河朔之盜不足平矣。奈何穆宗惑小人之妬忌，不過擢爲東都留守而已矣。逢吉沮撓，卒以無成，遂使強藩有問鼎之心，唐祚有綴旒之勢，可勝惜哉！是二人皆英才而無重任焉。若夫典午渡江，一馬化龍，元帝任王導，簡文信謝安，而江淮鞏固。然以君子公恕之心待之，則當時如二人者罕焉。以《春秋》責備之法論之，則王、謝二子終不踰淮而北，殆有重任而無英才，與夫子儀、中立異矣。幸承師問，請畢其說。且晉鼎中傾，金華韜

德，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禦。李展、石冰亂荆、揚，元海、王彌潰青、冀。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郡如拾遺芥。馴至於宮闕榛荒，元帝匹馬渡江。下迨簡文，天下未定，而王、謝爲之佐焉。夫正統未一，實在士大夫爲之匡救，以混齊區宇。苟任重而無重功者，何賴焉？此王、謝所以不逃後世之議也。且元帝過淮，嘗思興復，一心任導，初加以都督中外，又封以始興之地，參總內外，其任可謂重矣。導於此時常懷匪石之心，必翦吞沙之寇，設學校於鼎沸之中，立章程於櫛風之際，忠誠貫日，壯志凌雲。以君子忠恕之心待之，則導有取焉。然而當元帝時，越石挫鯨鯢之銳，士稚復九州之半，太真宣王室之力，士行擁三州之衆，蠻奴之兵屢戰屢北，中原之亂幾於冰泮。石勒屯江西之卒，糧匱兵亡；劉聰以王彌之疑（二），猜生間起。方是時也，掛旆天山，封泥函谷，北卷三晉，西吞秦雍，易若折枝。導不知出此，終其身而大功無成。以《春秋》之法責之，則導有重任而無英才焉。下及簡文，方丁艱難，委心安石，既任以六州之事，又加以征討都督，參總內外，其任亦重矣。安於此時起爲蒼生，不從九錫，衄苻堅百萬之衆，折溫氏九五之心。以君子忠恕之心待之，則安有取焉。然而當簡文時，元冲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而淝水兵敗之後，慕容垂挫於中山，拓跋珪沮於定襄，姚萇鼠畏於長安，呂光魚駭於姑臧。方是時，東取青齊，南定梁漢，遷寶鼎於邾鄆，返紫宸於瀍澗，不啻反掌。安不知出此，終不能過江而北定中夏，以《春秋》之法責之，則安有重任而無英才焉。吁，取天下者，必有英才然後可以兼內外之任，而翦四方之亂。苟反是，則烏能成功耶？王、謝二子未能洗刷中原者，豈二君不能委任耶？豈重任不在於己耶？

豈寇敵不可平耶？豈事勢有不可爲耶？非也，無英才之過也。二子者使當治平時，端坐廟堂，雍容議論則可矣。丁時紛亂，豈勝重任乎？其爲政事可知矣。若較優劣，則王優於謝，何則？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內難外患，張如蝟毛，是不可爲之時也。而導以草昧之餘，制禮樂，正法度，而晉以安。而安石時，內無姦人，強氏自泯，于時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青洛，荆吳戰旅，嘯叱成雲，而六師屢捷，是可混一之時也。安反乃豪飲淫宴，蕩志悅日，故勝敵而兵愈弱，得地而民益貧。夫晉所以任安者亦重，晉不負安而安負晉多矣，則導優於安亦明矣。且《春秋》責備賢者，於齊小白召陵之盟，書曰師；於晉重耳城濮之戰，遽書爵，其進之亦至。然文與之，實不與者，爲其不以征伐會盟之功歸之天子。王、謝終不興復，殆類是焉。其才雖有優劣，以《春秋》之法斷之，其罪一也。恭惟國家寇敵干紀，華蓋南巡，駐蹕吳會，餘氛未掃，播越海濱，固不異晉東遷之亂。上天悔禍，殄滅之秋，而聖天子委任大臣，設爲都督，兼統中外，文武之職不分爲二，將帥之任合而爲一，委以天下之大，則其任可謂重矣。聖天子既專其重任，而將帥大臣又皆天下之英才，所爲之政，所行之事，浸澤區宇，震驚中外。天下復平之詩，將再歌於今日矣。下視東晉王、謝，如登太山而望丘垤也。《蓮峰集》卷四。

〔二〕聰：原作「總」，據《晉書·劉聰傳》改。

三國六朝都建康攻守人物謀議如何

知天下之必可取，爲天下於必可取，而後天下可得而定。是故古之神武之君於天下未一之時，而能使天下之勢已在吾掌握之中，而吾之所以措置經略之術，固足以運天下於未平之際。故能以孑然之身，當多難之衝，而其措置綽然而有餘，雖犯天下之至難，以圖天下之至遠，而天下之勢必折而入於我者，其故何也？蓋其所爲者甚大，故足以兼并天下而有餘。然其所爲之大者，不待行之已平之後而已，常行於未平之前。惟其行之於未平之前，故其遠大之效必著見於已平之後，如炊無不熟，爨無不成。此無他，爲吾之敵者其施設甚小，而吾之規模甚大，是故小者不得不折而入於大，而天下可得而定矣。方秦之亡，群盜之所爲甚小，而高祖之規模甚大，是以其勢必折而入於漢。方莽之亂，群盜之所爲甚小，而光武之規模甚大，是以其亂卒平於光武。方隋之亡，群盜之所爲甚小，而太宗之規模甚大，是以其勢必折而入於唐。嘗因此以觀江右六朝，龍蟠虎視於建康之地。夫建康者，吳楚之襟喉也。面倚蔣陵，背負洪流，左京口而跨松江，右采石而倚南州，扼胸襟於石頭，抗形勢於江上。方其時也，限三分於魏主，當精兵於後周，而又加之以兵強國富。然六朝終不能因此以取天下者，其規模之不甚大，而取天下之術甚疏，非地不便而勢不利也。竊嘗覽其已行之迹矣，有可爲憤懣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五，可爲痛惜者二，真取天下者之深戒也。齊氏失其淮浦而其勢弱，是以自保之不暇，此可爲憤懣者一。陳氏北喪淮淝而其地蹙，是以受併於隋，此可爲憤懣者二。孫權狃於赤壁之勝，是以有

合肥之奔，此可爲長太息者一。文帝狃於伐魏之勝，是以有河南之敗，此可爲長太息者二。庾亮乘石勒之死而有復中原之志，奈何終有邾城之敗，此可爲長太息者三。殷浩乘季龍之卒而以中原自任，奈何乃有姚襄之敗，此可爲長太息者四。梁武雖有復淮之勝而終失河南之地，此可爲長太息者五。而其尤可痛惜者，東晉之末，天下之大機凡再至，而皆失之。孝武之時一至而謝玄失之，義熙十二年再至而劉寄奴失之，是以天下終不可得而一。且晉自永嘉而來，大河以東，濁河以北，氈裘橫邊，馬逸絳頭，熾赤面張，寢有年矣。及苻堅之敗也，慕容盜陝東，苻冲亂關右，堅、冲相持，其勢俱憊，此正卞莊子刺虎之時也。向使晉人能投天下之隙，乘淮淝之銳，練兵蒐乘，直擣長驅，一軍北收燕、代以搖趙魏，一軍西卷咸、鎬而定關河，則天下可圖也。奈何反啗敵以糧，養虎遺患，而前日之功今已掃地矣。此可爲痛惜者一。宋武之初定長安也，秦民大悅，相與泣涕而留之，舉山陵宮室以動其心，此正漢高祖入關之時也。向使因悅附之民，起并吞之志，南濟江淮，西通巴蜀，舉青豫之師以卷幽燕，發秦中之甲以蕩隴右，則天下可圖也。奈何反留孺子以扞強敵，而前日之入關適所以關赫連戰場，此可爲痛惜者二。是數者足以見六朝之規模甚小，非地不便而勢不利也，職此之由爾。故六代之居江左，雖與今日同；而六代之不能復中原，所以與今日異。如前六朝之失，固足以爲今日戒（二），然六朝之人物謀議，亦有可道者。何則？請并劉備，西兼巴蜀，周瑜之策可取；合吳蜀之長，爲唇齒之勢，以進兼天下，鄧芝之策可取也；摧鋒冀朔，延譽江南，溫、劉之志可尚也；乘秦之亂，求自北征，謝安之策可取也；先蕩臨淄，掃清河洛，謝晦之詩可詠也；養銳息肩，觀兵洛汭，則劉裕之謀可

用；文軌大同，然後遷都，則王懿之謀可行。是皆其臣之謀有可取者，然未足以比今日規模之大。幸承明問，又以事之難易、敵之堅脆、攻守機要下詢，試妄陳之。漢光武起南陽一邑，不六七年間而取天下。南陽者，今之鄧州也。其地不得南方百分之一，而能大創中興者，蓋當未平而所欲爲，固足以運天下也。洪惟主上運逢多難，正中興之秋也。爲今天下之大計，必將連吳并蜀，安民息力以爲固守之規耶？然振國家之威以混天下者，必勇於進，而後可議荀攸策劉表之無志，王導斥周顗之鬱鬱。念藝祖提精兵二十萬，拓封疆之萬里，不爲不難。復其故地，主上所急務也，固守之策不足行也。必將運江淮漢沔之資，率荊州西土之兵以進耶？然進取之術貴於分道並進，使敵枝梧不暇，是以晉攻關中則六道並進，唐平淮西則九節度並進。今欲如檀道濟自淮向洛，如沈林子自汴入河，豈不可乎？進攻之策未盡善也。必將觀天下之勢有可乘之便耶？然使百年而便不至，吾將端坐而待之乎？釁隙雖出於敵，而作之者在我。六國以縱散而亡，作之者秦也；項羽以勢孤而亡，作之者漢也。今欲取天下，非作敵之隙不可也，乘便之策不足取也。是三者皆不可用，必有取天下之術焉。夫事無難，亦無易，在我而已；敵無堅，亦無脆，亦在我而已。吾果能於多難之時，宏謀巨術足以運天下，則事雖難，變爲易；敵雖堅，變爲脆。所以致此者，其攻守之道乎？此非孫吳、李靖所論者也，此乃天下之大攻守，而今日之急也。必欲守乎荊州，居上流，江州居中流，揚州居下流，是三流者吳會襟喉，建康藩翰者也。必也據其衝，使蕞爾敵國與夫叛臣，吾得以坐制其命。故應敵之暇，得以自治而有餘，故取天下亦有餘。吾則淬礪吾百官，撫養吾人民，練兵擇將，修吾道以深結天下之心。治樓櫓於濡塢，習步騎

於長樂，禮賢於延賓亭，儲食於德充宮。守已得策，然後大舉以問背叛之罪。自南鄭，定三秦，高祖之遺迹可訪也；出石門，自河入汴，沈林子之故事可訪也；自彭城，定青徐，至幽冀，謝幼度之故道可訪也。彼脅從之民，謳吟我二百年之厚德，必有喜見官軍者。守之道得於東南，攻之功收於西北，故天下可以必取也。以主上之聰明神武，必得其妙用以興天下，以建康而創王業，彼六朝之君，將負荊爾。草茅妄論，惟執事恕而取之。《蓮峰集》卷四。

〔二〕固：原作「因」，據文意改。